

目 录

第 一 章	天崩地坼明清易代	
	古城苏州山雨欲来.....	1
第 二 章	吴易树旗东太湖	
	江南抗清第一师	10
第 三 章	苏松郡邑望风归顺	
	八旗铁骑大举南下	21
第 四 章	午梦堂饮誉吴中	
	钱塘令魂断杭城	33
第 五 章	剃发令飞檄江南	
	诸郡邑起兵抗清	47
第 六 章	吴江县城首次光复	
	太湖义师风云乍起	64
第 七 章	谋大计收复江南	
	战姑苏功亏一篑	76
第 八 章	姑苏之役战火延烧	
	昆山嘉定据城固守	88
第 九 章	舟师移驻长白荡	
	北兵胆寒塘路间	99
第 十 章	白头军保一方安宁	
	午梦堂迎四方隐士.....	114

第十一章	洪承畴坐镇南京 李成栋三屠嘉定	127
第十二章	苏松郡邑相继失守 江阴城破壮怀激烈	139
第十三章	长白劲旅全军覆没 太湖义师灰飞烟灭	156
第十四章	圆通庵生离死别 皋亭山暂寄余生	166
第十五章	夏允彝自沉松塘 陈子龙浪迹分湖	179
第十六章	元宵佳节二克江城 分湖大捷名振七郡	188
第十七章	叶绍袁遁走光福 四义士潜通声息	203
第十八章	清军强渡钱塘江 吴易沥血草桥门	214
第十九章	叶绍袁山中日凄迷 众隐土草野共患难	225
第二十章	海舶邮书谋通海 崇祯惊变酿大祸	236
第二十一章	苏松提督密谋反正 三吴壮士羽翼欲振	247
第二十二章	舟山海师横遭不测 松江兵变胎死腹中	256
第二十三章	叶绍袁仓惶走嘉善 杨廷枢断头永安桥	267

第二十四章	清军苏松大搜捕	
	干戈满地乾坤窄	282
第二十五章	岁月峥嵘催人老	
	生死路上壮歌行	300
第二十六章	洪承畴大堂遭怒斥	
	众志士血溅石头城	313
第二十七章	太湖义师旷日难靖	
	深山荒野遗民终老	330
尾 声		347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抗清斗争大事记	351
	主要参考文献	358
后 记		363

第一章 天崩地坼明清易代 古城苏州山雨欲来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甲申北变,天下大乱。闯王李自成在烽烟滚滚中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踉踉跄跄跑到宫后煤山,在一棵老槐树下自缢身亡,从而结束了历时将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接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将野心勃勃的多尔袞引进了山海关。多尔袞赶走了李闯王,将年仅七岁的福临抱上了金銮殿,称顺治帝,大清帝国于是崛起于中华大地。

仓猝之中,明朝的留都南京拥立明福王朱由崧为帝,称弘光朝。这是江南第一个南明小朝廷,然而弘光帝昏聩荒淫,马士英、阮大铖专权乱政。当时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一首民间歌谣,见证了这个南明小朝廷的不可救药:“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

清朝的豫亲王,就是摄政王多尔袞的胞弟多铎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定山东,略河南,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攻陷扬州,屠城十日,明督师史可法壮烈殉国。五月初八,清军在茫茫夜雾中偷渡长江,镇江明军仓皇列阵,最后弃城溃退。于是,弘光帝深夜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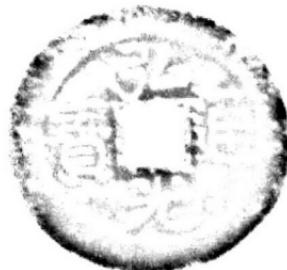


图1 弘光通宝
(选自《清史通鉴》图文版)

密出逃，多铎统率大军兵临南京城下。“红粉情多青史轻”，弘光朝的礼部尚书钱谦益，最终未能听从宠妾柳如是的劝告，一起投水殉节，而与忻城伯赵之龙一搭一档，在淋漓大雨中大开洪武门，带着文武百官在满地泥泞中迎降。

南都失陷，江南板荡。东去五百八十八里的古城苏州，危如累卵，风雨飘摇……

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天子的两个儿子泰伯、仲雍让国南下，在苏州西北梅里建国，号称“勾吴”，吴国的历史由此拉开了序幕，给当时荆蛮之地的江南带来了中原文明。吴王诸樊即位，由梅里迁都苏州。公元前514年阖闾即位，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奉命建造苏州古城。古城规模宏大，方圆四十七里，水陆城门各有八座。以后，唐、宋、元、明各朝历经重修。据传，胥门城楼原有伍子胥像，站立石上。明正统年间，知府况钟主持修城，认为让功勋卓著的伍相常年站在那里，颇有不敬之嫌，就下令改成坐像。撤去石座，竟见上面铭刻十字：“若要子胥坐，须待二兄来。”“二兄”并作“况”字，亦是一件奇事。



图2 伍子胥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这时的姑苏古城，城头画楼高耸，城外吊桥飞渡，城内碧水纵横，俨然一座风貌独特的秀丽水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杜荀鹤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

小桥多。”因而，元代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誉苏州为“东方威尼斯”。

北宋时，知州范仲淹在城南兴建府学，府学亦称文庙、孔庙。于是，人们又附丽了水城“卧龙”的传说，说文庙是龙头，大门前的双井是龙眼，双塔禅寺的双塔是龙角，城北报恩禅寺的北塔是龙尾，而贯通南北的那条纵街就是龙身，街上铺满的石块就是龙鳞了。那条纵街就此称作卧龙街，亦称护龙街，就是现在的人民路。

卧龙街东属长洲，西属吴县。明代，苏州设府，下辖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崇明七县，太仓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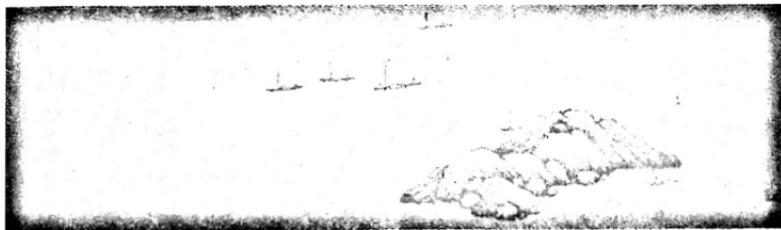


图3 太湖(沈周《吴中胜览图卷》局部)

苏州西濒太湖。太湖古称震泽、具区、笠泽、五湖。传说太湖原本是块平原，方圆千里。平原西南，群山逶迤，树木葱茏，时有神龙出没。一日，许多神龙下山嬉戏，相斗于野，于是吐水成湖。太湖之水，汪洋三万六千顷，时而白浪滔天，时而幽雅恬静，春风秋月，渔歌帆影；太湖之山，七十二峰参差色，沉浮缥缈，时隐时现，犹如片片翡翠，镶嵌湖面。可谓青山似绣，碧水如绸，湖光山色，争辉竞秀。

太湖水自东北分流，称娄江。水势从苏州娄门洪驶而下，至太仓浏河入海。自东南分流，一条称吴淞江，从吴江东门外越运

河而东，经由昆山、青浦，在松江汇入黄浦江东泻入海；另一条称东江，从吴江县南唐家湖越运河而东，南合湖州、嘉兴全郡之水奔流东注，亦在松江汇入黄浦江。松江古称云间，俗从吴风，与苏州合称苏松。

而纵贯南北的京杭运河，则横穿海河、黄河、淮河自北而来，从扬州越过长江，经镇江、常州、无锡流到苏州，又从苏州滚滚南下，经吴江、嘉兴抵达杭州，汇入钱塘江入海。杭州古称钱塘，与苏州都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合称苏杭。

明代后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创办东林书院，从事讲学。他们要正本清源，使广大读书人了解孔孟以来儒学的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大家聚集一起，研讨道德与学问，并且把这种道德与学问推向整个社会。许多朝廷大臣遥相应和，东林名噪一时。

到了明天启五年（1625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①控制朝政，立即疯狂打击与东林书院有关的朝野人士。当年制造了“六君子”案，次年又制造了“七君子”案……

周顺昌，吴县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天启初年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因大骂魏忠贤而得罪阉党，辞官回乡。顺昌在苏州广施仁德，多次为民请命，深



图4 东林书院
(选自台湾《中国历史图说·明代》)

受百姓爱戴。“六君子”之一的西塘人魏大中被捕后路经苏州，顺昌置酒相迎，欢叙三日，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大中的孙子。魏忠贤获悉，大为震怒，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派遣缇骑前来苏州捉拿顺昌。苏州士民闻讯，群情激愤，蜂拥而出，道路为之堵塞。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等谒见苏州巡抚毛一鹭，请求将士民呼声奏闻朝廷。毛一鹭是魏忠贤的义子，自然不肯答应。这时，缇骑将刑具往地下狠狠一掷，大声喝问：“囚犯安在？”顺昌怕连累百姓，穿上囚衣出来接诏，当场被戴镣上枷。市民颜佩韦挺身而出，表示愿代顺昌前去服刑，杨念如、沈扬亦奋身上前仗义陈词，马杰则当众破口大骂魏忠贤。缇骑恼羞成怒，拔出刀剑直扑而来，顺昌的仆人周文元劈手夺过武器，就与缇骑厮打起来。顷刻，数千百姓一拥而上，势如山崩潮涌。缇骑抱头鼠窜，其中两人被活活打死，其余越墙而逃，巡抚毛一鹭则躲进了臭烘烘的厕所。恰在当天傍晚，另有一批缇骑前往浙江



图5 周顺昌像
(选自《国粹学报》)



图6 五人墓

出，表示愿代顺昌前去服刑，杨念如、沈扬亦奋身上前仗义陈词，马杰则当众破口大骂魏忠贤。缇骑恼羞成怒，拔出刀剑直扑而来，顺昌的仆人周文元劈手夺过武器，就与缇骑厮打起来。顷刻，数千百姓一拥而上，势如山崩潮涌。缇骑抱头鼠窜，其中两人被活活打死，其余越墙而逃，巡抚毛一鹭则躲进了臭烘烘的厕所。恰在当天傍晚，另有一批缇骑前往浙江

捉拿黄尊素，乘船经过胥门。百姓一涌而出，纵火将船烧了。缇骑抱着船板落水而逃，浮沉数十里才敢上岸。魏忠贤闻讯，下令严加惩办。为保住苏州全城百姓的性命，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挺身自投，英勇就义。后来，苏州士民将他们合葬在虎丘山塘街，这就是保存至今的五人墓。祠前有杨廷枢所书“义风千古”石坊，祠内有文震孟所书《募恤五人后碑》，张溥则写下了为人传诵至今的《五人墓碑记》。

周宗建，吴江人，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周用的曾孙。与周顺昌同年中进，先后任浙江武康（今属德清）、仁和（今属杭州）知县，为官清正。后来擢升监察御史，入朝为官。离任时，四乡百姓蜂拥送别，以致车马难以前行。人们纷纷递上各种特制的干粮，挥泪相送五百里不绝。天启初年，宗建多次上书弹劾阉党，痛斥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魏忠贤恨之入骨，跑到天启帝面前哭诉，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致使宗建当廷被杖，后来又罢官回乡。这年六月，魏忠贤又派缇骑来到吴江，逮了宗建押解北上。

图7 周宗建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这两年中，高攀龙在缇骑到达无锡前投水自尽，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一个个受尽酷刑，惨死于京城诏狱^②。

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再次昭示了这一至理名言。次年八月，崇祯帝承继大统。魏忠贤失宠，在贬居凤阳的路上自缢而

亡，阉党纷纷倒台。这样，许多东林人士重新入朝登用，朝野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

于是，江南文社犹如雨后春笋，蓬勃起来。太仓人张溥、张采联合许多文社创立复社，松江人夏允彝、陈子龙等创立几社，几社又作为集体成员加入复社。他们以东林人士的承继者自命，论文、交友、讲学，激浊扬清，砥砺名节，揭露政坛弊端，提倡改革社会。

复社成员多达两千余人，仅在苏松和浙西一带的主要成员就有：吴县杨廷枢、姚宗典、周茂兰、韩馨，长洲徐汎、徐枋、刘曜、文乘、陆坦、戴之俊，太仓张溥、张采、吴伟业，吴江吴易、孙兆奎、沈自炳、沈自聃、吴有涯、包捷、包振、周廷祚、叶世佺、吕云孚、吴旦，昆山顾咸建、顾炎武、归庄、朱集璜、张立平、张立廉，嘉定侯岐曾、黄淳耀、龚用圆、侯玄汎、侯玄泓，松江夏允彝、陈子龙、李待问、徐孚远，嘉善钱栴、钱熙、钱默、屠象美，余姚黄宗羲，等等。

数年之间，复社连续召集了吴江尹山大会、金陵大会和苏州虎丘大会，一时冠盖云集，舟车塞途。以吴江县城为例，士大夫家家户户都有舟楫，每逢盛会，就乘舟往赴，瞬息万里，不以风波为苦。苏州虎丘大会时，四方士子乘舟而至的动以千计，七里山塘的水道为之堵塞。散会之后，社中眉目^①招邀俊侣泛舟郊游，奏乐欢饮。于是野芳浜外，斟酒桥边，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栏远望，宛如骊龙出水，吞吐着照亮舟楫的宝珠；而阵阵乐声，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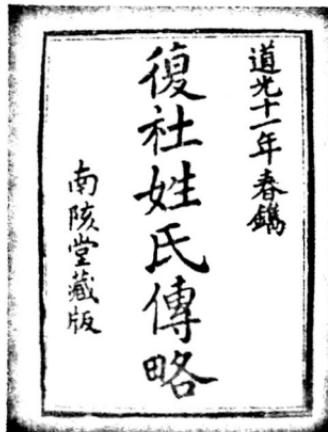


图 8 《复社姓氏传略》书影

扬悦耳，就像来自天上仙境。

然而，纤纤秀才手中的纤纤之笔，哪能挑得起江山社稷。大明王朝因了自身的黑暗腐败，蹒跚跚跚，已经走到了无可挽回的穷途末路。在北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多尔袞统率的八旗铁骑，虎视眈眈，重兵压境。于是，朝廷不能不在江南诸郡横征暴敛。苏松一带历来被认为富甲天下，市井繁荣，然而到了崇祯末年，连年大旱，飞蝗蔽天，弄得河水绝流，田禾皆尽；而可怕的瘟疫又乘机肆虐，朝发夕毙。据说苏州城内王府基上，每日都要埋尸数十。倘若尸体无人及时埋殓，饥民甚至会偷偷割下肉来，以充口腹。时局糟糕到了这样的地步，可谓天怒人怨，人心纷纷思乱。于是，在血色夕阳中，大明王朝急速没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野心勃勃的大清帝国。

然而，当满族的八旗铁骑渡过长江、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古城苏州又如焦雷轰顶。要知道，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在人们眼中，这异族入主，本身就是一种奇耻大辱，一场巨大灾难。何况，长江对岸碧血殷地、白骨撑天的“扬州十日”刚刚落幕，这样的旷世惨剧难道转眼要在姑苏重演！

新任明苏松巡抚的霍达刚刚到任，官船泊在城南码头，人却不登岸，不入城，惟一可做的，似乎就是命令大开阊、胥、盘、葑、娄、齐六座城门，彻夜不闭，任由人们逃难出城，或是隐迹乡野，或是潜避山村。

于是，租轿的，雇船的，富户大姓诚惶诚恐争相举家出城。每轿一肩，索银一二两，少则索钱一二千；小船一艘索银数两，或则索钱十余千。租得轿雇得船就是大幸，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

不久，南京派出的清朝安抚使，听说已经到了镇江、常州招

降，全副武装的清兵三千随行。苏州已在咫尺之间，然而地方官员漫无主持，士绅只知出城逃难，小民百姓无所依持，心想只有投顺以苟全性命。

欲哭无泪。烟水如梦的姑苏古城，在噌噌逼近的清兵马蹄声中不寒而栗……

注 释

① 阖党：趋附勾结宦官而结成的帮派。明代阉宦之祸最甚。

② 赦狱：奉诏令关押犯人的牢狱。

③ 眉目：众人的表率、榜样。

第二章 吴易树旗东太湖 江南抗清第一师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安抚使黄家鼒、周荃一行抵达苏州。黄家鼒原是弘光朝忻城伯、降将赵之龙的亲信,周荃则是原礼部尚书、降臣钱谦益的门客。之前,周荃曾密受钱谦益旨意,谒见豫亲王多铎,说吴下民风柔顺,飞檄可定,无烦用兵。多铎大为高兴,即日派遣黄、周两人负责招抚苏州及所属州县。

黄家鼒、周荃一行先至虎丘,索取苏州府册籍,通知城内准备迎接。这时,明朝的苏松巡抚、苏州知府及长洲、吴县知县早已逃之夭夭。黄、周一一行次日入城,沿途惟有百姓执香迎接,城中大姓亦有在门前设置香案,香烟袅袅。黄家鼒入府坐堂,神情傲岸自若。周荃则微服出入市尘,暗中察访。府前张挂告示,称“大清顺治二年,奉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大意说“顺从者秋毫无犯,抗逆者维扬为例”。“维扬”,就是屠城十日的扬州的别称。钱谦益另有印记告示,说什么“名正言顺,天与人归”。

苏州归顺,似乎就是这么平平和和,悄无声息。谁知三天之后,五月二十九日黎明时分,明常镇监军杨文骢率领黔兵五百,突然乘虚闯入古城。

杨文骢,字龙友,四十九岁,贵阳人。复社成员。善书画,有文藻,为人豪侠自喜,好与名士交游。著有《润美堂诗集》。明崇祯年间曾任江宁知县,弘光朝立,授兵备副使,分巡常州、镇江两

府，监督沿海军务。镇江失守，文骢率部东奔，此日路经苏州。

杨文骢让士卒换装易服，混进城门，以谒见谢赏为名，出其不意，将黄家鼐及其随从一举擒获。历数其罪之后，绑至城东葑门外斩首剖腹。周荃闻风而逃，得免于难，一溜烟奔南京报讯去了。于是，文骢自行巡抚之职，遍请留城的地方缙绅^①，聚首文庙明伦堂商讨守城大计。

此举一出，姑苏满城鼎沸。天哪！如此激怒清军，岂非难逃玉石不分之祸？于是，人们再次纷纷出逃，争先恐后，苏州简直成了一座空城。

果然，南京获报，豫亲王多铎大发雷霆。他立即命令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统率精骑八万，日夜兼程奔赴苏州……

就在这时，六月初一，吴江亮出了江南第一面抗清义旗。

吴江，古称松江。县城松陵，南距苏州三十二里。这是一片水乡泽国，西临太湖，烟波浩渺；京杭运河纵贯南北，迤逦如带。明代大画家唐伯虎的七律《松陵晚泊》，这样描写着松陵船埠的如画晚景：“晚泊松陵系短篷，埠头灯火集船丛。人行烟靄垂虹桥上，月出蒹葭涌水中。”垂虹桥位于县城东门外，始建于宋代。原名利往桥，俗呼长桥，共七十二孔，长约五百米。它横卧碧波，三起三伏，蜿蜒如



图9 杨文骢《秋林远岫图》
(选自《中国明清绘画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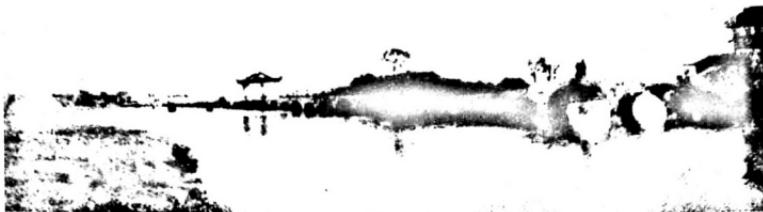


图 10 垂虹桥(选自《吴江旧影》)

龙，桥心危亭，翼然而立，历来被称为三吴绝景。历代以来曾有一百多位文人墨客为其吟诗作画，其中，宋代苏舜钦“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杨杰“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玉碧无瑕”，以及郑獬“插天蟠蜃玉腰阔，跨海鲸蜿金背高”，世称吴江长桥三名联。明代沈周和文嘉各自所绘的垂虹桥图，更是将它描绘得美不胜收。

眼下兵荒马乱，已非吟诗作画的悠闲岁月。吴江复社志士吴易^②、孙兆奎，就在这兵荒马乱中毅然起兵。

吴易先世原籍河南，元朝时因避战乱迁居吴江，数传至吴璋。吴璋幼年丧父，母亲陆氏被征入宫侍奉。吴璋成人后，听说母亲随淮靖王在广东韶关，便毅然离家，远行寻母。到了韶关，听说王府已迁江西上饶，便又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从韶关赶到上饶。然而侯门深如海，数次求见，都被拒在宫门之外。于是，吴璋在宫外租了间屋子，以银匠为业，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万里找娘，历尽艰辛不后悔；一朝见母，九死一生也心甘。”横批“思亲”两个大字。到了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母子离散已经整整二十年。吴璋冒着杀身之祸，日夜长跪宫门，恸哭哀求。淮靖王闻讯，念吴璋一片孝心，答应准他母亲还乡。然而这时陆氏已积劳成疾，病入膏肓。吴璋割股入药，悉心侍奉，陆氏出宫仅三日便溘然长逝。吴璋悲痛欲绝，抱尸骨而归，途中遇到风浪，船

上的人以为不祥，将陆氏尸骨抛入江中。吴璋毅然跃入激浪狂涛，紧抱尸骨不放，最后终于被救出水。这个万里寻亲的孝子，后来被称为“全孝翁”。这是吴易的五世祖。



图 11 孝母坟(选自《吴江旧影》)

吴璋生子吴洪，吴洪生子吴山，两代都是刑部尚书，吴中称为“世尚书”。吴江吴氏从此成为江南望族。史称明代父子尚书共十七家，惟有吴江吴氏两代明正公允，历来深为世人称颂。县城西郊梅里村，原有孝母坟，石人石马，规模宏大。孝母坟葬着陆氏，亦葬着吴璋、吴洪、吴山及他们的夫人，现在尚存残碑数块。城内，吴山捐资在其宅西为地方百姓开凿的三角井，清莹澄澈，后人称为“怀德井”，迄今五百余年，保存完好，亦是人们为“世尚书”留下一个纪念。

吴山生子邦桢，邦桢生子承绪。诸生承绪就是吴易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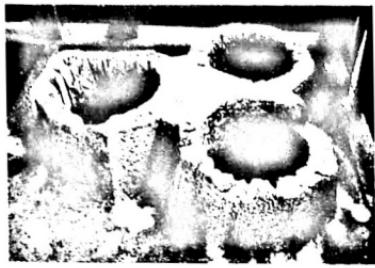


图 12 怀德井(选自《吴江旧影》)

见踪影，而孩子就在此时呱呱落地。亦有传说沈氏梦见红日坠怀，醒而生子，因而取名易，字日生。

自少年时代起，吴易就臂力过人，狂放不羁。他研究兵法，练习武艺，可谓骋赤骥而挥电，抚白涧而落云。这位明天启二年(1622年)状元、崇祯年间东阁大学士文震孟的高足，文章以议论见长，亦擅诗词，诗文传诵士林，二十岁时已在复社颇有声望。然而，他却醉心研究经国济世之道，从不愿以文人自命，是位难得的文武全才。

吴易成长的年代，正值后金兵就是后来的清兵在塞外崛起。八旗铁骑时时入关骚扰，烽烟不断，苍生蒙难，满目血流苍岩，草蔓白骨。这样，历史上那些抗击异族入侵的爱国将帅，诸如明代在长期抗倭斗争中屡建奇功的戚继光、俞大猷，自小成了吴易心中的楷模。

吴易所撰五古《少保戚公继光》有云：

大将东南谁？戚公真鹰扬。

雄情恣捭阖，秘籍挥阴阳。

了。母亲沈氏，为人贤慧，精于女工，尤其善绣观音，乡里号称“神针”。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一日晚上，沈氏即将分娩。她远远望见双灯前导，一位帕帻蒙脸的少妇，引领一名红衣童子徐徐入室，倏忽不见踪影，而孩子就在此时呱呱落地。



图 13 吴易像
(选自《国粹学报》)

.....

岛夷蹂南土，兵气惨不张。
闭营百日练，搏力虎士强。
疾扫溟波平，受钺总薊方。
计伸犁庭威，十万环偏厢。

.....

五古《都督俞公大猷》有云：

俞公万夫勇，倜傥亦儒将。
读书当阳亚，雅歌征虏上。

.....

寇凭舟山剧，策恃横海壮。
洪涛排烈炬，杀气喷高浪。
艨冲百丈城，大壑千军帐。
蛟宫覆绝岛，鲸波赤溟涨。

.....

吴易立志成为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那样的国家栋梁。平时，他潜心搜讨治军经国、牧民佐世的一系列策略，写成许多文章，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结集《富强要览》出版行世。不久，又将书中主要内容辑成《客问十三篇》。复社魁首吴应箕在序文中写道：“余为循览一过，富国强兵，烛照数计^①；救时之策，中兴之规，备于此矣。于是益叹吴子之才之不可测也。”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十二岁的吴易进京会试，中了进士。当时明朝乱象已成，边烽日日告警，可谓四海鼎沸，天下汹汹。而许多士人却争相奔竞，钻天打洞设法捞取一官半职，将岌岌可危的时局置于脑后。在这颓波横流之际，吴易羞与为伍。按照礼制，中了进士的可参加庶常之试，以便吏部选派，上任做官，这叫谒选。吴易却弃之不顾，立即整理行装，策马出都，不谒

选而归。

吴易原先居住吴江二十九都，就是分湖东岸的芦墟一带。此次归里，回了老家柳胥。柳胥在县城之北二三里，西濒太湖。这里溪水澄碧，地域幽旷，而野阔烟孤，林荒草腓，是东太湖畔的一个偏静水村。吴易所居东湖草堂，西向太湖，远远的，洞庭两峰如屏耸蔽，楞伽、尧峰、陆墓诸山横带其右，而松陵城郭斜负于左，宛如可以倾侧而枕。

两岫窗中入，千帆枕上过。在柳胥东湖草堂，吴易与挚友史玄、赵焕埋头读书。他们把觞吟哦，高论史事，潜心研讨经世救国的学问，号称“东湖三子”，刊刻《东湖三子唱和集》。吴易有五律《东湖杂诗》二十首。其四云：

百代伤心地，风烟莽不收。

江山一吊望，吴越几春秋。

鸿雁青枫渚，芙蓉白鹭洲。

霸才今寂寞，何处问扁舟？

国难当头，烽烟四起，吴易感慨着当今豪杰寥寥，义声寂寂。而所撰七绝《从军行》，其英风豪气扑面而来：

誓斩楼兰虏大宛，身经百战满创痕。

但教死去图麟阁，不愿生还入玉门。

此时与吴易时相交游的，还有好友孙兆奎、包捷、吴翻等。吴县杨廷枢亦常乘舟前往夜饮，酒间纵论国事。

仅仅一年之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甲申北变，接着清兵入关。吴易五内崩摧，义愤填膺，然而草莽孤臣，呼号无路，他在门上大书誓言：“讨贼复仇”。接着，撰写了《恢复中兴末议》四篇，认为第一要声大义以作恢复之气，第二要明大势以争恢复之机，第三要定大略以收恢复之功，第四要固大本以立恢复之基。他主张立即练兵二十万，控制两淮，收复荆襄，以光复失

陷的大明江山。

恰在这时，传来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开馆礼士、招贤纳才的消息，吴易与朋友们商定，由他奔赴扬州，向史可法进献《恢复中兴末议》，提出抗击清军、光复明室的内外策略；孙兆奎等则留在吴江，积蓄力量，待机应变。

时值岁末，天寒地冻，吴易毅然雇舟北上。他满腔热血，一路慷慨歌吟。路经镇江，面对北固孤亭、万里长江，吴易从三国时期的虎吞龙斗，想到当今的国耻君仇，不禁悲从中来。《水调歌头·北固亭》下半阙云：

酒可饮，兵可用，志难酬。横戈跃马，甚时了，国耻君仇。画里金山铁瓮，梦里云台麟阁，身世两沉浮。
青青看不倦，争奈湿双眸。

渡江之日，纷纷扬扬一夜大雪骤止，晴光万里。在吴易眼中，白雪皑皑的万树千山，就像森严的银甲霜戈，就像列阵的缟素三军。他激情满怀，回首镇江，浮想联翩。《念奴娇·渡江雪雾》下半阙云：

回首北固金焦，晴光如画，拱带金陵业。虎踞龙蟠都不信，此日乾坤分裂。席卷崤秦，长驱幽蓟，试取中兴烈。妙高台上，他年浩歌一阙。

夜晚抵达扬州，舟泊二十四桥堤畔，傍着垂杨，拴住短缆。吴易抬头四望，绮丽风华的扬州已是另一番景象。《水龙吟·广陵夜泊》上半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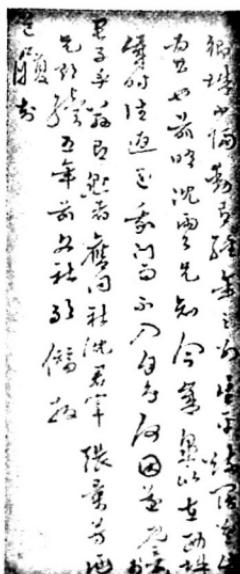


图 14 吴易手迹
(选自《明代尺牍》)

繁荣自古扬州，江流东去风流换。芜城草满，琼台花谢，迷楼人散。鼓角声边，旌旗影外，暮云零乱。叹兴亡，多少英雄束手。伤心处，从头看。

这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正月初旬。史可法一见吴易，甚为赏识。这时，弘光朝政早为马、阮把持，《恢复中兴末议》所持大计自然难以采纳，但史可法还是请吴易留在幕府，担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在部队中监督军纪。

不久，弘光朝江北镇将高杰，被暗中降清的总兵李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部队军中无主，顿时乱作一团；而另一镇将黄得功，却想乘机瓜分高杰部队的兵力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内讧一触即发。

危急之中，吴易随史可法奔赴徐州，在金戈铁马中奔波操劳，安抚调停。混乱的明军内部避免了一场火拼，吴易却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卧病在床，吴易回忆着远在家乡的东湖草堂，回忆着与朋友们短衣角射、晴空落雁和长笺斗句、午夜衔杯的情景，写下了《贺新郎·寄怀史玄、孙兆奎、赵煥、吴翫、包捷》。其下半阙云：

树犹如此人悲切。竟何年披榛扫酒，汉家陵阙。
抛却中原浑不问，微管其如被发。叹江左诸君英绝。
惨淡鱼龙风雷怒，算神州到底□难合。谁只手，补天缺。

四月初旬，吴易奉史可法之命，督饷水军，开赴江南筹集粮饷。不料到达江南不久，扬州于当月二十五日失守，史可法壮烈



图 15 史可法像(选自《清史通鉴》图文版)

殉难。

无奈，吴易指挥船队驶往吴江，先在三里桥畔扎营，后来移驻柳胥附近的东太湖。他和孙兆奎等商议，决定倾尽家财充当粮饷，立即起兵抗清。

孙兆奎，字君昌，三十九岁，吴江人。复社成员。处世淡泊，从不追名逐利。研究兵家之言，好谈经国济民之学。明崇祯九年（1636年），与吴易同举于乡。两人志同道合，平时相得甚欢。准备起兵之际，有人劝阻兆奎，说道：“清起辽左，胁西虏，逐土蛮，并高丽，五边为一。明自神宗以来，竭中华全力，谋臣武将之略，仅能支柱。今清军已据幽都形胜之地，跨燕赵云骑之乡，荡群寇，混南北，其国内固，其势外成。且精兵突骑，所当必破。江南所恃，惟在水战。而大众深入，擅湖山之利，诸险要悉为所守。舟楫无所用其长，奇智无所运其权，时势至此，而欲图功，难矣。”

这番说法确实颇有见地。但是，兆奎答道：“我岂不知国家大势，不在江南；戎马至此，而欲御之，无异游步于牛蹄，行兵于井底。但恨神州陆沉，两都茂草。在北诸臣，死节寥寥；在南诸臣，义声寂寂。以养士三百年之天下，一朝至此，诚可愤也。我故欲身殉之，一以鼓义士之气，一以羞懦夫之颜。上不负列宗累世之厚泽，下不负男子平生之壮志。其成与否，听之而已。”这是说，起兵之初他已怀有殉国之志。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一，就在杨文骢突入苏州的后两日，吴易、孙兆奎在吴江东太湖起兵抗清。

东太湖位于苏州洞庭东山东侧，分属吴县和吴江辖区。这个太湖东南隅的湖湾，三面都是陆地，仅西南面通湖，故而俗称东太湖。烟水茫茫间，吴易、孙兆奎亮出了江南第一面抗清义旗。吴易颇以兆奎为重，这支义师称“孙吴军”；又因士卒都用白布包头，故而又称“白头军”。

这时的明吴江知县林嵋，是福建莆田人，年纪尚轻。前年中的进士，去年刚到吴江就任县令。吴易立即派遣诸生周耀始进驻县城，协助林嵋策划守城，同时与白头军作犄角之势。

就在这时，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统率的八万清军铁骑，经过镇江、常州、无锡，一路烟尘滚滚，正日夜兼程扑向苏州……

注 释

- ① 缙绅：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 ② 吴易，据《明史》等。《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作“吴易”。
- ③ 烛照数计：以烛光照之，以数理计之。比喻料事准确。

第三章 苏松郡邑望风归顺 八旗铁骑大举南下

盛暑时节，姑苏城内历来另有一番热闹景象。乐于施舍的富户大姓，在门前普送药饵，广结茶缘。街坊叫卖凉粉、鲜果、瓜藕，什物则有蕉扇、苧巾、麻布、蒲鞋、竹席、藤枕，沿门担供不绝。茶坊以金银花、菊花点汤，称为“双花”。到了晚上，纳凉之风甚盛，人们分集街沿巷口、水窗冰榭，或挥扇闲聊，或默默斗牌，或哼唱弹词小调，或演讲古今小说。而豪绅富贵，则竞雇灯舫，泛舟城外虎丘七里山塘，赌酒征歌，又有名姝谈笑，争妍斗艳，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

今非昔比。眼下暑气蒸腾，漫天暴热，姑苏城里却是街市萧条。满街店铺，三三两两白日打烊。路上行人寥寥，脚头匆匆。街街巷巷，难有一两声吴侬软语的叫卖之声入耳。到了晚上，家家户户早早关门落闩，声息全无，简直就是黑夜中的一座死城。

对于杨文骢镇守苏州，人们忧惧重重。倘若果真为民守城，自然是件好事，但迟迟不见有什么大的举动。再说，文骢毕竟是从镇江溃退下来的一员败将，又只有五百兵卒，如何抵挡得了骁勇强悍的大队清军铁骑？

果然，到了六月初三，清军抵达无锡的消息传来，杨文骢自知众寡难敌，连忙打开苏州府金库，将库银分给兵丁，又自取一万余两，于初四天色蒙蒙亮时，出城东葑门匆匆登舟而去。

当日午间，天色阴霾，细雨霏霏。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统率



图 16 征南大将军印文(选自《清史通鉴》图文版)

八万清兵冒雨抵达苏州，一路从虎丘出黄花泾，一路从枫桥出横塘，一路从高板桥出桐泾。清军大营驻扎在了阊门外的白云庵，然后随处悬示文告，传令苏州士绅晋见。

其中有一队清兵受命追杀杨文骢，人各两马，从城西阊门入城，鱼贯而东，从娄门出城，又转往葑门，一直追到茫茫水边。这时文骢自然已经不知去向，清兵用火器击坏了他丢弃的几艘兵船。杨文骢后来移军浙闽，随南明隆武帝继续抗清，次年七月浦城一战被清军俘获，拒降被戮。这是后话。

李延龄、土国宝受命驻镇苏州。都督李延龄是辽东人，清兵部侍郎。总兵土国宝是山西大同人，原为明河南总兵，去年降清后，随豫亲王多铎征战江南。

这时，城内外百姓相约，争往白云庵清军大营纳款，以示归顺。每图^①为首一人，手执一面黄旗，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军。其余，人人手执线香，热汗淋漓，诚惶诚恐。

镇守苏州的清朝官员于是相继入城。土国宝入坐北察院，尚未避匿的一些士绅前往晋见，国宝温言相慰：“吴民既归顺，自

年间，由广东东莞知县入朝为御史，巡抚江西真定诸府，因上书弹劾分守太监，贬为南京国子监典籍。弘光朝立，起用河南御史，因见事不可为，以病告归，在城内龙墩基旁修筑别业，闭门侍奉老父。

蒋灿，字韬仲，亦是长洲人。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由浙江余姚、上察知县入朝，历任兵部主事、员外郎，又升天津兵备、参议，因事获罪贬至福建担任守卫，后来获赦归里，此时闭门侍奉老母。

缙绅之家的闭门羹，对于新来乍到的新朝官吏，无疑是一种不敬甚或蔑视。要是李延龄、土国宝因此震怒，随时会给苏州带来不测和灾难，岂非殃及全城百姓？于是，百姓结队来到这些官宦之家，催促他们出门晋见，以求解除苏州之祸。偏偏，这些人家推三托四，依旧不见主人踪影。众人又恼又恨，乒乒乓乓，大打出手，将各家器物打得满地狼藉。

不出数日，土国宝下令各图挨家调查富户大姓。凡有不在家的，就在门上做出标记，同时发帖传致，勒令限期返城；对于有些缙绅之家，官府索性拨兵数十，坐守在他家中，日复一日，大费酒食，弄得人家焦头烂额。

于是，苏城六门又是一片熙熙攘攘。早先争相外逃避祸的，此时重新陆续返城；有内眷避匿乡下的，亦匆匆接回家中。

苏州归顺，南去仅三十二里的吴江危在旦夕。

吴江县城，始建于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当时在吴淞江源头南北各筑一城，因而有南津、北津之称。后来南城废弃，北城就是后世的县城。宋、元两代，均有改建、重建，后来都已坍塌。到了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为防御倭寇侵扰，重新增筑城墙，不久又用陶砖覆盖表面，以防雨水侵蚀，但是至今历时九

余年，亦已破损不堪，就像古稀老人那口残缺不全的牙齿。因而，吴江县城这时实在无险可守。

六月初四清军抵达苏州当夜，知县林嵋身怀县印，携眷南返福建，投奔南明隆武帝去了。次年兴化城破，林嵋被俘，羁囚狱中，草绝命词三章，呕血数升，自缢身亡。这亦是后话。

三日之后，六月初七清军进逼吴江。这时，白头军近在东太湖，但实力不足，仅有三十名壮士，难以发兵救援。驻守城内的周耀始独木难支，保护着许多百姓出城避祸以后，挥泪退走简村，据说后来抑郁痛哭而死。于是，明朝的吴江县丞朱廷佐开门迎降，摇身一变，成了第一任清吴江知县。

这时，苏松两府所属各州县望风归顺，都委派了新任清吏。浙西尚在明军控制之下，明朝的潞王朱常淓居住杭州，而原在南京的明臣明将又纷纷南窜，大有在那里立朝建都之势。贝勒博洛留兵两千镇守苏州，便统率大军，兵分水陆两路，从苏州沿京杭运河南下杭州，进而准备攻占浙东，直取福建。

江南时值梅熟时节，霖雨连旬，称为“黄梅天”。吴中农家，此时正分秧莳苗。水田漠漠，梅雨溟濛，农夫村妇戴笠披蓑，双脚染泥，低头折腰畦间，真是“遍体涂泥蓑笠压，雨从头上湿到



图 18 吴江县城城墙
(选自《吴江旧影》)

脾”。黄梅原在五月，这一年是闰六月，因而六月初旬尚未断梅。自清军从苏州开拔的六月初八起，连续三日大雨滂沱。

稻秧需要充沛的雨水，这无疑是一场甘霖。但是，清军骑卒戎马过境，横冲直撞；鱼贯南去的兵船，亦在京杭运河耀武扬威。沿途村农纷纷躲避，广袤的田野一片空漠，了无人影。

大片大片青翠欲滴的稻秧，被成群结队的战马肆意践踏而过，大口大口当作马草吞嚼，糟蹋得令人惨不忍睹。从门缝后、柴垛边远远窥视的村民们，汉子咬牙攥拳，村妇潸然泪下，心头都在滴血。

清军于六月初九经过浙江嘉兴，明嘉兴知府钟鼎臣打开城门迎降。贝勒博洛命令驻兵三日，然后拔营进逼杭州。骑兵从陆路跋涉草荡，步兵乘战船从水路随行。

杭州明代设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等九县，位于钱塘江下游北岸，京杭运河南端。五代时，杭州曾是吴越国的首府；南宋偏安江南，杭州又一度成为国都。钱塘江位于杭州城南，迂



图 19 钱塘潮(选自《西湖旧影》)

回曲折，像匹绿色彩绸飘向大海；气势磅礴的钱塘涌潮在这里骤然收拢，浪卷轰雷，风扬白练，势若山岳，形成天下奇观。西湖宛



图 20 西湖湖心亭(选自《西湖旧踪》)

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城区西隅。湖畔名园林立，绿茵如画；更有三面青山环抱，峰峦逶迤，犹如龙飞凤舞。楼台亭阁，红墙碧瓦，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若隐若现。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七绝《饮湖上初晴后雨》，这样描写着西湖美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元代时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华贵之城”。而民谚则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和苏州，历来被誉为人间天堂。

南京弘光朝立，福王朱由崧命潞王朱常淓居住杭州。在杭一年，潞王整日无所事事，除了诵经拜佛、鼓琴按板，就是搜求古董古玩。指甲蓄至六七寸长，还在外面套上竹筒，简直穷极无聊。南京失陷，杭州立即成了风云激荡的漩涡中心。清军从苏州开拔的六月初八，潞王才在群臣恳求下匆匆出任监国^⑥。五

天之后，六月十三日，贝勒博洛已经兵临城下，军声浩浩，犹如钱塘江八月怒潮。

潞王听从了明浙江巡抚张秉贞和总兵陈洪范的意见，率领城内尚未逃跑的官员开门迎降。亦有说，潞王估计力不能抗，又不忍使百姓遭殃，遂决定投降，以免杭城惨遭屠戮。不久，潞王和在安徽芜湖被俘的福王被一起押解北上，次年五月同在北京遇害。这是后话。

而这时，浙西的大部明军，包括从南京、镇江溃退下来的，争先恐后渡过钱塘江去，退守浙东。于是，钱塘江东岸诸营布列，笳鼓喧腾。极目望去，绵亘二百余里，船舰横江，旌旗蔽空，气势非凡。这样，钱塘江就成了明、清两军的分界，虎视眈眈，隔江对峙。

在此期间，杭州发生了明钱塘知县顾咸建之难。

顾咸建，字汉石，五十二岁，苏州昆山人。

昆山顾氏是江南望族，名声赫赫的世代名宦。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出身贫寒的顾鼎臣赴京殿试，他的文卷被弘治皇



图 21 顾文康公崇功专祠

帝大为赏识，于是拔为一甲一名，就是得中状元。顾鼎臣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参与筹划国家大事。后来，嘉靖皇帝南巡，特命鼎臣留守京师，御赐留守大印，辅佐太子监国，因有“代朝三月”之说。这位性格温厚的名宦幼年出过天花，脸上留有破相，因而后世亲昵地叫他为“昆山顾大麻子”。吴地民间，至今留有不少关于顾大麻子的戏文传说。而在昆山，建于明代的顾文康公崇功专祠一直保存至今。

顾鼎臣病故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葬在苏州光福潭山的聚坞。到了崇祯末年，鼎臣有曾孙咸正、咸建、咸受三兄弟。顾咸正是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后来会试录入副榜^①，授陕西延安府推官；顾咸建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授杭州府钱塘知县；顾咸受则是天启四年（1624年）举人。顾氏兄弟三人，都以文才名震吴中。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顾咸建赴杭州上任。到任之初，浙江连年水灾，米价腾贵。饥民削树皮、掘草根以糊口；而三饷迭加，官府催讨急迫。下车伊始，咸建对三饷作了调整和限制，又不准官吏肆意追逼。同时，他召集百姓，晓之以理，说道：“寇患若此，朝廷师旅四出征饷，不得已也。尔曹受列圣深仁，独不思急公分上忧，而烦我遣胥吏乎？”百姓纷纷说道：“使君爱我，我何敢以逋课^②负使君！”这样一来，解决了征饷的连年纷嘈。

甲申北变，天下汹汹。咸建下令安民，收敛奸恶，严加警备。弘光朝立，马士英专权乱政，咸建毅



图 22 顾咸建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然上疏弹劾。有人认为，这样的话不应出于一个知县之口，劝他保持沉默。咸建答道：“今日得所言而死，死亦有益也；若畏死不言，后虽欲言而死，得乎？”

恰在这时，御史彭遇飚巡按浙江。彭遇飚是马士英的亲信，一到浙江就横行霸道，派人四出剽掠。百姓愤怒至极，聚集到官署吵嚷起来，彭遇飚派兵当场击杀七十余人。百姓群情激愤，眼看就要爆发民变。咸建匆匆前往安抚，风波才得平息，使其余百姓免受株连。不久，彭遇飚被弹劾罢官。

南京失守，镇江守将郑彩等率部还闽，沿途劫掠，百姓深受其害。无奈，咸建用私财迎犒，又率领吏卒日夜防御，郑彩这才敛威南去。不久，马士英亦拥兵而至，咸建奉命前往迎接，力请驻师城外。大将方国安部亦到，咸建与上官谋划，事先派使者前往行贿，兵卒才没有入城。这样，城外四乡难免淫掠，杭州城内终于保得一方平安。这时，监司和郡县官员都已逃之夭夭，咸建安排妻子、儿子离杭北返，独自守官不去。

清军压境，咸建曾与潞王密议国事，他竭力倡议抵御守城，无奈巡抚张秉贞从中抨击，总兵陈洪范亦力主归顺。咸建据理力争，最后未能成功。他愤然长叹：“事不可为矣！”

张秉贞挟潞王出城迎降，勒令咸建同时交出钱塘县印。咸建痛哭流涕，坚持不给，转而一想：“我不纳印，累钱塘一县百姓矣！”这才勉强答应。

清军入城，咸建准备弃官而去。这时，有人禀告贝勒博洛：“钱塘令，潞王所与深谋者也。其人才望素著，且大得人心，宜亟用之；否则，亟杀之。”于是，贝勒博洛立即派出骑卒，全城大肆搜索。

不愿归顺，又难以出走，咸建决意投水殉节。他提笔写下了遗书，与家人诀别：

国家之事已不可言，儿女之情安能恋恋。两日所

- ③ 谢安：晋阳夏人。年四十，桓温请为司马。简文帝死，桓温欲篡晋，以势劫谢安，谢安不为所动，桓温谋终不成。后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一心辅晋，威怀外著，时人比之王导。太元八年苻坚攻晋，加谢安征讨大都督。谢安遣侄谢玄等大破苻坚于淝水，以总统功，拜太保。卒赠太傅。
- ④ 祖逖：晋范阳遒县人。累迁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时晋室大乱，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元帝时为豫州刺史，自募军，收复黄河以南为晋土。死时，豫州士女如丧父母。
- ⑤ 陶侃：晋浔阳人。苏峻叛晋，建康失守；温峤推陶侃为盟主，击杀苏峻，封长沙郡公，都督八州军事。陶侃在军四十余年，果毅善断。在广州时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以励志勤力。竹头木屑，皆储以备用。
- ⑥ 监国：古时君王外出，太子留守，代行处理国政，谓之监国。后也有以诸王监国的，如明末潞王朱常淓在杭州称监国，鲁王朱以海在浙东称监国。
- ⑦ 副榜：科举时代会试取士分正榜、副榜。正式录取的名列正榜；在正榜之外，另取若干，称为副榜。
- ⑧ 逋课：拖欠税赋。
- ⑨ 武穆：即岳飞。宋相州汤阴人。绍兴十年，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大败金兵，进军朱仙镇。时高宗、秦桧力主投降，欲尽弃淮北之地以求和，恐诸将不服，乃设谋尽收诸将兵权。诸将中岳飞主战最力，屡上表请收复两河、燕云等地。秦桧知岳飞志锐不可回，乃一日降十二金字牌召岳飞还，后又诬岳飞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被杀害，年三十九。孝宗时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墓在杭州。
- ⑩ 忠肃：即于谦，明浙江钱塘人。英宗时兵部尚书。正统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侵扰大同，英宗亲征，在土木堡兵败被俘。侍讲徐有贞等主张放弃北京南迁。于谦坚决反对，拥立英宗弟为景帝，主军务，击退也先军。景泰元年，也先请和，送回英宗。八年，徐有贞、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诬陷于谦谋逆，处死。后追谥忠肃。墓在杭州。

第四章 午梦堂饮誉吴中 钱塘令魂断杭城

江浙交界有分湖，烟波浩渺。分湖西北之滨有个美丽的水村，名叫叶家埭。村上绿树掩映，清流澄碧。江南名士叶绍袁在这里聚族而居，他的宅舍称午梦堂。



图 23 叶家埭

叶氏，自汉至唐，世为著姓。至宋代始迁吴地，世代繁衍生息。太湖近县，诸如吴江、常熟、昆山、湖州，都有叶氏后裔环居，支派繁盛。

分湖叶氏的来踪，很有一点传奇色彩。相传，久居吴江同里的叶可大，是吴中叶氏第十四世，以操舟贩运为业。一日，在镇



图 24 《吴中叶氏族谱》书影

江码头，四个彪形大汉将一只大箱扛到船上，要雇船前往浙江，说定稍待就来。结果连等数日不见踪影，而船上叶妻临近分娩，只得载着箱子返回同里。前脚跨进门槛，后脚还在门外，一个男孩便呱呱堕地，这男孩因而绰号“骑门”，取名震宗。叶骑门十三岁那年夏天，在门前河中游泳，从水底拾得一把钥匙，试着开启当年从镇江载回的箱子，竟然恰好吻合。哇！满箱白亮耀眼的上等银锭，锭锭刻有“天赐叶骑门”五个字。于是，同里叶氏自此富甲江南。

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了一改京城的凋敝、破败情状，强令江南富户迁居南京。叶骑门不愿远离故乡，暗中用重金贿赂了官府。不料事情败露，大祸临头。朝廷以抗命、贿赂两罪并罚，下令满门抄斩，没收全部家产。情急之中，刚满周岁的四子福四，被偷偷从狗洞里递了出来，秘密送往分湖边的陆姓亲戚，改姓为陆。若干年后，朝廷宣布解禁，福四才恢复叶姓。他定居的那个村子，后来称为叶家埭。叶福四便是吴中叶氏第十六世。

分湖水清澈澄碧，大约能滋养人的才气和灵性。吴中叶氏从第二十世叶绅起，进士踵接，累代簪缨。按照明朝典制，允许进士之家在大门前扯起红旗，以示荣耀。进士出得越多，红旗扯得越多。据说，午梦堂前有旗杆石十三对半，鲜艳亮丽的红旗呼啦啦一齐扯起，能映红偌大的半个分湖。

午梦堂主叶绍袁，是吴中叶氏第二十四世。

叶绍袁，字仲韶，晚年号天寥。明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幼年寄养在同邑芦墟赵田袁黄家，因而取名绍袁。袁黄字了凡，是绍袁父亲叶重第的挚友，官至兵部主事，曾从征入侵朝鲜的倭酋丰臣秀吉，屡献奇谋。绍袁十一岁丧父，自小寡妇孤儿，杜门苦守；加上强宗悍族，横加刀俎，生活倍尝艰辛。但他聪慧勤奋，才名远播，令当时名贤诸如时任皇长子讲官的大书画家董其昌、国子监祭酒冯梦桢等叹爱不止。

流莺初羽，即啭芳林，绍袁自以为中进贤冠不会十分遥远。谁知命运多舛，屡试不第，直到明天启五年（1625年）春天，绍袁三十七岁，才与他的堂弟绍颙同登进士。同年中进的，还有同郡嘉定的侯峒曾，绍袁与峒曾自少就是莫逆之交。

京城放榜之后，即将廷试。内阁首辅、会试主考官顾秉谦，召集有关官员到他寓所，询问收录了多少天下名士。有人在试录上圈了三十多个名字，郑重建议：苏州人才济济，这次廷试，一甲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中可不能没有苏州人。又说：“苏州有两名士，一侯（峒曾）一叶（绍袁），但两雄不能并栖，或鼎侯而馆叶，或鼎叶而馆侯。”别的官员都认为可以鼎立绍袁，就是在廷试后将他录为状元。顾秉谦顺应着，但未表示可否。

顾秉谦是苏州昆山人，混迹官场近三十年，投靠阉党魏忠贤，爬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他为魏忠贤出谋划策，倾轧、残害东林人士；又利用每年科考大肆受贿，中饱私囊。秉谦后来在崇祯初年被削籍为民，却不为昆山士民所容，被迫向朝廷献了四万



图 25 叶绍袁像
（选自《吴中叶氏族谱》）

两银子，才得寄居他乡了却残生。不过，此时的这位内阁首辅正权倾朝野，气焰熏天。

在这骨节眼上，有人劝说绍袁，以同郡关系去走走顾秉谦的门路。绍袁却连连摇头，答道：“进身之始，岂可附阉党走权门乎？即朝走谒而夕公卿，吾不为也。”后来，廷试的名次出来了，绍袁与峒曾双双落空。绍袁中的是三甲第四十六名，距状元约有百名之遥。不过，相信以义命自安的绍袁，对此并无半点怨尤。

除去鼎甲三名，二甲、三甲中文学与书法出众的，还可参加进入翰林院的庶常之试。若能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日后便极有可能入阁为相。以清议名重天下的苏州人姚希孟，十分看重绍袁和峒曾，希望他俩为苏州增色生光。

一日深夜，绍袁正秉烛独酌，昆山友人王开美突然来访。开美说道：“外之谋庶常者，不惜百战以夺，而君独泄泄然，故特来告之。”开美帮助出谋划策，让绍袁拿出一千六百两银子，由他去做中间工作，保证进得翰林院去。绍袁答道：“敬谢教矣。余贫士，君之所知，安得有金钱如许？……圣天子业已置之黄金榜上矣，犹作此举动，翰院清华不几铜臭乎？何以拊心清夜哉！”开美连声叹息：“太迂！太迂！”掉头而去。

眼看贿赂成风，官场腐败到如此地步，绍袁没再参加庶常之试，峒曾则试而不录。绍袁入朝为官，因而拖宕了整整两年。

这一年五月，阉党制造了震惊朝野的“六君子”案；次年三月起，又制造了“七君子”案。

对于东林人士，绍袁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东林领袖顾宪成与绍袁父亲叶重第是明万历四年（1576年）的同榜进士。后来，河北玉田（今属唐山）知县叶重第政声卓著，由于吏部考功员外郎顾宪成的竭力举荐，一起担任了顺天府乡试考官，两人从

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玉田知县任满，顾宪成因上一年的京察大计得罪皇帝，被削籍为民，临行还准备推荐重第接替他的职位。重第坚决推辞，后来调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父执，绍袁一直怀着满心敬佩。同时，绍袁的伯祖、抗倭名臣叶可成，是顾宪成子侄的业师；而绍袁堂叔叶重元，则曾受业于顾宪成。因而，锡山顾氏与分湖叶氏可谓世交。东林另一领袖人物高攀龙，绍袁则早在十八岁那年就相交结识了。

明天启六年（1626年），就是绍袁中进的次年三月，午梦堂正喜气洋洋操办绍袁三女小鸾的订婚大事，苏州城里突然传来消息：阉党缇骑逮捕周顺昌，激起民变。绍袁甚为震惊，后来在《年谱别记》中写道：“丁卯^③三月，逆珰缇骑至苏，逮周忠介公，有颜佩韦等五人愤甚，率众数千人击缇骑，毙二人，贼臣毛一鹭呵禁之，众益怒不可遏，几成揭竿之事。一鹭既失抚军体，羞恶无策，众更哗。”

仅仅相距三月，当年六月，阉党缇骑又到吴江逮捕了周宗建。松陵周氏与分湖叶氏乃五世之交，看到周家大祸临头，绍袁心急如焚，立即跟妻子商量，在她嫁妆中找了几件衣裳和首饰，典得四十两银子，资助周宗建上路，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直到明天启七年（1627年）下半年，坐了两年多冷板凳的绍袁才得到安置，就任南京武学教授。次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北行京师，任国子监助教，不久升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就是当年他父亲的职位。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后金兵突然打到北京城下，京师为之紧急戒严，直到



图 26 叶绍袁印
仲韶印

翌年初才撤离而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京城警戒中，对于群臣的失职和无能，丧魂落魄的崇祯帝大为震怒。当朝兵部尚书因军事失利被斩首示众，刑部尚书因囚犯越狱被处绞刑，工部尚书因军械准备不足被投进大狱，蓟辽总督袁崇焕亦被逮入狱……就在满朝群臣魂飞魄散之际，绍袁被任命为朝阳门城守。朝阳门在北京城东，后金兵来犯时首当其冲。彬彬弱质的一介书生，被突然推到了烽烟满目的战争前沿。

绍袁上任，搬到朝阳门附近低矮狭小、满地尘埃的真武庙中。他含辛茹苦，忙忙碌碌，吃过几次城外黄尘弥天的惊吓，后来明白都是虚惊。而最难侍候的是那些皇帝派来的宦官，个个凶神恶煞，名为监督城守，实为大捞私囊，还动不动对守城官员辱骂棒打，实在让人斯文扫地。每到晚上，班役散去，绍袁才与随身小僮，在微月幽光斜照之下，一樽薄酒，相对欷歔。回首远在江南的家乡，念及高堂白发、闺妇红颜，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不久，在朝阳门外主持疏浚护城河的一位工部主事因故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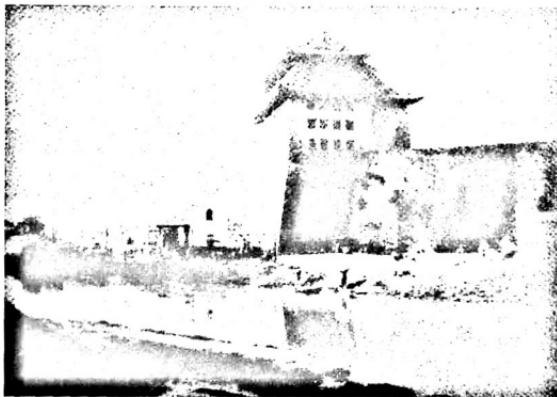


图 27 北京朝阳门箭楼北侧(选自《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

唉！身在朝廷，仕途无常，宦情索然。生死荣辱，其实都操纵在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之中。说不定哪一天稍有差错，杀身之祸就会从天而降，甚至株连九族！……绍袁终于打定主意，以母亲年已古稀，请求辞官归养。

归养请求在当年年末获准，绍袁欣喜若狂，归心似箭。但归养的官员并无俸禄，回家也不能乘坐公家的邮传。囊中空空，如何上路？无奈之下，绍袁找到在京的内弟沈自徵，借了五十两银子，这才寒风冻雨，匹马南奔，腊月二十八日回到吴江故里。绍袁在《自撰年谱》中写道：“贫贱终身，即大乐事，永不作长安想矣。”意思说，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想入朝为官。



图 28 沈宜修手迹
（《西方庵碑记》局部）

午梦堂是个温馨的文学家庭。绍袁的妻子沈宜修，字宛君，是副都御史沈珫的长女，又是明代戏曲大家沈璟的侄女。宜修工诗词，善书法，著有诗集《鹂吹》，堪称明末吴江女诗人的领衔人物。绍袁、宜修生有五女八子，除一女一子早卒，都富于文思才情。长女纨纨，三岁能诵《长恨歌》，书法亦遒劲有晋风，著有诗集《愁言》。次女小纨，精于曲律，其诗情辞淡雅，著有诗集《存余草》和杂剧《鸳鸯梦》。三女小鸾，自幼美貌聪慧，因家

贫乏乳，由三舅父沈自徵、舅母张倩倩抚养。自徵是位豪侠慷慨的戏曲家，倩倩是位艳色清才的诗人。三四岁，口授《万首唐人绝句》与《花间》、《草堂》诸词，小鸾都朗然成诵。十岁返回家中，

时值秋夜，宜修出一语：“桂寒清露湿”，小鸾应声对出下联：“枫冷乱红凋”。五舅父沈自炳赠以眉子砚，十四岁的小鸾赋诗二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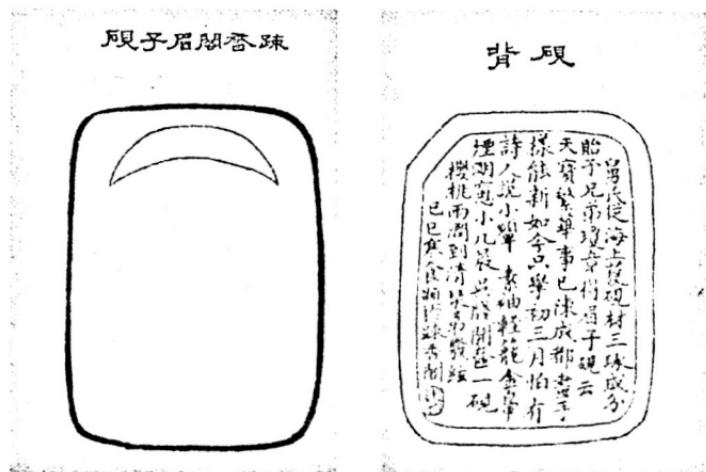


图 29 眉子砚(选自《疏香阁遗录》)

刻于砚背，有句：“开奁一砚樱桃雨，润到清琴第几弦。”小鸾著有诗集《返生香》。八个儿子中，后来最负盛名的是六子世倌，就是清初诗论大家叶燮。一家文采焜耀，所谓“吴分诸叶，叶叶交光”。因而，世人称誉午梦堂“满门风雅”。

绍袁曾说，生平佳景，以明崇祯四年（1631年）他四十三岁时为最。这时，午梦堂芳卉繁列，风月映户，满门之内题花赋草，镂云裁月。诗情画意之中，佳句迭出，奇语惊现。宜修的一阙《浣溪纱·春情》，描绘了这样一种浓浓的的艺术氛围：“淡薄轻阴拾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 诗句半缘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夜寒红露湿秋千。”

绍袁原本是个名士，又要做清官。他除了诗酒陶情，琴书养志，绝口不道柴米油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生计。俗话说：坐

吃山空。家庭经济渐渐入不敷出，越弄越穷。父亲手里传下来的千余亩田产，此时所剩已不到十分之二。宜修却还这样宽慰着丈夫：“慎勿忧贫，世间福已享尽，暂将‘贫’字与造化藉手作缺陷耳。”

然而好景不长。崇祯五年（1632年），小鸾于婚前五日忽然夭折，年仅十七。出嫁的纨绔归家哭妹，伤痛至极，七十天后相继病卒，年仅二十三岁。一年之中，明珠两失，绍袁、宜修幽忧憔悴。三年后，次子世偶咯血而亡，年仅十八。他的未婚妻顾竑从昆山丧服过门，凄惨万状。绍袁的母亲冯氏，白首高年，哀伤过度，当场昏厥而逝。之后半年不到，宜修亦随婆母及爱子爱女撒手尘寰。当年的满门温馨、满门欢乐，犹如飘烟断雨、雁影波痕，从此杳无踪影。绍袁自此神伤孤月，思怆繁花，简直穷愁潦倒，血泪成枯。

流水无归，彩云去远。遗文在箧，手泽空悲。崇祯九年（1636年），绍袁精心整理全家诗文，辑成《午梦堂集》刊刻行世，流传海内。

其后数年，三子世僖、五子世儕亦相继早卒。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一个春夜，绍袁孤灯独酌，读罢《东坡诗集》，他在《年谱别记》中写道：“凄凉寥落中，每一追想昔时光景，近在目前，远成梦后，肝肠芒刺，桓子野辄唤奈何，恐无此苦趣也。今宵风雨岑萧，纸窗细响，时序如深秋欲冷，屏帏似鬼境生幽，寂寞既甚，穷愁又迫，人生至此，何以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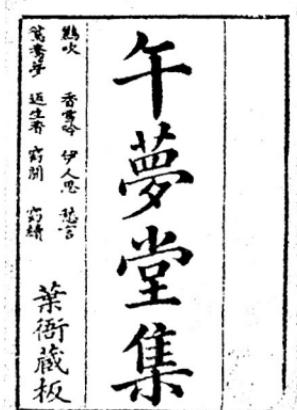


图 30 《午梦堂集》书影

诉说了杭城发生的一切。关于日后的行止，考虑到绍袁与咸建的关系路人皆知，这里极有可能成为清军追索的目标，故而准备稍事休息，商议一番，便潜回昆山故里，再作打算。

咸建在午梦堂藏匿两日，六月二十一日雇船北上。当天晚上，绍袁就得到消息，说吴江县衙正派兵搜索咸建，他与家人立即昏夜移居，偷偷藏匿起来。

次日凌晨，东方刚刚泛白，茫茫分湖突然冒出一片片蓬樯，十艘兵船劈风斩浪，横七竖八停靠到叶家埭村头。一百多名兵卒手执长矛干戈，气势汹汹一拥而上，令人不寒而栗。带队的就是首任清吴江知县朱廷佐，还有练兵萧某。他们争先恐后扑进午梦堂，前后左右四处搜索，恨不得掘地三尺。幸亏咸建早已出走，绍袁全家亦已藏匿别处，这才避免了一场从天而降的大祸。只是兵卒乘机抢掠，弄得橱倾箱倒，满地狼藉。

然而，顾咸建终究未能逃过劫难。

当日，追兵在前往昆山途中搜获了咸建。咸建深知此番已经在劫难逃，只冷冷丢下一句：“往而死，职也。”他镇定自若，整整齐齐戴上纱帽，穿上蓝袍，被匆匆押回杭州。

贝勒博洛一见咸建，连忙起身，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神情十分亲热。翻译说，贝勒博洛准备让他当官。咸建声色俱厉，答道：“愿早赐一死。”但是贝勒博洛不忍杀他，下令暂押。在狱中，咸建依然明朝衣冠，正襟危坐，神色不变。他伏案而书：“国不可负，亲不可辱。吾文康公孙、汪夫子门人，若苟偷视息，所失多矣，如所学所志乎？”“文康”是朝廷赐给他的曾祖顾鼎臣的谥号。“汪夫子”指他的老师汪文言^④。

次日，咸建又被带上大堂，贝勒博洛继续劝降。翻译说道：“尔从则为杭严道，不从则死。”咸建冷冷答道：“死则死耳，吾岂

为一杭严道生哉！”接着，贝勒博洛又说将委以巡抚之职。咸建跳脚而呼：“可速杀我！”说罢，径自掉头而出。

这时，辕门外人头济济，士民环拥呼号，人声鼎沸，纷纷为咸建请命。面对此情此景，有人向贝勒博洛进言：“人才可惜，事变亦可虑。”无可奈何，贝勒博洛这才决定，将咸建与同囚的四名人犯，一起押往朝天门正法。



图 31 吴山(选自《西湖旧踪》)

朝天门，紧靠危峰百尺、奇木蔚蔚的吴山脚下，为吴越王钱镠所建。规石为门，上架高楼，楼基叠石，中间是通道。这是古代朝见天子的要道，每当五更过后，朝天车马不断穿过此门南去，一路灯火，仪仗威严。北面楼匾，刻有“吴山伟观”四个篆字。这是闰六月初一^⑤，时值盛暑，酷热难当。顾咸建等被押出大狱，百姓遮道恸哭，以致路途堵塞，简直难以前行。

终于押到朝天门外的刑场。斩首令箭已下，刽子手却黯然掉泪，不忍动刑。咸建大声催促：“我暴烈日下渴甚，早一刻受一刻之赐！”于是，刽子手咬紧牙关，挥泪举刀，四下顿时一片号啕，

直震得地动山摇。

咸建与其余四名囚犯的首级，都被装进木笼，悬上镇海楼示众。镇海楼下，黑压压数千百姓，燃香点烛，跪拜祭奠。人人手持冥币一束，就在楼下焚化，烟焰烛天，竟夜不熄。焚化的冥币堆积如山。

暑气蒸腾，烟熏火燎，首级悬示五日。据传，其余四颗，早已蝇蚋攒集；而咸建的依然面色如生，一蝇不集。百姓惊讶不已，纷纷号哭着请求收殓。贝勒博洛在准于收殓时，不禁深深叹了口气，说道：“好官也！”

后来，叶绍袁在《湖隐外史》殉难篇中，简要记述了顾咸建的殉难史迹，又写道：“公虽本籍昆山人，而女为余子世偁守节，故夫人公子假馆于家，后又侨居湖南北间，则分湖固得而有公矣。”

注 释

- ① 史载，包括逮捕周顺昌在内的“七君子”案，发生在明天启六年（1626年），农历“丙寅”。叶绍袁在《年谱别记》中写作“丁卯”，那是天启七年（1627年），应为误记。
- ② 文种：春秋越大夫，楚国郢人。与范蠡同事越王勾践，出计灭吴。
- ③ 范蠡：春秋楚国宛人。仕越为大夫，辅佐越王勾践刻苦图强，卒灭吴国。
- ④ 汪文言：明徽州歙县人。明天启四年，因与东林人士友善，忤魏党，下镇抚司狱。后得黄尊素援救，改廷杖除名。魏忠贤欲借其事陷害东林杨涟、左光斗等，乃再逮之，下镇抚司狱。次年用其名造假供词后，以酷刑杀之。
- ⑤ 顾咸建殉难的具体日期，据同治《苏州府志》、《小腆纪传》顾咸建传。《南疆逸史》、《石匮书后集》顾咸建传则作“六月二十日”。

赦。”同时规定，“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这就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了。于是，各地清兵手执大刀，带着无数剃头匠游走街市乡村，看见蓄发的逮住就剃，稍有抵抗立即斩首示众。后世走街串巷的剃头担，一头是小板凳，一头是脸盆架，架上又竖起一根木棍。这根木棍，据说当年就是专挂血淋淋的首级的。



图 32 街头剃头匠(选自台湾《中国历史图说·清代》)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儒家奉行不贰的信条。剃发，意味着不要祖宗。清廷严厉推行剃发易服，对于汉人来说，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几百年的宽衣大袖，一下变成窄衣马蹄袖；特别是拖在脑后的那根辫子，猪尾巴似的，简直令人作呕。更何况，这并非一般的改易习俗，而是甘心沦为俯首帖耳的奴隶的标志。

腕可折，头可断，肉可离，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这缕缕之发，必不可剃！志士仁人登高一呼，百姓揭竿而起；一方举事，四方响应。这剃发令犹如一根导火索，干柴密布的江南，这里那里，刹时燃起熊熊的抗清烈火……

闰六月初一，就是顾咸建殉难杭州的那一天，江阴举兵抗清。

江阴属常州府，是长江下游的一个江防重镇。溯江西上，直抵南京；顺江东下，轻帆一昼夜就可抵达海口。明嘉靖年间，江阴屡遭倭寇侵扰，民风强悍，历来具有反抗侵略的斗争传统。

南京失守，常州闻风归降，明江阴知县林之骥随之弃官而去。清首任江阴知县方亨走马上任，依然纱帽蓝袍，没有改穿满服。谁知不久，常州府传令剃发，限江阴三日内剃毕。

闰六月初一，清知县方亨前往文庙行香，一百多名诸生及乡绅耆老跟隨而至。众人问道：“今江阴已顺，想无事矣？”方亨说道：“止有剃发耳，前常州府所差四兵，为押剃故也。”众人又问：“发何可剃耶？”方亨断然回答：“此清律，不可违。”掉头拂袖而去。诸生许用挺身而出，在文庙明伦堂当众疾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众人纷纷响应。恰在这时，常州府又有檄文送到县衙，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的话。方亨让书吏抄写公布，书吏写到这里，将笔狠狠掷到地下，说道：“就死也罢！”见此情状，方亨下令鞭笞，吏役们却闹闹嚷嚷从县衙一拥而出。消息传开，全城群情鼎沸。当日下午，城内相约起兵，黑压压的人群聚到县衙前示威，敲响铜锣，手执器械，火铳三响一声呐喊。方亨闭衙不出，慌忙移书常州府，写道：“江阴已反，速下大兵来剿。”这封密信，恰巧又被把守城门的义兵半途截获。

第二日，鸣锣为号，城内外数十万士民集合教场，队伍分列，旗帜高扬。明江阴典史陈明遇，这位厚道练达的长者被推为首领。义兵冲进县衙，杀了清知县方亨，打开库藏分发兵器，富户豪宅则纷纷捐金助饷。

常州府获报，立即派遣王良率领三百兵卒前来攻城。这王良原是不久前投降清军的江阴大盗，行至双桥，就被城外乡兵团

团围困，铁锄交下，全军覆没。不久，清兵又至西门、北门，亦被城外乡兵尽力攻杀。城外每献一颗清兵首级，城上就赏银五两。

清兵来势日渐凶猛。陈明遇提议，敦请阎应元入城，主持城守重任。他说道：“吾智勇不如阎君，此大事，须阎君来。”

阎应元，字丽亨，三十九岁，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县）人。身长七尺，躯干丰硕，双眉卓竖，面黑微髭，活脱脱一位燕赵豪士。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海寇顾三麻率领数百艘盗船，直犯江阴黄田港，百姓四处奔窜，官吏不知所措。时任江阴典史的阎应元，佩刀带鞬，跃马街市，一路大呼：“好男子从我捍寇护家室！”赤手空拳跟随而来的，竟有一千多人。应元下令给每人发一根竹竿，又借来道院的几面大铜鼓，在长江大堤列队布阵，命令道：“毋庸若战，但直立勿走，闻鼓声则呐喊。”众人照着他的话做去。在震天撼地的擂鼓、呐喊声中，应元骑在马上往来疾驰，射了三箭，一连击毙三个海贼。顿时，盗船纷纷掉头，逃得无影无踪。顾三麻从此不敢再犯江阴。因了在平定海寇中的卓著战功，应元调任广东英德县主簿，江阴典史一职由陈明遇继任，但因道路梗塞未能赴任，此时全家侨居城东的砂山。

不久，阎应元披挂入城。当时，城下清兵约有十万，城内兵不满千，户不足万。应元、明遇共主城防，下令划地而守。明遇自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两人兼负昼夜巡查四门之责。四座城楼，各摆一尊泥塑菩萨，诸如关帝、睢阳王、城隍神，张起飘飘黄盖，时而由义兵抬着巡城，仪容隆重。清兵远远眺望，惊怖异常，还以为是威风凛凛的守城主将。城上，一人把守一堞，临战之时，添至两人，昼夜轮换。又按十人一组，配一面小旗，一支火铳；百人一队，配一面大旗，一尊红衣大炮。起初，夜间两堞一灯，继而五堞一灯，后来八堞一灯。初用蜡烛，后来改用米饭伴和菜油，风吹不动，油亦不泼。

口，城垣依然犹如铜铸铁打。

不久，应元心生一计，派遣数百壮士，一律换上黑色短衣，身怀短刀、火药，冒着浓浓的夜色缒城而下，偷偷潜入清兵军营。一声呐喊，火药四处爆起烈焰，风高火猛；壮士们猛虎般扑进营帐，逢人便砍。清兵从睡梦中惊醒，东扑西撞，糊里糊涂自相残杀起来。壮士们这时却都撤进了附近的树林，远远瞧着这场热闹的好戏。直到东方发白，清兵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却已死伤累累。

战事激烈，城上箭矢渐渐短缺起来。月黑之夜，应元下令众人扎起稻草人来，外披兵服，肩头绑上一盏灯笼。数百稻草人分立埤间，义兵暗暗伏在埤下。一声号令，盏盏灯笼亮了起来，喊杀声顿时地动山摇。清将望见城上火光一片，“兵卒”遍列，以为义兵又要缒城砍营，立即命令向城上放箭，顿时万弓尽张，势如飞蝗。顷刻之间，个个稻草人都已犹如刺猬。及至清兵醒悟，才知道又上了大当。

奉豫亲王多铎之命，降将刘良佐前来江阴增援。当年镇守淮北，刘良佐与应元有些交契，他下令从东城射进箭书劝降，写道：“南北二直、川、陕、河南、山东等处俱已剃发，唯尔江阴一处敢抗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耶？……尔等速剃发投顺，保全身家。”江阴全城士民公议后回书，答道：“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乡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刘良佐并不死心，又独自策马跑到城下，当面劝降，说道：“弘光已走，江南无主，君早降，可保富贵。”应元节义凛然，高声答道：“我明朝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为国重镇，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来侵逼，何面目见吾邑忠义士民乎？”又大呼：“有降将军，无降典史！”话音未落，刘良佐

已灰溜溜掉头而去。

不久，有个魁伟勇武的清七王爷带兵攻城。他浑身重甲，手执长矛，身系双刀、双斧、弓箭，攀着云梯嗖嗖登城。城上义兵抬着一口空棺抵御，又抡起长矛拼命乱刺。然而长矛纷纷折断，硬是刀枪不入。情急之中，义兵集中矛头刺击脸面，又有一人用钩枪投上他的盔甲，这七王爷终于倾身跌入棺中。斩下首级，竟有十八斤重，高高悬挂城楼示众。这时，城下清兵纷纷屈膝跪求。城上掷下尸体、首级，清兵连忙缝合起来，挂孝三日，就在城下设坛，祭祀招魂。那日，六位身穿红箭衣的清将前来跪拜，城上突然发炮，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

身在南京的豫亲王多铎急红了眼睛。要知道，自渡江以来，即使名城大邑，不消四五日必然拿下。谁知在这小小江阴县城，却碰上了这样的劲敌。多铎急忙从各地调集大军、武器，一批又一批前往增援……

江阴举义后六日，即六月初七，浙江嘉兴起兵抗清。

嘉兴明代设府，下辖秀水、嘉善、平湖、海盐等七县。东邻松江，西毗湖州，北连吴江，南靠杭州，是杭嘉湖平原上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一个月前，贝勒博洛统兵赴杭，曾在嘉兴驻兵三日，兵不血刃，秋毫无犯，并声称不杀、不掠、不淫，归顺者不剃发、不易服。于是，城内百姓引睇相迎，争先恐后在大门贴上“顺民”两字。

不料闰六月初五，官府突然传令剃发，人们如雷轰顶。无数士民拥进镇守嘉兴的降将陈梧的府衙，纷纷请求：“安得将军一言，得从初令，存衣冠。”陈梧原是明朝的总兵，此时虽已降清，心中其实亦疑惑重重。他用激将法答道：“此上颁也，吾发亦不至存，能叛制？听之耳。”这意思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话音刚

落，当场有人高呼起来：“必去吾发，反，奈何？”陈梧乘势答道：“谁教汝不反！”全城士民于是闻风而起。

初七上午，鸣鼓为号，数千士民集聚都察院，宰牛酾酒，起兵守城。这时，复社志士屠象美从衣袖中取出伪造的诏书，诈称奉潞王监国的令旨举兵，以此号召百姓。众人推举屠象美主持守城，陈梧为大将军，并敦请乞休在家的弘光朝吏部尚书徐石麒主盟誓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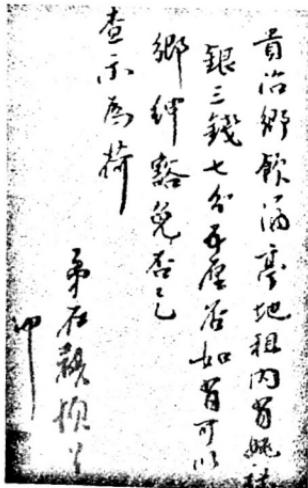


图 34 徐石麒手迹
(选自《中国历代名人手迹》)

说道：“所称老成，将如脂如韦，与物俱化者乎？抑如山如岳，贞固不移者乎？采薇之事，久定于心，矢以身殉，毋溷^③也。”他旗帜鲜明，断然拒绝与清廷合作。这一日，长须髯的石麒来到城内都察院大堂，与数千士民一起挥泪宣誓，誓死保卫府城。

嘉兴城内，共有二十四坊。每户出兵一人，每日兵饷，由本

徐石麒^①，字宝摩，号虞求，六十八岁，嘉兴秀水人。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在工部主事任上，因与魏忠贤不合而被削籍。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一直做到刑部尚书。后来，姜塈、熊开元因言事^②忤旨下狱，石麒仗义上疏为之辩护，触怒崇祯帝，被罢官归家，于是隐居乡里，披裘垂钓。著有《可经堂集》。弘光朝立，召为右都御史，后升吏部尚书，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称病乞休。南都失守，石麒避居乡野。贝勒博洛南下之际，曾经致书石麒，称“建国之始，爰藉老成”，就是需要借助德高望重的长者的意思。石麒

坊富户巨族供给。若有躲避不肯出兵的，立即抄没家产。数日间，义兵已达三万余人。他们葛衣露体，脚踩草鞋，没有长矛大刀的，干脆持木揭竿，有人甚至将寸铁缚上竹梢，权作兵器。只是缺少部将领队，又无军令约束，乌合喧闹，简直如同儿戏。

六天之后，笳角声声，贝勒博洛从杭州派出数百骑兵，抵达嘉兴陡门。屠象美、陈梧率领三千义兵迎战；朱大定，这位明天启年间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祚第六子率领水师继后救应。

嘉兴城外有三塔湾，清军与义军在这里各自摆开战阵。两军刚一接战，清军突然队形大变，其中一路清兵迅速绕到义军后面，前后猛烈夹击。义军腹背受敌，木棍、竹竿难敌长矛、箭矢，终于全线崩溃，败得落花流水。屠象美壮烈殉难，陈梧、朱大定带领残兵退入城内。

清兵蜂拥而至，嘉兴府城被团团围困，顿时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城。

嘉兴举义隔日，闰六月初九，嘉善起兵抗清。

嘉善属嘉兴府，位于府城之东。西北是分湖，与吴江分界；东面是松江，境内的章练塘水汇合华亭塘水，东注松江泖湖。

杭州归降，清监军刘履丁受命前来镇守嘉善，驻军北关外，诸营遍列，旌旗蔽空。嘉善义士钱棟、钱栴与孙璋、孙鉅，暗中联络有志之士，积极图谋在城外举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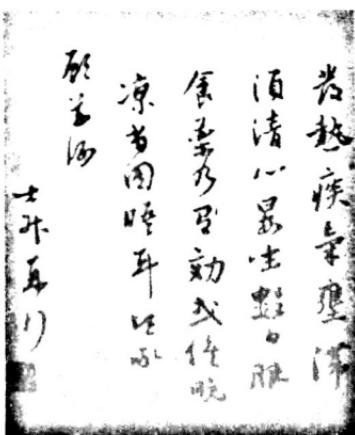


图 35 钱士升手迹
(选自《中国历代名人手迹》)

嘉善钱氏是越中望族，其始祖是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吴越虽亡，而钱氏后裔却繁衍流布，世代簪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钱士升状元及第，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人正直，多次营救忠良，深为东林人士所推崇，崇祯年间因病归里。甲申北变，士升削发为僧，在东门外大悲阁西侧构筑了放下庵，在庵内坐卧一室，精研易学，稀见人面。士升的胞弟士晋，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巡抚滇南，甚有政绩，后来死在任上。

钱棟，字仲馭，二十七岁，是士升的次子、孙璋的中表。年仅十九时，与松江夏允彝、陈子龙同登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吏部郎中，处理军政事务，勇于革除旧弊，阻止宦官干扰，名孚众望，南都誉为“健决郎”。后来升迁广东按察司佥事，并未赴任，辞官归家侍奉老父。钱棟个性伉爽豪迈，而言辞呐呐如不出口，至于处大事，决大疑，临大节，却是刚毅果断，颇具古人风仪。

钱梅，字彦林，四十八岁，是士晋的长子。生性豪迈倜傥，早年创立应社，后来成为复社健将。他的两个儿子钱熙、钱默，亦都是复社成员。明崇祯六年（1633年）中举之后，便随父前往滇南，一直被士晋倚仗为自己的臂膀。父亲亡故，钱梅返回嘉善故里，筑园开径，广交江南名士。家中蓄有声伎，又收藏金石、书画、古代酒器、军中帐幕等种种文物，可谓琳琅满目，知名之士蹑屩结辔而来。崇祯末年，时局动荡，于是摒去声伎，研习兵法，撰下《城守要略》一书。弘光朝立，因陈子龙举荐任兵部郎中，奉旨巡视江浙城防。南都失守之后，一直避迹乡野。

孙璋，明末以国子监监生授中书职。他的儿子孙钜，诸生，擅长诗文，研究兵法。

闰六月初九，钱棟、钱梅、孙璋、孙钜等在嘉善城外起兵。当

日攻占嘉善县城，杀了清知县吴佩，然后派兵驻守九里湾，拆断了西关外的界泾桥。次日，与驻扎北关外的清军一场激战，义军大获全胜，斩杀了清监军刘履丁。于是，嘉兴府所属平湖、海盐等县，亦纷纷起兵响应，斩杀清令，入据县城。

在此期间，钱棟毁家输饷，以万两银子资助义军。同时，敦请弘光朝都督金书洪祖烈一起主持嘉善城防。洪祖烈，字定远，吴江芦墟人，年轻时家贫苦读，后来做了典当的一名会计。据说，有看相的跟他说：“当以武起家，必致贵。”于是弃笔墨，学兵法。果然，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武进士，随即带兵征剿倭寇，屡建奇功。明崇祯初年，京城戒严，祖烈奉命驻守西直门。当时，宦官骄横不可一世，诸将无奈屈膝。祖烈以气节自励，上书弹劾宦官，揭发罪状，然后请求离去。士卒恋恋不舍，纷纷为之掉泪。祖烈被贬南京龙江水兵营游击将军，愤于时事，一直郁郁寡欢，但廉洁清正，绝不谄媚权贵，正直之士都乐于与他交往。弘光朝立，授都督金书，屡屡上书陈述兵事，却总是被束之高阁，加上与马士英不合，最后愤然辞职归里。洪祖烈来到嘉善，与钱棟一起招募了一支水师，战船出没在嘉善与芦墟之间，不时布阵邀战，锋芒精锐，常常令清兵胆颤心寒。



图 36 董其昌《九峰寒翠图》
(选自《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嘉善举义次日，闰六月初十，松江起兵抗清。

松江明代设府，下辖华亭、上海、青浦三县。西北与苏州接壤，西南与嘉善毗连，东南濒临东海。这里的三泖九峰是江南胜地，青山绿水，烟涛空翠。大书画家董其昌有《九峰寒翠图》，又有“九点芙蓉堕森茫”的生动描绘。

早在五月下旬，明松江知府姚序之弃官而去，华亭知县张大年举城降清。清参将洪恩炳任安抚使，受命前来松江招抚。这位安抚使，指望罗致地方上名望卓著的明朝遗臣，由他们出面收拾地方。于是，夏允彝、陈子龙自然成了主要目标。

夏允彝，字彝仲，号援公，五十岁，松江华亭人。神韵秀爽，虽弱不胜衣，而意虑深长，意气如云。早年，与同郡陈子龙、徐孚远等创立几社，与吴中复社相应和，名重海内。明崇祯十年（1637年）中进，任福建长乐知县。在任五年，体恤民间疾苦，革除种种弊俗，惩办地方豪猾；尤其善于决断疑案，闽中誉为“神明”。十六年（1643年），吏部推举天下贤能知县七人，允彝名列第一。即将升迁重用，恰逢母亲亡故，按照礼制回家服丧。次年甲申北变，允彝恸哭累日，募集义兵，准备从海上



图 37 夏允彝像
(选自《云间邦彦画像》)

赴京为朝廷效力；后来听说清军已经入京，无奈作罢。于是扁舟渡江，奔赴扬州，与督师史可法商议光复大计。弘光朝立，擢升吏部主事，因马、阮把持朝政，没有赴任，隐居到城外小昆山麓的曹溪，筑室聚族而居。

陈子龙，字卧子，三十八岁，亦是松江华亭人。才华横溢，诗

自讨苦吃？最后写道：“愚为今计，莫若以淮为界，存明之宗社而责其岁币焉，于名甚隆，于利可久，唯执事裁之。”允彝这番说法，大约是个缓兵之计，想以此欺骗一下贝勒博洛，但清军正势如破竹扫天下，如何能为这番空言所动？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



图 39 徐孚远像
(选自《国粹学报》)

这时，举人徐孚远等日夜劝说陈子龙率众举兵，说道：“我闻北兵且有变，大兵必归，江左举义者所在而有，公不先，居人后矣。且诸举义者固日夜望公。”子龙心动了，将夏允彝从曹溪请到城内，一起分析时局，商讨对策。允彝则说道：“是不可为也，而义不可已也。”意思说，举义前途并不乐观，但为坚守节义，他愿尽力而为。

于是，他们分头联络，密谋起兵。夏允彝则致书弘光朝吴淞总兵吴志葵，请他迅速率领舟师从海上奔赴松江。

吴志葵，字圣嘉，四十二岁，亦是松江华亭人，是允彝昔日的门生。志葵身材颀长，脸色白净，可谓美眉美目，但臂力过人，武艺超群，是位武举人。明崇祯年间，志葵赴京师会试落第，大约为了排遣胸中郁闷，跑到前门拜谒了关帝庙，便在大街上舞起青龙偃月刀，观者人山人海，由此名动京师。恰在这时，苏松巡抚张国维南下，便委任他为材官，后来擢升游击将军。弘光朝立，升迁吴淞总兵。南都失守，苏松明军望风降附，志葵独自扎营海上。安抚使洪恩炳派人送去书信，命令他解散军队，回来投顺。志葵勃然大怒，说道：“洪恩炳，犬鼠也，乃欲降我乎！”接获允彝来书，志葵便率领舟师从海上进入黄

浦江，一直抵达松江城下。

这时，安抚使洪恩炳已经离去，华亭知县张大年闻风而逃。吴志葵进城以后，尽取府县库藏，准备重新转移海上，建立抗清据点。但是，夏允彝、陈子龙却另有一番谋划，他们提出了取道泖湖、淀山湖，进取苏州，光复江南的宏伟大计。志葵的参将鲁之玙竭力支持这一计划，说道：“今有万人之众，幸有余粮，进足以观变，何乃退也？”经过反复商议，最后决定，由吴志葵率领舟师攻打苏州，夏允彝担任随军参赞，即日拔营启程。

闰六月初十，松江城头树起了抗清义旗。陈子龙等在城内摆设香案，香烟袅袅，上悬明太祖朱元璋像。黑压压大片人群恸哭跪拜，宣誓抗清。居家故里的明兵部右侍郎、两广总督沈犹龙被推为义军总督，徐孚远协助军务。中书舍人李待问等率领义军分守松江四门。陈子龙任监军，招募水师，号称“振武军”，在泖湖结营，与松江府城为犄角。

就在此日，上海亦起兵响应。

松江、上海举义次日，闰六月十一日，常熟起兵抗清。

常熟属苏州府，北临长江，境内福山与南通狼山隔江相峙，成为长江门户。县城西北有虞山，自西逶迤而东，状如卧牛，东端伸入县城，因有“十里青山半入城”之说。

南都失守，明常熟知县曹元芳弃印而去，安抚使周荃前往招



图 40 沈犹龙像
(选自《国粹学报》)

抚。不久，苏州府派遣陈某出任清首任常熟知县。闰六月初十传令剃发，限三日内剃毕。于是，全城群情鼎沸，议论哗然。

闰六月十一日上午，城内士民相约，集聚城隍庙议事，城外乡民亦闻风而至，共约一万余人。晌午，乡绅们亦都到了庙中，当众建议清知县陈某行文上官，仅给衙役兵丁剃发，士民概从其便。陈某勃然变色，断然回答：“剃发改装，新朝严令，谁敢违抗？”又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话音刚落，人们群情激愤，立即吵吵嚷嚷将陈某和乡绅们一起拥到都察院衙门。他们要对着明朝的龙牌宣誓，决不剃发。这时，有人领头高呼：“不愿剃头者下拜！”这话音层层向外传递，一直从大堂传到门外，万余士民纷纷伏地跪拜，顿时鸦雀无声。黑压压的人群中，惟独清知县陈某挺立着僵直的身子。俗话说：众怒难犯。顷刻，怒潮呼啸而起，人们争相喊叫着扑向陈某，当场将他活活打死。于是常熟宣告起兵，公推严栻主持守城。



图 41 严讷大学士坊(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常熟严氏亦是吴中望族。明嘉靖年间，严讷一直做到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又曾参与修撰《承天大志》、《永乐大典》。

第六章 吴江县城首次光复 太湖义师风云乍起

吴江沦陷不久，闰六月初旬，诸生吴鉴大闹清吴江县衙。

吴鉴，字子仪，须髯佳美，长身玉立，是吴易的族侄。外间传说明朝的都督黄蜚领兵到了无锡，在太湖中拥有战船千艘、士卒两万，屡败清军，这时准备收复江南。吴鉴听到消息，热血沸腾，立即独自一人空手闯进县衙，推倒公案，将清知县朱廷佐骂了个狗血喷头。朱廷佐大为恼怒，下令将他绳捆索绑，押解苏州。

清苏州知府大堂审讯，喝令吴鉴供出同党。吴鉴高声回答：“张睢阳^①、颜平原^②、岳武穆、文信国^③、方正学^④皆是也。”这几位名将名臣，历朝以来都被视作名节楷模。又问：“头目何人？”吴鉴答道：“鲁仲尼、邹孟子两夫子。”就是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一个小小诸生，竟敢在大堂之上如此口出狂言，知府火冒三丈，下令将他打入大狱。

在狱中，狱卒问道：“尔登堂大骂为谁？”吴鉴答道：“为太祖高皇帝骂，为成祖文皇帝骂，并为思宗以上列宗骂。且吾祖世受国大恩，吾为吾祖宗骂也。”这时，吴鉴已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

知府闻讯，命令狱中百般折磨，肆意凌辱。家人送去糕饼水果，被狱卒中途截没，送去的粥饭亦被拦在门外。同狱难友十分同情，想分点食物给他充饥，亦被狱卒恶声呵止。如此四日四夜，水浆不沾嘴唇。难友都怕他支撑不住，问道：“何不呼饿？”吴

鉴答道：“吾满腔忠义之气，夫奚饿！且史不云乎：人情莫不贪生畏死，念父母，顾妻子；至迫于义礼，则不然。”

吴鉴从狱中致书亲属，辞义慷慨，听说的人无不感动涕泣。他在最后写道：“昔人所谓见狱吏则头抢地，今始信之。然今日之蓬首垢面，胜于彼之簪笏衣冠；今日之缧绁囹圄，胜于彼之登堂佩印。是非荣辱，一时未辨。千百载下，必有能辨之者。更愿速为重处，蚤一刻则受一刻之赐。盖以一生维万古之纲常，以一死存天下之节义，使后世垂之青史。知无不从顺之中，尚有一不顺从之诸生，大骂不绝，烈烈而死。则鉴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吴鉴在狱中坐以待毙，狱外的苏城却正风云变幻。

闰六月初六，闻、齐、娄、葑的水门忽然关闭起来，仅开南城水门，收纳为清营战骑征收的马草。于是，城内便起了剃发的传闻，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疑惧重重。都督李延龄怀疑这传闻起于读书人中，就在次日召见士绅，当面温言相慰；同时张挂告示，称“决不以剃头一事，拂尔之意”。周荃接着又以安抚使名义遍贴告示，表示苏州决无剃头一事。这传闻，似乎纯属空穴来风。

谁知文告墨迹未干，苏城风云突变。闰六月初十，城外清兵全部奉命移驻城内。十一日，全城水陆城门一律关闭。清廷颁布的黄纸榜文，赫然出现在大街通衢，严厉宣称：“不论绅衿氓隶，俱令剃发，违者军法治之。”犹如五雷轰顶，全城士民脸色徒变，一片惊惶失措。

当日上午，吴江诸生吴鉴被五花大绑，押到胥门学士街斩首示众。显然，这是向全城士民发出的一个血的警告：违旨者，立斩！吴鉴意气扬扬，沿路痛骂不已，到了刑场拒不跪，立而斩首。接着，杀气腾腾的清兵手持刀斧，驱着剃头匠走街串巷，四出行动。拒不剃发的，当场斩首示众；剃了发而不按标准式样

的，则被押出游街。不到半日，苏州城内已倏然改观，大街通衢到处长辫垂垂。

许多人誓死不甘受辱，就在这时自缢、自焚、投水、绝粒而尽。



图 42 顾所受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贊》)

老诸生出入文庙者五十余年矣，时事至此，恐委礼器于草莽也，将往观焉。”就让孙子陪伴着出门。到了文庙，所受撰写了卷堂^⑤文，与孔子塑像辞别，边拜边泣。然后打发孙子回家，自己悬梁自缢，却被学役发现，救了下来；稍顷，乘人不备，在明伦堂前投泮池而死，尸体在水中直立不仆。闻知噩耗，全城千余士民前往吊唁。

徐汧依然避居在城外，闰六月十一日，听说城内剃发令下，

最早殉节的，是长洲诸生顾所受。所受字性之，长年讲学授徒，喜好交游，然而为人严肃庄重，以礼义自守，人称“东湖先生”。早在南京失守、郡县纷纷归降之际，这位长洲老儒就深深长叹：“今日人心如此，皆缘不学！”清安抚使入城，他赋下了绝命诗：“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胜悲。从容死向宫墙地，免使忠魂弃浊渠。”又在几案上写道：“非自同于匹夫匹妇之谅，实不忍为被发左衽之人。”这天夜里睡到床上，微有嗟叹之声。五月二十八日，所受言笑如常，跟儿子说道：“吾以



图 43 徐汧私印



图 45 文震亨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里。十七年(1644 年)即将还朝,却逢甲申北变。弘光朝立,召复原官,上疏引疾而归。震亨居住城内高师巷,宅名香草垞,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园林宅第。结构殊绝,题榜纷罗,诸如百窗楼、四婵娟室、绣侠堂、笼鹅阁、斜月廊、啸台、玉局斋等,乔柯奇石、荷池曲沼,以至纤筠弱草、盈峰盆卉,无不取以美名。南都失陷,震亨避居郊外阳城,听说城内剃发令下,毅然投河自尽,却被家人救起,后又绝粒六日,呕血而死。遗书有云:“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

长洲诸生殷献臣避居城外荻溪,城中家人前往看望,其中有被逼剃了发的,献臣一见号啕痛哭,绝粒三日而死。

城内玄妙观前有个卖面饼的,拒不剃发。他唱道:“发兮发兮,白者父之精而黑者母之血兮,吾无发兮其何以见父母兮。”当日,与妻子一同悬梁而尽。又有一位梨园名优周之兰,见剃发令急,跟妻子说道:“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子答道:“如是,则我亦死耳。”双双投井而死。

娄门汪家桥西有座凉亭,左右都是刘氏宅舍,诸如柳仙堂等。剃发令下,刘氏族人纷纷在此殉节,鲜血溅上亭柱,渍痕经久不灭。这个凉亭因而被称作尽节亭。附近染香庵中后来供奉殉节的刘公像,只是已经难以知道他的大名。北察院,就是现在的察院场,清雍正年间修筑照墙,掘土时发现累累白骨,相传都是当年草草埋葬在此的明末殉节士民。乡绅刘某将它们移葬到南面的空地,筑成土墩,大约就是现在北局小公园的位置。

吴鉴被害、苏城惊变的消息迅速传到吴江，东太湖银涛怒卷，苇风生悲。

白头军自六月初一树旗以来，已经历时四十余天。由于势孤力薄，难以四面出击或者救援，犹如一头被禁锢的怒气冲腾的困兽。一个多月之前，吴江县城眼睁睁落入清军手中。现在，剃发令在苏州下达，传至吴江已是指日之间，倘若再不设法扩充实力，奋起抗击，吴江势必即刻遭殃。再者，吴鉴的被害犹如火上浇油；而江阴、嘉兴、嘉善、松江、常熟等地相继起兵抗清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奋不止。吴易、孙兆奎当机立断，决意乘势光复吴江县城，以壮大这支抗清义师。

闰六月十一日当天深夜，月黑风高。吴易带领四名壮士，从东太湖潜行吴江县城。他在城外振臂一呼，便有三十名好汉夺门而出，锄头、铁鎗、扁担、木棍、鱼叉、门闩，随着他旋风似的卷进县城，直闯县衙，将睡眼惺忪的清知县朱廷佐从床上一把拎了出来。

次日上午，城内吴家墙门摆起供桌，白烛高烧，香烟缭绕，一片肃穆。吴氏族人要在这里血祭昨日在苏州殉难的吴鉴。人头济济中，绳捆索绑的朱廷佐被押到这里，吴易亲手将他交给吴鉴的父亲汝延。汝延手起刀落，当场斩下这个清知县的首级，摆上祭奠的供桌。于是，吴易当众宣布恢复明吴江县衙，敦请原吴江训导、宜兴人潘承祚代理吴江知县。接着，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号召城内外士民立即参加白头军，誓死与清兵血战到底。

当日投军的有三百人，第三日骤增至三千人。吴江城内顿时旌旗蔽空，军声浩荡；东太湖里更是兵船密布，桅樯林立。白头军骤然声威大震。

就在第三天，就是闰六月十三日，沈自炳、自驯兄弟在澄湖

起兵。澄湖，旧名陈湖，位于苏城东南，西南与吴江搭界。相传旧本陈州，后来沉陷为湖。当年湖水清浅时，其中街衢、井灶历历可辨，还有上马石、墓道、田亩界石，不胜枚举。澄湖左通吴淞江，右通淀山湖。起兵之后，自炳、自驷兄弟立即率领舟师，浩浩荡荡顺吴淞江来到吴江县城，与吴易、孙兆奎合军。

沈自炳、自驷兄弟，亦是吴江松陵人。

沈氏始祖，是周文王第十子聃季。秦国变法，避居江南。元末战乱，自浙江归安（今湖州）隐居吴江县城松陵。松陵沈氏第五世沈奎，以文鸣世，开一门文学之先，历传不衰。到了晚明，第八世的位、侃、俊、倬，第九世的璟、璇、珫、珣，珠联璧合。他们的才学，有人称誉要超过战国时期的“荀氏八龙”。

其中，
沈璟字伯英，自号词
隐生，世称
“词隐先生”。

生”。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光禄寺丞。晚年以病告归，寓居垂虹桥南小瀟湘，亦称八精舍。家居二十年，放情词曲，精研曲律，与同邑顾大典并蓄声伎，创作传奇剧本甚多，形成了中国戏曲史上以他为盟主的“吴江派”，与江西汤显祖“临川派”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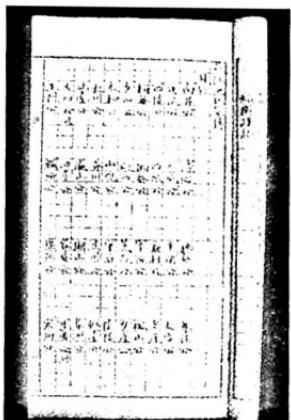


图 46 《吴江沈氏家传》
柳亚子抄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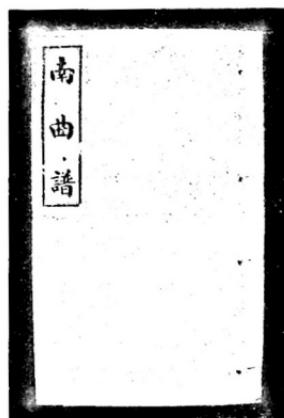


图 47 沈璟《南曲谱》书影

沈珫，字季玉，号懋所，是沈璟的堂弟。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等职，后以京察^①政绩第一，擢升山东按察司副使，负责兗东道政务。居官二十余年，布袍蔬食，两袖清风。辞官归里时，兗州士民攀车悲泣，罢市不舍，他换装易车，始得离去。归后隐居苏州吴山，潜心研究禅理。沈珫亦善诗文，与胞兄沈琦、胞弟沈珣合称“沈氏三凤”。

在沈氏家族内部，嫡传的戏曲家就有十五位之多，前后承传绵延数代。就以沈珫一门而言，他的第三子自徵，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图 48 《簪花髻》书影

沈自徵，字君庸，世称“渔阳先生”。所著杂剧《鞭歌妓》、《簪花髻》、《漏亭秋》，合称“渔阳三弄”，被后人推崇为“明以来北曲第一”。自徵居住京师近十年，为诸多大臣筹划兵事，皆中机宜，因而名声大振。明崇祯四年（1631年）南归，隐居吴江故里。自

徵预料天下即将大乱，而吴江襟带江浙，西滨太湖，正是用兵之地，就托名捕鱼之用，倾尽家财建造战船千艘，藏匿太湖，以备急用。战火未起，他却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驾鹤西去，没有待到那千艘战船在烽火四起中纵横驰骋的时日。

沈自炳是沈珫的第五子，字君晦，四十四岁。诸生。家在县城外梅里村，当地以多梅闻名，宅名东楼，临近太湖。自炳博学多才，擅长文词，操笔千言立就，在复社号为眉目。社中名士造访，每每热情相迎，常在梅下湖滨置酒赋诗，临望湖山。弘光朝立，以恩贡授中书舍人。

沈自聃是沈珫的第八子，字君牧，四十岁。诸生。面貌枯羸，而个性跌宕，沉静有识，料事多中，为人负气仗义，所交都是奇杰之士。明末，自县城析居同邑杨坟村，常常赈贷贫困，在附近乡民中声望卓著。

自炳、自聃兄弟都是复社成员。弘光朝立，他俩满怀报国之志，扁舟渡江，奔赴扬州，投奔督师史可法幕府。可法雄镇淮扬，声威素著，历来是复社士子景仰的偶像，可是一段时日以后，自聃认为他常常亲躬细务，为人亦过于温和，决非戡乱之才，就与自炳重新回归故里。

松陵沈氏与分湖叶氏世代联姻。叶绍袁的妻子沈宜修是沈珫的长女、沈璟的侄女，自徵、自炳、自聃都是绍袁的内弟。小鸾幼年，就是寄养在三舅父自徵家中；而相赠眉子砚的，则是五舅父自炳。后来，绍袁的第三子世僖，娶自炳长女宪英；绍袁的次女小纨，嫁沈璟嫡孙永禎；而永禎与小纨的女儿树荣，又嫁绍袁的侄孙舒颖。吴江这两家著名的书香门第，可谓亲上加亲。

自炳、自聃起兵澄湖，带着自徵留下的千艘战船，来到吴江与吴易、孙兆奎合军。而吴易又是绍袁的好友，这样，居住分湖的绍袁，也就成了为白头军飞书驰檄、料量军务的参佐之才。绍

袁在《年谱续纂》中作着这样的记述：

闰六月十三日，沈君晦起义师于陈湖，至邑，斩萧练兵以报汉石，邑丞以遁故，不及授首，入郡功垂成矣，又复失一机会，深可叹也。

文中“沈君晦”即自炳，“汉石”即顾咸建。不久又写道：

吴日生师起，执伪令朱廷佐诛之，即故丞也，与君晦之戮萧练兵，一时人心俱大快焉。

白头军光复吴江县城，远近声威大震。一时间，自镇江至余杭八百余里，义师蜂起，东西麾动。特别是太湖一带，吟啸四顾，舳舻雨集。

长洲诸生陆世钥与明朝的十将官，亦在澄湖起兵。陆世钥，字兆鱼，四十八岁，陈墓镇人，以富著称，早年就在贤士豪杰间颇有声望。苏州归顺之后，明十将官聚众千余人，屯扎澄湖。陆世钥担心他们为害乡里，亦屯聚千余人，立寨湖中，名为犄角，实为防止他们在四乡抢劫作乱。苏城剃发令下，沿湖乡民大为惊愕。恰在这时，官府征索马草倍于往昔，役吏乘船下乡，气势汹汹四出催逼。吴地寸土似金，遍植五谷，眼下又是红尘赤日，酷热难挡，哪里能割得那么多青草？乡民怨声载道，情绪激愤，纷纷思变。就在这时，十将官在湖中杀了催征马草的役吏，烧了官府的船只，敦请陆世钥一同揭竿举义。世钥立即响应，倾尽家中数十万两银子，全部捐作军饷；同时严禁部下劫掠一钱一缕，违者必杀毋赦。故而，澄湖陆世钥义军纪律严明，颇有实力。

明朝的都郎王期昇、吴景曾在太湖洞庭西山起兵，他们拥戴明宗室通城王朱盛澄，攻克了太湖另一边缘的浙江长兴，作为通城王驻跸之所。武进的吴福之、徐安远、任源遂与李总兵，宜兴的卢象观，丹阳的葛麟，也都在太湖西边起兵。这几支义军看似声势浩大，实际力量都不是很雄厚。吴江的白头军，成了他们赖

于声援的后盾。

碧波万顷的太湖，则出没着赤脚张三率领的渔民起义队伍。赤脚张三，浙江长兴人。据传，张三夫妇水性娴熟，武艺超群，使起连环火枪，人莫敢撄，挥舞双刀能履水如飞。横渡太湖不用舟楫，双刀一舞，但见一团耀眼的白光滚动在波峰浪谷。赤脚张三率领的渔民义军，船艘数百，以宜兴深山为根据地，牢牢控制着万顷太湖，常常高张黄盖，竖起五色彩旗，出没于滨湖三州（苏州、常州与湖州）的十余县邑。沿湖的野寺、道观，全都成了义军的活动据点，僧侣、道士暗中都是张三的党羽。这支义军神出鬼没抗击清兵，又劫富济贫，严惩地方恶霸。

在此期间，吴易收到来书，获知由夏允彝随军参赞的吴志葵舟师，已经逼近姑苏城下，相约各路义军联合攻打苏州。

白头军群情振奋。副帅孙兆奎与部将赵汝珪，立即率领一支舟师，起锚扬帆，向着苏州方向急驶而去。

注 释

- ① 张睢阳：即张巡。唐邓州南阳人。开元末举进士，官真源令。时杨国忠当政，有人劝张巡谒杨，以图显用，张巡坚拒。安禄山起兵，张巡与许远合兵守睢阳，拜御史中丞。坚守数月，因援绝粮尽，城陷被杀。
- ② 颜平原：即颜真卿。唐临沂人。开元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以忤杨国忠出为平原太守，料安禄山必反，豫为之备。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真卿与从兄杲卿共起兵，附近十七郡响应。乱平，入官京师，连遭谗贬黜。后为刑部尚书，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德宗建中三年，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陷汝州，受命前往劝谕，持节不屈，被害。
- ③ 文信国：即文天祥。宋江西吉水县人。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

第七章 谋大计收复江南 战姑苏功亏一篑

当时，江南的残余明军尚有数支，主要的有：都督黄蜚拥兵两万，驻扎太湖一带；吴淞总兵吴志葵拥兵万余，其中三千正进取苏州；下江监军道荆本彻和总兵张士仪，出没在沿海一带，实力亦颇为可观。至于清军方面，南京归降以后，就成了江南大本营，豫亲王多铎在那里坐镇指挥，另外派出三路兵马：贝勒博洛一军驻扎杭州，李延龄、土国宝一军镇守苏州，降将李成栋一军在沿海一带往来策应。清军有限的兵力，只能盘踞几个大城市作为据点，未能有效控制各个县邑，星罗棋布的广大乡村更是鞭长莫及，地位自然并不稳固。

针对清军部署，夏允彝和陈子龙、徐孚远等筹商战略。他们计划以吴志葵舟师为主力，要求这支军队登陆作战，联络吴江、澄湖等地义师夺取苏州。这样就将江南清军拦腰斩断，使杭州之敌不能北上，南京之敌难以南下。然后，由嘉兴徐石麒、嘉善钱栴、钱棟各率义军攻打杭州，解决浙西方面的清军；由即日起兵的嘉定侯峒曾会合荆本彻、张士仪舟师，扫荡驻防沿海一带的清军。待到这几方面军事得手，就以宜兴、句容、溧阳、溧水诸县义军围攻南京，直捣这个清军在江南的大本营。到了那时，清军势穷力促，一定渡江北窜。便邀约流散观望的沿海各部明军，预先乘船隐伏长江，乘清军溃败北渡之际，中流截击，杀它个片甲不留。

这一宏伟大计在松江一旦商定，便飞书驰檄，联络四方，相约各路兵马，待到苏州大捷，即日并举。江南士民看到了光复的曙光，各地立即纷纷响应。昆山顾炎武当即撰下五律《千里》，有云：“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诗中“震泽”即太湖，“三州”即沿湖的苏州、常州与湖州。江南各地，纷纷整装待命，准备赴汤蹈火，力挽狂澜。

吴志葵舟师进取苏州，是这一宏大计划的战斗讯号，亦是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关键。

姑苏城内，自闰六月十一日关闭城门强令剃发，可谓满城惨状，触目惊心。第二日，都督李延龄便召集全城绅衿，一一验看是否已经遵令剃发。城外的枫桥乡民聚众抗拒，立即派遣一两百骑兵前往征剿，最后纷纷瓦解，亦不得不挥泪就剃。这天午间，街头巷尾忽然流言四起，纷纷暗中传说，各路义师以白布裹头为号，将于次日早晨联合攻城。

果然，当夜三更时分，城外四围火光烛天，映红夜空；喊声震地，犹如炸雷滚滚。顷刻，这里那里，城内处处举火接应。整个姑苏古城，眼看就要在漫天火光、遍地呐喊中奋然崛起。

吴志葵三千舟师，已经兵临城下。孙兆奎、赵汝珪率领的吴江义军，陆世钥率领的澄湖义军，赤脚张三率领的渔民义军，亦已战风击浪先后赶到。

闰六月十三日拂晓时分，东方刚刚露出一线亮色，各路义军开始发起总攻。轰轰隆隆，六门外炮声突起，震耳欲聋，整个古城埋进了弥天火光、滚滚烟尘。不久，葑门、阊门和胥门被先后轰开，大批义兵冒着炮火烟尘斩关入城，民间柴斧、妇女裙幅，顿时成了干戈、旌旗，沿途飞扬。

葑门在城东，城门题“溪流清映”。这座城门不在吴王阖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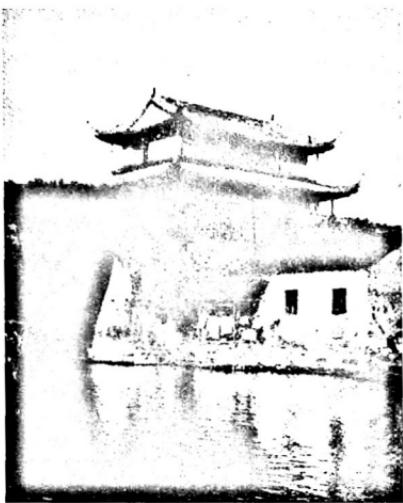


图 49 蕺门水城门
(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大明义旗，沿路大声呼号：“吴淞总兵吴志葵统率蒋、陈、朱、鲁诸将入城，精兵云集矣！”早在前数日，城中清兵往征澄湖，义兵被伤数十人，六七人被逮入狱。澄湖义军冲进城里，一面大造声势，一面直奔大狱。一片刀光剑影中，他们斩杀狱卒，打开牢笼，迅速解救了被囚的义兵和百姓。

阊门在城西，城门题“气通阊阖”。“阊阖”就是天门，阊阖当年雄心勃勃准备西破楚国，就立阊门以象天门，因而阊门又称破楚门。阊门城楼巍然高耸，楼阁飞檐凌跨运河。河上吊桥宽阔，桥面铺设石板，一派雄奇壮丽。阊门一带历来繁华热闹，商贾云集，店肆林立；夜间画舫相衔，丝竹阵阵。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誉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昨日深夜，驻守枫桥的两艘兵船在夜色中悠悠而来，船里坐

当年所筑的八座之内，据说是后来越兵攻打吴国时所开。门外临水，水塘甚多，遍栽葑草，俗名茭白，因而称作葑门。有诗云：“十里葑溪路，垂杨罨画桥”，“扁舟频过此，渔唱彻清宵。”这是个幽静冷落的地方。

碧波荡漾的澄湖就在葑门东南。陆世钥率领的澄湖义军，从葑门斩关而入。这支义军大都斩木揭竿，间有手持戈矛、身披甲胄的，一律白布裹头，额加红点。他们高扬起两三面



图 50 阖门水城门(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着一位清骁将八大王。八大王全然不知苏州即将发生民变，不知是前来婢妓畅饮还是另有公干。阊门外这时已经义兵群集，他们随机应变，诈称乡民，纷纷焚香跪拜，恭恭敬敬迎接起来。那八大王喜笑颜开，格外悠哉游哉。两艘兵船驶近民居稠密的新开河桥，义兵突然点燃火把，纵火烧船。船上清兵被困中流，顿时慌作一团。还未醒过神来，桥上推下一条接一条几百斤重的石栏，砰砰嘭嘭！八大王当场呜呼哀哉，数十清兵亦无一生还。因而，后世传说这一带有恶鬼，倘若谁家有人重病缠身，必得在这里给八大王烧化神马。

接着，义兵乘势纵火，烧断阊门吊桥。熊熊火势一路蔓延，自吊桥西去钩玉巷、南濠街直至新开河桥一带民居，在冲天火光中化作一片片败瓦颓垣。入城之后，这支义军高举火把，和陆世钥的澄湖义军会合，沿路纵火焚烧官署：都察院、北察院、监兑署、苏州府衙、吴县县衙、长洲县衙……

胥门亦在城西，位于阊门之南，又名姑胥门，城门题“姑胥拥翠”。传说当年，阖闾从这里登姑胥台以望太湖，因而取姑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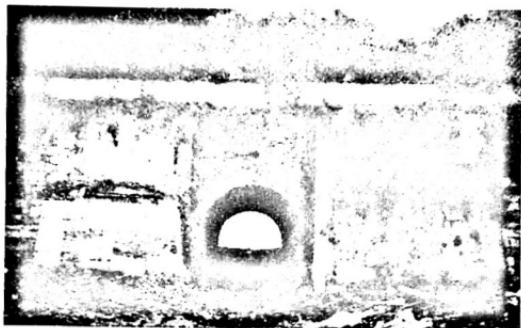


图 51 背门(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名。背门一带商业繁荣，仅次于阊门，因而有“金阊门、银背门”之说。城门口的运河上，原有一座紫石建造的五孔石拱桥，气势雄伟，精雕的石狮就多达一百余只。明嘉靖年间被官府拆毁，全部石料献给了当朝宰相严嵩，给他在北京建造相府花园去了。

此后二百多年间，运河上就靠渡船往来。直到清乾隆五年(1740年)，这里才造了万年桥。这自然是后话。

作为前锋，吴志葵部将、福山副总兵鲁之玙率领三百壮士从背门登陆，斩关而入，吴江义军紧随其后。鲁之玙，字瑟若，世袭苏州卫百户，官至浏河参将。弘光朝立，防御京口，擢升副总兵，驻师福山。南都失守，随吴志葵驻军海上。移师松江，之玙竭力促成了以吴志葵舟师为主力攻打苏州的这个宏大计划。此时，这员虎将身先士卒，突破背门，由道前街



图 52 · 鲁之玙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一路向东，风驰电掣长驱直入。

看见各路义军蜂拥入城，城内士民纷纷接应。城中富户大姓，多在道旁箪食壶浆，犒劳义兵；大街通衢堆垛巨石、木器，用来阻碍清兵马足；巷口垒起一条条街沿石，仅留小门，只能容一人俯首出入，以利巷战。

对于镇守苏州的李延龄、土国宝，这实在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当时城内仅有清兵两千，而汹涌而至的各路义军显然人多势众。特别是，清军米栈多在城外，已被义军全部盘踞，成了他们的军粮；而城内清兵反而失去了果腹之需，时间一长，显然难以为继。匆忙之中，土国宝出示文告，文告写道：“官兵到处，无坚不摧，懦弱孱民，力何能济？竹枪木棍，难支强弩利兵；经纪小兵，怎敌关辽健卒？哀哉小民，譬之驱群羊以入虎口，亡在须臾；倘能改图，犹之拔焚溺而登衽席，福从天降。”又写道：“流贼横行，天下望风抱影而逃。尔民虽雄，其能强于李自成乎？无如愚民之不从也。”

李延龄、土国宝决定隐蔽主力，诱敌深入，以便伺机反扑。他们将千余骑兵屯聚在城南文庙学宫内，学宫院落宏敞，绕以高墙，便于隐匿。

文庙附近是盘门，城门题“龙蟠水陆”。门上刻有九曲蟠龙，当年表示吴国定能征服越国，故初名蟠门。又因水陆萦回曲折，后改称盘门。盘门城楼规模宏大，双层楼阁，飞檐朱栏凌空而起，一派关城雄姿。盘门附近有普济禅院，吴赤乌四年吴王孙权所建。相传宋代元丰年间，圆照禅师在这里说法，堂上法鼓自鸣，池中白龟出听，庭下枯竹爆青，院中宝塔放光，故而堂名“四瑞”。院中宝塔七级八面，秀隽挺拔，据说每修缮一次，塔上就会放出神奇的五色霞光，故而取名“瑞光塔”。这时，李延龄、土国宝将一批精兵带进盘门的瓮城，他俩匆匆登上瑞光塔，登高瞭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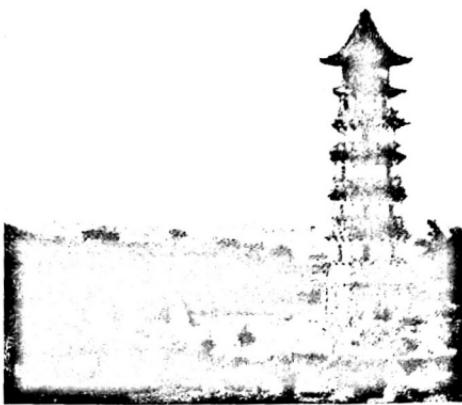


图 53 瑞光塔(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外来兵势。

他们很快发现了义军的破绽，一起谋划着说：“近因剃发之令，故外兵得以乘其衅，然敌虽众，非有谋士虓将、马骑健卒，不过乌合，乘时掳掠。击前则后不支，击右则左不应。今人众且嚣，是无纪律；穿城而进，有轻我心。当权敛戍卒，避其锐气，俟过日中，其气必怠，急选精骑蹂而躏之，破其前锋，余必溃散，不足虑也。”于是秣马蓐食，厉兵以待。

却说鲁之玙率领三百壮士长驱直入，从道前街东奔卧龙街，然后从饮马桥沿卧龙街南下，一口气跑了四五里路，沿途空空荡荡，竟然不见一个清兵踪影。这是怎么回事？之玙心生疑惑。而兵卒不知底细，有的竟丢下武器，忙着持运起财物来了。突然，盘门内冲出百余清骑，烟尘四起。清兵扬着旗帜，环城而转，一路扬言南京援兵即刻就到。

之玙心知有诈，正想挥军后撤，不料大队清骑从文庙学宫急驰而出，断了后路。烟尘滚滚中，两路清骑前后夹击，箭矢如雨。

之玙率领壮士仓猝突围，奋勇拼杀，然而一无战骑，二无火器，终于力战不支，节节溃退。清军乘胜朝北追击，一路斩杀，留下尸横遍地的一条殷红的血路。

在葑门阳山庙侧，鲁之玙中箭坠水而亡，三百壮士无一生还。吴江义兵与澄湖义兵亦伤亡惨重。

城内兵败，城外义兵争相退却，纷纷掉头上船，沸声如雷。四出截杀的清军，乘机紧紧关闭各座城门，严加防守。

这时，吴志葵舟师移泊在城东南的黄天荡。在中军帐中，初闻鲁之玙斩关入城，长驱直入，夏允彝就催促吴志葵发兵增援。然而志葵徘徊观望，迟疑不决。正相持间，忽报鲁之玙全军覆没，两人大惊失色。允彝让志葵立即再派重兵组织第二次进攻，挽回这暂时的败局，无奈志葵却已毫无信心。志葵年青时原是个纨绔子弟，不习兵马，后来以南方人任南方将，从未见过大敌，从戎十余年，对于军事其实不甚熟悉，又短于谋略。这时，他一心只想保存实力，便托言将士已无斗志，准备指挥登陆兵卒全部退回战船。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哪能容得半点退缩，允彝力争再次进攻无效，他请求不要立即退兵，说道：“鲁将军战歿，而苏之城守者，不能出兵蹑其后，乃使余众得归，是无能为也。将军姑少待之。”接着，他痛哭流涕，东奔西走，遍拜诸营将士，恳请稍留勿退。

这样，吴志葵舟师得以继续屯兵姑苏城下，后来重新组织了几次进攻，然而军心已经涣散，终于未能打开城池。

姑苏城内，土国宝决意血洗全城，以示威慑。李延龄领兵赴援，却是另一番想法。他知道，城区西北民居稠密，而东南稀疏，便提议与土国宝两人抓阄，而两阄写的其实都是“东南”。

土国宝抓得的自然是“东南”。他带兵由盘门沿卧龙街一直北上，沿路如狼似虎，大肆搜索杀戮。饮马桥畔有尊关帝菩萨，

危急之中，百姓七手八脚将它抬到桥上。土国宝屠城至此，忽见关帝提刀跨马挺立桥头。清兵大为惊骇，纷纷连人带马伏地跪拜，一场杀戮这才戛然而止。因而，后世饮马桥畔香烛不绝，据说就是为的感激关帝保佑一方百姓的千古恩德。至于民居稠密的西北城区，李延龄封刀不举，未杀一人。为此，百姓后来在虎丘山塘的普济桥西建了李延龄祠，门外树立牌坊，题曰：“德昭宇宙”。

这时，城外闻风而至的义兵约有十万余人，客贾僧道亦都纷纷前来助战。然而城内清兵凭藉坚固的城郭，严防死守。同时，官府继续勒逼百姓剃发，剃了发的就被驱赶上城，与清兵一起在城头防守。这样，守军的声势也就浩大起来。

城内城外，义兵与清兵两军对垒，这里那里，不时爆发激战。然而，城外没有剃发的一旦冲进城去，一眼就被认出是义兵；城内剃了发的则不敢出城，怕被当作清军奸细而一刀了事。苏城内外就这样相持了一月有余。每天夜间，从城郊遥望府城内外，熊熊火光连亘二十余里。

阊门的南北两扇童子门，已在十三日凌晨被义军烧毁。清兵垒石堵塞，派了民夫防守。十四日早晨，义兵两三千人又蜂拥突入，手执大明义旗，从吴趋坊南下饮马桥。清兵数骑奔突而出，奋力截杀；义兵四面逃散，不到中午相继退出阊门。晚间，官府又张贴告示，写道：“察知此举，系杨监军（指杨文骢）余孽勾连海寇为祟。大兵到日追剿，城中良民不必惊恐。但烦协力守城，缉拿奸细耳。”

十六日晚上，正逢月蚀九分，天无纤云，色暗如漆。这样的时刻，对于双方无疑都是引兵突袭的最佳时机。当夜，阊、胥、盘、葑、齐五门都有战事。

潭东人李伯含率众攻打盘门，寓居阊门的太仓海宁寺僧智



图 54 盘门
(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介、洞庭山僧隆树，亦率领僧人前来助战。有个和尚头顶陶缸冲锋陷阵，往来厮杀，竟一口气斩了数十清兵。最后，义兵力战不支，李伯合力竭投水而死，许多义兵战死在盘门城下。智介与隆树，则都在激烈巷战中倒下了披着袈裟的身影。

吴县人朱旦与洞庭西山人徐云龙率众攻打胥门。朱旦的祖父朱鹭，世称“白民先生”，著有《建文书法拟》，极意表彰明建文帝时忠义诸臣，隐居西华山。听说吴志葵舟师战败，朱旦奋然说道：“昔我祖作书忠建文帝，今我举义忠先帝，死犹生也。”他拜母诀别，西走太湖劝说黄蜚出兵苏州，不应；又致书催促吴志葵，亦不应。于是，朱旦与徐云龙集义举兵，舟师兵临胥门。顷刻，胥门城楼被义兵举火焚烧，漆黑的夜空火光冲腾。清军骑卒冲突而出，双方激战数个回合。最后，徐云龙断甲而走，他的弟弟君达、洞庭山僧景嗤巷战而死，朱旦亦在激战中殉难。

在阊门，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水城门下闸坚闭。城外义兵

出没窥伺，深为城中拒守而恼怒，纷纷交口辱骂。这天晚上，义兵用船载送干柴，堆上木棚，准备点火焚烧水门。城上有防守的山西客商三四十人，个个持弓善射，一面发箭射击，一面缒人下城，杀伤数人。无奈，义兵只得悻悻退却。



图 55 齐门水城门(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齐门、枫桥等处都有清军米栈，贮存富足，这时都落入义军之手。这天晚上，乘着月蚀，李延龄亲自引兵潜出齐门，从蠡口绕出望亭，夺获义兵粮船多艘，又纵掠浒墅，直至枫桥。同时，另有数百清兵冲出葑门征剿，直至黄石桥。吴志葵舟师的登陆兵卒，纷纷溃退上船。吴江义兵与澄湖义兵失去主力，只得陆续撤退。

豫亲王多铎从南京派来增援的数千清兵，于十八日抵达阊门。这时，在那繁华喧闹之地，满眼都是断墙焦柱，败瓦碎砖，一派令人触目的萧然光景。运河上，横着几根旗杆木，上面铺设一扇扇门板，代替被烧毁的阊门吊桥，踏在上面摇摇欲坠。南京援兵一到，立即四出追蹑搜索，又纵火南北两濠，大肆劫掠。义兵倏聚倏散，神出鬼没，自然难于斩获。被杀害的，大多是留恋家

宅不肯逃走的百姓，或是顾惜货物没有离去的商贾。身被屠，物被掠，屋被焚，一片凄惨景象。南濠姚家弄有座佑圣观，古称大王庙，传说兵火四起时，梁上草龙显灵，枯柴放青，招致一场阵雨，熊熊大火方得止熄。

此后，清兵连日押着民夫出阊门，出齐门，前往城外米栈，将粮食抢运进城。赤日炎炎，城下拥挤喧嚣，兵丁鞭笞交下。

这年九月，土国宝已经擢升驻镇苏州的江宁巡抚。他在上呈清廷的揭帖^①中写道：

窃职随贝勒南渡，克服苏松四郡，职与李侍郎于本年六月初旬同驻姑苏招抚。先是贼臣杨文骢杀官盗库，吴下士民惶懼逃徙者过半。职等宣谕皇上救民水火德意，多方开导，竭精力之所至，寝食不遑，昼夜拮据^②，渐见平复。不意闰六月十三日，忽有湖寇揭竿之变，贼众围城烧劫，势甚汹涌，而城外各栈所贮米石，尽为贼踞。职等驻守城内，是贼且有糇粮^③之资，我兵反无鼓腹之需。职于是与李侍郎定议，必先截其粮以丧其胆，庶几壮我敌忾。遂发兵奋剿，贼始望风远去……

江南义士苦心孤诣的这场苏州之役，终至功亏一篑。一着失误，全盘皆空，收复江南的宏伟大计就此付诸流水，江南义师从此陷入了各自为战的艰辛局面。

注 释

① 揭帖：古时公文书的一种。

② 拮据：本指鸟之筑巢，口足劳苦。后以喻艰难困顿，或境况窘迫。

③ 鸷粮：干粮。

第八章 姑苏之役战火延烧 昆山嘉定据城固守

苏州府城，东去七十里是昆山，一百零五里是太仓，一百四十里是嘉定。昆山、太仓、嘉定几乎就在一条直线上，再往东去就是吴淞了。姑苏之役，战火延烧，太仓、昆山、嘉定相继起兵抗清，砰砰嘭嘭！就像燃响了一路爆竹。

太仓属苏州府，古代滨海临江，相传春秋时吴王建仓于此。元代创立海运，西洋、琉球、日本等海外船舶，载着珍奇货物，在此贸易，俗称“六国码头”。直至明弘治十年（1497年），割昆山、常熟、嘉定数乡，设置太仓州。

闰六月十三日，就在各路义师联合攻打苏州当天，清首任太仓知州徐树蕃以召集全城缙绅议事为名，突然宣布剃发，而且当场勒令就剃。跨出官署大门，缙绅们一个个都已脑门光秃，长辫垂垂，惟有掩着脸面涕泪直流的份了。午后，全城城门紧闭，风扫落叶一般，城内士民在半日之内全部剃尽。到了十四日，姑苏之役风传而至，诸生王淳、王湛兄弟起兵双凤镇。

古镇双凤位于太仓州西部，相传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有僧人夜坐论道，远远望见这里弥漫五色云气，禅光相涌而出。乡人掘下地去，发现两只石匣。打开石匣，豁刺！一双美丽的彩凤腾空飞向云端，片刻，又下到树梢。这时万众聚观，齐声诵起“阿弥陀佛”。于是，就在掘地之处建起一座寺院，晋成帝闻讯，特赐

“双凤”匾额。王氏为太仓巨族，是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的后裔。听说剃发令下，王湛情绪激昂，跟胞兄王淳说道：“吾誓与此发为存亡！”兄弟俩召集里人，慷慨陈说忠孝大义，声泪俱下。众人问道：“君欲何为？”王湛答道：“新守强劫民耳，吾以众往，当无不摧陷者。”话音刚落，众人纷纷挥泪响应。于是，王淳、王湛横刀前驱，率领数百乡民进攻太仓北门。



图 56 王淳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图 57 王湛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城上守卒望见木棍竹竿林立，冷笑着问：“此乌合耳，何能为？”随即轰轰隆隆举炮轰击。王湛立即指挥乡兵伏倒地上，数百人中竟无一人受伤。城上大为惊讶，这才如梦初醒，说道：“此知兵者。”

顷刻，官府传令全城禁火，以防内应。一连三日，烟囱不冒炊烟，城内人声寂然，活像一座无声无息的空城。城外，赤日红尘，暑气蒸腾，乡兵日晒夜露，饥疲交加。如此拖宕时日，还不如

立即决一死战！他们头顶门扉来到城下，交口辱骂，想以此激怒清兵。然而，城内依然悄无声息。又过一日，从早晨一直挨到午后，烈日当空，酷热难耐。乡兵情绪渐渐松懈下来，有人解衣挥汗，有人昏昏欲睡，有人甚至单衣荷戈一直闲步到城濠边上。突然间，城门轰然大开，十二匹清骑扬起马蹄奔拥而出。人嘶马叫声中，乡兵仓猝应战，奋力厮杀。然而，连日饥疲的乡兵怎敌养精蓄锐的清骑？竹竿木棍怎敌箭矢剑戟？数百乡兵纷纷溃退。激战中，王湛举刀砍向一匹清骑，刀锋不及；清骑转身砍来，王湛跌倒在地，被马足践踏而死。王淳力战伤重，最后投水而死。

太仓起兵，昙花一现。这座城池，自此成了清军在江南的一个桥头堡。

太仓举义次日，闰六月十五日，昆山起兵抗清。

昆山亦属苏州府，位于苏州与太仓之间。春秋时吴王曾在此豢鹿狩猎，故名“鹿城”。县城西北有马鞍山，因形似马鞍而得名。山中盛产奇石，玲珑剔透，晶莹如玉，故而又称“玉峰”。全山四周环水，峰峦起伏嵌空，山上寺观、古迹累累，素有“真山如假山”的美誉。

明昆山知县杨永言，云南昆明人，善于骑射，治事严明，在当地甚有声望。六月初旬，清军抵达苏州，永言弃印潜逃下乡，藏匿到了参将陈宏勋的家里。县丞阎茂才则派人前往苏州，纳款迎降。不数日，安抚使周荃来到昆山，就委任阎茂才为清首任昆山知县。闰六月十三日，也就是各路义师联合攻打苏州当天，阎茂才匆忙出示剃发令，限全城五日内剃毕，迟则斩首。于是举城骚动，士民相约纷纷集聚到关岳庙前，人人手持木棍，密密层层排列一起，庄严宣誓：“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发人！”午间，听说澄湖义兵已经打进苏州烧了官署，众人便将阎茂才押到城外，乱刀

剁死。

当日，昆山诸生顾炎武、归庄和杨永言，都奔赴参与了姑苏之役。顾炎武，本名绛，三十三岁，因敬佩南宋抗金名臣文天祥的学生王炎武，此年改名炎武。据说炎武面貌怪丑，两颗眼珠白中外黑。归庄，字玄恭，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的曾孙，与炎武同岁，负才使气，世人视为狂生。炎武、归庄齐名，都是复社成员，两人个性刚直，守志绝俗，世人有“归奇顾怪”之说。闰六月十三日后，炎武、归庄匆匆返回昆山，一起参与昆山起兵。

闰六月十五日，众人摆设香案，上列明太祖朱元璋神位，俯伏痛哭，宣誓起兵。原狼山副总兵王佐才，被众人推为主帅。王佐才，字南阳，自少研习兵法，臂力过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中武进士，历官辽东燕豫，一直做到狼山副总兵。后因病卸职家居，这时已经六十多岁，须发皆白。俗话说：廉颇虽老，雄风犹存。佐才毅然挺身而出，戎服登陴，带领义兵守城。

这时，传闻有个太仓人浦六，勾结清军，潜伏在昆山城内。浦六暗中收买乞丐，并中投毒，在民房窗户放置炸药，又在深夜举火，准备接应清兵。时值大暑，百姓渴不能饮，人心惶惶。一天打雷，击死两名乞丐，身上果然都带着毒药和炸药。于是，义兵全城搜索，浦六却已逃之夭夭，就杀了曾经窝藏浦六的一名奸细。原昆山知县杨永言闻讯，立即



图58 王佐才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与参将陈宏勋一起，率领壮士百人，入城相助。永言任监纪，治理县事；宏勋被推为右帅，协助佐才，移檄远近，严阵以待。

昆山举义后四日，闰六月十九日，嘉定起兵抗清。

嘉定亦属苏州府，位于太仓与吴淞之间。县东十五里是海，自川沙口南抵吴淞至黄家湾，环县境八十余里。这是濒海之墟，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堪称海舶往来要冲。

明嘉定知县钱默，浙江嘉善人，复社成员，就是在嘉善起兵的钱栴的次子，年仅十七，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赴任不到一年，南都失守，钱默弃官归里。嘉定归顺，清首任知县张维熙赴任。闰六月初八，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率兵船一百多艘，载步骑二千，从嘉定过境，准备东去吴淞。李成栋原为明镇将高杰部下，任徐州总兵，清军南下，率众不战而降，随同清军征剿江南。这天到了嘉定，因大旱水涸，兵船难以前行，副将梁得胜带了三百清兵暂时驻泊东门外，李成栋则于次日黎明率领步骑从陆路先往吴淞。

闰六月十二日，嘉定剃发令下。县城四周，石冈、南翔、娄塘、罗店、外冈各乡义兵顿时蜂起。他们相约十五日潜入县城，诛杀清令；待到四境云集，然后内外夹攻，聚歼驻泊东门外的百余清军兵船。谁知十四日早晨，各路义师联合攻打苏州的消息风传而至，而且，误传已经杀获清军过半。四乡义兵群情激昂，决定乘势提前行动。

当夜，月色清朗，稀星闪烁。县城东门外，各乡义兵与梁得胜部接战，矢炮相当，战斗激烈。梁得胜见情势危急，率领兵卒跳上岸去，登上高岗，三五作队摆开阵势，居高临下持弓射击，乡兵一时难以对付，纷纷应箭而倒。这时，王家宅乡兵首领许龙，冒着如雨箭矢，率先带领乡兵呼叫着向前冲锋，奋力击杀。三更

时分，另一支乡兵拔了沿岸芦苇，渍了菜油燃起火来，纷纷掷向梁得胜营百余兵船。顷刻，烟焰蔽天，通红数十里地。李成栋从扬州、南京、镇江等地一路劫掠的精金美玉名剑宝刀，就此付之一炬。这时，忽然有个令人惊艳的少女从船窗探出头来，尖声呼喊：“我翰林公女，家在扬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怜救我！”乡兵连忙在岸上呼喊：“速跃入水，水浅尚可活！”少女大哭：“我足有铁链镣锁，奈何！”语音未毕，熊熊烈焰已吞噬了她的身影。

东门外的这场激战，清军百余兵船烧得一干二净，各乡义兵斩杀清兵八十四人，许龙中箭殉难。梁得胜带着残兵败卒从陆路溃逃吴淞。李成栋闻报，如雷轰顶，整夜绕床而走，不敢入睡。

嘉定士民首战告捷，欢欣鼓舞。然而，四乡义兵缺乏统一指挥，旋聚旋散，又难免人心惶惶。于是，侯峒曾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黄淳耀带着他的胞弟渊耀先后入城。

嘉定侯氏是吴中名门，诗宦世家。峒曾、岷曾、岐曾三兄弟都颇有文名，世人誉为“江南三凤”。其中，岷曾英年早逝。峒曾有三个儿子：玄演、玄洁、玄灝；岐曾亦有三个儿子：玄汎、玄洵、玄泓，世人誉为“江左六龙”。

侯峒曾，字豫瞻，号广成，五十五岁。秀目紫眉，声若清磬，为人清刚绝俗。明天启五年（1625年），与吴江叶绍袁同登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与徐石麒、陈洪谧并称“南都三清”。崇祯初年，起用吏部主事，出为江西提学参议、监司。当朝礼部尚书举荐天下贤能监



图 59 侯峒曾像
(选自《清史通鉴》图文版)

司五人，峒曾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官至顺天府丞，因侍奉年迈双亲，而未赴任。甲申北变，督师史可法在扬州飞檄助义，峒曾痛泣登舟，奔赴国难，却在途中遭强盗抢劫，掉落水中，几乎溺死，归来卧病江村紫隄。弘光朝立，召为左通政使，因病没有赴任。他叹息道：“覆巢之下尚为处堂，难矣哉！”南都失守，峒曾就与黄淳耀密谋起兵。苏州剃发令下，友人征询他的意见，峒曾毅然答道：“闻徐太史汎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这是说，他并不赞成像长洲徐汎那样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而主张举兵抗清，奋力一搏。



图 60 黄淳耀像
(选自《清史通鉴》图文版)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四十一岁，复社成员。自幼好学，性格冲和湛静，喜怒不形于色。至于说到古今忠孝名节，则能直抒己见，侃侃而谈。平时写作《自监录》、《知过录》，后来改为《目录》，凡是言语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记，这是一种严格的自我考验。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与吴江吴易同登进士，眼见周围为捞个一官半职，争相奔竞钻营，内心十分鄙视，才与吴易一样，没有参加谒选，拂袖而归。回到家中，萧然一室，潜心精研经籍，砥节励行。

闰六月十九日，侯峒曾、黄淳耀在嘉定县城率众起兵，驱逐了清县令张维熙，在城中划地防守：东门，峒曾为主，玄演、玄洁协助；西门，淳耀为主，渊耀协助；南门，举人张锡眉为主，原秀水县儒学教谕龚用圆协助；北门，国子生朱长祚为

主，原任金事唐咨禹协助。同时订立了挨门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又出银若干；中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下户只出一丁，衣粮自备，每丁每日给钱六十文。

嘉定城头，高高扯起了一面白色大旗，上书“嘉定恢剿义师”。

这时，镇守吴淞的李成栋部成了孤军。前面是茫茫大海，海中有游弋的明朝残军；后面是刚刚起兵的嘉定，城内外义兵云集。长此下去，岂非将被瓮中捉鳖？李成栋急于前往太仓这个清军的桥头堡告急求救，而要西去太仓，必得经过嘉定县境。成栋先后选派两支精骑，想要夺路而过，都被人多势众的嘉定乡兵打得落花流水，半途截回。后来，成栋派遣他的胞弟李成林，率领数十精骑，准备再次前往。临行，他流着眼泪与胞弟诀别，说道：“我军生死，在此一举。汝不胜，勿复见我矣！”

李成林一行经过嘉定北门外，四乡义兵忽然蜂拥大集，黑压压一片，数十清骑被渐渐逼进附近的仓桥街。于是，乡兵前后两路夹攻，举火焚烧；清骑窘迫困厄，冒死突围，先后被斩杀五骑。其余的即将登上仓桥时，诸生朱元亮搬出数十篓新炭，炽火桥上，又用酒醋泼洒，桥石顿毁。这时，北门城头火炮连发，轰轰隆隆，炸死三人一马，连同桥面一起击断。其中一人倒毙道旁，头顶红伞，腰佩宝刀，这就是清将李成林了。随从骑卒慌忙下马，割下他的首级，挂在鞍后，策马逃回吴淞。李成栋见到首级，涕泪满襟，日夜与诸将相对涕泣。

但是，侯峒曾、黄淳耀主持守城以后，整个形势并未根本好转。四乡义兵依然乘兴一聚，战毕即散，无影无踪。县城孤孤荡荡，四野无声，仅存那面白大旗在寂寞中迎风飘飘。于是，峒曾、淳耀接连派人与吴志葵联络，恳请他派兵星驰赴援。

吴志葵舟师这时已从苏州撤回松江，与从太湖撤退而来的

明都督黄蜚水军一起扎寨泖湖。志葵答应，即日派遣游击将军蔡乔，率领三百兵卒前来援助。峒曾、淳耀闻报后定计，用白牌大书：“游击将军蔡，率领精兵十万、乡兵三十万，刻日会剿。”然后派人骑上快马，将白牌一直送到吴淞境上，想以这样虚张的声势，震慑李成栋部；同时触动溃散的吴淞老营明军将士，奋起内应。只是，李成栋已经得到谍报，探清了虚实，他正与诸将从容定计。

第二日，蔡乔率领三百援兵，乘坐战船抵达嘉定南郊。这位游击将军确实是员勇武的健将，手使铁锏，重达二十五斤。但是率领的兵卒却大多病弱不振，看样子大半不是正规明军。当日，这支部队泊舟南门外，次日五更时分，传令移赴东门外扎营。

不料，李成栋派遣的诸将星夜疾走，这时已在东门外严阵以待。蔡兵猝然遇敌，一时不知所措，争相投水奔逃；清兵骑在马上，手执长矛用力贯刺，像刺鱼鳌。蔡乔闻变惊起，连忙披上一件短衣，手持铁锏跃身登岸，风风火火冲进战阵。他勇猛善战，一连击杀数十清兵；接着夺得一匹战马，跳上马去孤身奋战。后来，蔡乔被清骑团团围困，里三层外三层的。东关乡兵徐福见此情状，立即跃马深入，奋身相救。蔡乔与徐福竭力突围，想去搭救陷入敌阵的残余兵卒。最后却是寡不敌众，蔡乔浑身中箭，滚落地下，犹如一头刺猬，徐福亦壮烈阵亡。峒曾、淳耀登城瞭望，发现蔡军一败涂地，又难以出城救援，惟有连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灵，相向恸哭。清兵十余战骑乘胜进攻东门，城上火炮连发，连伤两骑，这才引兵退去。返回吴淞路上，清兵沿途大抓乡民充当兵丁，吴淞兵势由此重振。

三日后，李成栋亲自率领大队清骑前往太仓，绕过嘉定东门，到了北面的娄塘，当日下午在砖桥一带扎下兵营。娄塘乡兵预先在镇东用木料搭起高台，瞭望侦察；又派弓箭手二十余名，

登上宣家坟，蜂拥而出的乡兵，摩拳擦掌四面环聚。双方接战，成栋指挥清骑分作左右两翼，又亲自率领中间一路，摇旗呐喊冲杀前进。乡兵奋力作战，拼命厮杀，终因步兵不敌骑兵，不是战死就是受伤，最后纷纷溃退。日暮时分，成栋下令收兵。于是，清骑冲进村落，淫杀无度，彻夜纵酒不辍。然而，四乡却误传清军被娄塘乡兵截杀，所剩寥寥。次日清晨，四乡义兵争相裹粮砺兵而来。峒曾、淳耀亲自登城，慷慨勉励，声泪俱下；同时下令，给予参战乡兵每人白布二疋，每日发给饷银二钱，斩获一颗清兵首级则赏银十两。

这一天，嘉定乡兵十余万人与清军会战砖桥一带。李成栋重铠压阵，每回发兵挑战，都不过十余清骑，兵分左右两翼，散散落落。乡兵不识战阵，称之为“蟹螯阵”，远远望见清骑出战，便推推搡搡一窝蜂向前拥去，木棍竹竿相摩，轧轧作响，喧闹声犹如成群嗡嗡的聚蚊。这般漫无战术，黄淳耀知道事情不妙，立即派遣诸生徐文蔚，率领西门镇乡兵疾驰赴援。李成栋见此情景，下令后队一支清骑驰西迎战，徐文蔚力战良久，苦于缺少后援，最后倒身血泊，西门镇乡兵于是纷纷溃退。这时，前队清骑乘胜直前，飘忽震荡，犹如阵阵风雨骤至。乡兵晕头转向，山崩一般掉头后退，于是互相践踏而死，抉眼流肠，不计其数。前面是条宽阔的大河，活生生断了退路，残余的乡兵纷纷投戈赴水。时值溽暑，数度暴雨之后，河水暴涨，尸骸乱下，简直一望无际。这时，成栋占据了乡兵搭起的高台，站在上面，指挥清兵进入娄塘大肆杀掠，抢劫了无数妇女、大量金帛，然后浩浩荡荡东去太仓。

起初，城中误传乡兵大捷，家家户户煮酒烧饭，准备迎接犒劳。不久闻报大败，连老老少少都慌忙上城防守。当日，李成栋从东门外派人送来招降榜文，写道：“大势已去，诸公宜为十万生灵计”，“开门降，誓不杀一人”。淳耀当场勃然大怒，推案恸哭；

峒曾亦悲不自胜，取过榜文哗哗撕个粉碎。

看来，最后的决战已经迫在眉睫。峒曾、淳耀下令，立即焚烧沿城一带民居，以免激战时成为清军屏障；又督促民夫顶着毒毒的烈日，将砖石轮番搬运上城，随时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

黄昏之后，城外又是一片旷荡，满目凄清。茫茫四野，如有鬼声啾啾……

第九章 舟师移驻长白荡 北兵胆寒塘路间

苏州战事还未最后平息，闰六月二十二日，李延龄就从苏州发兵吴江，征剿占领了县城的白头军。当夜，月黑风高，大队清兵从县城北门的碑亭入城。其实，由于吴江县城无险可守，白头军早已无影无踪，大半士民亦已闻风潜逃。代理明吴江知县的潘承祚遇害，被杀戮的还有逃匿不及的数十百姓。来到这样一座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声息的空城，清兵串堂入室，到处大肆掳掠。

根据得到的情报，白头军撤向同里方向。次日早晨，清兵二百多人，集队整旅，东渡庞山湖，气势汹汹扑向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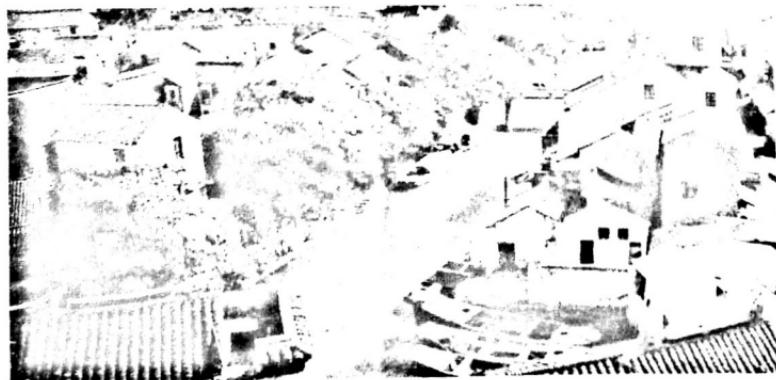


图 61 同里(选自《小桥流水人家》)

古镇同里东距县城十里。唐初名铜里，宋代更名同里。亦有说旧名富土，后来认为这名字太过显耀，便析田加土，改称同里。同里方圆五里，四面是湖，就像平卧碧波的一朵睡莲。大约因了交通闭塞，历代以来极少遭受兵祸，其富饶在明代初期已经可跟州县相比。镇上颇多佛寺、道观及私家园林。有水花园，就是吴中叶氏第十五世叶骑门振宗的故宅。元末，大画家倪瓒为避兵祸，曾经隐居于此，撰有七律《同里》，前云：“依微同里接松陵，绿玉青瑶缭复萦。为咏江城秋草色，独行烟渚暮钟声。”古镇风貌历历在目。

清兵东渡庞山湖时，沿湖村落无不搜索冲击，被伤者累累，漱钓浜尤其厉害。到了同里镇上，清兵上屋如猴，四处搜索，直到中午收兵；第二日又去，在东溪桥撞上了几艘民船，两岸夹攻，五十余人被害。然而，始终未能觅得白头军的丝毫踪影。

白头军究竟撤往何处？

原来，经过一番谋划，吴易、孙兆奎率领义军从东太湖移驻到了长白荡；沈自炳将他的胞弟自驯留在吴易大营，自己则带着一支义兵前往平望烂溪扎营去了。

长白荡在县城东南十余里，位于同里、八坼、金家坝三地交界处。后称老军荡，就是因了吴易驻军得名。长白荡形如曲尺，位置偏僻，沿湖苇丛密密匝匝，十分便于隐蔽；而河道港汊四通八达，出没附近州县往来便捷。从这里往西，越过京杭运河，就是浩瀚的太湖，朝发而午至，便利极了。于是，长白荡里辕门鼓角，水寨楼船，俨然成了一座军事重镇。吴易血气方刚，长于号召联络；孙兆奎深沉干练，长于部勒节制。他俩和衷共济，在茫茫水域群策群力，运筹帷幄，决战千里。

平望烂溪则在县城南五十里。古镇平望，因无高山大陵，一望平川，故有此名。镇南有莺脰湖，以形似莺脰而得名。湖上寺



图 62 长白荡

院隐现，四周烟树如画，深林一声竹笛，惊起白鹭成行。莺脰湖西南，便是烂溪。家在烂溪的明朝正德年间吏部尚书周用，在五律《寓烂溪留别》中这样描述着他的家乡：“湿烟炊白稻，细雨灌红鳞。越树秋风晚，吴江暮雨频。”在这里，沈自炳带领义兵监造了五百箭艘，与长白荡的吴易大营形成了犄角之势。



图 63 烂溪塘(选自《吴江旧影》)

箭艘，亦称枪船，俗名枪划子。吴江环县五百里间，断港绝潢，在在可见。这是一种小船，船尾一支橹，船头两支桨，故而应当叫作桨船，俗语却将“桨”误唤为“枪”了。箭艘船身窄小，往来便利，双桨一使快捷如飞。当地八九岁的孩子，便都能操桨行船。农闲时节，四乡村农驾起箭艘驰骋湖荡，练习拳勇，比试高下，可说习以为常。此时，这种箭艘也就成了白头军用以作战的兵船。

在长白荡，在烂溪，白头军将士日日操练舟师战术，伺机抗击清军。

当时，驻守杭州的贝勒博洛所率清军，被拒钱塘江北，难以南下浙东、福建；而江南郡邑又纷纷起兵守城，可谓遍地烽烟。清军南来北往，忙于奔波征剿。但北兵初到江南，都不习惯水战，只会骑马不会驾船；即使降顺的明军，亦是北方籍居多，同样不懂水战。而吴易、孙兆奎等出生水乡泽国，且对战略战术素有研究，义兵又多是村农、渔民，对于水中之道可谓深谙于心。白头军凭藉这样的优势，纵横驰骋，四面出击。

一日，白头军得到镇江谍报，说有清兵两千南下，即将路经吴江。义兵群情振奋，个个跃跃欲试。吴易下令，让士卒身藏斧头、凿子，驾着船散处在清兵必经的湖畔水滨。船是假装渔船或农船，人则假扮渔民或农民。每里一船，散散落落，绵延三十多里。清兵一到，果然见船就抢，又强拉着人给他们驾船。义兵都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小心翼翼替军爷们使桨摇橹，行至湖深水急之处，却突然丢下双桨木橹，扑通通跃入水中，个个成了浪里白条。船上清兵正在稀里糊涂，船底却已砰砰蓬蓬响了起来，声声震人心魄。不多时，一根根水柱从船底往上直冒，船却急速往下沉去。清兵顿时乱成一锅稀粥，嗷嗷乱叫着，纷纷到水晶宫报到去了。

这样一种独特的舟师战术，白头军屡试屡灵，屡灵屡试。

这时，听说明都督黄蜚拥兵二万屯聚太湖，吴易接受孙兆奎建议致书黄蜚，希望与他合军。可惜黄蜚在苏州木渎遭遇清军袭击，这时已从吴淞江东进泖湖，与吴志葵舟师合营去了。在此期间，白头军用计擒获了在附近劫掠无常的松江盗首沈泮，合并了他的部下一千四百人，还有七十艘船，声势不断壮大起来。

白头军正屡战屡胜之际，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嘉兴再起战事。

嘉兴于闰六月初七起兵抗清，十三日城外三塔湾之战，主帅屠象美战死，府城被清军团团围困。

城内，诸生郑宗彝袒臂大呼市上，重新召集起一千多市民，持戈揭竿，坚持守城。海盐、平湖等县义兵纷纷前来助战，十余万人列营城下。贝勒博洛闻报，留下张秉贞镇守杭州，以拒浙东明军，自己亲自率领披甲兵三千前往征剿，二十五日从崇德（今桐乡）进逼嘉兴。

徐石麒在三塔湾之战时出城，连续十余日，乘坐扁舟四处奔波，募饷接援。二十五日听说杭州清军增兵攻城，石麒估计凶多吉少，跟人说道：“义不令百姓死而吾独生也。”时已薄暮，他力排众议，急急驰舟返城，在城下大呼：“吾大臣，不可野死，请入与城同存亡！”城上义兵一见石麒，纷纷欢呼起来：“吾公来矣！”他们从城头丢下绳子，让家仆拴住石麒的身子，将他从城脚吊上城去。之后，老仆徐成准备先登，少仆徐锦抢着说道：“君老矣！”徐成顿时勃然大怒，说道：“童子何知，谓我老耶？！”于是，一老一少先后跟进城去。

当夜四更时分，清兵击退西门外锄头坝乡兵，架设浮桥，迅速抵达城下，然后火炮连发，声如雷震。守城义兵见势凶猛，纷

纷溃逃下城。

眼见府城即将陷落，陈梧匆匆来到徐石麒的居宅可经堂，准备立即将他护送出走，家仆亦一起苦劝。石麒笑而不答，提笔写下遗书：“……归田不久，国难频仍，于野未安，王畿^①再破。愤都会之摧坏，伤士女之流残。积力销亡，既不能单骑传呼，使异邦之谢过；年齿衰暮，又不能肃清宫禁^②，致宗社之奠安。唯有决志歼身，见危授命。若得魂骑箕尾^③，安问魄滞沟涂。下达黄泉，见父无惭于教育；上游碧落，觐帝不愧于裁成^④。苟无迕于君亲，庶有词于忠孝。以吾郡完毁，为此身存亡。”石麒端端正正穿上朝服，朝北再拜，在可经堂后廊从容自经而死，妻子孙氏随后投水。家仆徐成、徐锦说道：“主人死，我苟活耶？”双双从死。石麒归田之日，在城内筑了这可经堂，人们不懂缘何取了这么个堂名，直到此时才知他早有殉国之志。

二十六日天色未明，西门将破。陈梧率领家丁打开东门，口称亲自出城牵制清兵，其实准备与朱大定一起逃往平湖。看见东门洞开，百姓蜂拥着争相出城，大定手持宝剑当门护卫，保护了许多人下乡潜避。陈梧、朱大定后来航海浙东，投奔鲁监国，备陈方略。陈梧奉命西征，拥兵蛟关，后来进入舟山，战败而死。朱大定授监军副使，奉命返回浙西，收拾旧部，一起投奔了吴江白头军。这是后话。

当日黎明，大队清兵从西门踰城而入，坚守了二十天的嘉兴府城终于失守。郑宗彝和他的胞弟宗琦力战而死，随后全家自尽。百姓从洞开的东门喧挤出逃，沿路号啕震天，接踵而行，首尾数十里不绝。清兵获知陈梧、朱大定从东门出走，分兵追杀，致使出逃的百姓乱作一团，纷纷相互践踏而死。

西门外有座岳武穆庙，清兵游卒抓了数十名妇女，绑在庙里神座前，嘱咐一名僧人关门监守。清兵一走，那僧人解了绳索，

将妇女们全都放了，自己安坐以待。清兵回来勃然大怒，责问僧人。僧人坦然答道：“已纵之矣，死生唯命。”清兵将僧人绑上庙前的牌坊石柱，高约丈许，然后纷纷弯弓，乱箭齐发。血影深深沁进石里，秃顶、赤脚、裸身，活脱脱就是受箭时的情状。历经数十年风雨荡涤，血影依然殷红，就像昨天刚刚洒上石柱。后人不知僧人名号，就称作“石柱血影僧”。

嘉兴一役，全城出逃的十之二三，来不及出逃的十之七八。其中，有的避入佛寺削发为僧，有的自投大狱诡称囚徒，共约三百余人，藉此保住了性命。其余的尽被屠戮，可谓血满沟渠，尸积里巷，全城一片凄惨景象。

徐石麒殉节之后两日，报忠寺僧前来收尸，只见面色微黑，皮肉不腐，就暂时安置在一个大米柜中，从后廊移到可经堂上。竖了一个木主神位，上书“忠孝宝摩徐公”。又从书房中取出两柄诗扇，上面都留有石麒书画手迹，各置一袖，这大约是赞许他两袖清风的意思。又三日后，石麒的嗣子徐尔谷冒死入城，设法埋殓遗体。徐尔谷，字似之，嘉善诸生，是石麒兄长的儿子。石麒无子，便立为他的嗣子。尔谷的妻子，便是在嘉善起兵的孙璋的女儿。尔谷入城，开启米柜一看，尽管时值溽暑，石麒颜色如生，须发怒张，握手没爪。尔谷偷偷将米柜载至城南的杨林村祖坟，具棺收敛。刚刚落葬，一批清兵匆匆赶来，众人四散逃跑，尔谷独自守棺不去。清兵四面围了上来，一双双眼睛里杀气腾腾。尔谷神色镇定，大声说道：“我父在此，我岂尔避！父为忠臣，我为孝子，我何畏死耶？”听了这话，带兵的说道：“犯忠孝不祥。”这才掉头离去。后来，徐尔谷跟随岳父孙璋，一起投奔了吴江白头军。

吴江、嘉兴近在咫尺。嘉兴失守前后，白头军的探子，先是远远望见嘉兴方向清军红盖映日，旌旗蔽天，势如长蛇，横亘数

十里。夜间炮声隆隆，火光接天。黎明时分嘉兴城破，只见烟焰弥天，结成赤云，障蔽日月，竟至数日不散。

嘉兴失守以后，贝勒博洛乘势分兵攻下附近县邑，一一派兵固守。然后，奉命率领一支清骑，准备转道苏州返回南京。清军从江浙交界的王江泾进入吴江县境，沿着京杭运河的塘路北行，谁知过了平望，在八坼遭遇了白头军预先设置的大规模伏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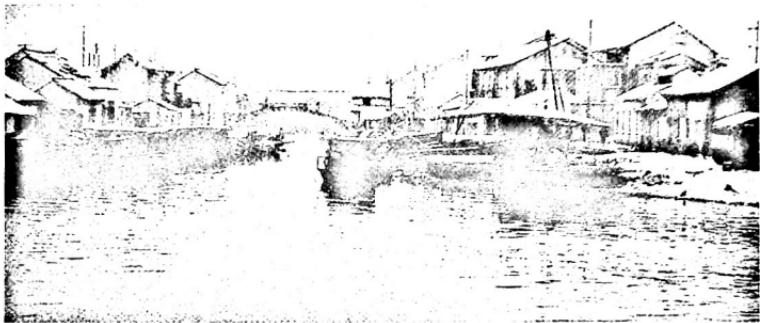


图 64 八坼(选自《小桥流水人家》)

古镇八坼，位于吴江县城东南二十里。京杭运河自北而来，到了这里，向东而南，向西复南，俨似弓形。唐朝时范传正治水，劈河而直其路，斥土为二，故名“八坼”。八坼地处南北要冲，民居稠密，颇多富家大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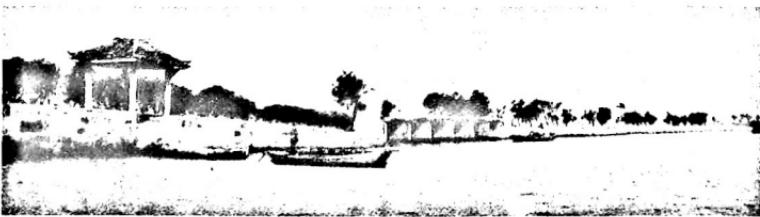


图 65 九里石塘(选自《吴江旧影》)

水乡吴江本无陆路，自唐宋两代起，境内修筑了三条塘路。第一条自苏州南至嘉兴，一百余里，这条江浙要道分作五段：自县北七里桥至县南观澜浦叫古塘；自观澜浦至彻浦桥叫石塘，一式大青石垒筑，气势宏伟，俗称“九里石塘”；自彻浦桥经八坼至平望安德桥，三十五里，叫官塘；自安德桥至嘉兴王江泾，三十里，叫土塘。这条自苏州至嘉兴的塘路，紧贴着京杭运河。第二条自平望西至湖州，叫荻塘。第三条自县南太湖滨至湖州，叫湖塘。这三条塘路，既是驿道，亦是船家行舟的纤道。

这时，贝勒博洛所走的，正是上述第一条塘路。塘岸高耸，两边是水，右边是宽阔的京杭运河，左边是浩漫无涯的湖荡。

吴易、孙兆奎预先定计，在八坼一带，将白头军兵船埋伏在塘岸边的芦苇丛中，绵延数里。兆奎等训练有素的神枪手，就在这里用火器静静等待。

贝勒博洛率领大队清骑，浩浩荡荡，踏着塘路自南而来，刚在嘉兴打了胜仗，想必踌躇满志，一派趾高气扬的神情。待到进入伏击圈中，只听一声呐喊，塘岸下火枪齐发，青青苇丛中，犹如突然窜出漫天飞蝗。清兵应声而倒，扑扑通通，从高高的坐骑一直滚落两边水中。一时间马嘶人叫，清兵乱作一团。想要拔刀斩杀，却是塘高船低，砍斩不及；想要掉头还击，却是塘路狭窄，战马毫无回旋的余地。于是，清兵一齐弯弓放箭，嗖嗖嗖嗖，箭矢如雨。白头军立即用平基，就是船上的横板抵挡，压根儿伤不到人的身上。稍顷，艘艘船上高高竖起一个个稻草人来。清兵晕头转向，以为数百义兵突然露脸，便越发大放其箭。船上义兵顺手拔下箭矢，纷纷弯弓反射，清兵反而落入了势不可挡的箭阵。后来，神枪手们又乘势用火枪猛烈轰击。经了这轮番拦截，清兵焦头烂额，死伤惨重。贝勒博洛这位狼狈不堪的清军统帅，只得带领残兵败将死里逃生，夺路逃往苏州。

从镇江到余杭的八百余里，因为途中必经吴江，自此梗塞不通。

清军恼怒至极，一个月后，七月二十八日突然派兵纵火八坼，镇上宅舍尽成灰烬，百姓四处逃遁。清初吴江诗人徐崧的七绝《乱后过八坼》，这样描写着当时的惨象：“十载春风丧乱馀，缘塘宅舍尽丘墟。迄今要道无人住，只有轻舠唤卖鱼。”

明清易代，时逢乱世。茫茫太湖，盗贼蜂起。湖盜聚众联寨，打着举义的名号，日夜劫掠，谋财害命，以致沿湖百姓弄不清哪是盗贼哪是真正的义军。还有逃匿太湖的明朝残兵败将，亦落草为寇，四处流窜，奸淫掳掠。沿湖百姓深受其害，恨入骨髓，却又束手无策。为保一方平安，白头军在抗击清军的同时，先后设计歼灭了盜首李九成和原明参将杨应泰。

李九成，浙东人，拥有大小盜船千艘，是个假名举义的盜首。孙兆奎跟吴易商议，准备设计歼灭李九成部，为沿湖百姓除害。这时，有人表示异议，认为大敌当前，不宜自剪羽翼。兆奎答道：“不然。今日之势，正如寸刃荆鲸，空拳搏虎，所恃以号令人众者，唯此区区信义而已。倘纵彼焚掠，且假我为名，则所在之民，谁非寇仇。是敌未至而先自败矣。”于是，白头军假作要与李九成联手结好，以松懈其戒备，约定八月初七两军合营；同时，密约沿湖豪杰到时作为内应。

到了八月初七，吴易、孙兆奎派遣骁将许某，统率十三艘战船前往征讨。这天，空中黑氛犹如一条长堤，移游驰动，直扑李九成营而坠落。接着北风大起，飞尘遮天。未几，又是大雾弥漫，咫尺难见人影。许某的舟师渐渐逼近李营，湖盜大喜，都以为白头军前来合营。突然炮声隆隆，兵戈四集，湖盜大溃。李九成乘乱突围，想西走北麻，不料作为内应的沿湖乡兵已经堵住去路。湖盜纷纷弃仗受缚，李九成被斩烂溪。

杨应泰原是明朝参将，逃匿太湖之后，隔三差五大掠简村一带。抓去的百姓充当兵丁，掳掠的妇女尽遭奸淫。一日，孙兆奎率领一支舟师前往征讨，未能获胜。杨应泰大喜，当夜在营中摆开宴席，纵酒作乐。兆奎侦得他松懈了戒备，便指挥舟师暗中还军，冒着浓浓夜色发起了突然袭击，当场斩杀了杨应泰，俘虏了全部兵卒。

关于白头军抗清，三四百年之后，吴江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动人传说。

有一则“智袭贝勒王”^⑤，说的是沈自炳在平望烂溪塘上苦练水师，一日，一条箭艘飞一般急驶而来，船上坐的是老营副帅孙兆奎。兆奎带来了准备袭击一位清贝勒王的作战任务，与自炳一起周密部署，又对义兵作了一番战前动员。

次日，前队清道，后队护卫，清贝勒王乘坐的一艘主舰，从浙江方向耀武扬威而来，穿过莺脰

湖，绕过嘉兴塘，进入九里湾，来到黄家溪。黄家溪是烂溪塘上的一个小镇，这天处处挂起五光十色的彩旗，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许多百姓簇拥在岸边，举着白色或黄色的小尖刀旗，拎着茶壶，捧着糕点，一遍遍热烈欢叫：“欢迎大军光临！……”贝勒王坐在船舱的太师椅上，手里捧着水烟筒，听得一片欢叫，却又全然不懂，连忙问道：“此处刁民，为何这等模样？”中军答道：“回王爷千岁的话，这个小镇名叫黄家溪。百姓知道王爷驾到，都在迎



图 66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吴江县资料本》书影

接王爷千岁。”贝勒王一听大喜，说道：“喔，竟有这等事。哈哈！这个小镇上的百姓，都是我大清顺民，难得！难得！”高兴之余，贝勒王准备安抚百姓一番，便传令船队靠岸。在四员护将簇拥下，贝勒王离船登岸。百姓一拥而上，又送茶水，又送糕点，那情景着实令人感动。一个机灵的小伙子踏上一步，恭恭敬敬递上一把精致的小茶壶，嘴里打着滚儿说：“小民们勿晓得‘王野猪’光临小镇，有失远迎，多多恕罪！”乘着说话之机，众人将四员护将圈了开去。贝勒王眉开眼笑接过茶壶，就叽里呱啦开始训话。只是他讲的全是满洲土话，众人一句都没听懂。贝勒王又让人取来一张文告，当众张贴起来，只是文告上全是满文，众人一个字都没认得。

正当贝勒王洋洋得意，烂溪塘上突然闪出一条箭艘，迎风击浪飞驶而来。船头站立一人，头上缠着白布，他就是孙兆奎。兆奎手中的黄色小旗左右一挥，烂溪塘两岸立时冒出一排排白色旌旗，旗下站满密匝匝的白头军义兵，一片喊杀之声顿时动地而起。在沈自炳指挥下，义兵在岸上摆开“二龙抢珠”阵，集中火铳，猛轰清军船队；又用裹着棉花球的利箭，点着了火，一齐射向船队。许多船舰立时起火，风助火威，浓烟滚滚。清兵乱作一团，争先恐后抱起船板跳进烂溪塘逃命去了。“咚！”一声号炮响起，烂溪塘两边芦苇丛里，突然窜出一条条小巧玲珑的箭艘。船上的白头军义兵，举着丈八点钢枪、虎头大砍刀、三刺长渔叉，对准水里的清兵一顿猛杀。这时，镇上的百姓按照白头军事先的部署，乱哄哄叫喊着“白头军杀来了！白头军杀来了！”撒腿就跑。贝勒王与他的四员护将这才醒悟过来，却已孤掌难鸣，慌忙拔脚逃命去了。

有一则“花凤桥”^⑩，说的是吴江东南的水溇村上，有一支白头军女兵，一百多人，被百姓亲昵地称为“女儿兵”。女兵头领郑

凤娘是个渔家女，一身好水性，又练得一身好武艺。一日，郑凤娘获报，土国宝亲自率领清兵从苏州前来征剿，前锋离水溇已不到十二里。郑凤娘传令，立即准备伏击清军。不多一会，六百清兵在先锋官赫尔汉赤率领下，分乘十艘战船，横冲直撞驶过长巨荡，来到水溇村。这时，满村静得出奇，毫无声息。清兵惘然四顾，一下松散了情绪。就在这时，一声声铳炮突然震破长空，一支支燃着棉花火球的利箭，雨点一般射了过来，一艘艘清军战船马上起了大火。清兵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赫尔汉赤一边命令发出紧急求援讯号，一边提起大砍刀腾身窜上甲板。埋伏在芦苇丛中的郑凤娘拉弓引箭，“嗖！”这一箭正中这位先锋官的喉头，当场呜呼哀哉。清兵一见主将身亡，纷纷跳进湖里逃命。女儿兵们驾着一艘艘看鸭船冲出芦苇丛，在水上奋力追杀。片刻之间，湖上横七竖八余满了清兵尸体。

郑凤娘稳稳立在看鸭船上，正要擂响得胜鼓收兵，却听得水溇村上突然响起了急骤的马蹄声。顷刻之间，圩岸上冒出黑压压的大队清兵，一尊尊火炮，一张张强弓，齐刷刷瞄准了湖心。土国宝的清军主力赶到了，他见救援不及，决意围岸堵截，将女儿兵统统消灭在湖心。这时，郑凤娘当机立断，迅速指挥女儿兵将船隐进苇丛深处。土国宝下令猛攻，带着火球的箭矢像飞蝗一样扑进苇丛，团团烟火刹时腾空而起，女儿兵却不见一个踪影。于是，土国宝决定改用炮击，只见他将“令”字旗一挥，炮声轰轰隆隆响了起来，湖边矗起一根根高高的水柱。小小的看鸭船再也隐不住了，一艘艘被从芦苇丛中逐了出来。无奈，郑凤娘命令女儿兵丢下船只，潜水撤离。她却从背上抽下双刀，稳稳立上船头，以吸引清兵视线。果然，密集的箭矢一齐向她射来。郑凤娘挥舞双刀，左挡右避，穿插往来。“轰！”一颗炮弹落上船舱，郑凤娘一个鹞子翻身跳进湖里。她想乘势潜走，却发觉浑身麻

木，手脚不听使唤，一股股鲜血从伤口涌了出来……

郑凤娘最后被清兵抓获，押上水溇村的一片空地，里三层，外三层，围满杀气腾腾的清兵。面对土国宝的审讯，郑凤娘大义凛然，破口大骂。土国宝越听越恼，右手一挥，几个清兵一拥而上，将她的两只脚用麻绳牢牢绑住，分拴上左右两匹战马。土国宝继续逼供，要她说出女儿兵的去向。郑凤娘面不改色，怒吼道：“要杀就杀，噜苏点啥！”话音刚落，只见土国宝扬起马鞭，“嚓！嚓！”两声脆响，随着两声震耳长啸，两匹战马飞起铁蹄，背向腾空而去。郑凤娘惨遭分尸，清兵砍下了她的一条腿，挂到村前一座小木桥上示众。乡亲们为了纪念这位白头军女将，就将这座木桥叫作“花凤桥”。

这时，明朝的唐王朱聿键已即位于福州，称隆武帝；鲁王朱以海也被浙东义旅拥立于绍兴，称鲁监国。这样，弘光朝之后的南方，就形成了鲁监国和隆武朝两个南明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这就是所谓“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时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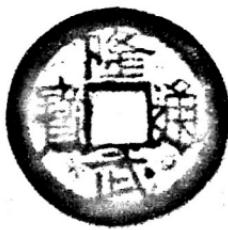


图 67 隆武通宝
(选自《清史通鉴》图文版)

吴易率领的白头军，在江南战功卓著，军威远播。隆武帝授他为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江南军事；鲁监国也遥授兵部尚书，兼浙直总督。这正如后来史家所说“一日之间，同拜二命，东南莫不荣之”了。

注 释

- ① 王畿：古代称王城附近周围千里的地域。
- ② 宫禁：皇帝居住的地方。宫中禁卫森严，臣下不得任意出入，故称。
- ③ 魂骑箕尾：箕尾，箕宿与尾宿，二十八宿中的两个星宿。魂骑箕尾，说其精神跨于箕尾两宿之间。后来诗文中常指国家重臣的死亡。
- ④ 裁成：剪裁成就。
- ⑤ 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江县资料本》，沈阿财口述，程明记录。
- ⑥ 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吴江县资料本》，秦大宝口述，程明记录。

第十章 白头军保一方安宁 午梦堂迎四方隐士

江南半壁，烽烟处处，犹如广厦将倾。白头军像根擎天大木，苦苦支撑其间，保得一方的暂时安宁。江浙交界的分湖，这时便成了人们避隐的水上桃源。



图 68 分湖(选自《嘉善文史资料》第二辑)

分湖之水清澈静练，坠晚枫之叶，留晚雁之影，到了秋天则格外澄碧，湖底纤草碎石，历历可数，鱼虾如游画中，与碧天一起荡漾。在这蟹舍渔庄、鸥盟鸳列之间，旧有八处胜景：湖东芦墟有泗洲，洲上有古寺，而钟声隐隐，逐苍茫而来，称为“泗洲晓钟”；沿湖而南有巡楼，静夜时分，更漏分明，柝声悠远，别有韵味，称为“巡楼更韵”；湖南陶庄旧名柳溪，一棹相携，满船明月，

浮光静影之中，使人欲乘风露而上下于宇宙之间，称为“柳溪月色”；武陵溪上渔歌互起，遏行云而送残阳，嘹亮悠扬，入林梢犹有余响，称为“武陵渔歌”；湖西蒲叶滩四围是水，成双结对的鸳鸯出没于烟波之间，斑斓可爱，称为“蒲汀鸳浴”；湖中传说有龙窟，岁旱时节，村农祈祷，白龙便会现身湖上，降下霖雨，称为“分泽龙潭”；湖北来秀桥村，有元代陆大猷桃源别业，奇峰怪石，屏障左右，名卉修竹，映照流水，称为“陆氏桃源”；伍子滩在石底荡口，相传为伍子胥带兵征越渡湖处，至今潮头萧爽，犹有生气，称为“胥滩古渡”。

据清康熙年间屈远隆纂《吴江县志》所载，西晋文学家张翰墓，就在近湖的弥陀港锦绣庵旁。张翰作有著名的《秋风歌》，诗云：“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他因思念家乡的莼羹鲈脍，辞官返家。而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的七律《松江秋书》，则云：“张翰深心怕祸机，不缘菰脆与鲈肥。”指出这仅仅是一种托词而已。陆龟蒙亦曾寓居分湖，湖西的陆家漾就因他而得名，鸭栏泾则是龟蒙养鸭处。相传，龟蒙后裔、南宋名臣陆秀夫曾到分湖北滨寻访先人遗址，后人就将这个村子名为来秀桥。元代至正九年（1349年）春天，应隐居武陵溪的诗人顾逊之邀，文学家杨维桢结客七子，乘坐钓月舫大游分湖。七位名士用主人顾逊原唱“武陵溪上花如锦”句分韵赋诗。杨维桢拈得“武”字，撰成《游分湖》诗，又写下了散文名篇《游分湖记》。

叶家埭在分湖西北之滨，杨柳依依，烂漫如锦。叶绍袁所居午梦堂，柴门槛泊，波光晓夕相映。湖的南岸有座无名古桥，历经百年风雨，桥上蔓藤缠绕。当地人有个说法，说桥上蔓藤的枯荣，遥系着分湖北岸叶氏的风水，藤满则叶氏盛，藤枯则叶氏衰。有一年，不知什么人将桥上藤蔓全部割去，令几经科场失意的绍

袁痛惜万分。明天启五年(1625年)春天，桥上藤蔓突然疯长起来，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当年赴京会试的绍袁与堂弟绍颙，果然将“一门两进士”的喜讯带回了家门。崇祯五年(1632年)夏天，就是绍袁辞官家居的第二年，分湖大旱，湖水干涸，湖岸数丈之外，冒出许多若卷若立、突兀矗起的太湖栏砌石。有人告诉了绍袁，绍袁说道：“此必昔人花台药榭之所也，陵迁谷改，不知何年为此沉没。”兴致所寄，让人取载而归。儿女好奇，争相作文记述。年仅十七的三女小鸾，写下了传世散文名篇《分湖石记》。

这偏僻、幽静的茫茫阔水，历来就是文人墨客寓居或是漫游的大好去处。眼下兵荒马乱，世道大变。因了白头军保得一方安宁，四方名士，诸如杨廷枢、张采、徐枋、方文、钱邦寅、万寿祺、吴统持、周茂兰、周廷祚等，纷纷来到分湖，或是落脚隐居，或是舟楫往来，可谓趋之若鹜。分湖，这就成了四方名士的水上桃源。



图 69 杨廷枢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 116 •

清兵南下，吴县人杨廷枢就隐居到了分湖。杨廷枢，字维斗，五十一岁。家在苏州城西梵门桥巷，后名杨衡前。明天启五年(1625年)，与太仓人张采等在沧浪亭创立应社，后来成为复社魁首。次年，周顺昌在苏州被逮，爆发民变。这次事变，实际就是因了廷枢等人的倡议。颜佩韦等五人遇难，廷枢幸而获免。廷枢与徐汧、张溥、张采等，作文必传经义，力矫世俗怪诞之风，被四方学者奉为楷模。因其所居相传为汉代郡中富豪皋伯通故里，故称“皋里先生”。崇祯

三年(1630年),廷枢获应天乡试第一,就是解元,文名震动天下。他与复社诸子倾力反对阉党,列名《留都防乱公揭》,呼吁将阉党余孽阮大铖驱逐出朝。弘光朝时阮大铖得势,廷枢因而险遭不测。他的继配夫人费氏,是分湖东岸芦墟赵田人,故而清兵南下,廷枢避居芦墟,拒不剃发。这时义旅云集,湖盜亦乘时蜂起。太湖有盜,有人托名举义将它作为逃亡庇护之所,请廷枢一起参与。廷枢问道:“倡义固出忠心,但粮从何办?”湖寇答道:“取之于民,不患无粮。”廷枢说道:“若此则为盜也。”誓不相从。

南都失守,太仓人张采亦背井离乡,往来吴越之间。张采,字受先,年届五十。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在江西临川知县任内,摧强扶弱,名声鹊起。后因病告归,士民泣送载道。张采与同邑张溥砥砺相学,文名德操兼重海内,时称“娄东二张”。他们创立复社,以文会友,四方名士争相奔走其门,前后称弟子的有数千人,一时号称“两龙门”。甲申北变,张溥已经亡故,张采恸哭不止,准备招集义旅保卫江南。恰巧弘光朝立,起用礼部主事,升员外郎。后知事不可为,告假归里。在家乡太仓,每逢新任州守到任,张采总率领众多乡绅前往官府,请求严加管束充当衙役的豪门奴仆,因而历来遭到忌恨。南都失守,太仓乌龙会起,张采被押到教场,群起痛打,又用大锥乱刺,当场昏死过去。众人散去,有个僧人将他背进庵内,躺在韦驮菩萨面前,多方抢救,才得苏醒过来。自此,张采削发为僧,避隐他乡,自称陆道人,往来于吴越之间。分湖东南绎田的宝筏庵,就是张采常常留居之地。



图 70 张采像
(选自《太仓乡先贤画像》)

长洲人徐枋，亦布衣草鞋来到分湖。徐枋，字昭法，号俟斋，年仅二十四岁，复社成员，就是在虎丘新塘桥下投水殉节的徐汧的长子。徐枋学富五车，兼精书画，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父亲殉难前夕，徐枋号啕痛哭，决意从死。徐汧嘱咐：“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歿世可也。”父亲死后，徐枋绝食七日，不死。于是，他遵奉父亲遗命，拮据营葬，自此萧然高隐，绝迹城市。这时，徐枋依托亲戚，亦隐居在分湖东岸的芦墟。

徽州桐城人方文、镇江丹徒人钱邦寅，在分湖邻屋而居。方文，字尔

止，诸生。壮貌魁伟，性格开朗。擅长诗词，著有《鑫山集》五十卷。在复社的名望，与他的侄儿方以智不相上下。方文广交四方名士，素与吴江吴易、史玄、赵涣、朱鹤龄诸人友善。吴易等曾往徽州瓦官拜访，方文因有五律《吴日生见访瓦官有赠》四首。其一云：“湖上有良匹，高吟世所宗。史玄真老骥，赵涣亦雕龙。并探灵威洞，先听长乐钟。朱生才不忝，扬辔蹑芳踪。”南都失守，方文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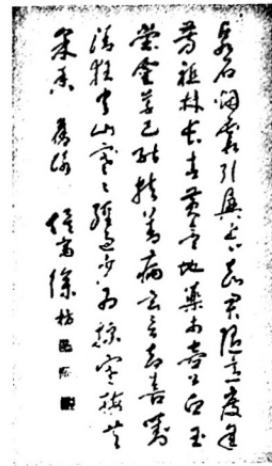


图 71 徐枋手迹(选自《中国历代书法家名人墨迹》)



图 72 《鑫山集》书影

友杨文骢进入苏州。苏州事败，杨文骢移军浙闽，方文便以占卦为业，避居吴江。先住梅墩，后与钱邦寅先后来到分湖。钱邦寅，字驭少，亦是复社成员。镇江失守，独身裹粮，遍走名山大川，这时隐居分湖。方文有五律《赠钱驭少》，记述了他与钱邦寅在吴江的行踪和处境。题注云：“先是驭少卜居梅墩不果，去分湖矣，至是余亦还分湖。”诗云：“梅墩谋共隐，村小恨无庐。谁料分湖曲，仍成比屋居。风尘催战鼓，郡邑走降书。愁杀萧萧发，人前不敢梳。”

徐州人万寿祺，亦风尘仆仆来到分湖。万寿祺，字年少，复社成员。明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风流豪宕，名噪一时。寿祺多才多艺，书画、雕刻，以至刺绣，无一不精。诗学唐人，有《隰西草堂集》。他的父亲是明朝御史，家中相当富有，田亩数千顷，第宅如王侯。寿祺却不屑一顾，明朝灭亡，立即弃家为僧，自号明志道人，往来淮河南北，饥饿贫困却不愿归家。他的儿子哭着求他回去，就是不听。有人向他责问，寿祺答道：“吾家世受明恩，国亡，吾安忍独享田园沃膏梁哉！愿饿死沟壑以了吾志。”寿祺早年曾经漫游吴门，与复社中人交游密切。此时重来吴下，亦到分湖隐居。

嘉兴失守之后，嘉兴人吴统持隐居平望莺脰湖，常常来到分湖。吴统持，字巨手，诸生。负经世之才，远近甚有声望。弘光朝立，统持准备上书南都。他的母亲黄氏制止了他，说道：“奸相窃柄，汝欲何去？”不久母亲亡故，家宅亦被清兵焚毁。自此，统



图 73 万寿祺《松石图》
（选自《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

持与他的妻子隐居到了莺脰湖上，坐卧都在一间破落的小楼，常常食不果腹，却处之泰然。夫妇唱和之作，后来辑成《明月楼稿》、《危斋集》。平时，统持卖卜四方，往来分湖，与绍袁及四方名士甚多交游。

这时隐居分湖的，还有二位复社志士：吴县人周茂兰、吴江人周廷祚。

周茂兰，字子佩，是“七君子”之一周顺昌的儿子，诸生。明崇祯初年，魏忠贤畏罪自缢，茂兰为了替父报仇，刺破手指用血书上疏，请诛阉党余孽。姚希孟看了，指出他的疏奏上有应当忌讳的词语，又怜悯他十指已枯，劝他用墨改写，茂兰却当即刺舌血再书。崇祯帝阅后，严惩了一批阉党余孽，同时追封周氏三代。后来，对于当时先后惨死的诸多廷臣，又命均按此例办理。

周廷祚，字长生，是“七君子”之一周宗建的儿子。廷祚颀然挺秀，早有文名，英藻茂发，才格俊爽。早年，周宗建是朝廷大臣中排击阉党的第一人；后来周廷祚首讼父冤，又成为天下孝子之先。

对于四方名士的到来，叶绍袁热情相迎，倾力接待。他在《湖隐外史》侨聚篇中写道：“我湖茫茫阔水耳。弘光之乱，遂为避世佳地，轻帆问津，楫相摩而声相错矣。数椽茅屋，即有浔阳三隐；一片芹乡，岂止竹溪六逸。郡邑戚友，隔壤名贤，携琴把剑于鸡村鳧店之中，倘亦禾黍行迈者之一慨也。”

嘉兴失守的第二天，闰六月二十七日，山东宋璜、王崇简等四位进士，曾任明朝尚书的湖南人傅某，各自乘着名为“青翰”的高大楼船，路远迢迢来到分湖。这种楼船，船身刻有鸟形，涂着青色。两船共有家丁一百多人，缨盔绣甲，都带着精美的弓箭和火器，船上装载着珍馐宝笥、翠鬟金粉。

其中，山东一行人中，王崇简字敬哉，宛平人，复社成员，与山东宋璜素有交往，故而京师之变就逃到了山东莱阳。宋璜字玉仲，山东莱阳人，亦是复社成员，他的父亲与叶绍袁是同科进士。山东烽烟四起，宋璜便与王崇简等从登州航海到了杭州。杭州沦陷，准备前往松江，这时有人告诉他们，江浙交界的分湖隐蔽偏僻，犹如世外桃源，于是，便来分湖投奔叶绍袁了。

绍袁自家让出了受遗堂，族中各家亦纷纷腾出屋来，让他们分宅而居。叶家埭这个小小的水村，这时屹然成了一座重镇。

与宋璜、王崇简等山东四进士同来的，还有左懋第夫人一家。

左懋第这位了不起的弘光朝使臣，一直令绍袁敬佩有加。

左懋第，字萝石，四十五岁，山东莱阳人，复社成员。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初任韩城知县，后来擢升户科给事中。弘光朝立，又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诸府。清军节节进逼，朝廷准备派遣大臣，前往北京议和。此行自然性命攸关，满朝踌躇无人敢于领命。恰在这时，左懋第的老母在北京病故，骸骨未归，懋第慷慨请行。弘光帝大为高兴，加授懋第为兵部右侍郎，与都督陈洪范等带着三千护兵同行。临



图 74 “王崇简”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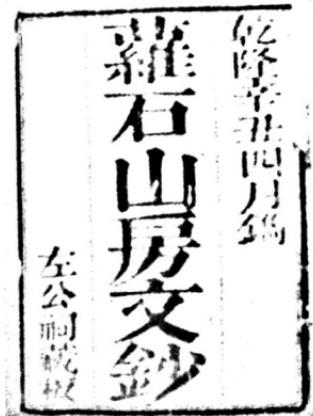


图 75 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书影

行，懋第痛切上疏：“臣此行，生死未卜。请以辞阙之身，效一言。望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瞻高皇之弓剑，则思成祖列圣之陵寝何存；抚江上之残黎，则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谁恤。更望时时整顿士马，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划江而安。”

去年七月初五，风悲日澹。左懋第麻衣孝巾，登舟启程。一路上或舟或骑，风餐雨宿。十月初抵达张家湾，清廷传令，只准百人随行。不久，懋第一行进入北京，寓居鸿胪寺中。

懋第提出，立即前往祭告在京明代皇陵和先帝崇祯。清廷不准，懋第只得在寓所设立神位，陈列酒食，郑重祭奠，带领将士哭拜三日，双目滴血。据传，当时血泪洒在庭隅，后来竟然生出一丛花来，花色殷红腴嫩，人们将它唤作“望帝花”。这时，都督陈洪范却在暗中私自降清，密告江南实情，又想立即将国书送呈清廷礼部。懋第断然拒绝，说按照两国交往礼仪，清廷大臣必须前往龙亭迎接；否则，国书不能进呈。

到了十月底，懋第一行被清廷赶出京城，强制南还，哪知行至沧州，又重新被追了回去，软禁在太医院中；而独独将暗中归降的陈洪范放归江南，让他去替清廷效力。后来潞王以杭城归降，这个陈洪范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后来，陈洪范病危之际，竟然连声呼叫：“左懋第老爷来了！左懋第老爷来了！”就此惊悸而死。

在太医院，懋第在院门题下一行大字：“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到了这一年五月，南都失守的消息传来，懋第放声痛哭，题诗云：“峽坼巢倾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这时，他的一位堂弟懋泰已在京降清，匆匆前来拜望。懋第大声呵斥：“此非吾弟也。”剃发令下，清廷勒令众人剃发归降。懋第大声呼喊：“我头可断，发不可落。”中军

副将艾大选私自剃了，又拜劝懋第早日归降。懋第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他勒死。清吏前来质问，懋第断然答道：“吾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预？”于是，懋第被投入刑部大狱，重链三匝，后来又囚禁水牢。懋第当即绝食，以示抗议。

数日后，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召见，懋第依然一身丧服，麻衣、孝巾、草鞋。他对天长揖之后便朝南坐到地下，拒不向多尔衮下跪。看见诸多降臣分列阶下，懋第高声责问：“汝谁家臣子，作此面孔？”降臣们满脸窘迫，无地自容。这时，多尔衮历数懋第“伪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国书、擅杀中军、当廷抗礼”五大罪状。懋第答道：“我先皇痛罹大变，以亲以序当立福王，何言伪立？山东豪杰，皆忠义有为，前者就见，我皆勉以大义，亦非土寇……”说着说着，他反过来

历数多尔衮不郊迎使臣，不以龙亭出接国书之罪，最后说道：“我血性男子，到此惟有一死耳。”但是，多尔衮还是想留下懋第，不想杀他，于是问两旁的汉臣有何意见。降臣陈名夏说道：“为崇祯来可饶，为福王来不可饶。”懋第大声驳斥：“若言福王，是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会元，今日何面目在此与我说话！”于是有人劝说懋第：“先生何不知兴废？”懋第说道：“兴废，国运之盛衰；廉耻，人臣之大节。先生只知兴废而忘廉耻乎？”有人又问：“先生何不知天命？”懋第反问道：“先生何不顾天理？”多尔衮顺着责问：“若自谓循理，何食我朝粟逾半年而犹不死？”一旁的陈用极抢着说道：“若来攘我朝之粟，反谓我食若粟耶？”多尔衮无言以



图 76 多尔衮像(选自《清史通鉴》图文版)

对，问道：“汝何人，亦不跪？”陈用极答道：“我兵部也。三尺童子耻拜异类，况我大明人物！”多尔袞大怒，下令左右狠击用极脸颊。用极喷血高呼：“士可杀，不可辱！”稍顷，多尔袞见硬来不行，重新从容说道：“汝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当不失富贵。”懋第斩钉截铁回答：“剃头不如砍头。”无可奈何，多尔袞下令将懋第斩首。立即，兵部司务陈用极与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刘统、王廷佐五人，当场请求从死。懋第说道：“止杀我耳，尔辈何与？可速去！”五人答道：“愿随部主，即死无恨。”

闰六月二十日，天气晴朗。懋第一行被押往刑场，昂首阔步，神态自若。押出一程，多尔袞派降臣追来劝降，问道：“先生惧乎？”懋第反问道：“无问我惧不惧，且问若辈羞不羞？”再押出一程，多尔袞又派满官飞骑而至，喊道：“降者爵以王。”懋第答道：“宁为南鬼，不为北王。”到了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懋第回首询问用极等五人：“悔乎？”用极等大声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悔？”懋第连呼“好好”，朝南四拜，泣道：“臣心毕矣。”然后端坐待刃。这时又有一匹快马，四蹄腾空驰进刑场，传谕刽子手杨某，只要懋第口中吐个“降”字，立即免死。无奈，懋第神色不动，久久不出一声。杨某感动得涕泪淋漓，俯下身去，对懋第恭恭敬敬叩了个头，然后举刀行刑。顷刻之间，风沙四起，屋瓦皆飞，满街市棚都被一片片卷入云际。刑场四周万余士民，纷纷伏地跪拜，号啕痛哭，哭声震天撼地。据传，懋第头颅落地，竟无一滴鲜血，却是洒了满地白乳。

传说，有个平时被人视作狂士的诸生曹某，在刑场抚尸痛哭，他回家变卖了妻子的许多首饰，为左懋第入棺收殓；又跋山涉水，一直将灵柩护送到山东莱阳懋第家中，随即掉头而去，连姓名都没留下。陈用极的遗体，门人和好友帮助火化，然后送回了他的昆山故里。其余四人，则葬在京师白马寺附近。

殉难之前，懋第曾致书妻子。他写道：“携子女往南，但无□处即居之，为彼土著可也。”于是，左懋第夫人带着子女，随山东四位进士辗转投奔叶绍袁来了。

这时候的绍袁，对时局还怀有希望。他认为明朝功业赫赫，远超千古，决不可能清兵一人，便易如反掌一般改朝换代。再说，吴江忠义之气，首冠江南，持袍执戟之士，云蒸霞蔚；而年青一代鼓舞激励，宗族背负干粮，招聚义师；闻风而起的草泽之民，亦竭尽诚心，争先恐后。这样，有什么尘氛不能止息？至于前来避隐的四方名士，亦都热切盼望着扫荡清兵。芦墟有个衣衫褴褛的击柝老人，其实是位隐士，所题泗洲寺诗有云：“山门浩荡吟风月，殿角崔嵬射斗牛。”诗中“崔嵬”指胸中郁结之气犹如磊块，“斗牛”是星宿，这里自然是指清廷了。当时这班隐士的襟怀，由此可见。

在此期间，隐居分湖的四方名士，常常一叶扁舟，彼此拜访，互通消息，纵论时局。一日，杨廷枢从湖东芦墟来到叶家埭，直到傍晚起身返棹。王崇简撰下了七律《杨维斗过分湖，知閻公、孟宏隐去》。“閻公”是松江徐孚远的表字，“孟宏”是长洲许元溥的表字，亦是复社志士。诗云：

吴閻三月忆相逢，讵意飘蓬处处烽。

客舍喜来良友棹，畏途快得故人踪。

时危何有田千亩，地险唯凭水数重。

君去湖东跋予望，蒹葭萧槭晚云封。

方文后来有七律《过吴江有怀旧游》，其中描写了他当时与吴江义士谈兵对酒的热烈情景。前云：

葭菼苍苍水国居，前年曾寄此为渔。

谈兵义烈归吴沈，对酒风骚傍史徐。

诗中“吴沈”指吴易、沈自炳。“史徐”是史玄、徐鑛，后者亦

是白头军的将领。

大约受了白头军将领的极大激励，徐州人万寿祺干脆执戟相从，跟着奔赴前线打仗去了。

然而，天道无助。七月初四嘉定失守，接连三次惨遭屠城。接着，血腥弥漫的一个又一个凶讯接踵而来……

第十一章 洪承畴坐镇南京 李成栋三屠嘉定

清王朝对于江南义师的大规模镇压，始于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坐镇南京以后。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五十三岁，福建泉州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曾任陕西三边总督，屡败李自成的农民义军，威震中原，名扬朝野。后来调任蓟辽总督，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与清军的松山会战中全军覆没。塘报飞进金銮殿，说洪承畴宁死不屈，壮烈殉国。于是，崇祯帝御笔赐题“忠魂不朽”，在京城设置十六祭坛^①，草拟祭文，亲往致祭；又在正阳门东月城内大兴土木，为他建立祠堂，与西月城内的关帝庙相配。谁知致祭那日，当崇祯帝登至第九坛时，才获悉塘报失实，洪承畴并未死难，且已屈膝降清。这场闹剧，就此成了举国上下街谈巷议的天大笑柄。

原来，洪承畴被俘后押至盛京（今沈阳），他起初毅然绝食，决心一死以尽千秋名节。清皇太极派人百般劝降，就是不为所动。后来得知洪承畴喜好女色，皇太极就让自己的爱妃博尔济



图 77 洪承畴像（民国时藏北平历史博物馆）

吉特氏，就是庄妃亲自出马。博氏美艳绝伦，举止娴雅，且能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她艳装盛服，姗姗来到洪承畴床榻边上，说是带来一壶猛毒药酒，要帮他早日成全孤忠亮节。说着，嫣然一笑，将酒壶递到他的面前。这时，洪承畴闭目危坐，道貌岸然。他正痛苦难熬，求死不得，接过酒壶一饮而尽。谁知这酒刚一下肚，反倒出奇地令人精神勃发。洪承畴这才明白事情不妙，抬起头来正要开口谩骂，却见眼前是位光彩照人的绝色少妇，媚态撩人，一股脂香粉气令人心醉神迷。他立时闭目不睬，却又忍不住暗暗半睁眼睛。博氏看见这般情状，顺势将娇美的身子偎依上去……原来，酒壶里装的并非毒酒，却是浓浓的老山参汁。

洪承畴降清，两年以后，随清军进入北京，任内院大学士。他派人将母亲从福建泉州接进京城。洪母年已八十有余，一见他便勃然大怒，责问他为什么不在松山会战中以身殉节，又说：“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死汝，为天下除害！”说着，操起手杖急步追打，做儿子的只得撒腿跑了。于是，老人家立即雇了船，重返福建故里。

左懋第软禁在太医院时，洪承畴亦曾亲自前往劝降。乍一见面，懋第当场大声呵斥：“此鬼也！松山之战，洪公身殉马革，赐祭赐葬，死久矣。安得复有是人？”洪承畴刚到南京上任，有人便在乌龙潭贴出一副对联：“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上联说史可法；下联说洪承畴，“成仇”与“承畴”谐音：史、洪两相对比，成了鲜明的映照。

洪承畴于闰六月十三日，就是江南各路义师联合攻打苏州那天受命赴任南京。他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七月初，清廷又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与战功赫赫的镶红旗都统叶臣前往南京，接替班师返朝的豫亲王多铎，共镇江南。

对于江南义师的大规模镇压，自此拉开了血腥弥漫的序幕。

七月初三，清吴淞总兵李成栋，从太仓大举进攻嘉定县城。

这时，嘉定已是一座孤城，外援断绝，箭矢用尽，守城义兵股栗色变。在弥天炮火中，侯峒曾、黄淳耀在城上分头慰勉，说道：“吾与尔曹家室妇子尽在是，稍有蹉跌，寥^②中十万户同尽矣。”士卒挥泪应声，纷纷表示誓死坚守。

嘉定县城本来是座土城，明嘉靖年间倭寇屡攻不克，后来改筑砖城，自然格外完固。清兵火炮狂轰滥炸，坍塌的不过几个箭靶；又顶着门扉在东北城脚掘洞，洞刚掘穿，城上浇下煮沸的金属溶液，同时用巨木牢牢堵塞。于是，清兵佯攻东门，暗中派兵赶往北门，想从水上孔道冲突进城，城上却又推下纷纷大石，简直难以近身。

这天薄暮时分，县城北方腾起一股长长的赤气，如云似雾；顷刻变黑，绵亘接天。城上义兵传说，这是玄武神显灵，纷纷披发仗剑站到云雾之中，望着天空连连跪拜，说道：“神助我，我属无患矣。”然而俯视城下，清兵黑压压的越聚越多，炮声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上城内屋面，簌簌如雨。

第二日，七月初四五更时分，突然大雨倾盆，怪风暴起。守城义兵已经露立整整三个昼夜，两眼溃烂，神志迷糊，此时又遇怪风暴雨，浑身精湿，实在已经难以支撑。驻守东门的侯峒曾，依然和举人、诸生仗剑站立雨中，从容指挥。侯玄演手执大旗，日夜勉励将士，清兵一到便奔走呼号，到了这时已是喉咙红肿，声音嘶哑。侯玄洁负责草拟文告，他左股上生了个恶性脓疮，鲜血汩汩一直流至脚跟，依然埋头奋笔疾书。

风狂雨急中，大批清兵合力猛攻北门，举起数十架云梯冲城。驻守北门的朱长祚带领义兵顽强抵抗，砖石如雨而下。清

军一员副将，头顶巨桌踩梯而上，势如飞鸟，砖石只能落上桌面。顷刻，那副将跃身登城，双手挥舞巨斧，杀开长长一条血路，“咣当”一声劈开了东门的铁锁。城外大队清兵，犹如潮水一般奔涌而入。坚守十七天的嘉定县城终于失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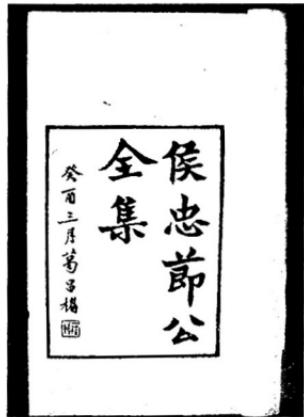


图 78 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书影

这时，侯峒曾正坐在东门城楼，指挥自若。士卒纷纷说道：“吾曾受公恩厚，尚可卫公出走。”峒曾答道：“与城存亡，义也。”侍奉在父亲身边的玄演、玄洁大声问道：“事急矣，何以为计？”峒曾答道：“有死而已，复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话音未落，家仆号啕痛哭而来，大呼清兵已经破城。峒曾挥了挥手，示意两个儿子马上离去，可是玄演、玄洁哪肯听从。峒曾大声呵斥，两个儿子刚刚挪动几步，却又重新回头。峒曾怒斥道：“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侍，恋我何为？”

玄演、玄洁答道：“有玄灝以奉祖母矣，何忍吾父之独死也。”玄灝是峒曾幼子，玄演、玄洁的弟弟。此话未毕，又有家仆急报：“贼至矣！”玄演、玄洁对视一眼，连忙挟持父亲冒着大雨奔下城楼。

路经城内通桥，侯峒曾俯视桥下流水，赞叹道：“咄咄，美清流。”玄演、玄洁劝父亲就在这里一起投水殉节，峒曾默默摇了摇头。他匆匆回到家中，拜别家庙，又带领两个儿子朝北跪拜，说道：“臣报国力竭矣。”然后赋绝命词曰：“吾头尽可断，吾节不可移。”顷刻，峒曾来到宅后的叶池，呵斥两个儿子速速离去，自己纵身投水。这时，玄演、玄洁谁都不肯离去，相互争着从死。玄

演呵斥玄洁：“吾长子，义当从，汝疾行。”玄洁亦固执已见：“兄为冢子^③，宗祀为重；兄在，弟固闲身，愿从死无疑也。”实在争执不下，玄演、玄洁最后相抱着一起跳进叶池。

气尚未绝，清兵突然赶到，七手八脚用铁钩将父子三人拖上岸来。峒曾被当场斩下首级，悬在西门城楼示众，次日又悬上侯氏宅前的旗杆，题曰：“元凶。”玄演、玄洁，则被杀害于孩儿桥。峒曾的母亲龚氏、妻子李氏这时移居在城外厂头。噩耗传来，龚氏叹息道：“吾有子矣！”又转身安慰李氏，说道：“而亦有子。”

清军于三日后弃城而去，峒曾的首级绳断墮地，眼鼻溃烂，胡须头发却还赫然可辨。有个名叫朱之熙的门生连忙捧回家中，装进箱子，一直送到厂头的侯氏别业。然而，峒曾尸体却遍寻不得。家仆哭哭啼啼沿路寻找，一遍遍叨念：“主君殉难时，下身着黄纱裤，用绿丝带系袜。”恰巧有个孩子说他知道，引领而去，一看，果真不错，这才入棺收殓。另有一说，说是有个青年金某，乘着茫茫夜色爬上旗杆，偷下了峒曾的首级，藏进箱里。峒曾族人寻得尸体，正待收殓，听得外面有哀哀哭声自远而近，一直进了宅门，恰是金某背着箱子匆匆赶到。其间还有一件奇事。据说，峒曾在苏州尧峰山养着一只鹿。峒曾殉难，一百四十余里外的那只鹿竟在山中跳掷断角，不食而死。山僧羡慕义收葬，称为义鹿冢。

峒曾父子殉节的叶池，又名叶家池。民国



图 79 叶池碑

二十一年(1932年),叶池南侧建了水泥柱门,柱上有副对联:“赍恨在清池,碧血寒漪溶一片;捐生完大节,忠臣孝子各千秋。”解放后叶池被填,1961年勒石于旧址,“叶池”两个大字出自魏文伯的手笔。这些都是后话。



图 80 黄淳耀《陶庵集》书影

驻守西门的是黄淳耀、渊耀兄弟。渊耀素来文静体弱,城破前三日,忽然两眼突出,颜色铁青,根根筋络暴起,还坚持着与人扛起数百斤的泥袋,往来登城,修筑被炮火轰塌的城堞。城将破时,西门外还没有清兵。城中男女老少冒着大雨往西奔逃,因为街路都被乱石堵塞,一路困顿颠踬,到了西门,号啕痛哭着请求开启城门。获知东门已破,黄淳耀下令大开西门。偏偏,城门因了防守堵着垒垒巨石,仅能容一人进出;而要逃出城去的百姓,却是黑压压一片,有数千人之多。不多久,清兵赶到,都从屋面上嗖嗖飞奔而来。拥在城门口的百姓无路可逃,纷纷投河而死。

黄淳耀、渊耀兄弟深知事不可为。淳耀说道:“吾了纱帽事耳,汝若何?”渊耀说道:“吾亦完秀才事,复何言!”两人匆匆下城,路上遇见家仆,急忙问道:“我父安在?”家仆误听传闻,答道:“死乱兵矣。”淳耀失声痛哭,一跤跌倒在地,竟至难以起身。渊耀不知从哪里牵了一匹马来,急忙将兄长扶上马背,自己手执缰绳,冒着滂沱大雨,冲开四溅的泥浆一路疾行。

城西南有座西林庵,这是往昔兄弟俩与友人一起读书之处。来到庵内,淳耀向人问道:“侯公何若?”有人答道:“死矣。”淳耀

决然自语：“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庵僧是淳耀的旧交，连忙送上茶来。淳耀与庵僧高谈许久，然后微微笑道：“大师急避，某兄弟即此别矣。”庵僧连忙劝阻，说道：“君未受职，可以无死。”淳耀答道：“城亡与亡，乃儒者份内事。今托上人，死此清净足矣。”他拜过菩萨，当即写下遗书：“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遗臣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予心。”见此情景，渊耀说道：“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之民也。”于是，兄弟俩相对悬梁自缢，淳耀居西，渊耀居东。稍顷，渊耀忽然急呼：“弟不可以僭兄！”这意思说，按照长幼身份，应该是兄在东而弟在西，现在位置颠倒了。这时淳耀已经即将气绝，一股鲜血从口中喷上墙壁，两人重新交换了位置，这才双双死去。喷到墙上的鲜血，入砖寸许，渍痕历久不灭，后人署其轩曰“留碧”。淳耀别号陶庵，故世人称之为“陶庵留碧”。1962年，西林庵旧址立碑，碑上“陶庵留



图 81 “陶庵留碧”碑

碧”四字出自吴玉章的手笔。碑阴镌有吴玉章七律一首，有云：“长虹碧血气冲天，爱国英雄继万千。且喜纪元新世界，翻天覆地换人间。”这些亦是后话。

传说十二年之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有个名叫张能麟的督学江南。嘉定知县谒见，张问道：“黄淳耀子若何？”知县茫然不知。张就说道：“忠义文学之后，乃不知耶？速访之。”不久，县试即将举行，知县告诉淳耀的儿子，说张督学让他赴试。淳耀的儿子因平日常常受人欺侮，亦有这个想法，便一口答应了。谁知县试前夜，却在梦中遭到父亲斥骂：“汝何不肖若此？不许考！”事情就此作罢。谁知发榜时，却是第二名；后来并未参加府试，发榜时却又是第二名，这才前往江阴参加会试。这天日暮时分，正要进入考场，淳耀的儿子忽然腹中疼痛，简直难以举步。家仆劝道：“只须一进去耳，不必作文也。”他这才勉强劲身。踏进辕门，恍恍惚惚中竟看见父亲站在面前，劈脸怒骂：“汝尚不走去耶！”他大吃一惊，忙问家仆有没有看见听见，家仆连连摇头，这才诚惶诚恐进了仪门。即将唱名时，却被父亲在小腹下狠狠踢了一脚，跌倒在地，立时口吐鲜血，神志昏迷。家仆慌忙将他扶回旅店，没再参加会试，这病不久就又无影无踪。这些，自然都是逸闻。

驻守南门的是张锡眉、龚用圆。锡眉是侨居嘉定的上海人，城破前数日，他就作了绝命词，端端正正写在外裤上：“我生不辰，僦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俱亡，死亦为义。举家殉之，惜非其地。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城破，锡眉冒雨回到居宅，先让妾何氏抱着女儿投水而死，然后从容自溺。

龚用圆则抱着他的胞兄、诸生用广失声痛哭，相互说道：“我祖宗清白自矢，历三世矣。今日苟且图存，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说罢，双双投水而死。两具尸体浮出水面，手还紧紧握在一

起，任怎么也难以解开。他们的胞弟、诸生用厚，起初带着妻子出逃，不久亦自溺身亡。龚氏一门，兄弟三人全部殉难。

驻守北门的朱长祚，在城破之后，将全家安置上一艘大船，合门自沉，泱泱水面仅留下一汪无声的漪涟。

李成栋在嘉定吃过数次大亏，连他的胞弟李成林亦捐躯城郊，对嘉定士民可谓恨入骨髓。嘉定城破之初，他驻在城外小武当庙，早晨带领清兵入城，便下令大肆屠城。清兵肆意杀掠，家至户到，即使小街僻巷，亦无不搜索穷尽；碰到乱苇丛棘，就用枪乱搅，确知没有藏人，才得罢休。清兵每撞见一个百姓，就大呼“蛮子献宝”。那人取下身上所带的全数奉上，对方满意了方才释放；再碰上别的清兵，胁取如前，所献自然不多，就被连砍三刀；直到身上毫无分文，便被一刀斩杀了事，那情景可谓白刃交飞，碧血四溅。因而，满路尸体具具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妇女中，凡是面貌丑陋的，一见就杀。大家闺秀及有点姿色的，则被掳入民宅，白日奸淫。若有不肯顺从，就用铁钉将双手钉上木板。这时，城中悬梁的、投河的、投井的、断手断脚的、血污满面的、被砍未死手脚还在动弹的，血肉狼藉，一片惨状。其中投河而死的，不下数千人。三日后，从西门一直到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船无处下篙，河面岔起层层白膏，成群饥鸥老鸦整日在河上盘旋起落，刺耳的聒噪令人毛骨悚然。

屠城三日后，七月初六，李成栋部抢夺民船，满载金帛、妇女及牛马猪羊等三百余艘，浩浩荡荡返回太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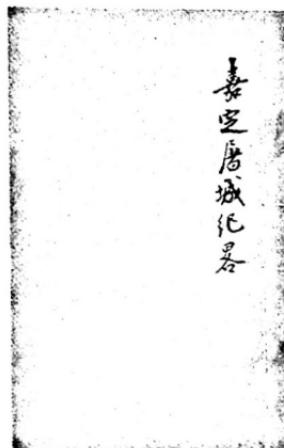


图 82 《嘉定屠城纪略》书影

半个多月之后，七月二十三日，江东人朱瑛自称游击将军，率领乡兵五十人进驻嘉定县城。这时，侥幸脱险的嘉定士民已经络绎返城，看见室家零落，里门萧条，无不放声痛哭。朱瑛进城之后，城内外又喧传四起，说是明军已经光复南都，李成栋已经逃往扬州。不知传言究竟有无根据，城内士民不敢响应朱瑛号令，重起守城自卫；而城外的葛隆、外冈、马陆、杨家行等镇乡兵，却又重新聚集起来，碰到剃了发的就杀、就劫、就烧，弄得烟焰四起。远近闻风，又群起护发。

有个名叫徐元吉的吴淞人，先世出生嘉定，这时因攀附李成栋，做了清吴淞陆营把总。嘉定失守时，徐元吉乘乱带兵前来劫掠，勒令部下每人上缴绸衣五件、铜锡器五件，于是积资巨万。这时，便以勒令剃发为名，日日从吴淞窜到嘉定城内外抢劫，甚至开膛破肚，吃人心肝，即使亲戚朋友亦不放过，百姓见了，像见罗刹夜叉。徐元吉的父亲是个诸生，善良厚道，听说儿子如此惨无人道，每每仰天大哭，说道：“孽畜世为嘉定人，安忍惨杀土著，皇天皇天，何以全不开眼！”这徐元吉却是杀红了眼睛，又与其他清军头目划地杀掠，数十里内，草木一片殷红。这时朱瑛早已撤走，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见三四僧人在火场上搬取焦木，聚尸焚烧，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

那个名叫浦六的太仓无赖，昆山起兵之初，潜入昆山县城作清兵内应，收买乞丐在井中投毒；这时又带了一伙人，窜来嘉定趁火打劫。有个名叫郭玄的，登上城头当面怒斥，说道：“浦六，我嘉定与汝太仓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数日，汝人面兽心，公然来作贼，剥取煨烬，狗鼠不食汝余。汝速去，不去将磔汝于市。”浦六无言以对，掩面而去，回到太仓，却稟告李成栋说：“嘉民恃其嚣顽，将复叛矣。”

一听这话，李成栋勃然大怒，次日派遣太仓降将范国昌，率

领清兵抵达葛隆镇，驻扎织女庙。葛隆镇刘敖、王宪召集乡兵千人，宰牛结盟，誓不反顾，与外冈镇乡兵会合，驻守薛市门桥。不久，乡兵吹角鸣锣发起攻击，火炮连发，挺刃奋呼。清兵稍稍退却，乡兵奋死直追。这时，有一名压阵的清骑副将，脸色如铁，身高八尺，一时掉落在队伍后头；有个名叫朱六的乡兵，此时恰在路旁登溷^①。清将单骑而过，朱六突然腾身而起，一把将他抱住，两人扭在一起滚落河中。清将仓促拔刀，刀未出鞘，朱六已用双手紧紧掐住了他的喉咙，高声呼喊。乡兵闻声赶来，只见朱六正与清将激烈搏斗，河水四溅，犹如涛山浪屋。乡兵争相下水擒拿清将，拖上岸来当场斩首。这颗首级大得出奇，就像五升大盃。于是，乡兵乘胜追击，在南码头又是一场激战，斩获清兵首级七十二颗，范国昌溃败而逃。葛隆、外冈两镇乡兵扬眉吐气，欢声雷动，以为清军从此再不敢小看他们，却也因此松懈了警惕。

时隔一日，天色尚未完全放亮，李成栋派遣大队清兵突然袭击。这时，葛隆镇居民还未起床，清兵长驱直入，大肆杀戮，流血没踝，又乘势屠戮了外冈镇。葛隆、外冈两镇告破，道路无梗，浦六又力劝李成栋再屠嘉定县城。次日，浦六被委任为清嘉定知县，杀气腾腾带兵入城。他自念是太仓人，与嘉定相距不足四十里，非刑杀不足以振威。这天，嘉定城内又大开杀戒，连七八岁的孩子都未能幸免，又是一派碧血殷地、白骨撑天的凄惨景象。此后，浦六安意肆志，日日发兵四乡打粮，淫杀无度。乡民纷纷用乱草蒙头，躲到水中避难。从此，嘉定城内城外，无论贫家富户，都被洗劫得一干二净。

从七月初四县城失守至当月月底，嘉定被前后三次大肆屠戮，城内外共死难两万余人。这是嘉定设县四百余年以来绝无仅有的异变，史称“嘉定三屠”。

注 释

- ① 十六祭坛：据《明通鉴》。亦有赐祭“七坛”、“九坛”、“十三坛”等多种说法。
- ② 眇：嘉定的简称。
- ③ 墓子：即长子。
- ④ 潼：厕所。

第十二章 苏松郡邑相继失守 江阴城破壮怀激烈

嘉定失守前夕，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从南京挥师苏州，巨舰数艘，载着数十巨炮蔽空而下，在苏州稍事停留，便启程进逼昆山。七月初四，就是嘉定失守当天，翰林朱天麟、徐开禧率领舟师在真仪迎战，被清军大炮狂轰而溃。次日黎明，清军战舰抵达昆山西门，参将陈宏勋再率舟师迎战，亦战败而还。

七月初六凌晨，又是大雨滂沱。西门外，清军巨炮齐发，狂轰滥炸。炮中铁丸重达十余斤，中人立碎。城上砖石横飞，残肢断体交舞而下。六十多岁的主帅王佐才登城率众死守，奋力抵抗。上午巳时，就是九时至十一时光景，西门城墙被轰塌数丈，清兵冲突而入。坚守二十一天的昆山县城终于失守。佐才一边率领义兵巷战，一边掩护百姓出城潜逃，直至矢尽力竭，才整肃衣冠，端坐帅府大堂，被冲进门的清兵当场杀害，全家老幼都被斩尽杀绝。

协助佐才守城的贡生朱集璜，掌管着东、南两座城门的钥匙。西门一破，集璜大开东、南两门，让百姓蜂拥出城避难，自己来到东禅寺后河，投水而死。衣带间留有绝命词，写道：“可质祖宗，可对天地，生无自欺，死复何愧！”诸生陶琰世居鸡鸣塘，离城二十里，清兵临城，他率领乡勇三百前往助战，途中获知城破，彷徨多时散兵返还，叹息道：“以发其死矣，后之哉！”朱集璜表字以发，是陶琰的妹夫，两人平时情同手足。当夜，陶琰闭门自缢，衣

袖间留下八字：“生为明人，死为明鬼。”儿子将他匆匆埋葬在祖墓旁边。数日后，集璜灵柩因兵阻难以归葬故里，就权厝^①在陶琰之右。时人因而有这样的说法：“朱断断，陶植植；生同年，死同日；生同学，死同城。”



图 83 朱集璜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图 84 陶琰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驻守东门的举人周室瑜，在城破之后，率领家丁披甲持戈守卫家宅。清兵赶到，室瑜和他的儿子朝鑛持剑砍杀，连伤数人。稍顷，铁骑四面围困，清兵跃上屋面，四面飞矢如雨，室瑜父子先后倒身血泊。室瑜的妻子诸氏被俘，不屈遇害，朝鑛的妻子王氏自缢身亡。

贡生陈大任已经逃出城去，却忽然跟人说道：“同起事而以吾独免，非丈夫也。”又跟妻子、儿子说道：“吾生平愿死忠义，今幸获死。”说罢，掉头还城，巷战而死。妻子与儿子亦都遇害。大任有个胞弟大化，守城时掌造炮药、火箭。城破，寺僧要将他藏

匿起来，大化说道：“兄死矣，我可生乎？”亦在巷战中被执遇害。

城破后战死的，还有陈宏勋、吴其沆。杨永言藏匿民间，侥幸脱险，后来剃发为僧，漂泊浙滇。朱天麟远走江西，后来历尽艰险，随南明永历帝继续抗清。

清兵入城后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县城西北的马鞍山上怪石蹭伏，绿阴弥岭。其间寺院林立，洞窟四布，诸如华藏寺、石王庙、樊公祠，诸如栖霞洞、桃源洞、抱玉洞、长阳洞。城破之际，约有千名妇女拖儿带女，踉跄上山，偷偷藏进寺院、洞窟。小儿一声啼哭，清兵满山搜索杀戮，鲜红的血流犹如涧水奔泻而下。

三日屠城，昆山全城死难两万八千余人。种种死状令人目不忍睹，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斩首、砍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寸磔，以至悬梁挂树，到处都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因了暑气蒸腾，加上连日暮雨，尸体都变了颜色，素紫赤白黄黑，种种不同。亲历其境的归庄所作《悲昆山》诗，这样描写着当时的惨状：“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白昼啾啾闻鬼哭，乌鸢蠭蚋食人肉。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摄头半秃……”

顾炎武、归庄在城破当夜侥幸脱险。

昆山之难，炎武有多位亲属遇害，生母何氏亦被清兵砍断了右臂。炎武逃到常熟语濂泾，嗣母王氏已绝食七日，奄奄一息。临终，王氏嘱咐炎武：“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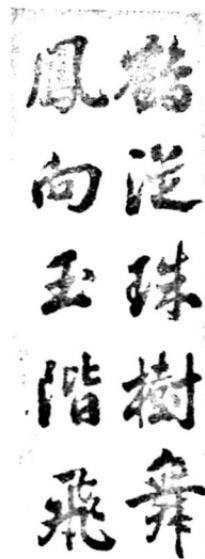


图 85 顾炎武手迹
(选自《名人楹联墨迹大观》)

可以瞑目于地下。”此后，炎武不剃发，不易服，隐匿往来于太湖一带，与太湖义师时通声息。他常手执白羽扇，以示与白布包头的义军同道，故而有诗云：“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



图 86 归庄像(选自《中华各姓祖先像传集》)

归庄全家亦多死难，他从此断发僧装，自称“普明头陀”，往来湖山，避迹乡园。晚年穷困潦倒，结庐于昆山金潼里归有光墓侧，授徒卖文以维持生活。归庄的俗曲名篇《万古愁》，从盘古开天辟地叙起，直至清兵南下，南都陷落，可谓慷慨悲歌，有人将它比作当世的《离骚》、《天问》。最后，这样描写着他的隐士生涯：“俺自向长林丰草，山坳水峤，一曲伴渔樵。”“傍山腰水腰，望云涛海涛；倚梅梢柳梢，听钟敲磬敲；卧僧寮佛寮，任日高月高，没些半愁半恼。真个是纵海鱼，离笼鸟，翻身直透碧云霄。恁便是

是银青作饵，金紫为纶，漫天匝地张罗钓，俺放荡老先生，摇手摆头竟自去了。”

昆山失守后七日，七月十三日，李成栋派遣清将佟某进攻常熟。在城南陈学士桥，严栻率领义兵奋勇迎战，战事激烈，杀伤相当，最后却未能返进城内。次日早晨，坚守了三十三天的常熟县城终于失守。清兵入城，大肆屠戮，从当日早晨直至十五日薄暮，整整杀了两日一夜。大街小巷，桥畔河头，败屋枯井，满眼积尸累累，不下五千余具。

虞山脚下，有钱谦益家宅半野堂，半野堂之后的绛云楼，雕

梁画栋，楼高三层，可谓富丽豪华。匾额“绛云楼”三字笔意清奇，出自柳如是手笔。这是两年之前，钱谦益为他的宠妾柳如是所建。底层为客厅、卧室、书房，楼上两层则是藏书之处，藏有图书万卷，不乏古籍善本。这时，钱谦益与柳如是都在南京，绛云楼只留家仆看守，大门前挂着白色的降旗。城内的读书人以为清兵不会闯入降臣之家，便争相藏匿到绛云楼上。谁知清兵不走挂着降旗的前门，而从后门冲突而入，杀了看守家仆，一直冲上楼去，将儒巾儒服的读书人一古脑儿斩尽杀绝，鲜血顺着楼梯汩汩而下。

诸生徐守质家住南城，与胞兄守噩侍奉母亲避兵乡下。乡间兵起，母亲因患病难以迁居，守质跟胞兄说道：“不可俱死断徐氏，兄长，宜行；守质当侍母。”守噩说道：“弟贤不可徒死，我无益于时，当侍母死生。”彼此推让很久。清兵突然赶到，守噩匆忙逃走，母亲与妹妹一起投井自尽。守质随后跃身水井，却被清兵一把揪住了头发。守质大叫：“吾不辱身！”返身与清兵格斗，最后被斩杀井旁。守质的好友冯知十，在客舍猝遇清兵，奋臂格斗，飞矢中胸，跌倒在地，被清兵当场斩杀。守质的叔叔、诸生徐怿家在徐市，听到县城失守，叹息道：“吾家世科第，竟无一义士耶！”立即身穿布袍，拜别亲族，题壁云：“不敢立名垂后代，但求靖节答先朝。”夜半自缢。诸生项志宁逃在野外，正嚼饼充饥，听说城破，吃剩的半块饼掉地上，掐着自己的喉咙不食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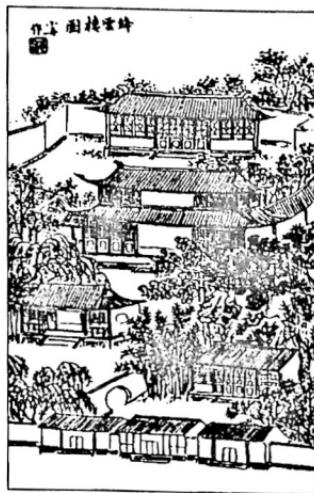


图 87 绛云楼图
(选自《牧斋先生年谱》)

七月十六日早晨，清将佟某满载金帛妇女离开常熟。当日，严弒回到城里，收集旧部，重新起兵守城。次日，李成栋派遣清提督汪某，率领劲卒两千再征常熟。严弒率领义兵在城南华荡激战，结果力战不支，仓惶落水，一位勇士跃入深水，将他背负而出，遂指挥残卒换下兵服，四散逃跑。



图 88 严弒像(选自《中华各姓祖先像传集》)

古镇福山在常熟城北三十六里，濒临滔滔长江，与南通狼山隔江相峙，可谓东南控扼之地。这时，福山是明朝的义阳王驻跸之地，附近的二十五都驻扎着海上明军，乡民都没有剃发；而县城附近的四十五都，乡民都已被迫剃发。二十四都夹在中间，剃发的与没有剃发的混杂一起。在这里，清兵一见没有剃发的就杀，斩下头颅当做“海贼”首级，回去请功；海上明兵一见剃发的就杀，斩下头颅当做“鞑子”首级，回去领赏。这样，二十四都的乡民，没有剃发的怕见清兵，剃发的则怕见海上明兵，日夜惴惴不安，谁也不知道哪天就会脑袋落地。

后来，清提督汪某统兵北巡福山塘，杀戮残酷。陈家桥一带，沿塘树木林立，人头悬挂累累，都是全发乡民。

事平之后，清朝大吏还是交相举荐严弒出山做官，甚至将他与三国时的诸葛亮相比。严弒以衰老年迈为借口，坚决拒绝。他在锦峰下祖坟一侧构筑了小楞伽静室，禅灯梵筭，焚香独坐，精研佛经，最后无疾趺坐而逝，终年七十九岁。后人在静室旧址建了严公祠，以纪念这位当年率众抗清的节义之士。这些都是后话。

严弒，字子衡，号锦峰，常熟人。嘉靖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主事。隆庆初，倭寇犯常熟，他率众抗倭，屡立战功。万历二年，倭寇攻陷常熟，他率众拒守，城破被俘，坚贞不屈，被杀于城下。

松江自闰六月初十起兵以后，在沈犹龙主持下，陈子龙、徐孚远、李待问、章简等坚持固守。在此期间，吴志葵舟师攻打姑苏失利，退守松江，与从太湖撤退而来的黄蜚舟师会合，屯兵泖湖，结连水寨，以遏阻清军东进府城。七月二十三日，嘉善县城在坚守了四十四天以后失守，孙璋、孙钜父子退守西塘；钱棟、洪祖烈还有同在军中的安徽桐城义士钱澄之三家，则奔赴松江，亦屯兵泖湖，与陈子龙的振武军合师。

这时，李成栋已平定嘉定、常熟。八月初三，暗暗挥师绕过黄蜚舟师的水上防线，一举夺占青浦县城，然后立即进攻松江。

当日傍晚，在渐渐浓重的夜色之中，一艘大船从青浦方向悄悄驶近松江府城。青浦乡绅董某出现在城下，说是特地来探望沈犹龙的，请求开启城门。沈犹龙知道董某已经降清，此行必有阴谋，便派兵卒将董某追杀在青浦地界。恰在这时，在城外制造武器的谢某驾船而来，要进城交纳，沈犹龙这才下令打开南城水门。

谢某的船缓缓驶进城来，水门刚要关上，忽报黄蜚从泖湖押解奸细而来，一艘大船随后入城。大船上的兵卒一律青布裹头，确是黄蜚部下的装束。忽然，有个兵卒不小心散脱了头上的青布，赫然垂下一条长长的辫子。原来，这是潜伏城下的清军先遣部队，假扮黄蜚部下，以此蒙混进城。义兵大惊失色，高声惊呼：“北兵至矣！”清兵闻声而起，纷纷扯掉头上的青布，一色长辫垂垂。这时，城中早已潜伏内应，清兵乍入，城上立时树起一面面大清旗帜。而清军大队人马，亦随之斩关入城。坚守了五十三天的松江府城终于失守。

一场血腥的巷战，在松江城内拉开了序幕。刀光剑影中，沈犹龙左肩中箭，死在濠下。义兵头领蔡乔枝手舞铁鞭，重达八十斤，数百清兵应声而毙，最后筋疲力尽，呕血而死。南门失守，



图 89 李待问像
(选自《云间邦彦画像》)

章简被清兵擒获，不屈遇害。东门失守，李待问即将下城，有一名老兵拉住了他，说道：“闻君读烂四书，今日将安之？”待问答道：“臣死忠，常事也。吾第与家人一诀耳。”老兵说道：“君能如此，我先断头以待。”说罢，拔出刀来自刎而死。待问抚尸痛哭，不久匆匆回到家中，与全家诀别。少妾拉住他的衣服，泪如雨下，众人争相劝他逃亡。待问微微笑道：“死，吾分也，且不死何以对此老兵？”他当即引绳自缢。谁知气还未绝，清兵匆匆赶到，将他五花大绑，押着去见清帅。待问就是不肯前行，最后被杀在东门织染局前。华亭教谕睦明永，字嵩年，已经六十三岁，是镇江丹阳人。他先有书信与儿子诀别：“国且亡，我有三不可生：平日以节义自命，亦常以勉人，一也；赋性梗直，触境辄动，二也；且我名命之于父，修短视明，三也。”城破之际，明永在文庙明伦堂题下绝命词：“明命不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圣贤。”书罢，在堂上悬梁自缢，未能死去；便走出门去想投泮池，却被冲进文庙的清兵擒获，不屈殉难。有个名叫陆厚元的裁缝师傅，城破之际，在家门口堆满柴火，问妻子道：“能完节乎？”妻子答道：“能。”于是，厚元点燃了熊熊大火，与妻子、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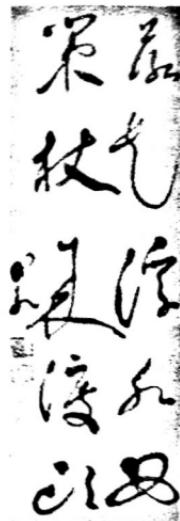


图 90 睦明永手迹
(选自《名人楹联墨迹大观》)

南京。清帅见了黄蜚，以礼相拜，黄蜚拒不答礼；要他归顺，他手指清帅破口大骂。清帅勃然大怒，下令砍了他的双臂，却骂声更高；又被割去舌头，他口含鲜血喷向清帅。九月初五，黄蜚被腰斩于南京水西门，全家死难的有百数十人。吴志葵则于上一日殉难于笪桥，妻子范氏先已自刎而死，儿子永思后来亦被杀害。

从嘉善奔赴松江的钱棟、洪祖烈、钱澄之，在松江失守以后，准备取道震泽，设法南下福建，投奔南明隆武帝继续抗清。徐孚远父子一起同行。

中秋前夕，船泊分湖，只见兵火处处。钱澄之的妻子方氏深知难以保存全家，她劝澄之远行，让两个儿子削发为僧，自己抱着小女自沉殉节。澄之哪肯应允。八月十六日晚，船至震泽。



图 91 普济禅寺(选自《吴江旧影》)

古镇震泽，位于吴江县城西南八十里，北滨太湖。《吴越春秋》说，范蠡乘舟由此泛湖，因有底定、思范两桥，又有蠡宅村、蠡泽湖。镇上颇多佛寺，镇西普济禅寺初建于宋元丰初年，古柏苍

死抵抗三日三夜，最后粮尽弹绝，束手就擒。到了清帅面前，祖烈浩气凛然，屹立不跪。劝他归降，则答道：“负国不忠，辱先不孝，忠孝已亏，何用生为！”次日再上大堂，清帅要他代为筹集军饷，以免于一死。祖烈厉声答道：“有饷即与尔决战，何至今日乎？”这时，大门外围观的百姓为保全祖烈性命，纷纷表示愿意代为筹集。祖烈坚决拒绝，对百姓说道：“我不能保有此地以致于此，安忍更累尔等以苟生乎？况为男子，而肯与人乞活乎？”说罢，面对大堂嚼碎舌头喷血大骂。清帅下令推出斩首，祖烈纵身一跃，夺过刀来自刺胸膛而死。后来，他的门人与家仆，扶柩归葬吴江芦墟故里。钱澄之则历尽艰险逃亡桂林，随南明永历帝继续抗清。永历朝亡，僧装终老，活了八十二岁。这些都是后话。

松江失守，吴志葵、黄蜚舟师败亡以后，清军团团围困了金山卫。

金山卫在松江府城东南，属华亭县。松江起兵之初，曾召集各路镇将一起议事，明金山卫指挥使侯承祖亦带兵前往，表示愿意共赴大义，却受到吴志葵的阻挠。承祖愤然起身道：“然则府城听之总戎，承祖以金山卫为存亡耳，誓不使北兵得近卫城一步。”侯承祖拂袖而归，还守金山，治兵严御，与松江府城成犄角之势。松江失守，清军四面环攻金山卫。承祖和他的长子世禄，亲自率领骁捷的藤牌兵登城拒守。清兵攻城，发矢如猬，乘隙布满云梯，嗖嗖扳堞而上；守兵用藤牌蔽矢，随登随砍。清兵一次次进攻，一次次败退，久攻不下。

十多天后，城上守兵已疲惫不堪，城内人心动摇，情势甚为危急。有人劝说世禄赶快航海而去，以存侯氏一线血脉。世禄长叹一声，说道：“父死忠，子死孝，分也。覆巢之下宁有完卵乎？且名义所系，事有重于此者。”他题绝命诗于城垣，有云：“身沾雨

露心难死，肉委泥沙骨自香。”

八月二十日，清军火攻北门水关，冲突而入。驻守北门的是大刀姜超，身高八尺，膂力过人。早先，北方战乱频频，姜超自铸了一把大刀，重达四十余斤。每年春秋人家祭神，他却祭刀。每回要用二斗米做饭，又供上大鱼大肉，恭恭敬敬跪在大刀前面，说道：“吾得用汝，死无憾。”祭毕，便将米饭鱼肉吃得精光。姜超家贫，平时食不果腹，惟有到了这祭刀之日，才得饱餐一顿。清军破城，姜超手中这把大刀得以大显神威，眼前鲜血四溅，纷纷一片红雾。后来寡不敌众，姜超退到十字街头，又用大刀斩杀清兵二百多人，最后就在这把大刀上慷慨自刎而死。

侯承祖与世禄率兵巷战，追逐七次，手刃清兵五百余人。最后，世禄全身中箭四十，被俘不屈，大骂清帅不绝于口，被杀在押解途中。承祖马蹶被缚，清帅劝他归降，承祖答道：“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食禄二百八十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押过战卒骸骨间，他仰天长叹：“余不能早自裁，使无辜之民横罹锋残。余之咎也！”押到郡城，又有人出面劝降，承祖始终不屈，最后被杀于华亭县文庙前。临刑，承祖回头对刽子手说：“幸释吾缚。”他请求松绑，以便最后朝北拜谢帝恩，同时叩首辞别先圣，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他从从容容颌首三下，闭目待尽。承祖死后，被当场剖腹，曝尸于文庙门前。承祖的妻子女儿则都自缢而死。次子世荫，亦名其伟，这时另外率领一支军队驻扎在海边的柘林。得知父兄殉节，母姐自缢，他痛哭欲死，径直来到清军大营，请求在父亲尸体旁殉义。古俗杀孝不祥，清帅释放了他。世荫于是收殓父母兄姐的尸体，浅葬于金山卫北郊。

不久，清军又攻克上海，从川沙一直杀至南汇，残酷镇压了孔师义军。接着崇明亦破，下江监军道荆本彻部丢盔弃甲，朝南溃逃舟山海域。

清军在攻陷松江，大破吴志葵、黄蜚舟师之后，贝勒博洛统领李延龄、土国宝，督率刘良佐、李成栋，集结清兵二十四万，大小火炮数百尊，重重围困江阴。

江阴孤城，危在旦夕。这时，清兵将摄政王多尔衮的劝降谕旨，用箭射入城内，其中写道：“明已亡，何苦死守？”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城内在这劝降书后加上批语：“愿受炮打，宁死不降。”重新射出城外。

中秋将至，阎应元下令，给家家户户发放赏月钱，同时宰牛酾酒。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流辉满天，清露薄野，剑戟无声。城中军民成群结队聚上城头，东一堆，西一伙，对坐着欢呼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写了一首《五更转曲》，由百余人登高传唱，笙笛箫鼓一齐伴奏。这套曲子共有五折，写尽了清军凶虐、百姓惨状与男儿以死报国之志，极其哀烈悲壮。其中有一段歌云：“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歌声悠扬，响彻云霄，那情景犹如生祭一般。一连三夜，城下清兵惊骇得通宵不寐，有的甚至悲叹涕泣。

八月二十日，贝勒博洛下令大举攻城。鼓吹前导，炮手披红。百里之内山摇地动，斗大孤城埋进了硝烟弹雨之中。在南门城楼之侧，城墙轰塌一角。陈明遇从泥堆上飞身登城，率众燃火发炮，成批清兵应声而倒，后面的都畏畏缩缩，不敢近身。后来，贝勒博洛下令，将二百余尊大炮移到君山脚下，集中轰击东北城。炮手用竹栈装泥掩蔽，伏在炮侧。城上连连还击，无奈都被竹栈挡住，无法伤及清兵。

八月二十一日二更时分，夜色如墨，又是暴雨如注，加上雷鸣电闪，天空像搅成了一锅稀粥。清军大炮乘势发威，城上砖石横飞，守兵简直无处站立。不久，清军集中左右两路继续发炮；

独有中路，只冒狼烟，隆隆巨响而不伤人。这时天已放亮，可是烟漫障天，咫尺难辨。守兵以为敌人一时难以入城，不料，就在中路滚滚黑烟掩护下，清兵越过城濠，架起云梯蜂拥登城，开弓大射。守兵猝不及防，纷纷溃退。午后，大队清兵从祥符寺后入城，一直杀上大街通衢。

城破，阎应元在东门城楼索笔题门：“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毕，率领义兵千人上马格斗，巷战八个回合，斩杀千余清兵。无奈清军势如潮涌，应元且战且退，背上连中三箭。他深知难以幸免，回头跟随从说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说罢，纵身跳入前湖。不料湖水过浅，竟至不能没顶，被追来的清兵俘获。这时，降将刘良佐坐在乾明佛殿，一见应元到来，连忙跃身而起，两手扶着他的肩膀，默默哭泣。应元说道：“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贝勒博洛正在县衙大堂，下令急索应元。应元来到堂上，挺立不跪，背向贝勒，骂不绝口。有个兵卒狠狠一枪贯穿了他的小腿，鲜血汩汩直冒，倒身在地。日暮时分，应元被押到栖霞禅庵，夜间连呼“速杀我”不绝于口，最后壮烈殉难。

陈明遇举火烧了家宅，自焚全家四十三人。他独自持刀来到兵备道前下马搏战，身负重伤，握刀僵立，临死倚壁不倒。许用则在家宅后楼，跪抱老母膝盖，举火自焚。同殉的有妻子、弟妹及婢仆，全家十七口。

训导冯厚敦身穿朝服自缢文庙明伦堂，他的妻子与弟媳，将衣襟联结一起双双投井。中书舍人戚勋题壁：“大明中书舍人戚勋合门殉节处”，先命妻妾子女自缢，然后点火自焚，一门死难二十一人。戚勋在遗书中写道：“非敢殉难称大明忠臣，抑求完发为大明忠鬼。”清兵进门，只见他纱帽红袍仰卧于地，定睛一看却是一片灰影，顿觉阴风凛凛，吓得扭头就走。



图 92 戚勋《花卉》(选自《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全城士民奋死抵抗，直到次日还巷战不息。在安利桥，五百少年与清兵搏斗，他们相互勉励：“总是一死！”杀敌甚多，力尽而败。桥下河长三十余丈，积尸与桥面相齐。城中有口四眼井，死者如市，往往一人刚要投下，后面身强力壮的将他一把提起，说道：“让我先下。”结果，身强力壮的死了，而被提起的反而活了下来。这样反反复复，封刀以后，仅从这口四眼井里，就捞上来二百具尸体。观音寺的僧人起初未被屠戮，后来清兵将妇女抓到寺内，就在地上奸淫。寺僧嫌其污秽，暗中在后屋纵火。清兵大怒，立即杀了一百多僧人。有几个躲进塔内，抽了楼梯，这才侥幸脱险。观音寺后面有华严庵，有一人躲到佛殿隐处，里面已有一人，不久又有一人躲了进来，三个人一起藏在里面。到了第三天，饥肠辘辘，实在难以忍耐，其中一人说道：“吾有生米一掬在此，若夺覆，则俱死，须均分乃可。”其余两人连声答应，于是将这把米分成三份。这时雨还在下，淅淅沥沥，他们偷偷伸出手去，接了房檐淌下的雨水，和着生米吃了下去，这才免于一死。有一家兄弟两人，手持长矛隐藏在深巷曲折之处。清兵并不知情，长驱而入，那哥哥用矛刺击，清兵倒地，弟弟立即将尸体拖到隐蔽之处。后面又有清兵到来，如法炮制，如此这般先后杀了十六个清兵。后来，有个清兵尾随在后面，望见前面有人被杀，大惊失色，回头引领十多个清兵蜂拥而至。清兵跃上屋面，团团围困，兄弟俩这才被擒拿斩杀。

第十三章 长白劲旅全军覆没 太湖义师灰飞烟灭

早在闰六月下旬，清军击退了联合攻打苏州的各路义师之后，土国宝擢升江宁巡抚，仍旧驻守苏州。一日，鼓吹举炮，乌纱玉带，八抬大轿迎入新迁至府城城隍庙西的巡抚衙门。文武官员进谒拜贺，风光之极，可谓汉官威仪矣。

七月下旬，新提督吴胜兆到任。吴胜兆，辽东人，四十三岁。那是目不识书的一介武夫，善运铁鞭，力敌百夫，双剑常佩不离。胜兆原为明朝指挥，崇祯十七年（1644年）降清，后随豫亲王多铎征战江南，此时擢升苏松提督。

在苏州，巡抚土国宝兼理军民，提督吴胜兆专掌军事。苏松郡邑相继失守之后，以白头军为中坚的太湖义师，自然成了土国宝、吴胜兆的主要征剿目标。

对于时局，吴易、孙兆奎其实早就洞若观火。在这偌大江南，南京的弘光朝覆亡之后，要想卷土重来，再造中兴，真是谈何容易！就说跟频频调集的清军相比，白头军兵力薄弱，粮饷短缺，到头来必定难以与清军相持到底。江南这半壁江山，迟早都会统统落入清军之手。就是说，南明事之不可为，早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无论战守，都在劫难逃，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定数。只是，“事成不成总由天，我志可伸不可屈。”在这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作为志士仁人，惟有拼死一搏，不能扬眉吐气地活着，宁可轰轰烈烈地死去。即使肝脑涂地，也要在天地间留一股浩气！当

然，这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的绝望反抗罢了。

身处绝境，吴易常常在军中置酒高会，与将士纵饮为乐，以此排遣满心郁闷，因而亦疏忽了对清军的高度戒备与警惕。孙兆奎历来自事谨慎，常常规劝吴易节饮，吴易却每每不能听从。自炳、自驯兄弟甚至屡屡为此泣谏，常常弄得仰天大哭。

这一年，昆山顾炎武有诗一首寄赠吴易，题为《上吴侍郎赐》。这首诗从弘光朝覆灭，南京、苏州先后归顺写起，盛赞了白头军的战略战术与赫赫声威。诗云：

烽火临瓜步，銮舆去石头。
蕃文来督府，降表送苏州。
杀戮神人哭，腥污郡邑愁。
依山成斗寨，保水得环洲。
国士推司马，戎韬冠列侯。
师从黄钺阵，计用白衣舟。
曹沫提刀日，田单仗锸秋。
春旗吴苑出，夜火越江浮。

诗的结尾，顾炎武笔锋一转，在激励中寓以告诫：

作气须先鼓，争雄必上游。
军声天外落，地势掌中收。
征虏投壶暇，东山赌墅优。
莫轻言一战，上客有良谋。

诗中“上客”，就是指兆奎与屡次泣谏的自炳、自驯兄弟。

八月二十日，清提督吴胜兆五更发令，从苏州统兵南下吴江，前往征剿白头军。先头部队是总兵李遇春，率领战船五十四艘，从白龙桥南至平望，在京杭运河列阵三十里，战旗招展，军威煊赫。白头军则兵分纵横两路：横的一路，吴易、孙兆奎从长白荡拦腰猛扑；纵的一路，沈自炳从平望烂溪迎头痛击。在白头军

纵横合击之下，李遇春部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溃。不久，吴胜兆亲自出马，统领大队船舰汹汹而来。兆奎让吴易留驻长白荡，保卫大营；他则率领大队锐卒，暗暗埋伏在河畔浓密的芦苇丛中。黄昏时分，清军船舰进入伏击圈中，兆奎一声号令，万箭齐发，百舸争流，杀了许多清兵，缴获了二十艘战船。开战不利，胜兆大为沮丧。他责怪百姓不肯出来救援，退兵经过县城时，在城中大肆屠戮。

当夜，吴易又在长白荡大营摆开酒宴，与将士酬酒相贺。兆奎预料吴胜兆决不会就此罢休，定会大集兵卒重行征剿。他再次提醒吴易，要谨慎戒备，不得懈怠。

次日，八月二十一日^①，就是江阴失守那天，天色未明，一片黑沉沉的，天空像倒扣着一口偌大的铁锅。突然，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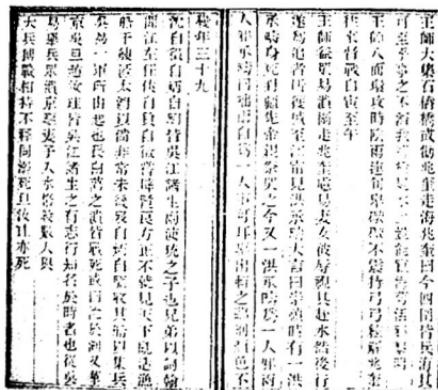


图 94 《小腆纪传》书影

那里，周围远远亮起一簇又一簇熊熊的火光，火光越聚越密，越逼越近。果然，吴胜兆会集了四郡兵马，正冲长白荡团团围困而来。清军大营扎在石椿桥，长白荡周围的港口水路都被统统封锁，白头军一下陷入了被瓮中捉鳖的险境。偏偏，阴雨连旬，这时又下起滂沱大雨，势如倾盆。白头军火炮尽湿，弓弦解胶，全都难以使用；又因军中缺粮，难以为继，义兵不免慌乱起来。有人劝说兆奎，立即退走近海。兆奎断然拒绝，答道：“今四围皆兵，即欲走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捷，我将横尸水上，遂其以身许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汝曾读此句乎？”洪承畴无言以对，下令推出斩首。兆奎殉难南京内桥，临刑神色不变，怡然赋诗：“书生自分无攸济，只为纲常看得真。今日从容趋死地，欣然谈笑拜君亲！”

长白荡之败，白头军全军覆没。沈自炳、沈自聃、吕云孚、华京、吴旦、赵汝珪等，都在这场战役中力战殉难。而茹文略、吕宣忠、潘尔彪、万寿祺、徐孚远等侥幸脱险，后来，有的还是血洒抗清战场，有的则以遗民终老。

茹文略^②，字振先，浙江余姚人。骁勇善战，常常手持长矛冲锋陷阵。文略原是浙江长兴的千夫长，浙西沦陷，率领一千多壮士潜入太湖，投奔洞庭西山义军首领徐云龙，收复长兴，屡建战功。云龙殉难之后，文略便投奔了吴江白头军。吴易对他甚为赏识，奏请隆武帝授以总兵之职。长白荡之败，文略砍杀清兵数十，自己身上亦受伤十余处，因流血过多，倒身血泊。清兵怕他假死，在他颈脖上又猛戳了数刀，这才扬长而去。谁知清兵离去之后，文略却慢慢苏醒过来。因为颈部刀伤极重，脑袋在脖子上晃悠悠的。他忍着剧痛，用双手捧住了脑袋，一步一挨，远走浙江南浔，躲进一座野庙歇息下来。南浔与长兴很近，庙祝一眼便认出了他，说道：“子非茹总兵耶？”抱着他的脑袋痛哭起来，连忙给他敷上良药，安顿他在庙内养伤。百日以后，刀伤痊愈，文略谢别庙祝回到长兴，四处寻访他的老母和妻子，却已都被清兵杀害。次年正月，文略重新率领壮士起兵，与清军大战于麻湖，杀死清兵无数，最后援绝力尽，壮烈殉难。他部下有位裨将周志韬突围而出，收集余部继续抗清，鲁监国遥授为参将，后来亦兵败赴水而死。

吕宣忠，字亮功，浙江崇德人。少年英俊，才德出众，擅长用剑，潜心研究古代奇门之术^③。当年，吴江沈自炳一见便视为奇

病在震泽友人王锡阐家。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这时年仅十七。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却个性孤傲，不修边幅。削瘦，暴牙，平日衣衫破旧，踢踢踏踏趿着一双脚后跟都露在外头的破鞋。清兵南下，锡阐决意投水殉节，却被人救起，后又绝食七日，因了父母苦劝才算作罢。这时，听说白头军全军覆没，尔彪从病床上一跃而起，准备拿起武器前往决斗。谁知大门紧锁，难以出走，他像一头被困牢笼的重伤的猛兽，绕室奔走直至半夜，最后以手击案而气绝身亡，时年四十一岁。锡阐则自此放弃科举，精研历法、算学，家居时常常卧上屋脊，仰察星象，竟夕不寐，后来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

隐居分湖后来投奔白头军的徐州人万寿祺，在长白荡之败中被清兵俘获，拒不归降，囚禁狱中两月有余，后来被人暗中相救，出狱后返回江北。自此，寿祺僧冠僧服，隐居山阳的清江浦西，与妻子筑庐治圃，灌园自给。又常常往来江淮之间，饮酒食肉如故。后来顾炎武北上路过山阳，与寿祺相识并成为挚友。寿祺的《鬼鵠诗》，追忆着长白荡之败的惨象。有云：“吴江十里飞尘埃，堤长日短营门开。杀人如麻二百日，骸骨垒垒高崔嵬。四面大湖尽葭荻，西风瑟瑟吹徘徊。沉檣破橹鬼聚哭，往往白昼生阴飈。”

徐孚远和他的儿子世威，在松江失守后投奔了白头军。长白荡之败，世威力战而死，年仅十七。孚远则辗转前往福州，投奔隆武帝，一度驻守舟山，曾经与张名振、张煌言、沈廷扬等挥师长江。后来奔波于厦门与台湾之间，协助郑成功继续抗清。郑成功亡故，孚远深知光复大业已毫无希望，才隐居潮州饶平山，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亡故，终年六十七岁，至死没有剃发。

长白荡之败前后，太湖四郡的几支抗清义师，亦先后灰飞

部郎其实不能领军，他的部下常以兵威肆掠邻境，乡民深受其苦。一日，有乡民引来清兵，纵火焚烧王基昇部战船，期昇脱走，卢象观部亦处境危急。葛麟望见火光冲天，立即率领三艘战船前往救援。部下竭力劝阻，说道：“众寡不敌，毋陷死地。”葛麟答道：“临难不救，同盟之谓何乎？”他手持长矛，与清兵激战湖上，隔船将五六十人刺入水中。清兵素闻葛麟大名，一见之下，纷纷指着他叫道：“长而肥者，葛帅也！”顷刻间，对准葛麟万箭齐发。葛麟挥矛如风，竟至浑身不着一箭。于是，清兵纷纷将火炬掷上船去。战船熊熊起火，越烧越旺，葛麟最后投湖而死。

清兵继续进逼，卢象观深知难以幸免。他对着部下跪拜诀别，说道：“我兄弟受国恩无以报，空烦公等，死有余愧。”说罢，纵身跳入湖中。部下不舍，哭着将他救上船去，象观长叹一声，说

道：“爱我者不如成我义也。”重新自沉而死。他的胞兄、诸生卢象晋出家为僧，堂弟、诸生卢象同慷慨阵亡。宜兴卢氏一门，遇害而死的达一百多人，时人誉为“满门忠义”。

《清实录》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十三日载：

江宁巡抚土国宝奏报：
逆绅吴日生、荆本彻出没太湖倡乱，连船剽掠。提督吴胜兆、总兵官杨承祖等分兵追剿，逆首相继败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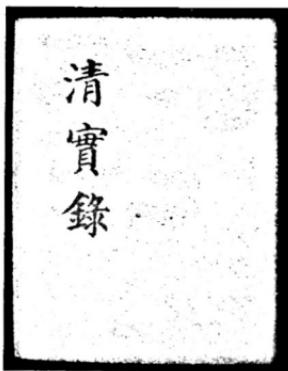


图 95 《清实录》书影

注 释

- ①关于白头军在长白荡溃败的具体日期，吴江叶绍袁在《年谱续记》载：“（八月）二十日，吴日生大败于梅家栅，敌遂纷纷南下。”《甲行日注》则载：“（八月）二十一日，翕皆之徒煽虏南下，二师皆溃（吴日生、沈君晦），虏势大张，益骄惯。”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八亦载：“八月二十一日，土中丞遣兵袭击易营，破之。”据此，作“八月二十一日”。另外，道光《震泽镇志》则作“八月二十四日”，《小腆纪传》、《南疆绎史勘本》均作“八月二十五日”。
- ②茹文略，据民国《杭州府志》、《南疆逸史》、陈去病《吴长兴伯传》、柳亚子《复社名流吴日生传》。《小腆纪传》、《南疆绎史勘本》、《吴门表隐》则作“茹略文”。
- ③奇门：古代术数名。其术以十干中之乙丙丁为三奇，故称奇门。也称“遁甲”。
- ④偈：佛经中的颂词。梵语偈陀的简称。
- ⑤吕宣忠殉难时的年龄，据柳亚子《复社名流吴日生传》，见《南明史纲·史料》。而《石匮书后集》吕宣忠传作“二十有一”，《南疆逸史》吕宣忠传作“二十有四”。

第十四章 圆通庵生离死别 皋亭山暂寄余生

江南郡邑相继失守，鲜血殷地，烟焰弥天。分湖这个世外桃源，似乎亦嗅得阵阵血腥，闻得声声炮响，渐渐成了摇摇欲坠的风中危巢。临近中秋，左懋第夫人与山东四位进士辞别而去，隐居分湖的不少江南名士亦陆续移居。叶绍袁结束了忙碌的应酬，刚刚舒了口气，八月二十一日白头军全军覆没。清兵从苏州蜂拥南下，在吴江的乡乡镇镇勒令剃发；若有拒不就范的举刀就杀，甚至一连株杀数家。

显然，吴江已无绍袁立足之地。

当日下午，天色阴沉，风横雨斜。绍袁带了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外甥，匆匆坐船躲避到分湖南岸的宝筏庵去。四个儿子，是长子世佺、四子世侗、六子世倌、七子世倕，这是所生八个儿子中至今仅存的四个。外甥严祇敬，字仲日，常熟人，是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严讷的四世孙。他的父亲严橚，字子开，是明万历年间举人，后来入朝为官，端操介节，甚重道义，却为权奸遏止，郁郁成疾而死。母亲叶氏现尚健在，就是绍袁的姐姐。而在常熟起兵抗清的严栻，字子张，就是祇敬的叔父了。

宝筏庵在分湖南岸的绛田村。黄昏时分，绍袁一行踏进庵门，恰巧，有位自称“陆道人”的行脚僧人亦在庵内，一见，原来就是名重海内的复社领袖张采。当夜，在古庵青灯之下，这二位不期而遇的明末遗臣，泪眼相对，神色凄然。张采说起，前不久清

军进逼嘉定县城，与绍袁同年中进的侯峒曾，率领义兵顽强抵抗，不屈不挠。清军百计攻击，最后力竭城陷。峒曾和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投水，慷慨殉节。幼子玄灝，幸亏得到叔父岐曾的保护，峒曾一门才不至就此断绝后代。说到眼下白头军的长白荡之败，两人又老泪纵横，唏嘘不绝，不胜今昔之感。次日清晨，风雨依旧，张采缁衣芒鞋匆匆别去。绍袁目送这僧装背影渐渐消失在濛濛雨帘，心中不禁思绪徒起。

国祚断绝，宗主易姓，臣子的职分本应去死。世代承受朝廷的恩惠，应当死；读圣贤的书，亦应当死。可是，大批清军至今被拒钱塘江北岸，南方还有大片国土尚未沦亡，鲁监国和隆武帝两个南明朝廷至今还在那里苦苦支撑。光复大明江山，并未完全绝望。绍袁还想看一看时局的最后变化。当然，沦陷的家乡已经难以安身，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像自称陆道人的张采一样，削发为僧，远走他乡，深深隐于佛门。

叶绍袁全家原就笃信佛学。女儿小鸾、纨纨临终，还在合掌念佛；妻子宜修病倒之前，还在日日手写《楞严经》，为她的亡姑祈求冥福。后来连遭儿女母妻之丧，绍袁更深深地沉湎于佛学，想在哀痛憔悴、悲歌哭泣之中，从问佛求仙寻觅一点心灵的慰藉。出家为僧，自然成了这位落魄名士在国破家亡之后的必由之路。

八月二十三日绍袁回到叶家埭，便着手整理行装，对家事作着最后的安排。四个儿子是必须带走的，怎能留下他们去侍奉清人？三个幼孙，大的六岁，小的只有二岁，都是四子世桐的儿子，绍袁设法将他们藏到别处，希望日后能为午梦堂保存一线血脉。顾咸建的夫人和儿子，在咸建殉难之后，亦寄居在这里。前几日，杭州法相寺闻修和尚路远迢迢赶来，商量咸建灵柩安置何处，顾夫人一时犹豫不决。这时，绍袁提议运来分湖，暂时停放

在湖滨的无多庵，这件事亦总算有了一个临时的办法。若干年后，咸建灵柩又运往苏州光福的潭山，葬在他的曾祖顾鼎臣墓侧。这是后话。

八月二十五日，细雨濛濛。天还没有透亮，绍袁与儿辈早早起床，梳洗一番，坐船前往圆通庵祭祖辞行。

圆通庵是叶氏家庙，坐落在叶家埭东北一箭之地的大港。这座古庵，初建于元代至正年间，经历了二百多年风风雨雨，后来屋坍墙塌，成了一片废墟。明崇祯初年，分湖人大远和尚苦行积聚，又得绍袁祖母和母亲的鼎力资助，圆通庵得以在旧址重建，自此成了叶氏的家庙。绍袁亲自撰写了圆通庵碑记，称赞大远和尚“风姿雨体，饥餐秋夜香花；破衲虚瓶，辱忍雪山钟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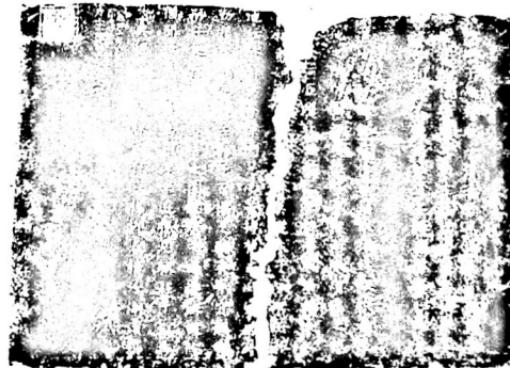


图 96 圆通庵残碑

如今的圆通庵主，已是大远的弟子达元和尚。祭告祖宗结束，达元和尚再三款留，说看看情况再决定去留。绍袁父子于是暂时留宿庵中。

这一天是农历甲辰。《楚辞》有云：“甲之朝吾以行。”绍袁在

这一天离家出走，因而将此后所写的日记命名为《甲行日注》。

第二天，八月二十六日，圆通庵外大雨瓢泼，终日哗哗不止。绍袁将家中的珍藏托付给了达元和尚，请他代为保管。其中，有父母妻子和亡故子女的七轴遗像、一部叶氏家谱、六轴朝廷的诰敕，还有自己的八部诗文杂著、六部《午梦堂集》。绍袁心想，倘若他日天意厌恶战乱，或许还能重归故里。

这天傍晚，已经返回常熟的外甥严祇敬，突然浑身稀湿闯进庵门，说道：“我亦拜辞老母偕往矣。”这是说，他要跟着舅舅一起出家远行。祇敬接着说道，母亲告诫他：“尔非名宰辅子孙乎？若去一丝发为虏，即日在我前，我死目亦不瞑。汝若全去发为僧，天涯海角，我心亦安。”姐姐如此深明大义，绍袁深为感动，当即答应将祇敬留在身边。

这时，有个姓张的船家冒雨进庵拜见，涕泪满脸，将十两银子递到绍袁手中。原来，五六年前，这船家曾向绍袁借过十两银子，置备樯帆，以贩运为业。今年六月清兵到了吴江，他弃船而去，从此不见踪影。听说绍袁要出家远行，这才冒着滂沱大雨急忙跑来还债。船家痛哭流涕，诉说着他的凄苦情状；但他又说，漂泊他乡的绍袁更加需要银两。面对这船家，绍袁心中感到一丝欣慰：时逢乱世，小民百姓亦如此讲究义气！

八月二十七日，绍袁一行登程远行。清晨，家人、亲戚和仆人们冒雨来到庵中拜别。绍袁满含热泪，作着最后的嘱咐：“此行也，若幸中兴有期，则归来相见亦有日。不然，从此永诀矣。



图 97 《甲行日注》书影

两幼主室家之好未完(指世倌、世倕未婚),岂不痛心。然留之事虜,必不可,我亦无可奈何耳。三孙不及见其长大,幸为我善视之。”又说:“诸妇女可寄西方尼庵,汝辈但为谋其糊口者,俾无冻馁以死,感且不朽。”在这生离死别之际,家人纷纷伏地痛哭,绍袁亦不禁潸然泪下。

风雨淋漓,烟波渺漠。一叶孤舟在号啕哭声中解缆离岸,驶进濛濛分湖。当晚,绍袁在简庵削发为僧,释名木拂,自号粟庵。

这一年,叶绍袁五十七岁。

前路茫茫,行将焉往?有的说西去湖州,有的说南去杭州,亦有的说北去苏州光福。最后,因为有杭州法相寺闻修和尚同行,决定沿着京杭运河,南下杭州附近的深山。

一路上,时而风狂雨横,夜色愁人;时而阴霾满天,归鸦断魂。而沿途所见,颓墙废垣,野店无烟,战乱后的景象令人叹息不止。有那么两回,突然碰上清军的兵船扬帆南驶,幸亏疾雨飞注,未被发现。这时,绍袁腹泻已有二十余日,疲惫憔悴。而七子世倕又患上了疟疾,浑身难受。一艘船中,竟躺着两个病人。每到晚上,河畔若有寺庵,就靠岸系缆,在僧舍借宿一夜;要不就在船里过夜,但船舱狭窄,甚至难以展被,只能和衣蜷缩一起。

船出王泾塘后进入浙江地界,经了乌镇、卫村、石门、塘栖,绍袁一行进了杭州皋亭山。直到九月十二日,才在华桐坞的安庐院落脚定居。

皋亭山属杭州府仁和县,在清军盘踞的杭城东北三十里,高百余丈,多桃竹果树。山上有石城,方圆十里,南宋宁宗曾御书“皋亭山”三字匾额。宋时,皋亭诸山相当繁盛,南渡兵兴,设置戎垒,不少古迹才毁于一旦。这里历来是南北往来的要冲。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元朝末年明军进取杭州,都曾在皋亭山驻扎重兵。但山中的华桐坞相当隐蔽,凿山为址,三面都是峰峦,

箬篱青径，高下逶迤。安庐院坐落坞中，建于明万历年间，有大书画家董其昌撰写的碑文。这里修竹千竿，夹着松桧枫梓，各种树木遮蔽在两边。四周青山犹如美人照镜，浮出黛痕半抹。在千重绿色的屏障之间，四五枝菊花婀娜依人。屋后，流泉淙淙，犹如美女弹拨着筝弦，柔和舒缓中偶尔响起凄紧之声。入夜则天高月远，空山无声，在林影下摸索行进，犹如身处洞天仙境。

然而，隐居生活却是困苦凄清的。早在七月间，家中已经揭不开锅盖。绍袁向一位堂兄借了十石米，维持到离家时已经差不多了。这次出家远行，仅仅带了圆通庵的一石米，还有二千文钱，后来加上船家张某归还的十两银子。到了安庐院，有时，就不得不以山中的苦珠为食。这东西形似榛栗而颗粒小些，可以食用，就是要同黄豆或蚕豆一起烧煮，才能去掉苦味。

格外令人忧心的是，世倕的疟疾不仅不见痊愈，倒是不时反复发作；世佺亦因一路劳顿，住进安庐院数日卧病在床；而带在身边的小僮张辰，则突然病得昏迷不醒。这凄惨的景况，着实令人黯然销魂。

《午梦堂集》于九年前刊刻行世，流传海内。现在，午梦堂主人家来到这里。从皋亭山，从附近的临平山、径山，不时会有相识或不相识的隐士、高僧闻讯前来拜访。他们送来各种食品、药物，帮助寻医访药；又一再勉励绍袁，要以山水风景自娱，切莫长期忧愤伤身。穷途嘉遇，高情如此，绍袁常常热泪盈眶，真不知日后如何回报。

可怜，小僮张辰竟于十月初旬病逝。张辰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从小由叔父一手抚养长大。十一岁进了叶家，今年年仅十八。绍袁甚为悲伤，在《甲行日注》当日写道：“死生固亦大数，然使安然在家，即死，我亦不恨。患难追随，流离山谷，倘或故园可返，归计有期，亦何以为情乎？我悲与之同出，而不与之同

人也。”

在此期间,《甲子日注》字里行间闪烁累累泪痕:

九月二十八日,丙子。晴,冷。咏少陵^①诗:“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凄然泣下。

十月十二日,庚寅。晴。薄暮登庐后山冈,一望寥廓。王敬伯云:“人言愁,我亦欲愁。”门前红黄满地,睹之怆然。

十月二十七日,乙巳。阴晦,小雨。夜与儿辈谈。长至^②伊迩,家中无拜祭两先人者,为泣下沾衣。咏顾著作^③诗:“此夜断肠人不见,起行残月影徘徊。”悲惋久之。

前来安庐院拜访的隐士、高僧,给绍袁讲起杭城归降之际,浙西、浙东的一位位殉节之士,讲起陆培、王道焜,讲起祁彪佳、刘宗周。

陆培与王道焜,都是杭州府仁和县人。

陆培,字鲲庭。父亲运昌曾任吉水、永丰知县,政绩卓著,又有文名,深为东林人士所推重。陆培少负俊才,精研博学,据说喜欢使用奇字,因而做出来的文章常常令人难懂。他身材颀长,相貌堂堂,行为举止却十分严谨。曾经客居松江华亭,主人有一位美妾,常常从屏风后面偷偷窥视而爱上了他,让身边的丫头暗中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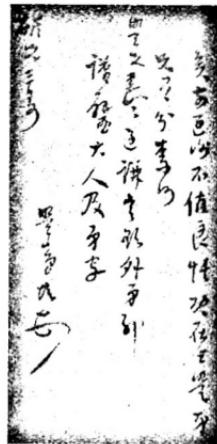


图 98 陆培手迹
(选自《明代尺牍》)

陆培没有答理，立即放舟而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陆培中了进士，却不谒选而归，居家苦读。所作诗文，号称西陵体，人们一时争相仿效。

弘光朝立，陆培以行人身份奉命出使，事毕顺道归家，却获悉弘光朝已经覆亡，便与友人一起联络数百壮士，准备保障乡里。清军进逼杭州，陆培谒见明浙江巡抚张秉贞，请求派兵拒守；然而，张秉贞早已决意与总兵陈洪范挟潞王归降。陆培痛哭流涕，说道：“事难立矣，吾不死无以报国。”这才决意殉节，带着家眷前往黄山的桐岭。途中，遇到朋友陈廷会。廷会劝他再看看情况，不必立即赴死，说道：“君职行人，无守土责。且天下事未可知；无已，国亡与亡，不亦可乎？”陆培仰天长叹，说道：“需^①，乃事之贼，后日将有求死不得者。子不见北都某某乎？”说罢，号啕痛哭而去。闰六月初一，顾咸建在杭城殉难以后，贝勒博洛勒令所有缙绅必须在五日内前往晋见，否则将派兵前往搜捕。陆培闻讯，笑道：“吾陆鲲庭岂有朝清之理？”一日，他让妻子外出，自己闭门自缢，家人及时发觉，破壁相救，这才重新苏醒过来。陆培恨恨说道：“奈何苦我？”当夜，他将两名家仆叫到房里，对着他们下跪叩拜，然后将一根麻绳交到他们手里，命令道：“我为烈士，若辈宜成我志。”说罢，坐到床上，从容就缢而死。陆培遗嘱有云：“陈尸通衢，以绝清之迹培者。”绝命词二章，有句：“雍国尚慚收采石，荆胥无计乞秦兵。”“千官椎髻金鱼丽，万寿青衣玉垒空。”

王道焜，字昭平。自少豪放不羁，性情高迈。精通书法，作诗自成一家。经史之外，娴熟戏曲演唱。家藏法书、名画、古代酒器等文物甚多，有客来访，便一起摩挲品赏，焚香赋诗。明天启元年（1621年）中举，历任福宁教谕、南平知县，后来擢升南雄府同知、邵武府同知，为官清廉，甚有政绩。崇祯末年，北方烽烟

四起，时局动荡。崇祯帝破格求才，尽征天下廉能官员进京，准备临轩亲试，择优擢用。巡抚将道焜举荐到吏部，吏部却说像同知这样的郡臣按照旧例不能参加考选。道焜认为这不公正，毅然抗疏，说道：朝廷破格求才，而吏部却按照旧例行事，这显然不是皇上收罗贤豪的意思。崇祯帝闻讯，颁下谕旨，准许道焜候考。谁知不久京师沦陷，考选流产，道焜身穿便服回到南方。

弘光朝立，道焜被起用吏部主事，并未赴任。杭城归降，避居武康。贝勒博洛勒令晋见，他重新回到城里，紧闭宅门，不久便听说陆培就缢殉节。一日，清军使者前来叩门，道焜让儿子出去面见，说须待明日来见。使者走后，道焜给儿子作了最后的交待。说道：“我当死久矣。所以不死者，将以有为也。弘光之立，小人盈朝，我往必不得志，故濡迟至今，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铨曹^⑤以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而不死，天下将谓属吏中固无人矣。”说罢，毅然悬梁而尽。次日，清军使者再来叩门，看到道焜已尸体横地，惊愕而去。

祁彪佳与刘宗周，都是绍兴府山阴县人。

祁彪佳，字幼文，号世培。自幼喜好读书，聪慧过人。七岁时，乡人抱他上树，叫他以“猢狲上树”作对，彪佳应声答道：“飞虎在天”。明天启二年（1622年），二十一岁时中进，丰姿绝人，举止风雅，堪称妙龄进士。后来历任兴化府推官、福建道御史。少年时代，彪佳曾随时任长洲知县的父亲生活在苏州，因而素谙吴郡风气。崇祯六年（1633年）巡按吴中，为官平易近人，而



图 99 祁彪佳像
(选自《国粹学报》)

严于惩办邪恶。曾在玄妙观中会集乡绅士民，杖毙一百多名作恶多端的郡中首恶，大快人心。弘光朝立，擢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当年六月，彪佳巡视吴江，绍袁曾经入城谒见。当时已经卸任的吴江县令熊开元因避战乱，暂时居住江城，曾在这位祁安抚面前再三举荐绍袁，只是绍袁早已绝意仕途，竭力辞谢。不久，由于马士英等人的排挤，彪佳自身也难以立朝，才于当年底称病归里，隐居寓山别业。

清军到了杭州，彪佳曾约同邑刘宗周一同起兵抗清，最后却未能成功。这时，贝勒博洛派使者给彪佳送去聘书，彪佳拒不接受，决意一死殉节。预赋绝命词有云：“我生何不辰，聘书乃迫至！”“图功为其难，殉节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妻子怕他自杀，派家人看守特严。彪佳却整日意气扬扬，谈笑风生，犹如平日，防守这才稍稍松懈。闰六月初五深夜，星月微明，家人都已沉沉入睡。彪佳挥笔在几案上写道：“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取以殓我。”然后悄悄步出房门，来到梅花阁前放生碣下。他仰望南山，微微笑道：“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一世矣。”随即，从容步入放生池中，时年四十四岁。次日凌晨，东方放白，家人见水际露着寸许角巾，跑近一看，彪佳正襟跏趺而坐，犹如佛寺打坐的僧徒。池水过额，衣冠俨然，脸上笑容可掬，颜色如生。他女儿的《哭父诗》有云：“国耻臣心在，亲恩子难报。”当时传诵一时。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为人端方正



图 100 刘宗周像
(选自《国粹学报》)

直，刚毅敢言，先因多次弹劾魏忠贤阉党，后因一再得罪崇祯皇帝，多次落职。长期讲学于绍兴城北的蕺山书院，创立蕺山学派，人称“蕺山先生”。弘光朝立，南都召为左都御史，又因疏陈时政，遭到马士英等人的忌恨，任职短短四十九天，离任告归。

杭城归降的消息传来，宗周正在用餐，当即推倒饭桌，失声痛哭，自此移居乡野，粒米不食。宗周说道：“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藉也，而事则尚有望于中兴。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而逃，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赋绝命词云：“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济志。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搁下笔管，宗周踉跄登舟，前往拜辞祖墓。夕阳西下，返舟路过白洋港，从容步至船舷，跃身投水，但水浅未能淹没，被船夫救起。后来绝食已久，喝了杯茶，却发觉精神顿生，才说：“此后勺水不入口矣。”这时，贝勒博洛派使者送去聘书。宗周口授答书，最后有云：“绝食经旬，正在弥留之际，其敢尚事迁延，遗讥名教，取玷将来？某虽不肖，窃尝奉教于君子矣。若遂与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钺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谨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终言不再。原书不启投还。”宗周绝食二十三日，后十三日勺水不进，终于闰六月初八溘然长逝，时年六十八岁。盖棺时，双眸炯炯，虽殓不瞑。

讲者如泣如诉，听者扼腕痛惜。绍袁深深敬佩那几位殉节之士的风骨和品格，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甲子日注》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九月三十日，戊寅。晴。客有谈王孝廉昭平（名道焜）、陆大行鲲庭（名培），俱殉节死。陆郎北府之年，尤为难耳。山阴刘、祁二中丞，则先于七月间，一谢孤竹

之栗(刘公宗周念台),一捐沅江之袂矣(祁公彪佳世培)。

东晋谢玄组织北府兵抵御前秦,年仅三十六岁。“北府之年”借指陆培殉节时的年龄。刘宗周、祁彪佳殉节均在闰六月上旬,这里所说“七月间”,当为传闻之误。

冬天来了。纷纷扬扬一场大雪之后,积雪弥山,犹如泛舟银海。枯藤乱石,这时都成了琼枝玉璧。不久,雪消下涧,犹如关山琵琶之声,悲凉凄咽,尽是明妃别汉之恨。

山重水复,路远迢迢,家乡音讯断绝。即使想寄封家书,亦道路阻塞。外甥严祇敬挂念老母,又想到老母至今不知他在何处,已于九月末回了常熟,去家中看看情形。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安庐院的主人德谦,答应让绍袁的家仆带路,代他前往叶家埭通个音讯。

一旬之后,三十日近晚,天已落黑,德谦冒着寒风返回安庐院。说到家乡情状,清兵与盗贼交相哄乱,人们的生活没有丝毫生机;一路上清军兵船横冲直撞,络绎不绝,民船简直难以前行。德谦又说,南返途中,偶然遇上一艘南浔船,就为绍袁预定下了,拉了船夫一同来到山中。

绍袁恍然大悟,原来主人早已有了逐客之意。

是啊,自从九月中旬定居安庐院,至今已经两个半月。在这些日子中,小僮张辰一病不起,两个儿子亦差点病死,囊中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几两银子,全都耗费在问医求药上了。这次德谦代为跑腿,家中又没有带回半文钱一粒米。且不说寄住日子长了会惹主人生厌,这么多人实在也不能空着肚子活下去啊!无可奈何,绍袁只得打点行装,准备另觅隐居之所。

听到消息,附近的高僧、隐士纷纷前来送别,或是设席饯行。

他们送了二斗米，又送了好多种食品。

天寒地冻，雨雪濛飞。腊月初二，绍袁一行告别安庐院，告别皋亭山，匆匆登上那艘南浔船，重新驶上了漂泊流亡之路。

寒风吹破笠，冷雨湿缁衣。前路茫茫，行将焉往？……

注 释

- ① 少陵：即唐代诗人杜甫。
- ② 长至：冬至后日渐长，故称冬至为长至。
- ③ 顾著作：唐代诗人顾况，曾任著作郎。
- ④ 需：迟疑的意思。
- ⑤ 铨曹：指吏部。

第十五章 夏允彝自沉松塘 陈子龙浪迹分湖

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这个下半年，吴江叶绍袁隐居杭州皋亭山，松江夏允彝则决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八月初三松江失守，参与了松江城守的夏允彝返回小昆山，暂避战乱；陈子龙则在城西遭遇清兵，侥幸脱险，亦带着家眷来到这里。

小昆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地处松江九峰南端，名列九峰之末。这里林木葱茏，远望犹如卧牛。山的北麓有曹溪，溪谷深秀，碧水逶迤，环境清幽。甲申北变后，夏允彝便搬出松江府城，在曹溪筑室数间，聚族而居，称曹溪草堂。

次日，八月初四，陈子龙准备前往江浙交界的分湖，与夏允彝在小昆山匆匆诀别，谁知此别竟成永诀。

吴志葵舟师在黄浦遭遇赤壁之祸的消息传来，夏允彝慨然长叹，说道：“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他毅然决定以身殉节。

夏允彝有位胞兄，名之旭，字元初，华亭贡生。曾随吴易起兵太湖，兵败，(选自《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兄大作寢行底且不朽
鄭玄未東叩劉作室教之
妻父母皆有健節應往之也

山弟允彝頓首

在竹篱庵削发为僧，寄迹浮屠。兄弟相见，夏之旭劝允彝披缁出家。允彝一口回绝，说道：“是多方以求活耳！”有人劝说允彝航海浙东，投奔在绍兴立朝的鲁监国去。允彝却说道：“吾目中无将相才，安待之！今不即决，移日或生顾虑，即允彝亦不能自必^①矣。”有人劝说允彝航海福建，投奔在福州立国的隆武帝。允彝慨然道：“吾昔吏闽，闽中八郡咸怀思我；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训万世哉？吾将从虞求、广成游耳！”虞求是殉难嘉兴的徐石麒的别号，广成是殉难嘉定的侯峒曾的别号。他决意追随这二位挚友，永赴黄泉。

这时，清军已经侦知允彝所在。统帅李成栋久闻允彝大名，定要召去一见，甚至说道：“夏君来归，我当大用；即不愿为官，求只见一面。”又说：“进退唯其意，但求一见，有何不可？”允彝不为所动，当即在自家门上挥笔大书：“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褰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

允彝死志已决。

但是，允彝还有诸多后事需要料理，小昆山却已非久留之地。不久，他悄悄移居到了百里之外的嘉定城外。

嘉定侯氏与松江夏氏乃通家之好。侯氏兄弟峒曾、岐曾，与允彝是莫逆之交。两家历来意气相投，交往密切。早在江南举义之际，监军吴志葵舟师的允彝，就与在嘉定起兵的峒曾时时书信往返，互通声气。嘉定失守，峒曾殉难，他的胞弟岐曾便一手支撑着侯氏门庭。侯岐曾，字雍瞻，诸生。复社成员。为人仗义，以文章交满天下。允彝与岐曾且是儿女亲家，允彝的长女淑吉就是岐曾的二儿媳。

夏淑吉，字荆隐，号美南。允彝的这位长女，读书励志，擅长词赋，堪称江南才女；又通晓大义，志节凛然，不让须眉，真可算



图 103 夏完淳像
(选自《云间邦彦画像》)

乐县令,完淳随同前往,在那里住了五年,读书之外,接触社会,留心时事。后来允彝因母丧回籍守制,完淳跟着回到松江,时年十二,却已博览群书,作文千言立就,犹如风发泉涌;而谈论起军国大事,亦能言之凿凿,正中要害。他的经世才能,此时已经头角峥嵘。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北方形势危急,完淳约同好友杜登春等,自称“江左少年”,传书四十家乡绅,劝他们输财助饷,为朝廷尽力。到了清兵渡江,南都沦亡,十五岁的完淳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毅然跟随父亲投身吴志葵舟师,参与制订规复江南的宏伟大计,联合各路义师攻打苏州。苏州之役失败,接着松江失守,完淳便随父亲从曹溪草堂移居嘉定城外。这时,完淳撰有五言古诗《精卫》,借精卫填海故事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诗云:“北风荡天地,有鸟鸣空林。志长羽翼短,衔石随浮沉。崇

夏完淳,乳名端哥,字存古。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 年),比他的姐姐淑吉小十三岁。完淳自小天资聪颖,早有神童之誉。据说五岁读《论语》,六岁熟经史,七岁能诗文。松江老名士陈继儒在《夏童子赞》里赞许:“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又云:“矢口发,下笔灵,小叩应,大叩鸣。”常熟大名士钱谦益在完淳八岁随父亲到北京时见了面,所撰《赠夏童子端哥诗》中,甚至说他:“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允彝谒选南归,出任福建长



图 104 钱谦益
用印“牧斋老人”

山日以高，沧海日以深。愧非补天匹，延颈振哀音。辛苦徒自力，慷慨谁为心！惜哉志不申，道远固难任。滔滔东逝波，劳劳成古今。”诗人激于忠义的慷慨请缨之志，于此可见。

夏允彝所撰《幸存录》，写至北都沦亡，来不及记述南都的兴废、义师的胜衰。他交代完淳后续毕全稿，说道：“余欲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胜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②游矣，靡有暇矣！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③犹及闻之。义师之役，汝实朝夕余。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同时，允彝谆谆嘱咐完淳，在他殉节之后，要散尽全部家财，资助义军抗清。

完淳泪流满面，挥涕受命。

江村袁家巷陈房别业附近有松塘。九月十七日，天空云色惨淡，塘畔败叶满地。允彝整肃衣冠，缓步来到塘边自沉。此前，他曾一再嘱咐家人，倘若赴水，切不可相救；要不，就得死第二次、第三次。这时，完淳、淑吉等尾随至此，屏息环立塘边，泪雨飞迸，却谁也不敢做声，眼睁睁目送着这一家之主，一步步走向水中。松塘水浅，仅能没至胸部。无奈，允彝一下将头扎进水中，随着荡开的波纹徐徐舒缓，窒息而死。稍顷，尸浮水面，竟然衣带不湿。

允彝留下的《绝命词》云：

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既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

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悫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警励后人。

虞求是嘉兴徐石麒，广成是嘉定侯峒曾，勿斋是长洲徐汎，绳如是华亭吴嘉胤，悫人是华亭何刚，蕴生是嘉定黄淳耀。这几位允彝的挚友，都已经先后殉难。现在，为了警励后人，允彝与

他们相会九泉。

隔了三日，因大学士黄道周的举荐，隆武帝派遣的秘密使者间关千里寻访到此，要授允彝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给事中。可惜允彝已撒手人寰，尸体刚刚殡殓盖棺。使者捶棺痛哭，洒泪而去。

夏完淳后来撰有五言古诗《六哀》。其六《先考功》，追忆父亲艰难的战斗生涯与最后的从容殉节。诗云：

呜呼先文忠，横剑誓河曲。

周旋帷幄间，指挥百灵伏。

天骄逞暴时，帐下三千哭。

从容蹈东海，景耀长回烛。

九京有同心，天门策龙足。

闵予茕独人，哀哉集荼蓼。

诗中“文忠”即指夏允彝，是隆武帝后来所赐谥号。“横剑”三句，说的是允彝监军吴志葵舟师，各路义师攻打苏州之役。自此，十五岁的完淳秉承先父遗志，义无反顾地继续投身抗清斗争，开始了这位少年志士更为艰辛亦更为辉煌的战斗历程。

陈子龙得到允彝的死讯，悲痛欲绝。挽诗有联云：“志在春秋真不愧，行成忠孝更何疑。”次年仿杜甫《同谷七歌》作歌行七首，其六就是怀念他的这位挚友。诗云：

琼瑶缟带贻所欢，予为蕙兮子作兰。

黄舆欲裂九鼎没，彭咸浩浩湘水寒。

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

呜呼六歌兮歌哽咽，蛟螭流离海波竭。

诗中“予为蕙兮子作兰”，指两人的深厚交谊。彭咸湘水，则指允彝自沉松塘。平生知己已经一死报国，自己的前途却是那么渺茫，因而自比“萧艾”，痛彻肝肺。

对于陈子龙，这时还有一位九十高龄的祖母需他奉养。子龙是独子单传，祖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一直随子龙生活。八月初四与允彝在小昆山诀别之后，子龙来到分湖南岸陶庄附近的水月庵，在这里出家为僧。

陶庄本名柳溪，属嘉善县，在县城西北三十六里，濒临分湖。“柳溪月色”就是分湖八景之一。

水月庵初建于宋绍定年间，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初年重建。因碧漪围环，形如圆月，故有此名。水月庵亦有八景：大雄宝殿有佛灯数百，增辉流光，称为“古殿灯辉”；左侧层楼悬有巨大铜钟，晨夕撞击，钟声四达，称为“崇楼钟韵”；庵南有个名为龙湫的深潭，澄碧如玉，当明月东升，飞浸其中，则莹澈妙绝不可言喻，称为“龙潭映月”；庵西有道堵坡，松树、楸树苍翠一片，云雾弥漫，犹如屏障，称为“马鬣蒸云”；庵东就是分湖，飞舸争竞，帆影逐鸟，犹如平镜中的精美画卷，称为“分湖客帆”；古庵附近有条优丰溪，傍晚橹声欸乃，渔舟齐集，动听的渔歌此起彼落，飞扬在静溢的云水之间，称为“丰溪渔唱”；庵的四周围着苔溪，一群群野鹤在青绡中垂头敛翅，梦入寥廓，活像僧人入定一般，称为“苔溪睡鹤”；庵后修竹茂密，天风引青鸾入林，悦耳的鸟音与诵经之声相互应答，称为“竹坞栖鸾”。这古庵偏僻清幽，是个极好的避世之所。

水月庵主衍门上人，智德善行，深研佛学，与吴江叶绍袁、嘉善钱栴都甚为友善。前些时候，太仓张采常常避居庵内，现在陈子龙又来此出家。大约因了子龙的关系，夏完淳后来亦曾驻足庵内，因有七律《赠衍门上人》，诗中有云：“春满楼台通北郭，天高笙磬隐东林。”

陈子龙出家水月庵，法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对于这位名望卓著的江南志士，衍门上人甚为敬重。九月，子龙便

将祖母从松江接到陶庄附近的西塘，晨昏侍奉。

夏允彝自沉松塘，给子龙内心留下巨大创伤。允彝是以保全名节，抱着国破家亡的深悲沉痛而自殉的，子龙却因要奉养祖母而不得不苟且偷生。孤根飘零，大泽行吟，在这豺狼塞道的茫茫人世，子龙的满腹忧伤只能付诸诗词。这时，撰有七律《秋日杂感》十首。其二云：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

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

诗中充满矢志复国的决心，天数难测的忧虑，势单力薄的悲伤。诗人百感交集，可悲可恸。

这时，长洲徐枋还在分湖东岸的芦墟。陈子龙是他的父辈，两人成了忘年之交，扁舟往来，交游甚密。徐枋后来在《怀旧篇长句一千四百字》中作着这样的描述：

稚齿即随长者游，况今避世荒江陬。

曾下常悬仲举榻，曾卧元龙百尺楼。

云间给谏最相爱，忘年降分为朋俦。

胡然兵解骑箕尾，欲归天上驱旄头。

诗中“云间”是松江，“给谏”是给事中的尊称。“云间给谏”自然就是陈子龙了。

子龙虽已投身空门，清朝官府却一刻也没有将他忘在脑后。清松江知府张铫，亲自前往陈府登门礼聘。子龙以信衷和尚的名义复了封信，表示他现在已非亡国遗臣，而是水月庵的僧人，自然不能效命清朝。不久，巡按赵福星又派使者致信，敦劝子龙归顺出山。巡按自然比知府的官衔更大，言辞亦更急切。子龙又复了一信，说他现在的生活已是“春筍秋尊”、“晨钟夕梵”。惟

一的希望，就是作为一名僧人，在暮鼓晨钟之中消磨自己日后的岁月。这当然是一种掩饰，赵巡按自然亦难以置信。

西塘周围湖荡密布，时有湖盜出没，不很安全；而祖母病势，此时日趋沉重。十一月间，子龙又奉祖母移居嘉兴徐滩。

就在此后不久，腊月初二，叶绍袁匆匆离了杭州皋亭山，经过临平、斜桥、硖石、甘家窑，正冲风冒雪逶迤北返……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船？”这时的叶绍袁，想必与陈子龙怀着同样的感慨。茫茫前路，荆天棘地，啊！何处才是栖隐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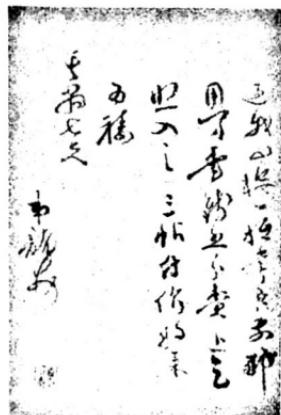


图 105 陈子龙手迹
(选自《明代尺牍》)

注 释

- ① 必：坚决做到的意思。
- ② 九京：山名，亦作“九原”。这里指墓地。
- ③ 庭训：即父教。

第十六章 元宵佳节二克江城 分湖大捷名振七郡

长白荡之败，白头军全军覆没，吴易这位白头军主帅却并未魂归九泉。

当时，吴易的一个侄儿领着些残兵败卒，乘船突围而出。行了半里路光景，忽然看见水面上浮动着一只脚，那只脚上穿着红色快鞋。他们认出，这是吴易的鞋子，才知主帅已经溺水而亡。这时，清兵还在后面紧紧追击，难以停下船来打捞尸体；无奈之中，只好用草绳将那只脚缚在船沿，让他和船一起在水中行进。又过了半里路光景，清兵已经不见踪影，这才停下船来，七手八脚将尸体捞到船上。仔细一瞧，竟然还有鼻息。

原来，吴易那艘小船沉没之际，他已纵身跃出船外。当时湖上正杀人如麻，若一露头，必将当场被戮或成为俘虏。吴易深谙水性，他深深吸了口气，就在水下默默泅游起来，恰巧，遇上了突围而出的这艘战船。

人们立即竭力相救，设法倒倾出他肚里的血水，人便渐渐苏醒过来。众人欣喜异常，正要开船继续行进，吴易却道：“且慢。”他让人捧来酒甏，咕嘟咕嘟，一连灌了好几大碗，这才举目问道：“今追者已退，吾兵尚有几何？”众人回答，聚拢到一起不过一百人光景。吴易奋然而起，连忙说道：“然则速追之，必有获。”照着他的办法，这一百多义兵立即掉转船头，沿原路回去追击，果然打散了不少清兵，夺还了许多辎重。

于是，吴易遁迹太湖深山，聚集旧部，安营立寨，以图东山再起，只是势单力薄，一时孤掌难鸣。深山密林之中，这个咤叱风云的血性男儿，就像一条伤痕累累的困龙。从黄叶飘零的深秋，到腊梅花开的残冬，周遭的一切，诸如层峰、愁月、新竹、大雁、梅花，全都那么令人触景生情。在此期间，吴易撰有组诗《雁门子山中杂咏》，其中《登山》诗云：

懒上层峰对夕晖，松杉应笑故人非。
披襟不解前朝带，珍重犹笼左衽衣。

《对月》诗云：

对影成三月带愁，烽烟满目月含羞。
蟾光慚照人间路，历历衣冠尽楚囚。

《删竹》诗云：

斩除藤蔓卫新篁，窗外应添日月光。
莫谓枝柔清节嫩，岁寒亦自不凋霜。

《听雁》诗云：

嘹呖重归旧版图，江南非复坦夷途。
北风已渡衡阳界，莫恋平沙不住呼。

吴易忧愤满怀，心神黯淡，默默匿迹深山。然而，犹如这山间新竹，虽则枝柔节嫩，却是“岁寒亦自不凋霜”；犹如这嘹呖大雁，虽则坦途已非，却要“莫恋平沙不住呼”。这位血气方刚的白头军主帅，决心在春风再度时节，从满地干戈中重新杀开一条新的血路。

恰在这时，吴江人周瑞招集了数千义兵，在吴江、青浦、嘉善三县边界的湖荡蜂屯蚁聚。周瑞是农民出身，生有臂力，善使鸟铳，据说有万夫不当之勇。江宁巡抚土国宝派遣副将汪懋功前往征剿，八百兵卒葬身湖荡水域，周瑞义军从而声威大震。

次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初春时节，周瑞和另三员大将陈继、朱斌、张贵，将吴易从太湖深山迎回长白荡老营，吴易重新

成为白头军的主帅。

于是，孙璋、孙钜父子来了，去年嘉善失守，他们退守西塘，匿迹乡野，这时和战友倪抚、陈槐一起，重新招募义兵，奉吴易为盟主；徐尔谷来了，去年嘉兴失守，他毅然冒死收殓义父徐石麒尸骨，这时因了岳父孙璋的关系投奔白头军，往来嘉兴、湖州两郡之间，担负起了运输粮饷的重任；钱栴的长子钱熙亦来了，这位丰姿玉立、沉静简默的嘉善诸生，亦在白头军中出没烟波，参与运筹帷幄。



图 106 闹元宵(选自《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

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吴中灯市元宵盛”，节前，人们采集松枝竹叶，结棚于通衢大街。棚下悬挂的各色彩灯，彩绘刻饰人物故事，诸如西施采莲、张生跳墙、刘海戏蟾，或是各种花果虫鱼。亦有在灯内悬挂剪纸的人物、马匹，用灯火使它溜溜旋转起来，名叫“走马灯”；倘若挂的是谜语，那就叫“弹壁灯”了。一到元宵之夜，皓月当空，锣鼓动地，灯彩遍张，火树银花。人们争相出门观灯，万人空巷。这正如吴中才子唐伯虎《元宵》诗所描写的盛况：“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这一年的元宵佳节正值兵荒马乱，吴江县城又数度遭受兵火之灾，满城百姓还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但是，为了炫耀太平盛世，元宵前夕，县衙还是倡导扎灯结棚，欢度共庆。这时的清吴江知县孔胤祖，山东曲阜人，是孔夫子的后裔。去年九月从征至吴江，自此主持县事。当时，江城因历经兵火，街市一片萧条，城内居民寥寥。孔知县想了许多办法，尽力招抚，人们才陆续返回城中；同时他又请求将清兵撤回苏州，以免骚扰百姓。后来，清廷颁旨举行乡试大典，城里一些前明诸生，槐花席帽，辛苦三场，摇身一变就成了清朝举人，成了小小江城的一批惹眼的新贵。在此期间，孔知县曾经受过一次不小的惊吓。有一回，他勘察运河塘路到了平望，泊舟黄家溪。不料，夜半时分，白头军数十兵船犹如从天而降，连发火炮百声。孔知县惊骇而逃，躲进密密的芦苇丛中，这才幸免于难，仅仅伤了几名随从。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乘着元宵佳节，白头军竟会第二次攻打吴江县城。

正月十五日拂晓，曙色初动，寒风瑟瑟。吴易派遣部将陈继，率领数百精兵锐卒，乘坐百艘战船，从长白荡扑向县城。辰时，就是上午七时至九时光景，白头军抵达东门，就是垂虹桥一带。陈继率领一批清军装束的义兵率先进了县城，劫了县狱，然后随同狱中义士一直冲进县衙。孔知县见事不妙，慌忙晓以“大义”，还没说上几句，就被义兵一刀结果了性命。这也算给去年遇害的代理明吴江知县潘承祚报了杀身之仇。接着，又杀了县丞张允元，杀了数名新举人。随后，大队义兵从东门一拥而入，县衙在熊熊大火中化作一片灰烬，几处粮仓亦被搬了个仓底朝天。

当日午后，突然雷鸣电闪，暴雨滂沱。苏州闻报，提督吴胜兆亲自率领骑兵飞驰吴江，水师随后扬帆赶到。然而，白头军早

已望风而遁，无踪无影。城中百姓听说知县被杀，看见县衙被焚，料想清兵必加屠戮，纷纷遗弃家室，惊恐逃窜。元宵佳节的吴江，再次成了一座凄清死寂的空城。



图 107 文嘉《垂虹亭图》(选自《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

清军水陆两师，当夜扎营垂虹亭侧。次日，又闻震泽出事，吴胜兆整旅南行，留下副将汪懋功在县城统兵防御。汪懋功以为，白头军入城，只杀官吏不杀百姓，说明这是百姓与白头军的合谋，便在当日挨家严查奸细，然而许多百姓早已逃窜出城，家家户户人去楼空。于是，清兵乘机逐户抢劫，大掠两日，满载而归。

所谓震泽出事，那是有小股清兵经过此镇，被镇民杀了。吴胜兆一到，震泽惨遭屠戮，全镇死难的约有十分之六。

在此前后，一股清兵强拉民船自杭州北返，船民受尽凌辱，忍无可忍，行到偏僻之处将清兵绳捆索绑，全部沉入湖中。不幸，其中一名逃上了岸，而且一直逃到苏州，声称船民都是黎里人。一日深夜，大队清兵从黎里镇东太平桥上岸，挨户搜捕，逢人就砍。百姓从床上惊起，四散逃命，还是有不少死在清兵的刀

枪之下。

白头军二克江城，加之此前宁国府的太平、泾县亦先后失事，坐镇南京的洪承疇十分惊恐，立即向清廷吏部参了一本，江宁巡抚土国宝险些丢了顶戴花翎。土国宝为此给清廷写了揭帖，有云：

正月十五日，吴江突寇杀官，蒙总督内院大学士洪，以安庐抚臣所属地方太平、泾县先已失事，一并指参，题有县城屡报失守一疏，奉旨该部核议具奏。吏部覆奉圣旨：……土国宝所任何事，怠玩至此，本当议处，念有整理残疆之劳，始免究。如再仍前怠玩，定有不宥^①。……职不胜望阙稽首，遥谢天恩。窃谓覆餗^②之职，自应待罪。蒙皇上、皇叔父摄政王俯念整理残疆，不加督过，获免罪戾，真朝廷破格殊恩，令人感激欲涕。……此皆圣明宽前毖后之仁，职何敢自爱肤发，不黾勉^③以图后效，正谓高厚洪慈，职之所衔结尽瘁，莫报万一也。

在此期间，吴胜兆、李成栋等降将在苏松一带纵兵扰民，大肆滥杀无辜，引起极大民愤。对此，洪承疇极为恼火，连连告诫，要他们整肃部队，严加约束；并向清廷连呈两次揭帖，稟告始末。其中有云：

江南各提督镇守总兵等官，多不体恤地方，纵兵骚扰。如李成栋之镇松江，平居在城，出征在乡，纵兵要害地方，士民甚有怨声。吴胜兆之在苏州，每多越分妄行，驭军无纪。吴江之事，远近人情，无不痛愤。本院部特以地方初定，正在用人，姑再四申饬^④，冀其省改。

白头军二克江城，军威复震。大约就在此后不久，夏完淳二次从军，投奔了吴江白头军。

父亲殉节之后，完淳居住松江小昆山曹溪草堂，同时往来奔走于嘉善、嘉定之间，与陈子龙、钱栴、侯岐曾互通声气。陈子龙是他的老师，钱栴是他的岳父，而侯岐曾则是他姐姐淑吉的公公。完淳与陈子龙、钱栴歃血为盟，谋划抗清，并且一起上书鲁监国，鲁监国遥授完淳中书舍人。然而，那个时候，江南各路义师已经灰飞烟灭，南渡浙闽又路途梗塞。完淳在七言古诗《长歌》中唱出了内心的悲鸣：“我欲登天云盘盘，我欲御风无羽翰，我欲陟山泥洹洹，我欲涉江忧天寒。”恰在这时，吴江白头军蹶而复振。完淳遵奉父亲遗命，立即变卖家产充当军饷，投奔到吴易麾下，担任了参谋之职。

细缆迎风急，轻帆带雨斜。在白头军中，完淳出入战阵，剑冷霜花，同时运筹帷幄，飞书草檄。他这一时期所撰许多七律，淋漓尽致再现了意气豪迈的军旅生涯。《军宴》二首之一云：

十万艨艟偃翠微，风雷黄石问兵机。
月寒壁垒侵金柝，风入旌旗动铁衣。
自愧青藜陪客座，幸从细柳识军威。
辕门鼓角寒宵醉，帐下南塘夜猎归。

诗中“自愧”两句，上句诗人自谓，下句则写吴易军威。《访友不遇》诗云：

锦衣玉靶自翩翩，白羽琕弓满控弦。
万壑风迴寒角静，千山日落大旗悬。
冠军油幕羞生数，好畤云台最少年。
乘醉扁舟寻铁垒，牙门深锁白云边。

从诗中“铁垒”、“牙门”，可知所访之友亦是义师中人。“冠军”两句，诗人藉汉霍去病、后汉耿弇史迹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又有《同友人过东道院》，诗云：

一片江声入晚笳，军中高宴逐轻车。

幸陪紫塞将军座，来访黄庭道士家。
玉洞花明秋不夜，锦屏云起暮为霞。
此身竟逐征篷去，欲叩天门路已遐。

又有《鹑衣》，诗云：

鹑衣东去独登台，歌舞军中听转哀。
赵信城头秋月满，李陵碑上暮云开。
吴江落日围山尽，震泽微风入阵迴。
仓海一椎亡命后，桥边黄石待人来。

完淳后来在他的名篇《大哀赋》中，亦描写着军中生活的豪纵，叙说自己的幕府生涯。文中有云：

千里之月明鼓角，五湖之春泛楼船。鱼龙蟠于甲帐，裘马壮于戈铤。锦氍毹^⑤三军高宴，金叵罗^⑥诸将扣舷。既充下乘，聊託中涓。草檄则远愧孔璋，入幕则深慚仲宣。涛寒震泽^⑦，风厉由拳^⑧。

“孔璋”是陈琳的表字，“仲宣”是王粲的表字，两人都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之臣。所谓草檄“远愧孔璋”、入幕“深慚仲宣”，那是完淳的谦辞。

三月二十五日，又有传闻，说白头军聚集千艘战船，准备再次攻打吴江县城。暂时代理着清吴江县衙事宜的常熟人陈某，立即勾起今年元宵节的一幕，吓得魂不附体。他连忙向驻守苏州的巡抚土国宝、提督吴胜兆紧急呼救，一边部署五百兵卒严守城池及城外粮仓。当日，吴胜兆派遣副将汪懋功，率领清兵两千余人、战船五百余艘，从京杭运河南下吴江，沿途旌旗猎猎，军威赫赫。吴易则派遣部将周瑞，在江浙交界的分湖摆开了主战场。分湖原是周瑞老家，兵力既强，地势亦熟。

次日，三月二十六日，春晴竞放，风和日暖。汪懋功率领的

五百战船驶进分湖，黑压压的一片，岸边刚刚绽青的芦苇都似乎起了阵阵颤栗。倏忽，周瑞率领的白头军舟师，从港汊冲腾而出，双方在湖上交兵接战。一时间，呼声四起，激浪翻滚，双方箭矢齐发，铺天盖地。正相持间，善用鸟铳的周瑞下令发炮，湖上突然炮声隆隆，硝烟四起。清军战船纷纷中弹起火，在熊熊大火中，清兵哇哇喊叫，乱成了一锅稀粥。汪懋功见势不妙，带领残兵败卒冲出重围，一路朝北溃退，一直退至梅墩。谁知周瑞有先见之明，早在梅墩布下大批义兵，清军兵船逃到这里，立即遭遇前后夹击，几乎全军覆没。汪懋功奋力突围，带着残余兵卒逃到临近县城的庞山湖。庞山湖就在白头军扎营的长白荡附近，吴易早在那里暗暗设下埋伏。一场呼天抢地的伏击，汪懋功被一刀砍杀湖心，尸体浮在水面，手里还紧紧握着大刀。逃回县城的，只有二三十名残余清兵。这次分湖大捷，自南向北，前后追击四十里，焚烧、缴获战船五百艘，杀敌两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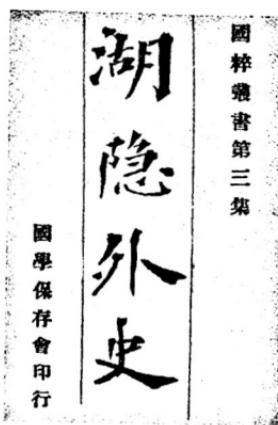


图 108 《湖隐外史》书影

叶绍袁父子自杭州皋亭山坎坷北返，去年十二月上旬，暂时住进嘉善城北的普明庵，后来又借住到升平桥附近的吴园。这里离分湖和叶家埭都不算太远，便于与家中互通消息，亦便于族人在生活上给予接济。对于三月二十六日的分湖大捷，绍袁自然一清二楚。他在《甲行日注》当日记载：“晴。是日分湖之战，义师杀虏两千人。”又在《湖隐外史》战功篇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动人描述，欣喜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分湖一旅，屹然劲敌。军无

清兵一见，便将他们抓了起来，要他们为兵船拉纤。清兵问道：“见白罗头贼否？”答道：“见之。”又问：“几何？”答道：“三十号。”清兵依仗人多势众，一点未加戒备，连声叫道：“蛮子速进！”谁知，那四个壮汉一齐亮出刀来，飞身上船，乒乒乓乓，一船清兵全都呜呼哀哉。后面一串兵船见此情景，急橹飞篙连忙追击。哦，远远的，前面的湖荡泊着几艘民船，兵船一近，却如水鸟一般振翅四散。清兵一鼓作气，乘势猛追。突然，湖中一声炮响，四周芦苇丛中冒出密密麻麻的箭艘，箭矢夹着炮弹轰然而至，眼前顿时烟焰弥天，咫尺难辨，犹如瞬间降临了大批天兵天将。吴胜兆见势不妙，慌忙弃舟而去。一船船兵卒亦纷纷丢下武器，四散溃逃。白头军当场斩杀了数员清将、无数清兵。

胜兆气急败坏逃回苏州，说渡江以来从未吃过这样大的败仗。他怨恨吴江百姓隔岸观火，竟然见死不救。数日后，重新亲率三千锐卒，再征吴江。吴易获报，故伎重演，下令在县城东门外的垂虹桥上，竖起长长一列稻草人来。这里左江右湖，烟水茫茫，在天色微明朦朦胧胧之中，犹如军容威严的大队义兵严阵以待。胜兆远远望见，便下令兵船停止前进，摆开阵势持弓放箭。箭矢嗖嗖而去，桥上“义兵”却毫不退却，这箭阵便越发密集起来，简直铺天盖地。好大一阵，吴易估计清兵士气即将衰竭，突然一声炮响，箭艘四面出击，矢炮齐发。胜兆措手不及，再次大败而归。

在此期间，孙璋、孙钜父子领兵攻占嘉善县城，杀了清令；嘉善蒋湾义士蒋广德、符朝用得到捷报，立即散尽家财，招募七百多士卒，与周瑞合军，周瑞部军势大壮。接着，吴易亲自率领大批义军，攻克嘉兴府属的海盐县城，清海盐知县被擒获正法，当地士民欢欣鼓舞。

白头军纵横驰骋，所向披靡。驻防区域亦不断扩展，从分湖、祥符荡、长白荡，一直到毗邻青浦、松江的淀山湖。这时，绍兴鲁监国和福州隆武帝，先后派遣密使来到吴江，带来了两个南明小朝廷的莫大嘉奖。

这事得从陈子龙说起。这年三月，子龙的祖母在嘉兴徐滩病逝。他不胜伤感，但亦由此解脱了奉养的责任，可以毫无牵挂地投身到抗清斗争中去了。先是，冬春之交，隆武帝授子龙兵部左侍郎兼左都御史，鲁监国授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并都委任他总督江南义师。在当时说来，这些自然都是虚衔，却足见两个南明小朝廷对于子龙的倚重。子龙早有南奔之意，准备渡海远赴浙东或是福建，然而海上巡逻盘查特紧，一直难以成行。于是，子龙在一袭袈裟的掩护之下，漂泊嘉兴、嘉善、松江之间，与夏完淳、钱栴、徐尔谷等秘密相聚，互通声气。白头军分湖大捷，子龙特地写了书函，封在蜡丸之中，派人送往绍兴，向鲁监国报捷。

于是，鲁监国晋封吴易为长兴伯。同时，授孙璋为运粮监督，孙钜、倪抚都是职方，陈槐为将军，周瑞等四员大将亦都有封拜。此外，另赐伯爵印四方：清河伯、宝应伯、娄东伯、武康伯；将军印八方：奋扬将军、平朔将军、复宇将军、度辽将军、仪汉将军、兴原将军、灭虏将军、破虏将军，让吴易用以招徕各方义军首领。

恰在这时，去年五月从苏州南奔福建的杨文骢，亦向隆武帝呈奏，报告白头军的分湖大捷。隆武帝龙颜大悦，授吴易兵部尚书，晋封忠义伯。

捷报频传，殊荣连连。白头军深受鼓舞，意气飞扬。吴易这位雄心勃勃的主帅，踌躇满志，一时以为天下事已大有可为。他积极设法南联闽、浙，以图大举。这时，隆武朝的肃虏伯黄斌卿屯军舟山，吴易准备邀他从海上进兵；鲁监国的大学士兼督师熊

汝霖驻扎小亹，吴易准备邀他从江上进兵。待到两军会集，白头军便在苏州、吴江之间策应，然后攻克南京，一举收复江南。这一宏伟大计，令人想起去年闰六月，夏允彝与陈子龙等一起制订并奋力实施的作战计划，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五月初的一天，阳光灿烂，湖风习习。白头军在大泽孤洲大开幕府，登坛誓师。这大泽名叫夏墓荡^⑩，在嘉善县城西北三十里，陶庄、汾玉、天凝庄、下甸庙间。古代大姓夏氏筑墓于此，故有此名。清人朱彝尊诗云：“夏墓荡前停钓轮，荒沟极口易迷津。夕阳满地北风起，飞遍芦花不见人。”荡中有孤洲。洲上有败屋数间，壁间尚残留有王龙溪题字，当地人称为盛氏书院。当日，孤洲四围，桅樯林立，旌旗猎猎，云摇风举，犹如鲸鱼跋浪，蛟龙滚波，声势甚为浩大。叶绍袁并未参与其事，但在《湖隐外史》义贽篇中留下了当时的盛况：

于是设坛建旗，祭纛莅盟，器仗鲜明，部伍整肃。

画隼纂兵，人进射声之号；水龙分翼，家列习流之阵。

陈子龙应邀莅临监誓，由他的弟子王汎和钱栴的长子钱熙陪同前往。然而，这次誓师大会，给子龙留下的印象却很不理想。当夜，子龙归宿天凝庄钱氏别业，私下跟王汎说道：“长兴，一世人豪也，阅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唯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意思说，吴易确是一代豪杰，但据暗中观察，颇有轻敌思想。同时，幕府中有不少轻薄之士，部将又常带兵抢劫。这支队伍人数虽多却不整肃，日后难免会重蹈去年八月长白荡之败的覆辙。

不能不说陈子龙目光犀利，他的忧虑绝非多余。明末，大凡闻义而起，揭竿为帜，挥锄为兵的义军，大多鱼龙混杂。真正痛惜故国沦亡，思念百姓涂炭，而不惜九族肝脑涂地的，其实人数寥寥。有的是闻举义之名，仅仅因羡慕而跟随而来；有的是喜于

有事，跑来凑个热闹；有的是贪图富贵，想乘机捞上一把；亦有的弱不能自主，为大势所迫；至于乡间无赖、偷驴摸犊之徒，借名索饷，恣啖酒食，亦在在多有。白头军初起之际，军纪整肃，仅向富户巨室征集粮饷，从不扰民。然而蹶而复起之后，时局格外艰难，义军成分亦格外复杂，军纪日渐松弛。就是周瑞等数员部将，在粮饷短缺之际，亦往往望屋而食，往来盗钞，蜂屯蚁聚，蔓延数百里内。而吴易是位豪放不羁之士，大有横绝一世之概，却疏于约束部下，在一时胜利面前亦不免滋生轻敌思想。

不幸而言中，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吴易惨遭暗算，白头军果然重蹈覆辙。这是后话。

注 释

- ① 肆：宽免，赦罪。
- ② 覆餗：鼎中食物倾出于外。喻不胜任而败事。
- ③ 奕勉：尽力，努力。
- ④ 申饬：告诫，约束。
- ⑤ 锦氍毹：锦制的地毯之类。
- ⑥ 金叵罗：酒杯名。

- ⑦ 震泽：即太湖。
- ⑧ 由拳：县名，故地在今浙江嘉兴市南。
- ⑨ 杨僕：西汉弘农宜阳人。武帝时，官至主爵都尉。后以楼船率军征战南越，有功，封将梁侯。复与王温舒俱破东越。
- ⑩ 王濬：西晋弘农湖人。任益州刺史时，造舟舰，练水师，力主伐吴。太康元年受命进军，自成都出兵，克武昌，入建业，受孙皓降。以功封襄阳县侯，累迁抚军大将军。
- ⑪ 关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吴易登坛誓师的地点，《陈子龙年谱》（《陈子龙诗集》附录）写为“大泽中孤洲”。陈去病《吴长兴伯

传》并未提及此事。柳亚子《复社名流吴日生传》亦云：“开幕府于大泽中，登坛誓师”。其他有关史料都语焉不详。现在，有些著作便将“大泽”误写作“太湖”。经查，1995年《嘉善县志》载：清顺治三年“五月，(吴易)誓师于夏堇荡。”

第十七章 叶绍袁遁走光福 四义士潜通声息

清军铁蹄下的吴江，官兵频频征剿，盗贼蚁聚蜂起，加上义师到处索饷，弄得四乡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这年莺飞草长时节，叶绍袁借住在升平桥附近的吴园，前来看望的族人，常常带来家乡的消息，一次次令人痛心疾首。

一日，风劲雨斜，一千多义兵集聚叶家埭，索饷未得，就要在村上放火烧房。幸亏其中有人出来制止，说道：“我侪以义起，奈何连及工部之居，是以不义终也。”午梦堂这才免于付之一炬。谁知就在这时，清兵突然进村抢劫，一时间，义兵一哄而散，村上再次遭殃，绍袁家中亦未能幸免，被抢去了仅剩的几件萱麻编织的衣裳。堂弟绍颙官至大理寺卿，明亡前夕因母病告归，此时隐居在苏州横山附近的杨庄，叶家埭家中的不少金帛古玩被洗劫一空。

一日，周瑞部下的义军到叶家埭索饷，部将陈继下了命令，不准士卒闯进绍袁家中；而部将朱斌，则在午梦堂大门贴上了盖有周瑞大印的封条。不料义军前脚刚走，大批清兵后脚赶到，封条一撕就蜂拥进午梦堂去。原以为这位大明遗臣家中一定颇多财宝，翻箱倒柜竟然一无所获。盛怒之下，清兵乒乒乓乓揭毁了所有书橱，书籍抛零满地。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当年的《午梦堂集》印板全被打碎，塞进灶堂，一把火烧了！有人认出，其中半数兵卒，竟然就是去年隐居分湖的山东四进士的家丁，他们没有跟

随主人回乡，却在这里投靠了清军。绍袁闻讯，心中长叹一声：“我德施而怨报矣！”

又有一日，清兵到叶家埭大肆掳掠。侄孙媳妇钱氏不甘受辱，投水而死，年方二十，听说那情景刚烈至极。消息传来，绍袁甚为悲恸，撰下七绝《吊烈妇钱氏》。诗云：“蒹葭初长绿萍湾，梁孟双飞独自还。郎梦不离三月水，思夫空望五湖山。”

到了四月间，升平桥一带亦寇盗日盛。绍袁正想再次迁居，却在十六日险遭不测。那天午后，突然有人叫喊“清兵来了”。仓促之中，绍袁父子慌忙奔出门去，跟随惊惶失措的村民，一起躲进了田野的麦垅。偷眼望去，黑压压七八十艘清军兵船，正杀气腾腾向南驶去，幸亏没有靠岸。经了这场虚惊，绍袁知道，这一带再也呆不下去了。

早在去年八月出家之际，还有三条路可走：西去湖州，南去杭州，北去苏州光福。当时，绍袁考虑到自己是吴人，不宜再留吴中，这才与法相寺闻修和尚同行，南去杭州皋亭山。现在，从杭州返回不久，湖州此时亦很不太平，思来想去，只有苏州光福一条路可走。那里山环水抱，壑深林密，历代以来都是隐居避世的极好去处。即使眼下干戈满地，烽烟处处，光福依然得以苟且的安宁。

次日下午，绍袁与儿辈乘船离开吴园。第三日，由简村出太湖，东南风很大，十余里波光银涛，犹如一鸟迅飞，顷刻到了横山。

横山在苏城西南十五里。据史书记载，此山四面皆横，故有此名。山巅有七个高墩，俗名七子山。山的南面濒临太湖，形状犹如箕踞，所以又叫踞湖山。横山临吴控越，是古代军事要地。山巅那七个高墩，传说是某人埋葬七个儿子的地方，其实是春秋时吴越交战留下的遗迹，是吴国警报越军入侵的烽火台；而高墩

中空，又传说是当时的藏军洞。

绍袁父母的墓茔，就在横山的百福。按照古代礼制，父母亡故，后人都要守墓尽孝；而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前往祭祀祖先，因而墓侧照例建有房舍，以备届时歇脚或住宿。绍袁父母的墓旁，有茅屋数间，名为“风庐”。绍袁一行前往光福，这是必经之地。他们来到先人墓前，面对一片松楸中的两堆黄土，百感交集，痛哭流涕祭拜了一番。次日，又去不远的杨庄，看望了隐居在那里的堂弟绍颙。风庐藏身数日，绍袁一行便翻越横山，从跨塘觅舟西行，来到青芝山下。

青芝山在光福镇西南三里，漫山苍松翠柏，参云翳日；而春梅秋桂，各擅胜景。山间多楼阁台榭，柏屏萝幄。碧栏红亭与白波翠巘相映，兼得山水园池之胜。绍袁一行抵达青芝山时，天色已晚，难以看清周围景色，只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时，眼前一片昏暗，昏暗中闪烁流萤万点，恰如天星乱落。他们凭着微弱的星光摸索走路，步行二里，暂时住进山中一位族孙的屋里。

自然，这里已是光福地界。

古镇光福，位于苏州城西五十里。据史志记载，春秋时吴王阖闾曾在此圈地养虎，故名虎溪。南朝梁大同年间在龟山建光福寺，遂以寺名镇。光福既是山镇，又是水乡，山环水抱，花木繁盛。漫步镇区，仰面见山，俯首见水，明代画家沈石田诗有“屋上有山屋下水，开门波光眼如洗”之句。这一带历来是吴郡城西名胜之区，峰峦罗列，三面濒临太湖，可谓绿阴葱郁，湖光潋滟。在镇



图 109 《光福志》书影

区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山前山后梅树成林，开花时节，繁花似雪，暗香浮动，微风一吹，香飘数里，因而光福探梅名播天下。明代吴中名士姚希孟在《梅花杂咏序》中写道：“梅花之盛，不得不推吴中，而必以光福诸山为最，若言其衍亘五六十里，窈无穷际。”自汉以来，名公巨卿、高人逸士，活着在此留踪，死后在此藏魄，留下许多著名胜迹。



图 110 邓尉山(选自《南巡盛典名胜图录》)

光福最著名的是邓尉山，相传东汉太尉邓禹隐居于此，故有此名。这座山一体两峰，北峰称邓尉山，南峰又称玄墓山，那是因了后晋青州刺史郁泰玄葬身于此。江南名刹圣恩禅寺，就在玄墓山上。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那时大清王朝已经进入盛世。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春天，康熙皇帝玄烨圣驾南巡，御舟由苏州启程，在木渎舍舟登陆，上了光福邓尉山。他在圣恩禅寺，率领亲王大臣遍礼佛像，御笔亲书匾额“松风水月”。夕阳在山，花光掩

映，又来到马驾山赏梅，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即席题诗二首。后来，康熙皇帝又两次到光福观梅，每次都驻跸圣恩禅寺。其间，江苏巡抚宋荦与一班幕僚访梅寻胜，在马驾山即景寓意，大笔一



图 111 香雪海(选自《南巡盛典名胜图录》)

挥，题了“香雪海”三个大字，镌上崖壁，于是香雪海之名传播悠远。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 年)，乾隆皇帝弘历首次南巡，循着他爷爷的足迹，大游邓尉，观梅花下，龙颜大悦，即席题诗二首，又题赠圣恩寺匾额“梵天香海”，一副楹联：“万顷湖光分来功德水，千重花影胜入旃檀林。”此后，乾隆皇帝又有五次南巡，竟然次次必游邓尉。其中第三次，题赠圣恩寺楹联两副：“弄影水将月，结朋竹与松”；“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游览香雪海时，作了《邓尉香雪海歌》，后来刻成诗碑，至今树立在马驾山上。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叶绍袁初到光福，自然无心欣赏湖光山色。他急于联络在此的隐居之士，无论熟识的、陌生的，以便互通讯息，了解山外时

局。一到青芝山中，绍袁就获知，外甥严祇敬从杭州皋亭山回常熟探亲之后，就隐居到了这里，住在潭山附近濒临太湖的潭东；而在那里跟祇敬前后屋居住的，则是昆山人顾天遴，就是绍袁的姻亲、殉难杭州的明钱塘知县顾咸建的侄儿。

抵达青芝山的次日，四月二十八日，乘着天气晴朗，绍袁便匆匆前往潭东。

潭山在青芝山之西，亦称弹山。其首在太湖之滨，横亘六七里。濒湖山巅，有七十二峰阁，那是当年昆山顾鼎臣所筑。从这里眺望太湖，湖中七十二峰历历可数，黛眉螺髻，缥缈烟波，间而风涛动息，云峦明灭，可谓气象万千。从七十二峰阁往东，高下犹如阶梯，上下都是梅树，是山中看花胜处。山南石嵝，又称万峰台，春日桃李花开，鸟声迭和，漱泉枕石，翠竹四围，令人流连忘返。昆山顾鼎臣的墓茔就在潭山的聚坞，墓旁有座土地庙，周围松柏参天。



图 112 顾咸正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 208 •

因了先祖葬在潭山，昆山顾天遴这时便隐居在了潭东。若干年后，顾咸建的灵柩从分湖无多庵移葬潭山曾祖墓侧，昆山城破时遇害的顾咸受亦葬到这里。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日，绍袁竟在潭东撞上了顾咸正。

顾咸正，字端木，号弦斋，五十六岁，是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顾鼎臣的曾孙，顾咸建、顾咸受的胞兄。明崇祯六年（1633年）中举，十三年（1640年）会试录下副榜，授陕西延安府推官。当时，正是李自

成农民起义席卷西北之际，连年大旱兵燹，百姓非死即徙，民间残破凋敝。咸正到任后，招集流民，开垦荒地，引水凿池，政绩彰著。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西安，不久咸正被俘，拒不受官。后来，脱身逃往韩城，韩城百姓拥戴咸正署理县事。再后来，吴三桂率领清兵入陕，咸正逃往山中。去年仲冬，咸正设法逃出了韩城深山，全发微服，历经龙潭虎穴、刀山剑树，辗转南奔两千余里，于这一年四月初旬偷偷回到昆山故里。这才知道，二弟咸建已在去年杭州失守时慷慨殉节，而三弟咸受亦在昆山城破时死难。

顾咸正有两个儿子，都颇有文才。长子天逵，字大鸿，贡生，是嘉定侯岐曾的女婿。英俊豪爽，具有超凡脱俗的神韵。令人诧异的是，平时口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读起书来却是朗诵终卷毫无留碍。次子天遴，字仲熊，诸生。若论文才，比他哥哥稍稍逊色，而处事则更深谋远虑，常常凝神静思，肃若神明。去年昆山失守以后，兄弟俩已双双削发为僧。这时，天逵住在嘉定泾南侯氏别业，天遴则隐居潭东。数日前，咸正刚到潭东，看望他的次子天遴。当日中午，祇敬特地备下酒菜，招待舅舅绍袁与咸正父子。

叶绍袁与顾咸正，二位带着姻亲的明末遗臣，真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共同话题。当日所谈，自然都是殉节杭州的顾咸建，两人为此老泪纵横，抱头痛哭。因了咸正的盛情挽留，绍袁留了一宿。次日，屋外细雨淅沥，咸正出示了写在陕西的数首诗作，都在记录国家变故，抒写胸中幽愤。绍袁读着，犹如置身于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唐朝天宝年间。接着，咸正谈到昆山县城失守时的残酷情状，仅仅顾氏一族，坚守节义而死的闺秀就有五六人之多，其中一个嫁给某王，容貌尤其出色，死得也格外刚烈。至于松江夏允彝的长女，就是嘉定侯岐曾的二媳淑吉，如今则已出家

做了尼姑，精进妙慧，可比宋代龙图学士范珣的女儿空室道人。

与咸正的连续两日叙谈，绍袁看得出来，咸正虽亦年事已高，而雄心不减，对于抗清大业以为事必可期。咸正说道：不死于李自成，不死于北旗兵，历尽千难万险回归江南，正是养身有待，为了成就大事。他以岁寒松柏自许，决心在这混沌乱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咸正这满腹豪情，给了初到光福的绍袁以深深的感染。

当初，绍袁借住吴园时，顾咸建夫人和儿子亦在附近居住，仍然仰仗着绍袁的照料。此后不久，咸建夫人迁居潭东，她的侄儿天遴就在这里，绍袁也就卸下了九泉之下咸建的重托。



图 113 薛家像
(选自《五牧薛氏宗谱》)

次日，五月初一，绍袁冒着风雨直接从潭东前往真珠坞，拜访隐居在那里的薛家。真珠坞就在青芝山北，群山四抱，一隅稍豁，景色绝胜。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董份的白云堂就在这里，还有明人汪起凤的真如小筑。薛家，字谐孟，武进人。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授河南开封知府。明亡，来到这里的圆通庵(一说雪香庵)削发为僧。自谓：吾名家，今不冠，当去“宀”，又剪发，当去“乚”，仅存“米”字。邓尉山南山冈高耸，犹如米泻之状，称米堆山。

薛家因而更名米，号堆山。这位堆山和尚天真烂然，常常与人开怀痛饮，却能终日不醉，而满室之内，惟有《高士传》一卷。在绍袁眼中，薛家是位风仪朴厚的古道君子。此番拜访，二位同是身

披袈裟的前朝遗臣，自然又少不得一番国破家亡的怆然感慨。

五月初二天空放晴，绍袁返回青芝山寓所，读到侍僮从吴园寄来的短信，才获知那里近来发生的一切。绍袁启程前往光福那日，就有一二十艘盗船来到升平桥一带，纵毁肆劫，老人孩子号哭载道。隔日晚上，又开来七八艘杀气腾腾的清军兵船，先抢前浜，随后冲进吴园。侍僮惊惶失措，与妻子一起躲进黑黝黝的竹丛，遂幸免于难。清兵在屋内四处搜索，冲进书房将书籍抛掷星散，满地狼藉。因而，侍僮日日为主人的光福之行担忧悬心。后来船夫南返，得悉绍袁一路平安，这才消除忧虑。恰在那日，杭州皋亭山安庐院主人德谦，领着杭州四位义士来到吴园，说要拜访绍袁，有要事相商。留宿一夜，次日便依着侍僮的指点前往光福。

绍袁回到青芝山寓所，杭州四位义士都执弟子之礼，已经拜到门下。原来，他们于前日辗转来到山中，恰逢绍袁去了潭东，便在附近的接引庵借宿等候。看见山中突然来了这四名不速之客，四邻都满心狐疑，怀疑会不会是官府派来的密探之类。庵门外，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和诘问声因而错杂不停。不得已，四位义士只得告诉了他们拜访绍袁的原委，人们这才消除了疑虑。

杭州四位义士，名叫吴思、沈纶锡、沈士鑛、蒋翊文。他们告诉绍袁，已在当地与二十余位义士设坛歃盟，决心起兵抗清。草泽中还有三千壮士，一旦举起义旗，可在一早晨拉起队伍。这支队伍准备加盟白头军，领受吴易节制，只是缺少衣甲、武器和军粮，故而特地赶来商议。他们先已前往白头军大营，谒见过吴易。吴易让他们找到绍袁这位幕后高参问计求教。

当日，绍袁与杭州四位义士相商了整整一天，加上一个晚上。次日一早，四位义士便辞谢告别。关于此番谋划，绍袁在《甲子日注》中没有留下片言只字，自然无法臆断他提出了什么

高见和良策。但是，瞧着风尘仆仆慕名求教的这些抗清义士，绍袁心中想必十分欣慰，哀莫大于心死，人心未泯，民族中兴就有希望。而透过那孤云野鹤般的云水生涯，这位江南名士傲岸不屈的风骨，想必亦深深感染了四位义士。

五月初四，就是杭州四位义士告别而去的次日，《甲行日注》记录了吴易派营兵送来的一封书信。全文如下：

武林^①诸义士来顾行幕，称说德义，颂叹无极。高风大节，固宜遐迩景慕，垂誉千秋矣。但山林嘉尚^②，独不念荷戈枕甲之痒耶？弟血战经年，大仇未报，军孤饷乏，救援路绝，忧心如焚，未知所出。若得越中三千君子军，成犄角之势，亟图进取，所大快也。闻诸君入山，问策鲁连^③，先生幸广引教之，无虚彼望。

绍袁读到此信，杭州四位义士已经告别而去。但从这封信中，可以想见绍袁的道德义气和风节，在江南义士中的深远影响；亦可想见白头军此时虽然声势显赫，威震敌胆，但孤军奋战，前途莫测。作为一军统帅，字里行间，吴易的重重忧心流露无遗。

听说绍袁到了光福青芝山，山中隐士陆续前来拜望，患难相见，恍若隔世。他们不时带来一些山外的消息。有人说，苏州城西金阊一带，有商船装载着许多巨大的松木，那都是南京明孝陵，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墓园中的东西。绍袁心想，什么人这般没有心肝，居然忍心做出这种事来！有人说，升平桥一带，现在满湖荷花盛开，绵延数里，芳艳夺目，浓香扑鼻，只是因了清兵、盗贼来回抢劫，岸上见不到一丝炊烟。绍袁心想，幸亏及时出走光福，在这深山乡野，虽然不免时时有思乡之苦，但日子总算还过得太平。

大约因了五月初旬奔波于潭东和真珠坞时感染了风寒，绍

袁患起了咳嗽，一拖就是一个多月，而且越咳越重。进入六月中旬，山中连日阴雨，夜冷如秋。绍袁又患起疟疾来了，浑身发冷，不住打起寒颤，直至卧床不起。只听得雨敲纸窗，松涛之声卷过屋顶，犹如千斛蟹汤沸腾。

就在这时，山中传说吴易遇害！这，绍袁怎能相信？试想，一个半月之前，白头军还在大泽誓师，设坛建旗，正准备宏图大展，收复江南，怎么可能突然偃旗息鼓？而吴易派营兵送来的亲笔书信，此时尚在抽斗，难道转眼间已经成了绝笔？恰在这时，从家乡匆匆赶来了侍僮，侍僮说道：“营中人言，确矣。”绍袁一听，浑身一阵寒栗，皱皱的眼角缓缓淌下两行混浊的老泪……

不久，山外又传来吴易的挚友、长洲人文乘遇害的噩耗，据说他的罪名是密结太湖义师，通谋抗清。绍袁在病床上仰天长叹：“天既生豪杰人，又徒付之伤惋，何欵？”

注 释

① 武林：山名。即今浙江杭州市西灵隐山。后多用以指杭州。

② 嘉尚：唐代僧人名。玄奘门下四哲之一。这里指叶绍袁。

③ 鲁连：战国齐人，亦称鲁仲连。高蹈不仕，喜为人排难解纷。这里指叶绍袁。

第十八章 清军强渡钱塘江 吴易沥血草桥门

这年五月初旬，白头军大泽督师，制订了宏图大计，准备锐意奋进，大举收复江南。此后偏偏小挫不断，受创连连。

有个吴郡诸生张飞远，兄弟两人都负膂力，跟随吴易再次起兵，别营于松江的四保汇。五月初五，风和日丽，春色醉人，飞远兄弟和部下泛舟蒲柳，敞怀痛饮，却突然遭到清兵偷袭，丧师数百，痛失骁将罗腾蛟。飞远恼恨至极，次日出兵攻打金卫。这次战事，城中原有秘密布置，约定内应者鼻子上一律涂上墨汁，作为标记。谁知飞远在城外败北退兵，而城中内应者墨黑的鼻

子却一时来不及洗净。清兵在城中大肆搜索，将那些形迹可疑的黑鼻子统统抓了起来，结果了性命。

白头军攻克海盐以后，清浙闽总督张存仁急忙从杭州跑到湖州，会合各路清军围攻海盐，由于众寡悬殊，吴易退兵西塘。与此同时，在嘉善，白头军部将孙璋被清将王仪民所败，蒋广德被清提督李荣



图 114 西塘

所败。孙璋、蒋广德亦退守西塘，与从海盐还军的吴易合营，驻军在丁家栅、陶庄、芦墟一带。

古镇西塘属嘉善县，旧名斜塘，元代时就已形成水乡集市，到了明末堪称江南商业重镇。镇上杨秀河两岸，现存一千三百多米烟雨长廊，便是当年留下的一卷西塘繁华图。明人周鼎的五律《西塘晓市》，这样描写着古镇的繁荣：“旭日满晴川，翩翩贾客船。千金呈百货，跬步塞齐肩。”

五月二十七日，吴易召集白头军各部将领，集会西塘，共商对策。作为近期目标，他们一致认为，必须首先收复嘉善县城。只有摧毁了清军在江浙交界的这个桥头堡，白头军才不致遭受心腹之患，不致束缚了今后宏图大展的手脚。在研究收复嘉善的策略时，周瑞献计，主张策动新任清嘉善知县刘肃之反正，要他在白头军攻城时作内应。若能如此，嘉善之役必能胜券在握，而且可以最小限度地减少伤亡。于是，最后决定由周瑞出面，投书劝降这位清嘉善县令。

刘肃之很快复信，表示愿意接受反正要求。吴易大喜，便与部将们着手研究攻城方略。谁也没有想到，这却是刘肃之的缓兵之计。他一面暗中部署，严加戒备；一面派人混入白头军中，偷偷刺探军情，以决定最后对策。

就在这个骨节眼上，钱塘江上风云突变，浙东战局急转直下。

早在去年六月中旬，清军占领杭州，明朝的鲁王朱以海随后监国绍兴。自此以后，浙东鲁监国将士与浙西清兵，一直在钱塘江隔江对峙。到了这一年五月中旬，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再次统率大军抵达杭州，兵卒数万，战马加倍，准备突破钱江天堑，征剿浙东、福建。这时，鲁监国诸军列营在钱塘江东岸，绵亘二

百余里，船舰纵横，严阵以待。清军则在西岸安营扎寨，一面搜索民船，一面砍扎竹筏，随时准备伺机强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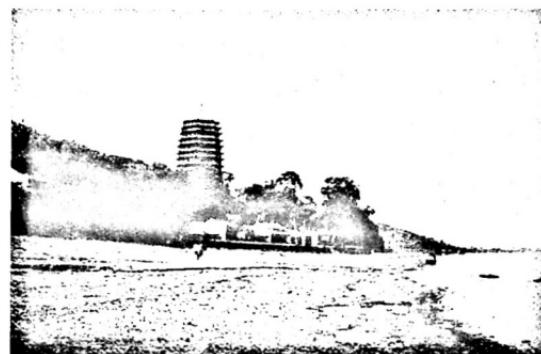


图 115 六和塔(选自《西湖旧踪》)

五月二十九日深夜，狂风乍起，暴雨骤至，海潮轰鸣，声如山崩。到了次日天明却风雨顿息，碧空如洗。睁眼一看，钱塘江潮失期不至，江沙暴涨，水浅仅至马腹，已经可以涉江而过。传说旧有谶语预言：“火烧六和塔，沙涨钱塘江，天下失矣。”明崇祯九年，六和塔发生大火，塔身中心烧毁殆尽，仅剩四围没有坍塌，犹如一座烟楼。到了这时，一夜之间，钱塘江又江沙暴涨，这谶语于是果真灵验起来。

贝勒博洛喜出望外，立即下令祭坝渡江，全线出击。他身披重甲，负矢二百，长戈短刃全副武装。鞭梢一指，前队骑兵风驰电掣，腾跃江坝；后面大军万马齐渡，排墙过江。骤然间，军鼓齐鸣，号角震天，钱塘江水犹如鼎沸一般。顿时，浙东的江上之师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争相逃窜。鲁监国于是逃离绍兴，航海而去。

浙东防线全线崩溃，白头军顷刻成了深陷敌后的一支孤军。

对于战局的这一骤然变故，吴易竟置若罔闻，而刘肃之却就此定下了诱捕的毒计。六月初九，刘肃之派人下书，邀请吴易等前往嘉善县城会饮，说是商议反正事宜。吴易毫无戒备，当日就带了孙璋、孙钜、倪抚、陈槐四员部将，还有宠妾香娘，从西塘轻舟简从来来。

嘉善东门外有孙氏别业，那是孙璋现在的家宅。到了嘉善，吴易一行就在孙氏别业稍事歇息。刘肃之获知消息，立即命令总兵张国勋带兵前往抓捕。突然之间，杀气腾腾的清兵从天而降，白头军将领仓猝抵抗，奋死反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孙璋、孙钜投水自溺，全家眷属被当场斩尽杀绝。吴易与倪抚、陈槐及香娘被当场抓获。

当时，周瑞刚移军干窑，得到消息，怒发冲冠，悔恨莫及，立即出动义军，倾其全力攻打嘉善县城。战斗激烈火爆，义军杀死清兵无数。然而没有多久，清军援兵从外地急驰而至，反将义军在城外团团围困起来。最后，周瑞战败脱走，他部下的数位将领被俘殉难。

吴易等被火速押解杭州。清浙闽总督张存仁深知这位白头军统帅的能耐，将他安顿在衙门馆舍。然后，张存仁几番亲自劝降。先请吴易归顺当官，遭到拒绝；后劝吴易遵令剃发，亦不答应。张存仁最后说道：“然则髡首缁衣乎？”就是让他出家为僧，游于方外。对此，吴易表示可以商量，他大约还有奋然再起的壮志雄心，不甘心就此结局。不过，张存仁这一手，实际上仅仅是软化吴易的手段。这位清浙闽总督深深知道，不杀吴易，日后总是东南大患。不久，清廷圣旨下来，吴易与倪抚、陈槐一起，押至杭州的草桥门就刑。

草桥门在杭城东南，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因其东有茅山河草桥，故有此名。相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一座草桥结拜

兄弟。因了登上城楼可以远望堪称天下奇观的钱江潮，清康熙五年(1666年)，草桥门改名“望江门”。那自然是后来的事了。在草桥门刑场，吴易赋《浪淘沙·临刑绝命》二阙。词云：

落魄少年场，说霸论王，金鞭玉辔拂垂杨。剑客屠
沽连骑去，换取红妆。歌笑酒罐旁，筑击高阳，弯
弓醉里射天狼。瞽眼神州何处在，半枕黄粱。

成败判英雄，史笔朦胧，兴吴霸越事匆匆。画墨凌
烟能几个，人虎人龙。双鬓酒杯中，身世萍蓬，半
窗斜月透西风。梦里邯郸还说梦，蓦地晨钟。

赋罢，吴易朝北遥拜，说道：“今日臣之志事毕矣！”言毕，从容受刑。年仅三十五岁。

吴易殉义后，吴江包捷与杭州敬然和尚为他收殓下葬。包捷，字惊几，复社成员，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是吴易与孙兆奎的挚友。自少颖悟嗜学，性格坚毅，以文章气节自任。初随吴易起兵，后知事不可为，遁迹苏州穹窿山为僧，自号磴庵，从此足不入市，灌园自给。去年孙兆奎殉义，包捷风尘仆仆奔赴南京，不避官府耳目，在内桥抚尸痛哭。此时得知吴易遇害，吴氏族人都避匿不出，包捷又冒险前往杭州，在草桥门抚尸枕股而哭，满腔悲愤。杭州敬然和尚向官府乞恩收殓，得到准许。包捷就和他一起，将吴易与倪抚、陈槐三位将帅的尸体，埋到寺后菜园，设下神位，痛哭祭奠一番。翌年清明前后，夏完淳与战友们偷偷前往吴江柳胥，在吴易故宅为他筑起了衣冠冢。那是后话。

吴易的宠妾香娘，苏州金阊人，本是姑苏名妓。香娘色艺双全，还会写诗。明亡前夕，吴易在南京撰有七绝《白下有怀》二首，就是为怀念香娘而作。其二云：“说剑衔杯每夜分，离愁此夕共纷纷。横行何日英雄事，幕府高开娘子军。”吴易殉难，香娘求死不得。张存仁看中了她的姿色，想要收她为妾。香娘誓死不

从，哭着说道：“我相公每饭不忘故君，妾宁忍负之？若必相迫，有死而已！”无可奈何，张存仁只得顺水推舟做个好人，将她释放回家。香娘回到吴江柳胥，替吴易立了一个族子作为嗣子，自己便走进一座草庵，落发为尼，默默了却余生。

吴易噩耗传来，江南志士怅念袍泽，同声一哭。陈子龙正浪迹苏州虎丘，写下长歌《九日虎丘大风雨》，通过歌颂晋代桓温、刘裕这二位在与入侵外族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对吴易的遇害倾泻了无尽的哀痛。诗中有云：

曜灵流光不相照，霜飞鬼哭鸟头白。君不见龙山置酒桓宣武，参佐风流映千古；又不见宋公秉钺真奇才，横槊赋诗戏马台，江左英雄安在哉，彭城南郡生蒿莱。

夏完淳这时流亡嘉定、松江乡野。岁暮年初，撰下五律《哭吴都督》六首。师友情深，山河恨重，淋漓怆痛，溢于言表。其一云：

星隐中台坼，天高北斗斜。
阵图传鹤鹤，战地隐龙蛇。
故垒虚寒月，灵旗卷暮霞。
五湖风雪夜，尊酒哭平沙。

其三云：

知己功名尽，伤心叩九阍。
馀光留日月，遗恨满乾坤。
湖海门生谊，荆榛国士恩。
滔滔江水阔，万里独招魂。

叶绍袁这时隐居光福，撰下七律《哭吴日生》，泣血痛悼这位咤叱风云的同乡挚友。诗云：

南阳奇士著渔阳，大厦将兴陨栋梁。

八阵未能歼舍鼠，三军亦曾殪天狼。

江山坠冷千秋月，冠剑飞残九日霜。

忠武祠前今日泪，断桥回首忆孙郎。

诗中“孙郎”，则指去年殉难南京的孙兆奎了。

白头军曾与清军激战于吴淞江流经的同里九里湖。吴易殉难以后，村民在湖滨北摄圩上偷偷筑起一座祠堂，小屋一间，壁间镶有石碑，碑上刻有吴易图像。因怕清廷禁毁，这图像刻成了

男扮女装的模样，这祠堂民间隐称其为吴日夫人庙，后来才改称长兴伯祠。每年黄梅发水时节，四方渔船都要来此烧香，熙熙攘攘，香火日夜缭绕。传说，大片大片的白鱼阵经过祠前，哗！哗！哗！都要甩头摆尾跃出水面，连跳三跳，以示敬意。二百六十余年之后，清王朝日暮西山，出生同里的二位辛亥革命志士，金松岑撰有七言古诗《吊长兴伯荒祠》，首云：“吴淞江畔水澌澌，悲来独吊长兴祠。斜阳落木怪鴟叫，坏墙薜荔寒风吹。”

末云：“呜呼！光复大义久榛莽，思之涕下如绠縻。”陈去病则成年累月搜集吴易遗作，编辑刊印了《吴长兴伯集》，为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推波助澜。民国初建，金松岑立即向南京总统府呈文《请建吴日生专祠》，并敬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之题写匾额，后来大约因了袁世凯窃国而未能见实。而同里九里湖畔年久失修的那座荒祠，则于三百余年后的 1958 年被毁。

图 116 《吴长兴伯集》
书影

吴易沥血杭州草桥门后不数日，长洲诸生文乘被捕殉难。

文乘，字应符。能诗，善写属文。复社成员。是有明一代书画宗匠文徵明的四世孙，崇祯年间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的次子，又是天启年间“七君子”之一周顺昌的女婿。

文震孟，字文起，就是苏州初下剃发令时绝粒殉节的文震亨的胞兄。这位赫赫有名的明天启二年（1622年）状元，素以风骨自持，秉性梗直，不媚权阉，因得罪魏忠贤，曾被廷杖八十，贬秩调外，不赴而归。崇祯五年（1632年）重新入朝，次年擢升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又与阉党余孽、首辅温体仁不合，不到三月便被弹劾落职，返乡隐居，于崇祯九年（1636年）谢世。

文宅在阊门内文衙弄，此弄因文震孟宅所在而得名。早在明嘉靖年间，礼科副使袁祖庚弃官隐居于此，建有醉颖堂。当时，荒烟废沼，疏柳杂木，并不怎么起看。文震孟落职归里后购为住宅，修缮加筑，建有世纶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六角亭，池南垒五狮峰；又有青瑶屿、生云墅、石径堂等点缀其间，林木交映，成为西城胜景。因西花园栽种草药，取名“药圃”。这就是后来几经易主而保存至今的“艺圃”。

吴易、文乘都是复社成员。吴易又是文震孟的高足，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儿子的挚友。明亡后，文乘密结太湖义师，进行抗清活动。这一年六月初，吴易出事前夕，曾经派人移书文乘，请他亲自前往白头军中参佐军事。

不料此事被人发现，前往巡抚衙门告发。土国宝暗中将送



图 117 文乘像(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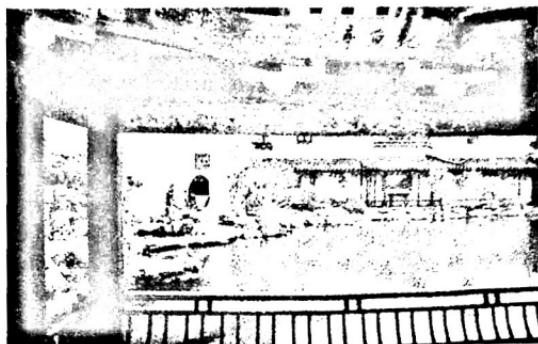


图 118 艺圃

信的抓了起来，换了个人冒充白头军使者，将信送给文乘，并要索取回信，以观虚实。文乘不知实情，当即答书，他说自己一时难以抽身，另外推荐了一位姓管的朋友。土国宝抓到证据，立即派兵前往捉拿。恰巧文乘外出，便逮捕了他的胞兄文秉。而文衡弄的家宅，就此被劫掠一空。文乘听到消息，说道：“此谁事，我须当之。”毅然挺身而出，前往巡抚衙门，这才慷慨就捕。六月十九日大堂会审，文乘以回书通谋有据被起诉。在大堂上，文乘毫不辩解，倒是原原本本、意气扬扬自供前状，说得比被告发的案情更为具体，更为详尽。最后说道：“死固分也，宁敢辱先人？”临刑，文乘恭恭敬敬朝南三拜，又朝北三拜，大声说道：“吾衬信国祠，公其许我！”意思说，他请求死后附葬南宋名臣文天祥祠堂。然后引颈就戮，神色不改。年仅二十九岁。衣带中留下的绝命词，显示着一位忠义之士面对死亡的沉静和洒脱：“阅名家旧姓文，一身报国许谁闻。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卧白云。”次日，在文宅附近的宝林寺收殓，用了一百两银子，才托人从官府索得他的头颅，缝上颈项，葬于双桥^①。文乘的妻子周

氏，就是周顺昌的女儿，年方二十七岁，在刑场昏厥倒地，回到家中立即自缢，因家人相救才苏醒过来^②。

文乘遇害以后，他的胞兄文秉才被释放出狱。文秉跑到天池山竺坞，他父亲震孟的墓侧筑庐隐居，自署“竺坞遗民”，自此足不入市。

吴易、文乘殉难以后，在茫茫太湖，特别是吴江一带，清军乘势加紧了对白头军的搜索与征剿。官府下令禁闭河港，个个港口设置三重木栅，调拨兵船日夜镇守；商船、民船一律不准通行，强迫船民登岸，带往官府严加审理。对于岸上的居民，村村编造挨门册，十户编为一甲，让左邻右舍互相检举揭发。凡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则不问；有起初参与举义而后来“改邪归正”的，准于释放回家；对于“久为不法及现在从恶”者，即行处斩。同时，苏州派遣清吏王某坐镇吴江招降，义兵归降的甚多。八月二十日，都督杨承祖亲自前往吴江审究，仅这一回，就斩杀白头军将士四五十人。一时之间，吴江这块热土处处血腥弥漫。

然而，吴易虽死，爝火未息。

吴易之后有朱永祚。朱永祚，字尔祥。吴江苏家港人。祖籍湖州乌程，是明天启年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国桢的堂房曾孙。永祚豪爽侠义，自少练习拳勇。明亡后，与他胞弟启祥团练乡勇，以保卫桑梓。白头军起兵，被征召教习水师，屯聚在淀山湖与泖湖之间。吴易殉难之后，永祚重新起兵浙江南浔，率领数千义兵，出没在吴淞江和泖淀一带，北拒清兵，转战白龙桥北。后来兵败被俘，凛然不屈，痛骂不止。清帅恼羞成怒，下令割断了他的咽喉，壮烈殉难。有位友人冒着风险，偷偷抱回尸体，用一段楮木封了咽喉，收殓之后送回家去。永祚的妻子当场昏厥，苏醒过来以后，日夜痛哭不止，最后断肠而死。

朱永祚之后有朱大定，明天启年间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祚的第六子。嘉兴失守之后，大定与陈梧航海浙东，鲁监国授监军副使，命他返回江南，收拾旧部，与吴易合军。大定回到江南，恰值吴易殉义杭州，便代领白头军继续作战。不久，大定患了痢疾，反复发作，待在军中不便调治，便潜往嘉兴城外百花庄，藏匿在父亲朱国祚的墓堂。不料消息走漏，被猝然而至的清兵抓获，押送杭州，不屈殉难。

朱大定之后有周天。周天亦是嘉兴人，曾经参与嘉兴守城。嘉兴失守，投奔了吴江白头军，为先锋参将，杀敌甚多。大定死后，周天挺身而出，继续以舟师出没于芦区白荡间，次年积极参与了震惊清廷的松江兵变。这是后话。

注 释

- ① 文乘史迹，据《吴城日记》、《石匮书后集》、《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明季南略》卷四载：“211. 文秉见杀”。误，应为文乘。《五石脂》“同时吴中少年先二隽而戮者，有文应符秉”云云，亦误，应为文应符乘。《明通鉴》将文乘遇害的时间置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载：“一时闻南都之难而死者，长洲生员文乘，故大学士震孟子也，与震孟之弟震亨，并以世臣殉国难死焉。”这里，关于文乘殉难的时间、原因，均误。
- ② 据《吴城日记》丙戌六月十九日所载。《吴中名贤传赞》文乘传则云：“妻即周顺昌之女，亦殉其旁。”

第十九章 叶绍袁山中日凄迷 众隐士草野共患难

吴易、文乘遇害的消息传到光福之后，大约为避人注目，叶绍袁接连两度迁居。八月中旬移居青芝山西北的天井，月末又搬到西南的茶山坞中，住进一座无名小庵。

茶山濒临太湖，更为荒僻。山很小，高不过数仞，广不过二三十步，就像平田中隆起的一个土阜，只是通体都是嶙峋怪石，人称“茶山一拳石”。山的南麓一直伸进太湖，太湖像在脚下，湖中七十二峰犹如青螺隐现；回顾另外三面，则是岩壑壁坞，曲折层叠，梅树丛丛。若是梅开时节，定然花光照眼，仿佛汹涌的玉波雪浪，要与万顷碧波争奇斗妍。

茶山坞中这座小庵，原本不住僧人，亦无四邻，可谓户绝人迹。白天浓云淡烟，山静如愁；晚来丹壁流霞，犹如七重宝络。庭院之中，两株桂树高大繁茂，幽香四溢；清瘦的老梅倚墙而长，周围是巨竹、长松、孤桐、丛蕉。这座小庵原本没有名字，《法华经》云：“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号。”绍袁因而为它取名“一字庵”。庵门外有一口井，仅三尺深，但泉水清澈，绍袁为它取名“浸玉”。

因了庵舍逼窄，绍袁在这里只能独居。他的四个儿子，世信、世倕留在天井；世佺、世侗则住在邓尉山的奉慈庵里。

过了数日，就是九九重阳节了。重阳佳节，民间历来就有登高、插戴茱萸的习俗。文人雅士则在庭院设宴雅集，一边喝菊花

酒吃大闸蟹，一边在菊花丛中欣赏满目黄花，这就叫做“持螯赏菊”。绍袁记得，去年重阳，刚进杭州皋亭山，临时借宿在一座古庵，那日风雨交加，天空一片昏暗。可是，还能与外甥儿辈坐在雨窗之下，采了新橘，设了酒食，一起观赏远山的云雾。今又重阳，风雨如昔，绍袁却只能孤苦伶仃，飘摇独处。西风劲吹，雨敲纸窗，松涛之声滚过屋顶，又如千斛蟹汤沸腾。

后来，每逢天气晴好的傍晚，绍袁就踱出庵门，独自散步在漫玉泉边，送走夕阳的倒影，山色映现衣带，幽雅至极；然而纵目眺望旷野，只见暮云千里，伤感之情往往油然而生。夜色渐渐浓了，绍袁默默吟诵着唐人崔颢的《黄鹤楼》诗，又独自返回庵中：“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天气渐渐冷了，空中纷纷扬扬飘起小雪。西北风很猛，天空一片昏黄惨白。绍袁只能紧紧关上庵门，默默枯坐在寒气逼人的室内。到了晚上，往往因了腹泻，亦因了没有下酒的菜，不想喝酒。酒已温烫，便重新搁了起来。躺到枕上，却又没有一点睡意，不断辗转反侧，心想：这哪里是什么安神养病之道？于是，绍袁撩开帐子望了望纸窗，只见光影如昼，便重新披衣而起。打开窗户，月光泻进屋内，连桌上的一方墨砚都清晰可见；向远眺望，月亮还静静地待在西碛山上。绍袁轻轻拨开土炉，炉里竟还闪着星星点点余火。他索性吹燃起火苗，点亮了瓦灯，又在土炉里添加了松球，重新将酒烘烫，伴着自己默默的身影借酒浇愁……

如此日复一日，绍袁在茶山一字庵住了整整两月。十月末大雪飘飘，山上冷得再也待不下去，又得重新设法迁居。

关于长久隐居之地，绍袁曾经有过一个设想，想在横山的风庐，就是双亲墓屋的旁边，筑起一间茅屋，与儿辈一起住到那里，佛书聚集，以了暮年，亦由此尽些孝道。绍袁甚至连这茅屋的名字都取好了，因为横山多产灵芝，就叫它“芝草堂”。可是在这战

乱年代，连去世多年的妻子儿女的灵柩都还权厝在分湖之滨，尚未筑坟落葬，还哪有余力来筑这芝草堂呢？

无可奈何，绍袁只得重新返回天井，仍旧与世倌、世倕住在一起。

天井是个小小的山村。村上一年四季花事不绝，牡丹、蔷薇、海棠、茉莉各擅胜场，桂花尤以朵大瓣厚、色黄味浓享有盛名，因而，担卖桂花就成了村民的重要营生。村头，有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徐学谟墓，石人石马石羊，规模宏大。绍袁与世倌、世倕，就住在徐墓的秀蓉堂中。在这里，从十月末起，绍袁又住了两月有余，一直住过了翌年的春节。

在此期间，与绍袁时相交往的，除了顾咸正、薛棠，还有杨廷枢、吴有涯、陆坦、姚宗典、俞南史、包捷等山中隐士。

杨廷枢原先隐居在分湖东岸的芦墟，后来与妻女亦遁迹光福，住进青芝山真珠坞中，就是薛棠隐居的那个山坞。他隐姓埋名，改号复庵，在那里披田衣庐，漱块而栖。这时，廷枢已接受鲁监国遥授的翰林院检讨兼兵科给事中，他暗中广交名流，潜通书札，秘密联络着各方抗清志士。门生薛某参加了这一年的清朝乡试，前来拜谒。廷枢闭门不见，说道：“新朝人物见我何为？”薛某愧疚而去。绍袁与廷枢的山中重逢，是在潭东顾天遴的寓所，曾与顾咸正、薛棠一起设酒小聚。

吴有涯，字茂申，吴江人。明天启年间举人，亦是复社成员。崇祯年间任金坛教谕，后来擢升平阳知县，政绩卓著。南都失守，有涯远赴福建投奔隆武帝，道中作诗，有“四山风雨一孤臣”之句，凄凉悲壮。在闽三月，前后四十七疏，都是军国急务。隆武帝特授广西道御史，巡按浙东。浙东兵溃，有涯辗转北返，途经吴江而不入家门，直接来到邓尉山中落发为僧。不久，他便自



图 119 陆坦像(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坦,亦已削发为僧。绍袁想道:“名孝廉至不能馕橐^① 僥口于授经, 贤矣哉!”

姚宗典,字文初,吴县人。明崇祯年间举人,亦是复社成员。他的父亲姚希孟,与舅氏文震孟同学,并负时名,曾任明天启年间翰林院学士,甚为东林人士推崇。宗典承继家学,特重风节。明亡后隐居天池山,高年卓品,被称为“吴门耆硕”。绍袁曾由世信、世倕陪同,亲自前往天池山拜访。

俞南史,字无殊,吴江人。他的

带了野鸭鹅鱼,来到天井拜访绍袁,一起吃了顿午饭。绍袁深感,这一辈人的道义真率之风,依然如故。

陆坦,字履常,长洲山塘人。明崇祯年间举人,亦是复社成员,与杨廷枢、郑敷教、许元溥并称“吴门四孝廉”。崇祯末年授南丰知县,尚未赴任而明朝灭亡。陆坦性情高旷,擅长诗词,融融洩洩,甘贫乐道,曾以卖卜为生,虽日不举火,却怡然自得,后来亦隐居光福。一日,世佺从镇上归来,说在善庆庵见到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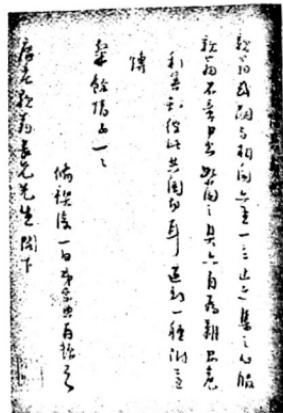


图 120 姚宗典手迹
(选自《明代尺牍》)

父亲俞安期，字羨长，一介布衣，而精于诗词，曾以长律一百五十韵，投寄明嘉靖年间南京刑部尚书、文坛巨擘王世贞，世贞佩服得五体投地，安期由此声名鹊起。南史是明崇祯年间诸生，承继家学，好学工诗，诗作和雅冲淡，就像他的为人。明亡后，先隐居东渚，后来迁居天井，与绍袁所居近在咫尺。

包捷隐居在穹隆山，曾与吴有涯等一起前来拜访绍袁。和包捷在一起的，还有他的胞弟包振。

逢着风和日暖，山中翠烟缭霜，鲜光可爱，绍袁常常与儿辈和友人相互拜访，或是结伴而游，一起探寻古墓，谒访寺院。

这一带的古墓，除了天井的徐学漠墓，潭山有顾鼎臣墓，贞山有严讷墓，铜井山有宋代直秘阁黄策墓，青芝山有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董份墓，渔洋山有明天启年间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墓。这些墓茔，个个规模宏丽，却因年深月久，都已摧残凋敝。有的，墓道碑刻、树石七零八落；有的，夹道相覆的百株梅树、桂树，仅存二三十株；有的，成群的牛羊正在那里啃吃衰草。面对这样的景象，绍袁常常想道：世事沧桑固然令人感慨，但由此可见，谋及子孙后代，只有道德才能世代延续。这，才是仁人君子应当努力去做的。

这一带的寺院，给绍袁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司徒庙与圣恩寺。

司徒庙坐落在镇西邓尉山麓，相传为东汉初年大司徒邓禹祠。司徒庙又称古柏庵，以祠内古柏闻名遐迩，说是当年邓禹亲手栽植。其中四株，近两千年来，虽经雨浇雷击，雪压霜欺，至今苍干虬枝，裂枯抽翠，堪称



图 121 司徒庙



图 122 汉柏

邓尉奇观，江南一绝。传说后来乾隆皇帝弘历南巡，一见之下大为欣赏，分别赐名“清、奇、古、怪”。清者，碧郁苍翠，挺拔清秀；奇者，主干开裂，一空其腹；古者，纹理纡绕，古朴苍劲；怪者，卧地三曲，状如蛟龙。清人孙原湘有《司徒古柏》诗，诗中描绘曲尽其态：“司徒庙中柏四株，但有骨干无皮层。一株参天鹤立孤，倔强不用旁枝扶；一株卧地龙垂胡，翠叶却在苔苔铺；一空其腹如剖瓠，生气欲尽神不枯；其一横裂纹萦行，瘦蛟势欲腾天冲。”当年绍袁来到司徒庙，一见古柏，连称奇绝。只见其中一株还斜卧在庙门之上，村人用了两根石柱才将它牢牢撑住。因了没有碑文可供参考，绍袁当时尚不知司徒究为何人。只听当地人在议论，发着这样的疑问：“自汉时至今，柏固似矣，郡志何为不载？”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一	
本志	吳江周承年安明編輯
	嘉慶熙開元年
	冀江王瑛如仲至參訂
卷之二	庚子

图 123 《邓尉圣恩寺志》书影

圣恩寺坐落在镇东南玄墓山柴庄岭下。这里，唐朝天宝年间建天寿禅寺，南宋宝祐年间又建圣恩禅院，此后寺院并存，成为上下道场。元至正元年（1341年），一场熊熊大火，寺毁院存。八年之后，江南名僧万峰和尚自杭入吴，卓锡^②山寺，重兴佛法，圣恩禅院得以起死回生，渐渐成为江南名刹。到了明洪武年间，圣恩禅院得以扩建，次第修建了观音阁、法堂、大殿、塔院、斋厨，并铸巨钟，立钟楼。一时僧徒云集，名僧辈出。正统八年（1443年），御赐匾额“天寿圣恩禅寺”。崇祯元年（1628年），在吴江知县熊开元主持下重加修葺，圣恩寺自此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



图 124 徐枋绘圣恩寺图(选自《徐俟斋吴山名胜十二图》)

圣恩寺依山而立，傍岩而建，后衔远山，前吞太湖，气势宏伟深邃。僧徒逾千，香客盈门，晨钟暮鼓，整日香火萦绕。到了梅花盛开时节，这一带的景色格外迷人。据《清嘉录》载：“暖风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③虎山桥畔，禊祓遨游，夜以继日。”玄墓观梅，一时名扬九州。

因而，后来康熙皇帝玄烨三次南巡，乾隆皇帝弘历六次南巡，次次都到此巡视观光。圣恩寺地藏殿内，一块方砖上有双膝盖印，传说就是乾隆皇帝在此跪拜时所留。

绍袁和杨廷枢、薛宋、吴有涯等，常常前往这座江南名刹，观看威仪烂然的说戒受戒、诵声琅琅的华严道场；或是拜访寺中的剖石禅师，聆听这位高人纵谈佛理。

然而，山中隐士的交游，山外亲族的探望，不时带来一些令人愤慨和忧心的消息。这让绍袁痛心疾首，有时竟至怒不可遏。

有人说，吴江宴请清知县的耗费，仅仅一桌佳肴，就高达三十多两银子。比酒席高一倍的对随从演员的赏赐，以及华灯、美酒，还都不算在内。绍袁听了十分痛心，心想：在这国破民困之日，开这样的头，败坏了俭约之风尚属小事，丧失了名节之防才是大患。他当即撰下七绝一首。诗云：

买宴春宵列锦屏，缗钱二十万余增。

降奴此夜千珍错，若个簾胶上孝陵。

有人说，苏城骄淫之风尤其难以言说。在服饰上，人们纷纷效仿起满人的装束，衣裳上都绣起花来，不但女子如此，连男子也用新奇的锦缎做成窄袖短衫，还必得加上半臂，所绣的花鸟绚烂妖艳之极。甚至，女子都将衣襟掖在腰带上盛物，以效仿满人的习俗。平日，游乐亦比往昔更盛，画船箫歌，不摆满一丈见方的丰盛佳肴，不下筷子，花费有如流水。绍袁想道：风俗由人心而成，人心已死，杀气怎能不生！清兵不足以抑制骄淫之习，却反倒倚仗清兵而变本加厉，而且似乎有朝不及夕之意，岂不令人可悲、可愤！

十一月十五日，冬至节到了。吴中旧俗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人们将冬至看得比过年还重。据说按照周代历法，冬至就是元旦。当年周天子的两个儿子泰伯、仲雍让国奔吴，亦将这一

习俗带到了吴地。冬至节前，家家户户要磨米粉做团子，用豆沙、肉菜、萝卜丝等做馅，叫做“冬至团”。庙里的和尚录下各家亡人姓氏，遍送施主，称为“节关”。到了冬至夜，家家用冬至团祀先祭祖，祭毕焚化节关。然后合家团聚喝冬至酒，而桂花冬酿酒便成了席上必不可少的佳酿。

绍袁远离家园，自然不能合家团聚；其实即使仍在吴江故里，值此兵荒马乱，恐怕亦难以舒舒服服喝上一顿冬至酒了。当日，天气晴暖，梅梢半白，绍袁又上了圣恩寺，去听剖石禅师纵谈佛理。当夜，绍袁做了个梦，竟然梦见内弟沈自炳举义成功。其实，去年八月长白荡之败，自炳已力战身亡，只是绍袁始终没有得到确讯，不明生死。在杭州皋亭山，在光福青芝山，绍袁每每念及这位内弟，常常临风伫立，总想流泪。在梦中，绍袁欣喜若狂，立即挥毫赠诗自炳。次日绍袁将赠诗写进《甲行日注》，只是能够记得起来的，仅有两联：“自起帐中书露布，将军椽笔剑花霜。”“海上青蜺霜护节，江干白马日迎旗。”吴地民间历来有“反梦”的说法，这是说现实与梦境往往恰巧相反。现在的事实正是如此，但是绍袁宁愿相信，这是个意料之外的佳兆。

冬至过后不久，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是绍袁五十八岁生日。吴中习俗，年龄整十的称为大生日，平时的生日称为小生日；而四十岁以后的生日，就要热热闹闹“做寿”了。做寿这天，稍为殷实的人家，都在大厅布置寿堂，正面墙上挂起“寿”字



图 125 寿星图(选自《潍坊杨家埠年画全集》)

中堂，或是百寿图、寿星图，两边则是寿联。做寿者被称为“寿星”，子孙晚辈前来祝拜，叫做“拜寿”；亲朋好友前来送礼庆贺，叫做“祝寿”。寿礼结束，便摆开宴席，一起饮寿酒吃寿面，富户巨室往往还有演剧唱曲助兴。绍袁记得，十七年前，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母亲七十大寿，在叶家埭午梦堂，曾经有过一番热闹景象。亲朋集聚，登歌奏舞，连当时的吴江县令熊开元都特地赶来，登门祝寿。

当然，在这国破家亡之际，一切都已无从做起。去年，绍袁的五十七岁生日，是在杭州皋亭山里度过的。那天整日大雪弥山，犹如置身于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上。现在这五十八岁生日，上一天，外甥祇敬特地从潭东送来了一瓶刚刚采摘的腊梅花，昏暗阴冷的墓堂内稍稍添了一丝亮色。生日当天，世佺、世侗亦早早就从奉慈庵赶来，和世信、世倕及祇敬一起，整日与寿星翁相伴。作为寿辰的点缀，绍袁随意赋了二首七绝，以寄国破家亡的悲愤。于是，外甥儿辈各斗其捷，纷纷次韵唱和。

祇敬有云：“老臣异地悲添腊，圣主同时叹鼓鼙。”

世佺有云：“如水臣门空看剑，普天义旅正喧鼙。”

世侗有云：“游倦长卿徒有壁，愁穷虞相但成书。”

世信有云：“重将笠影双窥镜，历话萍踪又听鼙。”

世倕有云：“几人扪壑悲巢石，两度添筹泣战鼙。”

此后，薛棠、吴有涯等山中友人，以及次女小纨、五女小繁都有和诗，虽则都是伤时感世之作，还是给孤寂中的绍袁带来了许多慰藉。

在此期间，江南义士联络舟山明军收复江南的通海大计，正在清军的刀光剑影下秘密谋划，着着进展，犹如滔滔长河中暗暗起着湍急的漩涡。

这漩涡中心，不在绍袁隐居的光福，而在曾经遭受清军三次

屠戮的嘉定。

注 释

- ① 馔橐:指衣食。馔,饭食。橐,衣裳。
- ② 卓锡:僧人在某地居留为卓锡。卓,立。锡,锡杖。
- ③ 舷舟:移船靠岸。

第二十章 海舶邮书谋通海 漂阙惊变酿大祸

去年嘉定三屠，吴中望族侯氏祸患踵接，死丧狼藉。侯峒曾和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在城破之际慷慨殉难；幼子玄灝更姓易服，奔进泥泞，这才虎口脱险。这时，城内的侯宅早被官府籍没，侯岐曾侍奉母亲避居在嘉定南郊的厂头。一起住在那里的是，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玄汎、玄泓、二儿媳夏淑吉，以及侄儿玄灝。

昆山顾咸正的长子天逵是侯岐曾的女婿，这时寓居在嘉定泾南的侯氏别业。咸正千里迢迢从陕西逃回江南，立足昆山，奔走往来于光福与嘉定。到了光福，与天逵同住潭东；到了嘉定，便与天逵同住泾南。

松江夏完淳，大约在白头军从海盐败退西塘之际，与大军失去了联系。他刚回到松江小昆山麓的曹溪草堂，恰巧遭遇清兵下乡扫荡，仓促出逃，跃入水中，这才侥幸脱险。侯岐曾得到消息，立即致书完淳，催他火速移居嘉定的南翔，住进那里的侯氏别业槎楼。

侯岐曾早年是复社中坚，他的两个儿子玄汎、玄泓亦都是复社成员。嘉定城破后，岐曾苦苦支撑门户，心力交瘁，刚刚五十岁，已经须发尽白；顾咸正则已五十六岁。夏完淳年仅十六，却因了连年出入军营，八方征战，满头乌黑中竟亦生出根根白发；侯玄灝则还大了八岁。从辈份说，这是年龄悬殊的两代人，

但他们志向一致，可谓志同道合。咸正、岐曾饱经沧桑，无愧老成；完淳、玄静则都是英气勃发的少年志士。他们集国仇家难于一身，成了患难与共的忘年之交。荆天棘地，满目风尘之中，三户江南名门风雨同舟。

南翔、泾南、厂头三地，同属嘉定县，相去不远。他们书信往返，亦时相聚会，一个共同的话题是，如何在艰难竭蹶中再图大举。

完淳早就有意秘密联络绍兴鲁监国、福州隆武帝。但到了这时，绍兴沦陷，鲁监国航海而去；福州亦随后失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只是因了路途遥远，消息阻隔，完淳他们尚不知情。这时，海上的舟山，还在隆武朝的黄斌卿手中。

顾咸正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倡议，说道：“今有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

舟山是杭州湾外的一组群岛，四山环向，带山襟海，被称为海山巨镇。在军事上，舟山以大海风涛为天堑，与浙江近在咫尺，与苏松隔海相望，又连接山东登莱，形成钳制东南之势。而从吴淞口又可逆长江而上，直捣南京，动摇整个江南，战略位置极为重要。镇守舟山的黄斌卿，福建莆田人。明末为定海参将，弘光朝授征蛮将军。清军南下，斌卿进入福建，拥立隆武帝，封肃虏伯。不久，斌卿被派去镇守舟山，以伺机进取三吴。临行，隆武帝勉他说：“一统未全，即朕不孝；三吴未复，即卿不忠。”只是斌卿顿兵舟山经年，并无多少建树。但舟山毕竟是东南抗



图 126 侯岐曾像

(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清基地，特别是浙东沦陷之后，江南志士自然看好舟山，希望能联络舟山明军，里应外合，一起举事，倘若成功，便可光复江南半壁江山。明白地说，舟山成了江南志士心目中抗清复国的曙光所在。

咸正的倡议，立即得到完淳、玄灝的赞同。

只是，清军海上封锁非常严密，直接前往舟山联络，决非易事。恰在这时，大约七月下旬，就是吴易、文乘遇害不久，上海诸生谢尧文突然秘密来到嘉定厂头，求见侯岐曾。谢尧文亦是一位抗清义士，去年嘉定起兵时，被乡兵误指为奸细，绳捆索绑起来，幸亏侯峒曾知道实情，下令释放，才救了他一命。此后，谢尧文冲破森严的海禁，航海舟山，投奔了肃虏伯黄斌卿。这一次，尧文奉命潜回苏松，奔走联络江南志士，密谋起事。尧文此番来访，一方面因了久闻岐曾名望，另一方面大约也表示对慷慨殉难的峒曾的衔恩图报。尧文的来访，自然会谈到黄斌卿在舟山训练水师，以图恢复三吴的意向，亦会谈到目前浙东、福建一带风云变幻的时局。

咸正、完淳、玄灝密谋通海，正一时苦于联络无着。谢尧文的到访，无疑一拍即合。于是，通海事宜便紧锣密鼓起来。他们各自动手缮写奏本、禀揭、条陈，详细陈述大破江南的具体策略。

此后，九月初旬，谢尧文约了顾咸正去松江会晤，继续深入谋划。十月下旬，尧文又到嘉定厂头。这一次，咸正、完淳、玄灝将所撰文书全部交给了尧文，请他带往舟山。临行，他们郑重叮嘱：“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

谢尧文走了，他们便满怀期待，开始翘首企盼。盼望着这位南来的秘密使者平安抵达舟山，盼望着舟山的海上明军早日挥师长江。这境况，这心情，犹如汉代身陷匈奴的苏武，日夜期待回归故国。就这样一种殷切甚至焦灼的期待中，他们送走了

严酷多事的旧岁，迎来了清顺治四年（1647年）曙光萌动的新春。

这个新年，叶绍袁在光福天井的徐氏墓堂。

一年四季，过年是民间最红火的传统节日。腊月廿三四，家家都要洒扫门间，去尘秽，净庭户，俗称“掸檐尘”，据说可以由此祓除灾晦之气。廿四夜称为小年夜，传说那晚灶神要返回天庭，去向玉皇大帝述职，于是就有了“送灶”的习俗。家家设酒祭祀，给他饯行，在锣鼓鞭炮声中送他上天。在这前后，远客他乡的亲人冒着风雪纷纷返回故里，归省父母，与家人团聚。到了除夕之夜，供起祖先遗像，摆开牲醴糕果，隆重祭祀先人。然后家家举宴，老少咸集，酌酒开筵，俗称“合家欢”。这时，合家围炉而坐，小儿嬉戏，通夕不眠，称为“守岁”。灿亮灿亮的两支守岁烛，生花报喜，红辉四照，一直接了熹微的晨光。绍袁背井离乡，寄迹浮屠，既无灶神可送，亦无合家之欢。去年除夕借住在嘉善城外普明庵，看见人家从寄在庵内的箱子中取出先人遗像，回家设供，他立时想起自己的父亲母亲，不禁捶胸痛哭了一场。当夜僧舍萧然，佛前的长明灯代替了守岁烛。这一年除夕在徐氏墓堂，外甥严祇敬从潭东送来了肴栗野鸭，顾天遴亦送来了红腐和猪肉。可是，山荒屋少，世佺、世侗依然住在十里之外的奉慈庵里，父子五人连这大年夜都难以相聚一夕。

农历正月初一，吴俗称为“岁朝”。家家晨起燃放炮仗，寒烟满巷，邻里相接，称为“开门炮仗”。新年伊始，人们往来拜贺，互相作揖道喜，可谓鲜衣炫路，飞轿生风；而信男信女则联袂而出，前往寺庙烧香，而且一定连拜十座庙宇，称为“烧十庙香”，那是以多为贵的意思。去年岁朝在普明庵，一则实在无处可走，二则午后风雨交加，绍袁整天闷在僧舍。这一年岁朝，清晨微雨，却



图 127 岁朝图(选自《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随即云开日出。作为新年的点缀，绍袁带着世倌、世倕又上了圣恩寺。不久，薛棠来了，吴有涯、严祇敬来了，杨廷枢随后亦来了。他们结伴去禅室拜访了剖石禅师，一起欣赏禅室内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字画。其间，谈起有位隐士所写的《咏剃发》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万事已疏圆半顶，百年未艾老为童。”众人无不大笑不止。那自然是一种带着眼泪的笑了。

一月下旬，顾咸正和天逵又一起来到光福。这时，叶绍袁和世倌、世倕，刚从天井的徐氏墓堂搬进同村的茗香庵。听到消息，乘着日暖风和，绍袁接连两次前往潭东，登门拜访。咸正这次光福之行，带来了嘉定侯岐曾、玄灝等人的不少诗作，其中有和侯峒曾等忠烈之士的，有酬答隐居在此的薛棠的。第二次拜访时，咸正亦已撰下七律四首，和绍袁去年的生日诗。其中后二律云：

空山高卧即吾庐，暗有龙光在斗墟。

蓟北已残周礼乐，江南谁忆晋簪裾。
家馀涕泪陈情表，坐待围棋破敌书。
海上稍闻消息近，试拈诗笔欲凌虚。

三朝朋旧事多迷，流落孤臣好共栖。
物色夷吾江左右，讴歌建武汉东西。
闲成春草池边句，度入寒风塞上鼙。
翘首日南新诏下，公徒十万待亲提。

显然，此番光福之行，咸正已将通海之事向绍袁和盘托出，所谓“家馀涕泪陈情表，坐待围棋破敌书”，就是这个意思。大约，咸正此行，就是为的将通海之事告诉山中的同道。此后，他们将一道企盼“海上消息”，待到“翘首日南新诏下”，便要“公徒十万待亲提”，就是要亲自率领着十万抗清义士，一道投身这场规复江南、抗清复国的殊死决战。在这决战前夜，这二位大明遗臣，面对两樽浊酒，一定畅谈开了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抗清时局的风云变幻。而海上即将升腾的曙色，想必让两颗历经磨难的心灵激动不已。

绍袁的情绪明显地振奋起来。此后，他与儿辈、亦与咸正父子连连外出，拜访山中同道，观赏湖光山色；抑或，就在东奔西走之中，暗暗传递着这令人震惊欣喜的讯息。

绍袁与世信、世倕一起，翻越铜井山岭，寻访贞山的严讷墓茔，又到金鱼涧拜访了一位赵姓隐士。从西碛山北返回的路上，经过窑上。这个山村坐落在青青丛山之中，面临碧波万顷的太湖，可谓抬头见青山，低头看绿水。据说明代初期曾经在此设窑，烧制南京皇城的墙砖，皇城完工，窑渐废弃，但“窑上”的村名却留传了下来。绍袁一行来到村上，只见小小山村，有杏花数百株，芳檐村舍，鸡鸣犬吠，都在杏花之中，可谓画景天成，令人心

醉。而登上湖滨的斗柄石，欹突横亘，向北眺望武进、宜兴的群山，微黛朦胧，犹如抹在天上；附近的太湖水湾，则是有名的古代游湖，因当年吴王与西施常常在此荡舟而得名。游湖之西，太湖平滑如镜，清光潋滟，渔舟百帆，欲远欲近，令人流连忘返。

绍袁与咸正父子一起攀登邓尉山东面的妙高峰。山路崎岖险峻，不胜攀登之困。到了峰顶，却是一片平坦，只见数亩松林，有位元长和尚在松林间筑起一座静室，取名“古德”。室内诗屏画壁，花床茶榻，显得异常精洁素雅；庭中的老梅、丛桂、修竹，参差有致。朝下望去，湖水一片清亮澄碧，就像荡漾在栏杆之外。回来的路上，在圣恩寺后发现两块巨石，俨然犹如峰峦，自然天成，却嶙峋怪异，峥嵘迭出。听说，北宋时朱勔想进献花石纲，无奈石根连着太湖，直与洞庭山相接，因而难以搬动。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真假山”了。这天日落西山，他们回到了奉慈庵，世佺就忙着出去打酒，款待咸正父子。

奉慈庵坐落在邓尉山下的蔡家场，从光福镇往玄墓山必经的一个山坞村落。这座古庵建于北宋靖国元年（1101年），分为南、北、中三院，后来南、北两院坍塌，明万历年间重建。庵内古迹甚多，诸如石钵盂、白山茶、牛栏泉、凌碧松等。“凌碧松”三字石刻，据说是赵魏公所题。明人吴宽来到庵中看白山茶，有《玉茶花》诗，有云：“玉茶花落尽，坐久不知还。”因为世佺、世侗借住庵内，绍袁以前已经来过数次。这一回，自然少不得又陪伴咸正父子四处浏览一番。

后来，绍袁又与世倌、世倕拜访了久未晤面的薛家。道经真如小筑，见有桃花二三十株，树小而花艳，犹如亭亭袅袅的妙龄少女，妖颜冶笑，婀娜动人。道上两株山茶花，则杆如苍龙，花繁朵小，这里便是宋代天寿寺的故址。寺已毁尽，而山茶花岿然独存。到了青芝山真珠坞薛家寓舍，吴有涯和祇敬都在，便一起相

聚畅谈开了。

在此期间，有人给绍袁画了一幅僧装肖像，头戴斗笠，手执木杖。薛宋为这幅肖像写下了这样几句赞语：“或惊退之云衲，或疑子瞻雪鬚，风骨何惭二老，嗟逢天宝建炎。”唐朝天宝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南宋建炎则是宋高宗的年号，当时北宋刚刚灭亡。那意思说，看着这幅肖像，有人惊奇韩愈（字退之）做了和尚，有人疑是苏轼（字子瞻）白了头发，风骨凛凛，一点都无愧于这二老，只是感叹逢上了像天宝、建炎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绍袁说道：“余何敢当之？”咸正却说：“世传《兰关图》本，实类此，谐孟妙用也。”原来，韩愈有“雪拥兰关马不前”的诗句，有人依据诗意，绘了一幅《兰关图》。咸正这话是说，世传《兰关图》中的韩愈，确实与绍袁的肖像极为相似，这是薛宋的巧妙运用呢。

这时，绍袁又收到友人徐匡秋的长篇书信，对他当年刊刻的《午梦堂集》推崇备至。信中写道：“人俱有集，未闻妇德之相谐；子即多才，宁见女宗之并秀。”这意思说，他人也都有文集，但没听说过夫人的才德也与之相称；儿子即使多才，岂能见到女儿也都这般优异。另赠五律四首，其一云：

风雅为家教，和平被一时。

词坛俱小子，文阵得雄师。

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

郑公还有婢，出语解人颐。



图 128 叶绍袁僧装像
(选自《国粹学报》)

在这首诗中，徐匡秋将绍袁比作汉代大经学家郑玄，连家中的婢女也都精通《诗经》，擅长诗词。

三月十九日夜里，绍袁又做了个美美的好梦。他在梦中写下两句诗来：“海内即今红日透，性中元自白云多。”这意思说，普天下即将红日高照。白云捧日，自己的本性就是追随那灿烂的阳光。这岂非昭示着抗清斗争的胜利，光复大业的成功！哦，难道纵横屠戮的八旗骑兵就要一扫而尽？难道干戈满地的茫茫乱世就要宣告结束？难道缁衣芒鞋的山中隐士就要告别深山幽谷？梦中的绍袁，想必满怀欣喜，心旌摇曳。

然而，恰巧又应验了吴地民间“反梦”的说法。就在这一天，三月十九日，在松江海边通往舟山的漴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突然从天而降……

漴阙位于松江之南，隶属柘林，有港通海。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当地人就造了数艘海船，接送前往普陀进香朝拜的香客。每艘海船可以容纳六十人，西北风一起立即扬帆入海，快捷的话来回不过六七日，极其便利。因而，从松江一带前往舟山的，大多从这里下海。于是，漴阙便成了通往舟山的一条捷径。

大约为联络更多的江南义士，亦可能因了海上戒严特紧，谢尧文于去年十月接收了顾咸正、夏完淳、侯玄濬的通海文书以后，没有立即动身前往舟山，直到这一年三月初旬，才姗姗来到漴阙，准备寻觅机会下海。漴阙附近有位舵工，名叫孙龙。孙龙亦是一位抗清义士，经常出入海上，与舟山方面素有暗中联络，他的家也就成了通海的地下交通站。谢尧文来到漴阙，便投宿在孙龙家里。事有凑巧，尧文在孙家碰到了钦浩、吴鸿、吴成林三人。

钦浩、吴鸿都是上海人。钦浩于前年自崇明泛海舟山，投奔

黄斌卿，授为总兵。吴鸿于同年随溃败的黄蜚部下，从崇明出海至舟山，授为参谋。去年，钦浩、吴鸿亦奉命潜回苏松，秘密联络抗清义士。吴成林原是徽州富商，往昔一直在太湖一带装运贩卖布匹，以此为掩护，曾经为白头军作过秘密交通。白头军溃败，吴成林获悉舟山布贵糖贱，便装载布匹前往舟山贸易，却被黄斌卿扣下船只，授副总兵之职，要他利用商人身份，回到苏松一带开展联络工作。三人在苏松一带秘密活动了大约一年时间，跟谢尧文一样，这时亦正准备返回舟山复命。

海禁依然很严，四个人同时出海，目标未免太大。经了一番商议，他们决定两路并作一路，钦浩、吴鸿、吴成林三人，将收到的禀帖一并交给谢尧文，由尧文一起带往舟山。于是，匆忙之中，他们各举所知，将一年来在各地联络的同志统统列上名单，攒成一册，共有五十四人。每个人的名下，都加上他们临时拟就的文武职衔，算是他们的举荐，诸如副将、参将、游击、都司、文官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的是确已联络上的，对方知根知底；有的则尚来不及联络，仅凭所知的声望和名气，擅自列上了名单，其实本人还蒙在鼓里。这就种下了日后株连的祸根。

到了这个时候，清廷的易服令早已在江南实施。大街通衢，人来人往，满眼都是短衫、圆领、窄袖。三月十九日这天，谢尧文喝醉了酒，竟身穿宽衣大袖的明朝服饰，在崇阙街头招摇过市。恰巧，清柘林游击陈可率领兵卒巡查汎地，这身惹眼的装束立即引起了他的怀疑，当场拦住盘查。偏偏，醉醺醺的尧文全然不知巧妙周旋，反倒眼睛一瞪，口出大言，结果被强行带往柘林官署。

严刑拷问之下，谢尧文一一招供。陈可大喜过望，立即派兵前往崇阙，抓了舵工孙龙，起获了藏在他家的全部通海文书、名册，连同谢尧文一起押解松江。

大祸临头，钦浩、吴鸿、吴成林慌忙出逃，分头前往有关各家

报警。三天之后，三月二十二日，钦浩、吴成林风尘仆仆抵达嘉定厂头，通报谢尧文被捕及招供的消息。顾咸正这时恰在厂头，立即与岐曾、玄静一起商议对策。最后，他们决定设法通过松江方面化解大祸。

夏完淳这时正在松江乡野，他的姐姐淑吉冒着茫茫夜色，连夜乘舟前往报讯。

三月二十三四日，清昆山知县奉苏州府令，突然派兵搜捕顾咸正。咸正这时还在嘉定厂头，侥幸漏网，仅被抓去了一名家仆。

不久，大约又在舵工孙龙家中，陈可搜获鲁监国敕书一道，还有黄斌卿密信一封。鲁监国敕书云：“封承畴为国公，国宝为侯爵。”黄斌卿密信云：“承畴所具本章，已为转奏；国宝二次密字，亦已转奏国主讫。”又云：“内仗承畴杀巴（山）、张（大猷）二将，外托国宝靖除地方，则江南不足定。”陈可读罢，倒抽了一口凉气。案情何等重大！这位小小柘林游击，着实动了一番脑筋，然后火速上报。

惊天大祸，迫在眉睫。疏表、列名的五十四名江南义士危在旦夕。三吴之地，莫非又将上演一场酷烈的血洗惨剧？

安危倚伏，命系一线。日日夜夜，一双双惶恐不安的目光投向松江……

第二十一章 苏松提督密谋反正 三吴壮士羽翼欲振

松江这块战略要地，现在是清苏松提督吴胜兆的天下。

江南初定，巡抚土国宝、提督吴胜兆一同镇守苏州，一理行政，一掌军权。没有多少时日，两人之间便产生了间隙，常常明争暗斗，后来竟弄得水火不能相容。前年八月，白头军等太湖义师先后溃败，吴胜兆因征剿有功，受到清廷嘉奖。这时，不少义师将卒被胜兆收编，而且凡是头目都官升一级，白头军的一些谋士亦入了提督幕府，因而胜兆兵力大增。这事引起了土国宝的警觉，他密报南京洪承畴，说胜兆滥收降卒，心怀不轨。清廷当时加封胜兆为镇南大将军，赐东坡巾。职衔还未实授，东坡巾先到，胜兆立即戴到头上去见国宝，脸上很有一点骄矜之色，国宝为此大为不悦。后来，有一次，两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在路上迎面相遇，一时间旌旗相接，兵卒各不相让。国宝扫视一眼往后退去，胜兆亦将掉头，却想起自己现在的官爵要比国宝的大，才挥鞭策马向前驰去，一不小心踩倒了国宝的仪仗。国宝当众受辱，大为恼怒。当日未刻，就是下午一时到三时光景，胜兆准备检阅兵操，国宝回说：“晚矣，姑点兵。”胜兆不从。国宝又说：“互点若何？”胜兆答道：“不可，我兵无粮不整，汝兵是有粮者。”两人各不相让，最后竟然动起拳脚。胜兆挥起老拳，硬生生打落了国宝一颗牙齿，国宝则出手揪了胜兆一记耳光。

去年正月，白头军乘元宵灯会二次光复吴江县城。胜兆亲

自带兵前往追剿，部将李魁、马雄等乘机在县城内外大肆搜掠，弄得远近怨声沸腾。这一件事，被清浙闽总督张存仁狠狠参了一本。胜兆身为统军之帅，自然难逃纵容之责。清廷圣旨下来，胜兆被罚俸六个月，同时敕命移镇松江。胜兆自然不愿离开苏州，便声称短缺军粮万斤，准备藉此起衅。偏偏，国宝立即如数调拨。胜兆无以为辞，这才于去年七月间愤愤而去。

松江这地方原本比较偏僻，并不惹眼。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隆武朝的旧部黄斌卿盘踞舟山，郑成功又在岁末起兵福建近海，这两支明军都是海上舟师，军威渐渐强盛，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师长江，直捣南京。于是，松江就成了扼守长江口的战略要地，吴胜兆的地位亦随之水涨船高。

吴胜兆这员明朝降将，原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可能正是因了这个缘故，他对幕中谋士一直特别倚重。其中有位戴之後，被胜兆倚为心腹。

戴之後，字武功，亦作务公。长洲诸生，周庄镇人，亦是复社成员，还是大名鼎鼎的复社领袖杨廷枢的高足。明朝末年，战乱频频。之後无意进取仕途，而慕义勇为，研究武艺，凡是孙吴^①用兵之法，无不通晓。前年闰六月苏州剃发令下，之後捐资助饷，招募舟师，跟随岳父陆世钥起兵澄湖。后来澄湖军被破，世钥败走湖州深山；之後归降胜兆，任提督府参谋。但之後的归降，其实是以屈求伸，企盼等待时机，倒戈反击，就像汉代李陵，身陷匈奴而心怀汉室。提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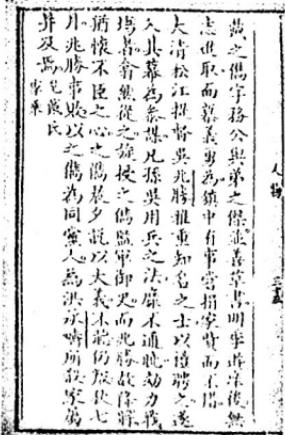


图 129 《贞丰拟乘》书影

府中，还有陆罔、吴著、周谦^②诸人亦多心怀贰志，他们朝朝暮暮在胜兆面前试探、挑动。俗话说：水浸木头烂。久而久之，胜兆心有所动。

正在这时，又有一道圣旨下来，命令将去年在吴江大肆劫掠的胜兆亲信李魁、马雄等十七员将官，提解苏州府受审。对此，胜兆内心起了极大疑惧，深感清廷对他并不信任；而李魁、马雄等抗不赴讯，又不能不引起清廷的不悦。

到了这一年三月，又有一个令人惊骇的消息传来：因江阴黄毓祺案牵连，已经辞官回籍的清礼部侍郎钱谦益，忽然被抓了起来！黄毓祺，字介子，江阴贡生。复社成员。素有文誉，历来与钱谦益友善。前年江阴城破，毓祺突围而出，潜避乡野。后来暗中串连，准备联络海上舟师，组织常州府五县数万之众再次举义。去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之夜，毓祺秘密前往常熟，向钱谦益和他的夫人柳如是求助。在白茆红豆山庄，深明大义的柳如是，当场捧出价值数千两银子的一盒珠宝首饰，倾其所有捐助军饷。降清之悔与日俱增的钱谦益，亦深表支持。于是，白茆红豆山庄成了与海上舟师联络的秘密据点。不料常州五县起义失败，钱谦益被人告发，以从逆谋反罪从常熟押解南京；柳如是只身带着一个包袱，抱病冒死随行。

紧随其后，四处风传苏州府将派人来抓吴胜兆。看见时机成熟，戴之俊便直截了当鼓动胜兆，说道：“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随后就会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你今官已没了，拿到京里，有甚好处？我今替你开个后门，莫如通了海外，约他进兵，这里收拾人马，万一有人来拿，你已有准备。”

到了这般地步，胜兆自然想要另打算盘了，回说：“我今力单，怎么出海？”

之俊乘机献计：“松江有一原任兵科陈子龙，他与海外黄斌

卿交情极厚，央他写书一封，事必妥当。”

原来，早在崇祯末年，黄斌卿仅是昌国参将，陈子龙则在绍兴府任推官。由于子龙的大力举荐，使斌卿得以升迁，最后授为大将。戴之俊了解两人的这段前缘，因而提出请陈子龙从中牵线，求他写信约黄斌卿举事。

胜兆当即允从。一日傍晚，暮色四起，之俊轻舟微服前往广富林而去。

戴之俊和陈子龙都是复社成员，他们早就相识。前年秋天，江南义师风起云涌，两人又曾相遇于遍地烽烟。直到之俊降了胜兆，彼此之间才断了音讯。

至于陈子龙，去年五月参加了白头军的大泽誓师后便返回嘉善。他一直准备奔赴浙闽，苦于海上逻禁森严，久未成行。直到浙闽失陷，简直痛不欲生。在嘉善大胜寺，子龙曾对友人慨然长叹：“茫茫天地，将安之乎？唯有营葬大母^③，归死先塋^④耳。”这才于去年七月带着家眷返回松江故里，然后将旅殡徐滩的祖母葬到松江广富林祖坟，从此住进墓堂，断绝了一切人事来往。当时，戴之俊曾经托人求见子龙，子龙没有回音。他又修书一封，直截了当写道：“某非敢忘畴昔也，欲得一当以报名公耳。”这意思说，自己并未忘怀当日轰轰烈烈的太湖举义，现在这么做，目的在于争取机会，准备伺机再起。二位抗清志士的关系，这才得以恢复。

广富林，一名皇甫林，后带九峰，前迤平畴。这天傍晚，之俊在昏暗的墓堂拜会了子龙，说明来意，恳请子龙修书以通舟山。其实，很久以来，黄斌卿曾经数次由海船通书子龙，谈的总是收复江南的计划，却始终不见行动，一切托之空言。不久前，常州五县起义失败，就是因了斌卿突然改变主意，不愿发兵……子龙预料斌卿难以成就大事，对之俊说道：“海上虚声寡信，事必

无济。”

然而，之俊不依不饶，固请不已。子龙这才说道：“公等起事复明室，甚善。然我闻吴公兵弱，且金陵、武林皆宿重兵，我居下流，恐不支奈何？”之俊答道：“吴公所将皆关东人，习与清兵角，用收湖中兵，合计水陆众及三万，金陵、武林兵且不敌。”子龙又说：“群盗乌合耳，胡可用！”尽管如此，子龙还是出于大义，答应了之俊的请求，说道：“然公等不以子龙为不肖，幸以大事告我，虽欲辞此，于义得乎？”

子龙当场提笔挥毫，给黄斌卿修书一封，大意说：胜兆在敝府做官极好，今有事相通，难形纸笔。可将胜兆先封为伯，后俟功成再加升赏，其余不便尽言，来将尽吐其详。

看见事情有了眉目，胜兆便召集一班谋士、将弁，一起密谋公开易帜，发动松江兵变。胜兆说道：“我如今手下有兵马四千，湖里有船四千号，要取苏、松不难。海外黄斌卿兵马，亦不须前来松江，只要分兵一支到江阴，一支驻镇江、海口，牵制江宁兵马，我便好取苏州。然后会齐，水陆并进，往江宁去。”这意思是，先取苏州，然后再取南京。

吴著则主张先取南京。胜兆回说：“你飞到江宁么？我如今不管远事，只要得一步进一步，不如先取苏州，做个根本。苏州是我们的饭碗，立了脚根，再往江宁不迟。”

战略既定，胜兆下令分头准备：派人前往各地截住漕粮，不准北运，留下来充作湖兵军粮；由戴之俊西走淀山湖，与白头军余部首领周天取得联络，以准备随时调用湖内战船；由周谦、孙标、蒋文阶三人携带厚礼，从松江启程，在漴阙下海，乘坐海船南下舟山。

松江兵变，迫在眉睫。背水一战前夕，陈子龙要了却自己的

最后一桩心愿：与友人一起，在松江会葬夏允彝。

子龙的这位挚友于前年九月自沉嘉定松塘，因为时局混乱，他的灵柩一直权厝在嘉定，一拖已有一年半时间。按照传统殡葬习俗，落葬时间约定俗成在每年清明或是冬至。会葬夏允彝，就在即将到来的清明举行。

作为允彝惟一的儿子，夏完淳大约在三月前返回松江曹溪草堂，预先准备一切。到了清明时节，莺飞草长，子龙与友人将允彝灵柩从嘉定迎回松江小昆山麓，在祖坟落葬。义士饮恨，碧血长埋。一杯黄土，隔断生死幽明之路。众人触目伤怀，溅泪惊心。子龙撰下七律《会葬夏瑗公》二首。其二云：

二十年来金石期，谊兼师友独追随。
冠裳北阙同游日，风雨南窗起舞时。
志在春秋真不爽，行成忠孝更何疑。
自伤旧约慚嬰杵^⑤，未敢题君堕泪碑。

允彝在与子龙的旧约中，曾有托孤之举。在这首诗的结句，子龙感伤旧约，自愧不如程婴与公孙杵臼。

说到夏完淳，去年十月下旬将通海文书交付谢尧文后，便离开嘉定南翔，前往嘉善城郊，住进了岳父钱栴的半村别业，埋头撰写《大哀赋》、《续幸存录》两部重要文稿。《大哀赋》仿南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总结明朝万历以来的历史教训，铺陈明末山河残破的惨景、民族压迫的暴行，反复申述抗清复国的坚定志向。这洋洋洒洒近万言，才华横溢，气势磅礴，文采弘逸，淋漓怆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名篇佳作。《续幸存录》的写作则是父亲的遗命，记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盛衰”的南明史事。它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一本允彝的《幸存录》。此书的写作断断续续，未能最后杀青，便因松江兵变而中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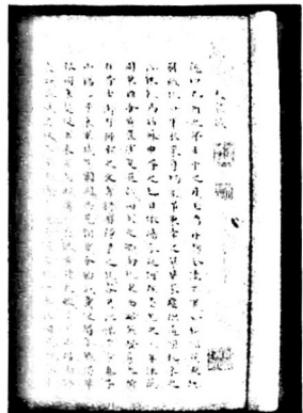


图 130 《大哀赋》抄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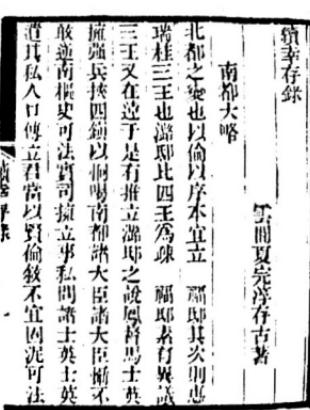


图 131 《续幸存录》书影

大约就在返回松江会葬父亲前后，完淳获知了恩师陈子龙正为松江兵变竭尽其力。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心潮澎湃，精神振奋，随时准备重振羽翼。试想，谢尧文通海已在积极进展，而吴胜兆易帜亦正紧锣密鼓，舟山海师进击长江和松江兵变两相配合，这规复江南之举岂非指日可待？

在这场生死决战即将来临之际，也许是受到陈子龙发起会葬自己父亲的启示，完淳想到了他的另一位恩师吴易。吴易于去年六月就义杭州，遗体就葬在寺后菜园。完淳决意邀集战友，前往吴易故里，秘密为这位白头军督师修筑起一座衣冠冢。

三月间的一天，莺啭花娇，东风正好。完淳一行来到吴江，泊舟系缆垂虹桥畔，步行二三里路，抵达太湖之滨的柳胥。东湖草堂，人去屋空，门前枯柳尚未泛青，冷风萧萧中，一派冷落凄寂的景象。翌日拂晓时分，月落太湖，冷峭的晓气连着迷濛烟水，完淳与战友们默默挥锹掀土。一座新坟瞬间立起，众人挥泪哭

悼一番。壮士遗骸未归，就让英魂毅魄回归这歌哭于斯的故里。完淳长歌当哭，写下了悲壮激越的七言古诗《吴江野哭》。诗云：

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
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
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
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
江上非无吊屈人，座中犹是悲田客。
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
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
相将洒泪衔黄土，筑公虚冢青松路。
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

诗中，“蔡琰”字文姬。汉代蔡文姬曾经陷于匈奴，后为曹操赎还，这里喻指那批被清提督吴胜兆收编但正准备反戈易帜的吴易旧部。“侯芭”是汉代名臣扬雄的弟子，扬雄遇害，侯芭为他筑坟，守丧三年，这里喻指以吴易学生自居的完淳自己。从获知“蔡琰堪赎”，到发誓“侯芭不辞”，可见诗人在了却“筑公虚冢”的最后一桩心愿之后，决意破釜沉舟投身松江兵变。

然而，漂阙惊变就在这时发生。

危急之中，侯岐曾、顾咸正、侯玄灝在嘉定商定，立即托人求见松江提督府谋士戴之俊，请他竭力从中援救；同时由夏淑吉连夜赶往松江乡野，向完淳报告消息。当时，吴胜兆已决意反戈易帜，自然不想对谢尧文通海案加以深究，加上戴之俊的竭力抒挽，这个案子便被压了下来，只将尧文交松江府收监，以便掩人耳目。至于这时正在松江的完淳，想必亦尽力从中斡旋。他很快让姐姐

淑吉返回嘉定，带去口讯：“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

一场惊天大祸，似乎在五日之间便冰化雪消。岐曾与咸正、玄灝额手庆幸。三月二十七日，岐曾作书答谢戴之俊，感谢他“死而生之，骨而肉之”的大恩大德。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谢尧文通海案此时只是暂时缓解。尧文仍然关押松江府大狱，柘林游击陈可早将全部通海文书及名册录下副本；而尤其令人惶恐的是，后来搜获的鲁监国敕书、黄斌卿密信，陈可绕开了吴胜兆，绕开了土国宝、洪承畴，暗中上报给了镇守南京的满兵提督巴山、汉兵提督张大猷，巴山、张大猷已经飞报入京。

祸根暗伏，危象早露。只是案中诸人，诸如咸正、完淳、玄灝尚蒙在鼓里，因而未能及时决策，断然远走高飞，最后酿成惨烈大祸。这是后话。

注 释

- ① 孙吴：孙武和吴起，战国时都以善用兵知名，后世都以孙吴并称。
- ② 关于周谦，柳亚子在《复社名流吴日生传》一文中，根据乾隆《吴江县志》、《武塘野史》、《三藩纪事本末》等作过详细考证，认为“周谦也许就是周瑞”。
- ③ 大母：即祖母。
- ④ 先塋：祖先的坟墓。
- ⑤ 婴杵：即程婴、公孙杵臼，杂剧《赵氏孤儿》人物。此剧演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并搜捕孤儿赵武，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救出孤儿，由程婴抚养成人，报仇雪恨事。

第二十二章 舟山海师横遭不测 松江兵变胎死腹中

天青海碧，风涛滚滚。三月中旬，周谦、孙标、蒋文阶披风踏浪登上舟山。眼前桅樯林立，旌旗漫卷，而人来人往，都是宽衣束发，大袖飘飘，那么亲切，那么令人热血沸腾。他们热泪盈眶，仿佛回到了久违的大明王朝。

镇守舟山的，是隆武朝的肃虏伯黄斌卿；还有鲁监国的定西侯张名振、御史张煌言、侍郎沈廷扬，以及松江失守后辗转奔赴海上的徐孚远。

张名振，字侯服，南京人。性格豪爽，为人侠义。当年漫游京师，与宫内宦官及东林人士都有交谊。明崇祯年间，曾任吴江知县的熊开元入朝为官，因了直言敢谏，令崇祯帝龙颜大怒，下诏廷杖一百，必欲致于死地。名振与这位东林人士并不相识，却激于义气，卖通行刑宦官，嘱咐手下留情，熊开元这才意料之外得以不死。崇祯十六年（1643年），名振得授台州石浦参将。弘光朝亡，毅然护卫鲁王入绍兴监国，称定西将军，后封定西侯。

张煌言，字元箸，号苍水，浙江鄞县人。神骨清遒，豪迈不羁。擅长文章，亦善骑射。明末，朝廷因天下战乱频频，特地下诏，诸生在考了经义之后加试射箭。煌言英姿飒爽，立马挽弓，竟至三发三中，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举。弘光朝亡，毅然与同郡钱肃乐等倡议尊奉鲁王监国，以右金都御史监军张名振部，合力抗击清军。

去年六月钱塘江兵溃，张名振、
张煌言护送鲁监国入海，劈风斩浪，
奔赴舟山。因了隆武帝与鲁监国往昔的间隙，黄斌卿竟拒不接纳。这时，恰逢隆武朝的永胜伯郑彩率军赶到，鲁监国便随郑彩前往福建，不久移跸长垣；而名振、煌言，则暂时驻军舟山。

沈廷扬，字季明，号五梅，崇明人。为人聪慧，生性慷慨，好谈经世之学。崇祯年间，由国子监生为武英殿中书舍人。当时山东多警，运道经常梗塞，朝廷商议恢复海运。廷扬生



图 132 张煌言像
(藏上海博物馆)



图 133 沈廷扬像(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长海滨，熟知水道，上疏大谈海运之便，又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崇祯帝立即下诏，建造海船试航。廷扬乘着两艘海船从淮安出海，仅用半月就抵达了天津。崇祯帝大喜，授廷扬户部郎中，加光禄寺少卿。弘光朝立，廷扬奉命率领海船驻防长江，兼理粮务，以供给镇守江北的各部明军。南京失守，廷扬航海舟山投奔黄斌卿，隆武帝、鲁监国都授以兵部右侍郎，总督浙直水师。

周谦一行拜见了黄斌卿，奉上礼物和陈子龙的书信。斌卿看罢书信，询问松江方面作何安排。周谦回说，

苏州方面有戴之俊的人，常州、镇江已经联络定当，南京亦有内应。

正如陈子龙所料，黄斌卿拥兵自重，对于抗击清军其实并无远大抱负。他沉吟良久，竟然拿不定主意。

这时，沈廷扬挺身而出，说道：“事机之来，间不容发，奈何坐失之？”张名振随即主动请缨，说道：“这功让我成罢。”张煌言、徐孚远等亦异口同声，力主出兵。

众议难违，黄斌卿这才下了决心。

周谦询问何日出兵。斌卿回说：“海上定不得日子，只看风色便是，大约在四月初间。”

于是，按照陈子龙信中的意思，斌卿将一颗现成的“定吴伯”印和敕书一道，交给周谦带回松江，授予胜兆。不久，孙标又取回“平江将军”印，旁镌“监国鲁王颁，隆武三年”。敕内原封“定吴伯”，这时又加“平江大将军”。

周谦一行返回松江复命，戴之俊、陆岡、吴著等一班谋士，立即催促胜兆早日举事，以免夜长梦多。在这骨节眼上，胜兆却有点犹豫不决，拖宕着时日，而联络人员四出张扬其事，弄得传闻四起，后来竟然成了松江城里公开的街谈巷议。

四月初，夏完淳在写给姐姐淑吉的信中，报告松江“克日奇举”，兴奋之中满含着殷切的厚望。而侯岐曾写给顾咸正的信中，则透露着一位有识者的忡忡忧心，他写道：“声迹暴扬既久，二尺童子，亦知设备；且白下^①重兵，容知旦晚不至，岂不可忧可危！”陈子龙亦跟王汎说道：“我固言其无济，但彼以义来，何忍拒之。我纵不能自为之，而可沮^②人为之耶？我久办一死矣，君等亦将不免矣！”

胜兆部下亦多风闻其事，好端端的，不少人可不愿去冒这丢脑袋的风险。松江府海防同知杨之易、推官方重朗，暗中修书一

封，派人急急奔赴南京，直接向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告发。四月初六，督标中军副将詹世勋率领各标头领，结队前往提督衙门，一齐跪下公开哭谏，苦劝胜兆不可轻举妄动；并说，不如杀了戴之俊、陆岡、吴著等挑起事端的谋士，以谢人言。

军心混乱至此，大约是这位提督大人所始料不及的。然而反戈易帜，此时已成骑虎之势，身后实在已经无路可退。胜兆脸色一沉，反问道：“说我谋反，有何凭据？叫我杀他三人，不如先杀我罢！”

见此情状，各标头领只得纷纷敛口，挥泪而退；然而，私底下却开始了频繁、紧张的秘密串联。

山雨欲来风满楼。松江府城，这时犹如一只已在嗞嗞冒烟的火药桶，顷刻之间就将一声轰响，血肉横飞。至于谁胜谁负，谁生谁死，却是谁都难以预料。

四月初八，胜兆再次召集一班谋士，在提督衙门后面的书房秘密议事。想起前日各标头领的公开哭谏，胜兆顾虑重重，说易帜反正恐怕人心不服。戴之俊尽力开导，态度十分坚定，最后说道：“不必忧愁，事已安排定了。”胜兆这才点头依允，一边自言自语道：“我亦有功于清朝，缘何负我？”

不久，洪承畴将杨之易、方重朗的秘密告发信转到了胜兆手里，大约这位江南总督，一时未敢相信他手下的这位提督果真会发动兵变；而胜兆发现事机泄漏，心中不免恐慌起来。恰在这时，苏州府再次行文，催促提解李魁、马雄等十七名将官前往赴审。李魁、马雄等不愿束手就擒，怂恿胜兆急速举事。戴之俊等亦乘势催促，因为，按照约定舟山海师指日可到。

于是，松江兵变拉开了惊心动魄的帷幕。

这是四月十六日晚上。俗话说：十五月亮十六圆。夜空如洗，一轮圆月洒下满地清辉。胜兆用令箭传文武官员集聚提督

衙门，说是商议“下湖剿贼”。当时在场的，有松江府海防同知杨之易、推官方重朗、督标中军副将詹世勋、华亭知县潘必镜等，长辫垂垂，济济一堂。

众人刚刚落座，胜兆脸色一沉，突然推案而起，面对方重朗、杨之易厉声责问：“你两人因何害我？”焦雷临头，方、杨两人一时满头雾水，但随即明白过来，这是指他俩暗中所发的秘密密告信了。方重朗、杨之易并不示弱，当即站起身来，据理抗辩。于是，大堂上唇枪舌剑，顿时搅成了一锅稀粥。时至二更，众人起身想走，胜兆突然一声断喝：“拿了！”话音刚落，预先埋伏在暗处的李魁、马雄，率领披甲带刀、身穿白色号衣的兵丁一拥而入。乱刀之下，方、杨两人顷刻血溅堂下。华亭知县潘必镜当场被扣，准备留待次日斩首祭旗。

杀气腾腾之中，胜兆高高扬起令旗，李魁、马雄手持大刀，勒逼满堂文武官员当场割辫，以示反正易帜。顷刻之间，根根发辫撒落一地，众人这才神色各异离开提督衙门。

胜兆以为一切进展顺利，就与李魁、戴之俊、吴著等退入后面的书房，举杯豪饮，庆贺首战告捷。松江兵变，只待天明祭旗誓师。随即挥师西进，配合进击长江的舟山海师，大举规复苏州。

夜已深去，月光格外清澄。大约惟有这清澄的月光知道，此时此刻，舟山海师应该按期抵达的滔滔长江之上，竟然片帆无影，烽烟寂然……

其实，大约四月上旬之末，舟山海师已按约开始行动。定西侯张名振部为主力，御史张煌言监军；侍郎沈廷扬部为前导，给事中徐孚远同行。五万兵卒分乘三百多艘战船，旌旗飞扬，篷帆高张，劈波斩浪，横海而来。临行，沈廷扬建议：“兵至，必以崇明

为驻扎地，禁打粮，然后可。”

崇明是长江入口的一个条状岛屿。在这里，进可溯江而上，直抵镇江、南京；退可顺流入海，径直返回舟山。廷扬本是崇明诸生，对家乡地理环境自然了如指掌。舟山海师以崇明为根据地，才能牢牢立住脚跟。

一番激烈较量，舟山海师攻下崇明，随后乘胜溯江而上，前往攻打福山。他们准备用这样的策略，将大队清军吸引到沿江一带，以便胜兆乘机在松江发动兵变。

福山属常熟县，位于县城之北，濒临长江，当时是吴郡沟通长江南北的通商港口，又是江防重镇。从福山南去苏州，不过一百多里路程。一旦胜兆举事成功，由松江挥师西进；舟山海师则由福山港长驱南下。这样两路夹击，规复苏州犹如囊中取物，可谓胜券在握。

亦正因了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清军沿江布防壁垒森严，福山更有总兵把守。舟山海师在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大战三昼夜，始终未能入港，被堵截在福山西北二三十里的鹿苑。

古镇鹿苑，相传春秋时是吴王夫差豢鹿之地。这里的黄泗浦，是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启航之处。宋代时，鹿苑已成临江小集。元初店肆日盛，商业繁盛。到了明清两代，这里驻兵防守，成为沿江重镇。



图 134 福港观潮
(选自《虞山景图画册》)

偏偏，天有不测风云。四月十三日夜半，飓风呼啸而起，暴雨滂沱而至。顷刻之间，长江犹如一条被激怒的巨龙，腾空打滚，恶浪掀天，像发誓要将整个世界捣成碎片！舟山海师的战船难以靠岸，在激荡的巨浪中自相冲撞，直至一艘艘樯倾楫摧，舱碎船毁。船上兵卒哪里还站立得住，纷纷被掀入大江，葬身滔滔恶浪。这时，在长长的江堤上，黑压压的大队清兵乘机袭击，齐声高呼：“剃发者不死！”“剃发者不死！”对此，松江方面毫无所知，舟山海师孤掌难鸣，以致不战自乱，未触即溃。船上将士或死、或俘、或逃、或降，三百多艘战船片帆不返。

张名振的座船亦被风浪击碎。名振坠入大江，抱着浮蓬才挣扎上岸，匆匆躲进附近一座寺庙。庙中有个玄一和尚，一见名振这等装束，立即明白了他的身份、处境，连忙给他剃去长发，换衣化装；让他吃了点饭，催他赶快出走。临行，名振将随身携带的一颗银印交给玄一保存，然后找了一条小船，辗转返回舟山。不料，清兵很快追踪而来，在庙里搜出湿漉漉的戎装，还有那颗银印，知道名振脱逃不久，便追问名振去向。玄一急中生智，故意错指路途；清兵追缉不获，以隐匿纵逃罪将玄一当场处斩。这时，张煌言被清兵俘获，拘留七日之后，被人相救得以逃脱。徐孚远则混在降卒中踉跄逃逸，潜回舟山。

沈廷扬的座船搁浅在沿江沙滩，任凭怎么都难以挪动。廷扬仰天长叹：“风波如此，其天意耶？吾当以一死报国，然不能无名而死。”他朝着岸上巡逻的清兵高声喊叫：“吾侍郎沈廷扬也，可解吾之南京！”于是，与侄儿元昇及部下六百亲兵慷慨就缚。

在苏州巡抚大堂，沈廷扬背对土国宝，朝南席地而坐，只说：“事之不济，命也。”国宝说，准备活埋廷扬六百亲兵，问道：“懼乎？”廷扬笑向六百亲兵，说道：“尔快去，旦晚来随我。”六百亲兵一齐应声：“谨候公！”声震如雷。国宝说道：“公真铁汉。”接着却

又劝说廷扬剃发。廷扬答道：“铁汉肯剃发乎？留此数茎见先帝于地下。”

于是，六百亲兵被活埋在娄门外李王庙，沈廷扬和他侄儿元昇等被押解到了南京。当年松山之役，洪承畴与廷扬曾经有过一段交谊。承畴派人劝他归降，说道：“公但剃发，当大用。”廷扬问道：“谁使汝来？”来人答道：“经略^③。”廷扬大声讥讽道：“经略死松山之难，先帝赐祭十三坛，建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又说：“毋多言，吾今日非一死不足塞责。”

不久，廷扬见到洪承畴，又朝南席地而坐，大声骂道：“天下事都坏汝辈！”承畴还想劝他归降，下令送入按察司狱。按察使周亮工，原是明朝的潍县知县，曾经受过廷扬的大力举荐。亮工劝廷扬剃发，竟至泪流满面。廷扬推了推头上的帽子，说道：“尔知此种种者，父母浩气所钟乎？头可断，发不可断。”亮工劝说越尽力，廷扬态度越严厉。七月初一，门人韩某入狱，在狱中与廷扬、元昇共酌。酒饮未半，韩某忽然泪如雨下，元昇跟着黯然掉泪。廷扬霍然起身，面对侄儿厉声说道：“昇泪何为？吾今以美事贻尔！”所谓美事，就是取义成仁的殉国之举。韩某问道：“公思家乎？”廷扬答道：“国已破矣，何用家为？吾所思者，文天祥辈耳。”又说：“古今成败大事，忠臣尽志，不杀不了。”隔了一日，七月初三，廷扬就义于淮清桥南。临刑，拜讫仰卧，自撩长须，大呼：“来杀！”时年五十三岁。同时就义的，有侄儿元昇和部下十二将士。妾张氏赶赴南京，冒死求尸，后来变卖了衣裳，营葬于苏州虎丘五人墓西侧，廷扬的后代这才成为吴人。噩耗传至舟山，岛上哭声如雷，就地立祠祭奠。



图 135 周亮工刻印
“纸窗竹屋灯火青荧”

张煌言悼诗有云：“报国千年藏碧血，毁家十载散黄金。”又云：“留得荒祠姓氏古，春归唯有杜鹃吟。”这些，都是后话。

舟山海师于四月十三日夜半横遭不测，全军覆没，松江兵变已经失去依恃。对此，吴胜兆毫无所知，而尤其混然不觉的是，四月十六日当夜，他的那些不愿追随举事的部下，正紧急汇集，密谋策划着一场兵变中的兵变。

左营中军都司高永义、材官沈兰被勒逼割了辫子，匆匆出了提督衙门以后，一起来到附近沈宅的后楼。起初，两人相对而坐，彼此心照不宣，却谁都不敢先掏肺腑之言。沈兰满脸沮丧，说道：“我今先将妻子推入井中，即自寻死罢。”高永义却忍不住愤愤说道：“死也要个对头！”两人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慢慢靠近，最后一拍即合，决意合谋倒戈。高永义说道：“我营中尚有兵丁五十名，又有驾船家人六十余名，可举事。”两人正衔刀起誓，材官董友才、盛世用亦闯进沈宅，都对胜兆此举愤愤不平。于是，四人一起设盟起誓，决定立即聚众倒戈，除掉那位一意孤行的顶头上司。一番紧急策划之后，四条黑影悄无声息闪出沈宅大门，分头前往各自的军营拉起队伍……

清澄的月光下，一场兵变中的兵变已经迫在眉睫。

翌日天将破晓，明月西沉，收敛起了最后一缕清辉。黑黝黝的提督衙门前，悄悄汇集起浑身戎装的一批将士。高永义、盛世用分兵扼守各处路口，披甲立马，虎视眈眈；沈兰、董友才率领兵卒、家丁，横刀挽弓逼近大门。“咚咚咚咚！……”一阵急骤的擂鼓之声，突然冲破黎明前的寂静。沈兰、董友才犹如脱弦之箭，打头冲进大门，一路斩杀，直奔书房。书房内这才发觉情况不妙，却又一时摸不着头脑。胜兆晕头转向，撂开大步奔出书房，恰跟沈兰撞个正着，他急吼吼呼叫：“沈兰救我！”沈兰心中窃喜，

急令兵卒，将稀里糊涂的胜兆领到廊下严加看管。

双方阵势很快泾渭分明。凭着窄窄的书房门口，李魁等人奋力抵抗，乒乒乓乓，刀剑相错。鏖战多时，沈兰、董友才已气喘吁吁，却寸步难近，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情急生智，一名材官腾身跃上房顶，掀开屋瓦，“嗖！”一支冷箭飞窜而下。李魁一个趔趄，应声而倒；沈兰等乘机拥入书房，短兵相接，乱刀相加。李魁、戴之俊、吴著等十九人先后倒身血泊。

一夜倒戈，松江兵变胎死腹中。第二日中午，吴胜兆及在家中被擒的陆岡，被用兵船押解苏州，后又解往南京。

《清实录》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二十日载：

江宁巡抚土国宝疏报：苏松提督吴胜兆谋叛，杀死方姓推官、杨姓同知。督标将官高永义等，立缚胜兆并同谋之陆岡，获伪银印一颗，随解江宁内院臣洪承畴，研审确情，请旨发落。

《清实录》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初二载：

江宁巡抚土国宝奏报：舟山海寇沈廷扬等联舷复犯崇明，游击李云龙等分兵追剿，廷扬就擒，俘斩贼兵千余，湖海诸寇悉平。

吴胜兆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南京被杀，陆岡和后来捕获的周谦、马雄亦殉难。

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渡江，严令剃发易服以来，江南郡邑纷纷举义守城，犹如干柴烈火；太湖义师出没烟波白浪，屡蹶屡起。倡议举事的，大多是复社、几社的知名之士。他们抱故国之思，图兴复之业，奋然而起，九死不悔。或挥鲁阳之戈，独撑危局，鞠躬尽瘁；或怀愚公之诚，揭竿斩木，聚保乡邑；或以刑天之志，出没风涛，驰驱山原；或效子房之谋，奔走联络，密谋规

复；或啼子鹃之血，不甘受辱，一死报国；或抱虞渊之恨，归隐林泉，托迹缁素。江南义士，早已成了清廷永镇江南的巨大隐患，必欲除之而后快。现在，谢尧文通海、吴胜兆反正两件大案，又接连震惊清廷朝野。倘若通海、反正得以见实，松江兵变一旦成功，三吴半壁岂非尽成战场？大清基业岂非岌岌可危？于是，眼前这两件大案，给震怒的清廷提供了严厉镇压江南义士的最好契机。

松江兵变流产三天之后，四月二十日，总兵杨承祖作为代理提督从苏州抵达松江，晓谕安民，牢牢稳定时局。

四月二十二日，满兵提督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奉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之命，率领大队清军，冒着连日大雨，匆匆从南京抵达苏州。清兵人挟两马，多至三千余匹，人骑浑身泥浆，稀湿淋淋。在苏稍事停留，便会合江宁巡抚土国宝分两路，匆匆开拔：一路由巴山、陈锦率领奔赴松江，弹压地方，缉捕逃亡；一路由土国宝与苏松巡按卢传率领，先赴光福，随后进入淀山湖、泖湖，征剿伺机而动的太湖义军。

腥风血雨的苏松大搜捕，由此拉开了序幕。

注 释

- ① 白下：即南京。
- ② 沽：阻止的意思。
- ③ 经略：明代至清代中叶，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亦称经略使，职位高于总督。这里指洪承畴。

第二十三章 叶绍袁仓惶走嘉善 杨廷枢断头永安桥

吴中旧俗，清明前后人们都要出祭祖先坟茔，俗称上坟，亦叫扫墓。路远的，泛舟具馔以往；路近的，提壶担盒而出。跪拜恸哭，以酒洒地，墓上拔除杂草，还有挑新土，烧楮钱，祭山神，奠坟邻，都是向来的习俗。蔡云的七绝《吴歛》，这样描写着清明上坟的景象：“舵尾飘飘挂纸钱，出城都是上坟船。荒原落叶何曾扫，胜地名花别有缘。”

这一年清明前后，陈子龙在松江发起会葬夏允彝，夏完淳前往吴江柳胥为吴易筑了衣冠冢；隐居光福的叶绍袁，则为出祭祖墓亦着实忙碌了一番。

绍袁父母的坟茔在横山，祖父母则葬在洞庭东山的圌山，距离光福都不算太远。那日，鹁鸠唤晴，山温水软，绍袁与儿辈乘船前往横山。出了光福的深山野林，看见堤边杨柳青青，一派春光，令人心旷神怡。渡过石湖，在越来溪南，横山荡外二三十里地，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金黄炫目，浓香扑鼻，犹如来到了别一世界。不久，绍袁又与儿辈前往洞庭东山的圌山，与相约从家乡赶来的堂兄、侄儿、侄孙一起祭扫祖墓，共有二十多人。绍袁与其中的多数亲属，分别已有一年半多。在圌山墓舍，他们泪眼汪汪，各自讲述起别后患难流离的踪迹，可谓可悲可泣；而阔别的情怀，亦由此得到几许安慰。绍袁去年所撰的生日诗，不知怎么传到了家乡，堂兄、侄儿都带来了和作；而家乡的许多友人亦未

忘记他这个出家的和尚，纷纷寄来了许多唱和之作。绍袁读着，觉得这些和诗无不富于才思骀荡之妙，只是称誉太过，令人私下不安。隔了一日，堂兄、侄儿等九人，又绕道造访了绍袁在天井茗香庵的山居，在岩径寥僻、松竹楚楚间，一见亲人这蚁隙隐居之所。

清明上坟不久，三月二十八日午间，女婿张立平突然风尘仆仆从昆山来到光福。

张立平，字迩求，昆山人，明福建左布政使张维鲁的长子。立平早有文名，和他的胞弟立廉同补诸生，在复社都甚有声望。当年，张维鲁为立平求姻，绍袁许配三女小鸾这位分湖才女，以结秦箫之侣。婚期定在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十七日，谁知小鸾一病不起，先期五日而卒，年仅十七。立平甚有古君子之风，此后一直对绍袁执守女婿的礼节。前年七月，清军攻陷昆山县城，尸横遍地，数以万计。立平与立廉挺身而出，倡议掩埋，在玉柱塔西侧选了一块隙地，集聚数万遗骸，合为一家，名为仁缘塔。又召集一百多僧人，在安禅寺作佛事七七四十九日。当时，招魂之位盈廊塞庑，恸哭跳脚的不可胜纪。整个葬事，立平承担了十分之八的经费。后来，立平又撰写了《玉峰完节录》、《尽忠实录》，为后世留下了昆山义民撄城固守、抗节不屈的许多感人史迹。去年十月，绍袁独居茶山一字庵时，立平托人带来了问候信札，还寄来了茶叶和豆豉等食品。岁月流离，尚有如此情谊，绍袁一直十分感动。

关于张立平这次光福之行，绍袁在《甲行日注》中仅仅留下寥寥三四十字记载：

三月二十八日，己巳。午晴。张婿迩求来，家只一
臃肿仆，出外借米，厨无庋菜^①，不能尽主人情，怅然
送别。

张立平突然从昆山路远迢迢赶到光福，与绍袁匆匆见了一面，便掉头告别而去，所为何事？《甲行日注》未能透露一点讯息。然而，从时间表来看，清昆山县衙奉苏州府之命搜捕顾咸正，在三月二十三四日。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同在昆山的张立平不会毫无所知。立平未必知晓顾咸正所犯何事，但顾氏与绍袁的姻亲关系，他们目前在光福的那种亲密交谊，应该一清二楚。现在，咸正被突然搜捕，绍袁是否亦会身陷囹圄？看来，张立平此番匆匆来去，极有可能是为他这位日夜挂念的岳父报警。出于忌讳，绍袁在《甲行日注》中自然不能显山露水。然而，从绍袁事后急急迁离居住了五个多月的天井看，亦不难证实这一推测。倘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绍袁送别这位贤婿时的“怅然”，也就不仅仅因了这顿午餐“不能尽主人情”了。

与立平不同，绍袁当然能推测到咸正遭受搜捕的个中缘由。这无疑是个令人警醒的凶讯。不久，绍袁离了天井茗香庵，便带着儿辈东躲西藏，不断迁居，有时雇舟，有时步行，可谓日夜兼程。

四月十四日那天，绍袁与儿辈正借住在灵岩山西北的友人家中。忽然传来消息，说有盗船正从西面过来，村上男男女女慌忙朝东奔窜；稍顷，又说盗船正从东面过来，人们惊惶失措，又连忙掉头。冒着呼呼直叫的大风，绍袁与儿辈踉踉跄跄爬上附近一座小山，躲进山顶的紫霞庵里。听说这紫霞庵的来历很有点神奇色彩，说是前年酷暑，清兵进山征剿，几个书生躲到山上，只见山顶有团团紫云升腾，气势非凡，就在紫云下面蹲下身来。结果，凡是躲在紫云下的，个个安然无恙。清兵退走之后，书生们感到十分诧异，低头察看一番，竟在没了脚踝的浓浓蔓草丛中，发现世尊、大士、三元三尊佛像。于是，书生们在这里筑起这座庵来，起了“紫霞庵”这个名字。庵刚草创，尚难遮风挡雨。幸运

的是，湖盜没有登岸，径自乘船走了，只惹起一场虚惊。

次日，绍袁与世倌、世倕重新住回天井徐墓秀蓉堂。世佺、世侗和祇敬，则住到天池山附近的一云庵。

苏松大搜捕就在这时亮出血刃。四月二十四日，土国宝、卢传一路清兵长驱直入光福，犹如放纵千虎入山，任其恣意搏噬。在长岐岭、钱家磡、潭东、潭西一带，清兵杀人犹如割草，同时大肆掳掠妇女，抢劫资财。杨廷枢和他的妻子、女儿，就在这一天被清兵从真珠坞搜捕而去。次日消息传来，绍袁匆匆逃往一云庵，和住在那里的世佺、世侗、祇敬，商议再次迁居的打算。不料到了夜间，传来清兵要在山中搜索九人的消息，这九人是杨廷枢、薛宋、姚宗典、陆坦、顾咸正、吴有涯、包振、包捷和叶绍袁。看来，清兵已经撒开天罗地网，决意乘机将隐居光福的知名之士一网打尽。

光天化日之下已经不能露面。四月二十六日夜间，绍袁仅由世倕陪同，冒着浓浓夜色，乘船出了光福，前往枫桥。



图 136 枫桥(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古镇枫桥，位于苏城西北古运河东岸，东距阊门仅有七里。相传枫桥在古代是水陆交通要道，每到夜间就得封锁起来，所以叫做“封桥”。后来，因了唐代诗人张继所写的那首著名七绝《枫桥夜泊》，遂由封桥改作“枫桥”。枫桥有寒山寺，建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唐代诗僧寒山与拾得由

天台山云游至此，在此住持，故而得名“寒山寺”。而自张继《枫桥夜泊》传扬开来之后，寒山寺就格外名重禅林。这里又有铁岭关，是明嘉靖年间为抗御倭寇而建，颇为雄奇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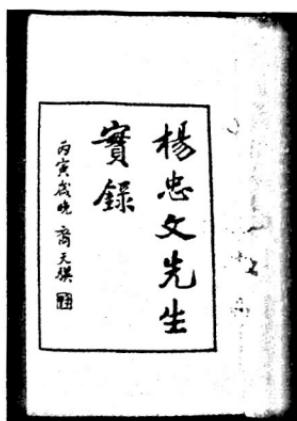
夜色茫茫，绍袁匆匆来到枫桥。此时此刻，自然毫无闲情逸致，去观赏江枫渔火，或是聆听夜半钟声。他一头栽进义士汤某家中，就在汤宅灯光摇曳的楼头，一边和几位朋友闷闷喝酒，一边打探消息商量对策。有人说，清兵要在光福搜索九人的消息恐怕属于讹传，那是因了杨廷枢被逮而捕风捉影产生的怀疑罢了。但是众口喧腾，山中总不是久留之地。

次日，逆风打头，呼呼直吼。绍袁与儿辈及祇敬，分别从枫桥和一云庵出发，雇舟南行，准备穿越吴江，直奔嘉善或是松江。那里都有绍袁的一些朋友，或许还能有个立足之地……

杨廷枢被捕，是因了吴胜兆反正案的牵连。廷枢是江南名流，交游特广。湖海之中屯聚举义的，都以兴复明朝为辞，廷枢不仅与他们有秘密联络，而且通过他的高足戴之俊，直接策动了吴胜兆易帜反正。这场苏松大搜捕，廷枢自然首当其冲。严刑拷打之下，廷枢遍体鳞伤，十指俱损。他破口大骂，矢志不屈，同时断然绝食，决意一死殉节。

这时，巴山、陈锦与土国宝两路清军，会合在江浙交界的分湖一带征剿义军。清兵将廷枢和他的妻女缚置舟中，从光福一直押往分湖东

图 137 《杨忠文先生实录》
书影



岸的芦墟。

一路上，野岸塘路一片荒芜，寒江暮雨，舟楫孤寂。只听得宿鸟惊心孤鸣，哀猿引臂相呼。而古渡黄昏，芦苇丛中亮起一点渔灯，闪闪烁烁，那景象格外凄厉。

廷枢胸中满怀浩然之气，翻江倒海。他要诉诸笔端，却索笔墨不得。于是毅然咬破手指，在一件白白的布衫上，用淋漓的鲜血洋洋洒洒写起遗书：

苏郡有明朝遗士杨廷枢者，幼读圣贤之书，长怀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乎古人；积学高文，名常满于四海。为孝廉^②一十五载，生世间五十三年。作士林乡党之规模，庶几东京郭有道；负纲常名教之重任，愿为宋室文文山。惜时命之不犹，未登朝而食禄；值中原之多故，遂蒙祸以捐生。其年则丁亥之岁，其日则孟夏之中。方遁迹于山阿，忽罹殃于罗网，时遭其变，命付于天。虽云突如其来，亦已知之久矣。

有妻费氏，吴江人，归予二十余载。有女观慧，适张氏，年亦二十余春。骂贼全贞，不愧丈夫气概；舍生就死，殊胜男子须眉。一家视死如归，轰轰烈烈；举室成仁无二，炳炳烺烺。生平所学，至此方为快然；千古常昭，到底终为不没。

但因报国无能，怀忠未展，终是人臣未竟之事，尚辜累朝所受之恩。魂炯炯而升天，当为厉鬼；气英英以堕地，期待来生。舟中书此，不能尽言，留此血衣，以俟异日。愿求知己，面付遗孤。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垂歿之言，以此为诀。

四月二十八日，船舱外大雨倾盆，天空像截了一个大的窟窿；又像上天亦悲恸欲绝，涕泪滂沱。廷枢继续写道：

余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之为人。今日之事，乃素志也。四月二十四日被缚，饿五日，未死；骂贼，未杀，未知尚有几日？遍体受伤，十指俱损，而胸中浩然之气，正与信国斩燕市时无异。俯仰快然，可以无憾。觉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遗墨，以俟后人知之。

廷枢遗诗十二首，这里选录四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正气千秋应不散，于今重复有斯人。

浩气凌空死不难，千年血泪未曾干。

夜来星斗中天灿，一点忠魂在此间。

社稷倾颓已二年，偷生视息又何颜。

祗今浩气还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

骂贼常山有舌锋，日星炯炯贯空中。

子规啼血归来后，夜半声闻远寺钟。

古镇芦墟在吴江县城东南五十里，往南十八里，就是浙江古镇西塘。芦墟西濒分湖，是嘉兴、湖州、松江三郡的往来孔道，但此时还仅仅是个村落，明末吴江诗人徐崧的七绝《过芦墟》，作着这样生动的描写：“荡阔村稀小市孤，蒹葭处处受风多。钓船哪用蒲帆使，只把篙头挂绿蓑。”

芦墟有泗洲寺，建于唐景龙二年（708年），后来屡废屡复。明天启年间增建观音大殿，后又创建禅堂。到了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那时叶绍袁早已奉旨归里终养，他与堂弟绍颙亲自将圆通庵大远和尚送入泗洲寺主持，期盼由此重振这座江南名刹。这时恰逢寺侧建成永安桥，大远请求绍袁撰写碑记，绍袁则命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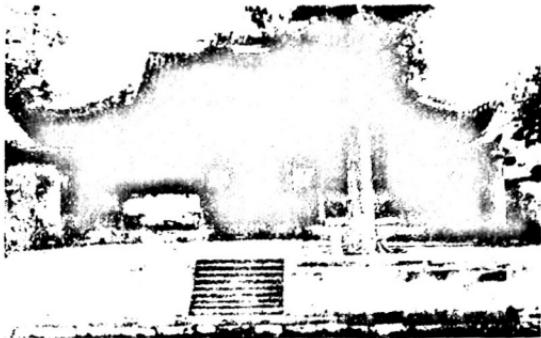


图 138 泗洲寺(选自《吴江旧影》)

年仅十八的第三个儿子世俗代作，通篇博雅古瞻，文采斐然。大远在泗洲寺住持不到两年便驾鹤仙逝，但由于他的戒行精严，寺内灯炬顿新，幡幢备列，古寺得以复兴，禅学得以重振。然而到了这明清易代，征剿太湖义师的清军竟驻扎在泗洲寺内，这神圣佛地顿时弥漫腾腾杀气。

五月初二，巴山、陈锦与土国宝在泗洲寺会审杨廷枢。土国宝见到廷枢，连忙下阶劝勉，说道：“杨先生负天下重名，奈何不自爱，尚靳^③此数茎发，以自取僇辱^④耶？”廷枢回说：“廷枢世受国恩，不能即死以报先帝，赧颜实甚。今既见收，有死无二。唯愿早杀，以遂生平。”国宝劝廷枢剃发，说道：“杨先生天下名士，养其身以有用，何得轻死！即不屑用世^⑤，少芟数茎，优游林下，何如？”廷枢反唇相讥：“此与鼠尾何异！廷枢唯有一死，不敢奉命。”国宝并不死心，又劝廷枢削发出家，说道：“今亦有剃发为僧者，先生何不出此？”廷枢丝毫不为所动，答道：“全发偷生，已非本愿；况剃发逃死，愈趋愈下矣。廷枢无颜再活人世，愿即赐死。”这时，巴山不耐烦起来，厉声责问：“汝欲反乎？”廷枢从容答道：“我非反也。为人臣者，国存，则与俱存；国亡，则与俱亡。今

国既亡矣，吾不死何为？”巴山勃然大怒，下令推出斩首。国宝说道：“杨先生忠义如此，不得不为先生成此大节。”廷枢点头谢道：“敬受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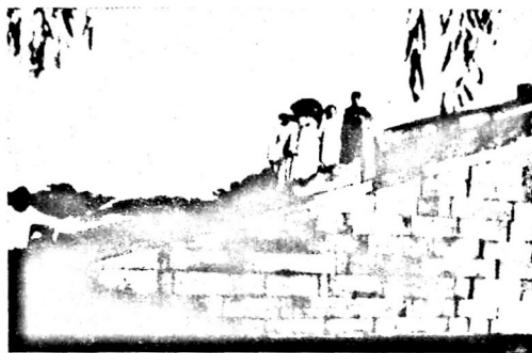


图 139 永安桥(选自《吴江旧影》)

廷枢神色从容，被清兵押出泗洲寺，来到永安桥上。这时北风怒号，弥天阴霾。四野震骇，百姓环观如堵。即将受刑，却又被召到国宝面前，好言劝说，这样连续三回，廷枢始终傲然不屈。临刑，廷枢仰天长叹：“吾得死所矣！”刽子手用力按着他的颈项，要他下跪。廷枢就是不肯屈膝，他高声大呼：“生为大明人，……”刽子手急忙挥刀，头颅堕地，项中还在出声：“死为大明鬼！”尸体久久直立不倒，围观百姓无不咋舌。

芦墟有诸生迮绍原，是杨廷枢的门生，所居南莘塔有梧月轩，因其先人有《梧月吟》二章而命名。廷枢因有诗云：“怕践阶前一片石，遗书犹自满绳床。”后来，绍原用银两赎出廷枢首级，准备与友人陆山斗一起为他成殓入棺。不料首级被清兵重新偷去，索要重赂，一时无人敢于抗争。这时，又有诸生陈譔，一位侠义之士，对此愤愤不平。他独自查访到了藏匿之处，奋身而入，

捧起首级大声怒斥而出，一直交到廷枢在苏州的家中，未留姓名掉头而去。后来，廷枢落葬在苏州虎丘山麓的十房庄。那件血衣，后来由好友用五十两银子赎出。廷枢那篇洋洋洒洒的血写的遗书，得以流传海内。

廷枢的妻子费氏、女儿观慧，清军亦责令用重金取赎。半月之后，许多门生凑齐了银两，才将她们赎了出来^⑥。

廷枢殉节，顾炎武撰五言古诗《哭杨主事廷枢》。诗中有云：

鱼丽笠泽兵，乌合松陵将。

灭迹遂躬耕，犹为义声唱。

松江再蹉跌，搜伏穷千嶂。

竟入南冠囚，一死神慨慷。



图 140 杨公祠(选自《吴江旧影》)

传说，廷枢殉节当夜，芦墟有个读书人梦见他峨冠博带，款款而来，嘱咐道：“为余立祠。”当地人推崇他的凛然气节，就在泗洲寺的佛堂下筑起一室，供奉他的神位，以常年祭祀。近一百年后，到了清乾隆九年（1744年），湖南衡阳人丁元正任吴江知县，在泗洲寺东侧，就是廷枢殉难的永安桥畔，建起一座专祠，名为

“杨忠文先生祠”，“忠文”为门人私谥，俗称“杨公祠”。后来岁月变迁，祠堂坍塌，废弃在一片草莽之中。又一百多年后，光绪元年（1875年），浙江嘉兴人金福曾即将卸吴江知县任，他捐出了自己的俸银，请人重建。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初二，杨廷枢殉难二百七十周年，大诗人柳亚子专程从黎里来到芦墟，与当地诸友前往杨公祠致祭，归后撰下七律《杨忠文抗虏殉国忌辰追赋》。诗人颂扬了杨廷枢慷慨成仁的英雄气概，面对军阀割据、动荡不安的时局，尽情抒发报国之情。后云：“河山万劫仍多难，俎豆千秋倘可依。我亦愿为宗国死，草间偷活愧前徽。”

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五月初二杨廷枢断头芦墟永安桥^⑦，叶绍袁正路经吴江简村。绍袁应该很快获悉这位挚友的噩耗，痛惜敬佩之情可以想见。他在《湖隐外史》殉难篇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杨公维斗，名廷枢，郡中庄简公（名成）孙也。庚午解元，文名振天下。从游之士如李司隶门徒录牒矣。继夫人赵田费氏，故乙酉之变，即避居芦墟，后入真珠坞山中，披田衣庐，楸垅而栖焉。丁亥四月，兵搜太湖盜，狐狸四散而纵千虎深山，恣其搏噬。公不幸无端被执。时土率诸番落在分湖，居泗洲寺，缚公至，再三令之降，气益厉，坚不肯屈，遂遇害于市桥之南，市人无不伤之。先是，自山至湖舟中，作自叙一篇，绝命词十二首，从容慷慨两尽其致，盖公之意固久已定矣。生平名播海内，故不虚也。

过了三天，就是五月初五，俗称“端午”。传说这一天是大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殉国之日，百姓都要划船江湖，抛投粽子，以示祭祀，从而形成了龙舟竞渡的传统习俗。而在吴越一带，又



图 141 端阳喜庆(选自《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

畔、港口设起层层木栅，清兵持刀执戈，严密搜索、盘查着每艘进出的民船，船上惊惶不已，犹如雀声鼎沸。

到了平望，戒备格外森严。不得已，绍袁一行只得在镇外弃舟登岸，抄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雨后泥泞，脚下路滑，一步挨一步艰难南行，好不容易到了莺脰湖畔，船夫以为湖上不会出事，这才重新上船。抵达嘉善城郊，天已一片昏黑。

绍袁来到嘉善，因为这里有他的一位挚友，就是夏完淳的岳父钱栴。只要与钱栴联络上了，在此安顿下来，生活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夜，绍袁一行又在船中蜷缩了一夜，次日清晨，就悄悄登岸，进了智证庵。

智证庵在县城西南半里光景，建于明万历年间。有静室曰“窦栖”，那匾额，还是天启年间“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在京师诏狱所书。崇祯四年(1631 年)建藏经阁，相国钱士升捐置了《大

说这习俗源于伍子胥的故事。当年，伍子胥帮助吴王阖闾兴霸成王，后又辅佐他的儿子夫差成就了称雄东南的大业，最后却因敢于直谏，被逼自刎，投尸江中。自此，吴地百姓就在每年端午举行龙舟竞渡，以纪念名重千古的这位伍相。竞渡时节，龙舟鳞次，鼓乐杂奏，彩旗飐空，云摇风举。而男女耆稚，倾城出游，高楼深阁，罗绮如云，河畔桥头几无驻足之地。

这一天，绍袁与儿辈正从吴江南行，却不见一艘龙舟的踪影，亦未闻一声锣鼓的响音。前瞻后顾，河

藏经》。智证庵的住持，就是原先在水月庵的衍门上人，一位老成风雅的侠义之士。绍袁与他已经八年没有见面，一见之下，彼此悲喜交集。衍门上人告诉，嘉善举义失败之后，钱栴一直隐居在城外半村，因而里中称他为“半村先生”。目前时势危急，绍袁不便亲自登门拜访，又因一路受了风寒，肺部感染，竟至失音，便与儿辈在庵中暂时住了下来，将与钱栴的联络托付给了热心的衍门上人。

五月初八，雨后放晴，衍门上人前往半村，却有一位往昔相识的庵旁邻人来找绍袁。他要托绍袁致函嘉善城内的一位降臣王某，说是拿一百二十两银子作为酬谢。绍袁两手空空来到嘉善，日后生活尚无着落，此时此刻最需要的自然是这白花花的银两。可是他又想道：“饿死事小，伯夷、叔齐[®]亦非异人耳。岂可通姓名于失节之叛臣哉！”于是，借口自己已是出家之人，断然拒绝了来人的请求。傍晚，衍门上人笑吟吟回到庵里，说钱栴欣然答应明日前来探望，以接济身处困境的绍袁。绍袁听了，深感这位挚友的古道热肠。从离开光福一直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这才悄然落地。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次日东方刚刚发白，天色阴沉沉的，清军八十艘兵船突然开到嘉善城郊，抓走了钱栴，还抓走了徐尔谷。

原来，前年嘉善举义失败以后，钱栴准备远赴浙东，投奔鲁监国去，后因道路梗塞未能成行。去年六月吴易被捕，孙璋全家殉难，徐尔谷因毛和尚营救得以脱身亡命。后来，两人都受隆武帝命，钱栴为太仆卿，尔谷为太仆少卿。钱栴、尔谷的突然被捕，亦是受了吴胜兆反正案的株连。胜兆供词涉及陈子龙，而三月中旬戴之俊拜访以后，子龙曾经到过嘉善，冒着大雨分别拜会了钱栴、尔谷，感谢他们在祖母归葬时给予的种种帮助。洪承畴、

土国宝则认为，子龙与钱栴、尔谷历来声息相通，坐谈之间定然谈及胜兆谋叛之事，然后一起出谋划策。并且认为，子龙与他们是事前商榷，事后探望。若说不是同谋，谁能相信？其实这一切都纯属推测，并无真凭实据，不过想广行株连，以除江南后患罢了。

清军兵船成群结队向北而去，绍袁悲痛欲绝。他大约并不明白钱栴、尔谷被捕的具体缘由，却不得不为他们的结局深深忧虑；想到自己，刚刚出现在此容身的希望，却又被这突然变故打得粉碎。绍袁望着窗外，不禁仰天长叹：“此余之命也夫！”

按照绍袁早先的打算，倘若嘉善难于立足，就掉头东去松江。可是，这时纷纷传来消息，说松江亦已干戈满地，知名之士都在东奔西窜。无可奈何，绍袁与儿辈一趟趟前往嘉兴，前往梅溪，希望寻觅一个能够得到接济的安身之所。可是，昔日繁华鼎盛之地，现在都已成了堆堆瓦砾，连嘉兴南湖烟雨楼这样的胜迹竟亦拆毁殆尽。而以往相识的朋友，这时不是灾祸接踵，穷困潦倒，就是亦已落发出家，做了和尚。本来，绍袁的肺部感染刚刚有所好转；现在却因了风风雨雨之中的连日奔走，又患了痢疾，可谓精疲力竭，一筹莫展。这情形，正如一位友人的赠诗所云：“何处寻山可结庐，但看吴越半荒墟。新愁白发溪能鉴，旧物青毡泣满裾。”

五月二十九日，绍袁在《甲行日注》中留下了寥寥数语，亦留下了满腹忧伤、满心愁绪：

风雨。病中旅况，兼之景会，无能为情。于此地作
一粥饭头陀，犹尚缘乏耶？

注 释

① 贮菜：保存着的菜。

② 孝廉：俗称举人为孝廉。

③ 斫：吝惜。

④ 嬥辱：侮辱。

⑤ 用世：见用于世，为世所用。

⑥ 据《启祯记闻录》。《石匱书后集》杨廷枢传亦载：“其乡人叶襄云：‘维斗妻女尚在，无死节事。’”《明通鉴》则载：“廷枢妻费氏，女观慧适张氏，皆先死之。”恐误。

⑦ 杨廷枢的殉难日期，据丁元正《新建杨忠文先生祠堂记》、金福曾《重建杨忠节公祠碑记》、乾隆《分湖志》杨廷枢传。《南疆逸史》、《小腆纪传》、同治《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的杨廷枢传，及顾诚《南明史》等均作“五月朔”，即五月初一，恐误。

⑧ 伯夷、叔齐：商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两人曾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在山里。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

第二十四章 清军苏松大搜捕 干戈满地乾坤窄

五月初三，就是杨廷枢殉难永安桥的次日，巴山、陈锦与土国宝率领的两路征剿大军，铺天盖地数百艘兵船，从吴江芦墟开赴松江，屯驻在西郊古浦塘。古浦塘上有座三孔拱形大石桥，桥顶的东边栏石下刻有“云间第一桥”五字，俗名跨塘桥。顿时，云间第一桥附近兵船密布，戒备森严，这冷落的西门外一时成了军事重镇。巴山、陈锦、土国宝在这里调兵遣将，清军兵船日夜四出征剿，大肆搜捕。

古镇周庄险遭血洗。

周庄古称贞丰，地处昆山、吴县、吴江、青浦四县交界，在澄



图 142 周庄双桥

湖、白蚬湖、淀山湖与南湖环抱之中。镇内港汊分歧，湖河联络，咫尺往来，皆须舟楫，旧有“全福晓钟”、“蚬江渔唱”、“南湖秋月”等贞丰八景。元代中期，江南巨富沈万三的父亲迁居至此，周庄渐渐成为市镇。

明清易代之际，周庄一带可谓藏龙卧虎。前年闰六月，陆世钥与明十将官起兵澄湖，吴志葵舟师为遏阻苏州之冲亦曾屯兵于此；而先期参与澄湖起兵，后期谋划松江兵变的戴之俊，正是周庄人氏；至于白头军余部首领周天，则至今在淀山湖一带出没烟波，忽隐忽现。一日，有四名义兵头目逃到了周庄镇上。土国宝派遣兵卒大肆搜索，却遍索不得，于是责成镇民缚送，倘若过了次日拂晓还未送到，则将全镇百姓斩尽杀绝。

家家凶懼，举镇一派惊恐。就在这个骨节眼上，有位寓居周庄的浙江医生和他的药童，还有一位当地人、一位新安客，激于忠义，挺身而出。四人扮作义兵头目，前往军门慷慨赴死，这才拯救了全镇百姓的性命。而四名真正的义兵头目，原来潜藏在一个荷池的大片大片荷叶底下，侥幸脱身。后来，当地人在镇上永庆庵东侧建了四义士祠，祭祀这四位连姓名都未能流传下来的忠义之士。时人章腾龙有五律《挽四义士》四首，其中《浙医》有云：“将令如山岳，萑苻肯就擒。回生凭只手，代死有丹心。”《新安客》有云：“新安多少客，肝胆此君存。片刻捐躯念，千家活命恩。”

白头军余部首领周天，不久被捕于淀山湖一带，慷慨殉难。临刑高呼：“吾一伟丈夫，速死速生，再得十七八年，犹当横戈杀敌！”

自然，这次苏松大搜捕的主要目标则是陈子龙。根据吴胜兆供词，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认定，这次未遂的松江兵变，直至整个江南的抗清活动，陈子龙是叛迹彰著的主谋。只有

捕获了陈子龙，才有可能将江南一带抗清志士一网打尽。

说到陈子龙，松江兵变流产以后，他预料事必败露。情势十万火急，子龙匆匆找到夏允彝的胞兄夏之旭，商议外出逃亡。夏之旭则跟子龙说道：“公有重名，人来迹去易耳，死义可也，逃将安之！”他劝子龙不如就此殉节。子龙却是另一番想法，说道：“我非脱死也，若不我索，大幸；即索我，从他所闻之，先赴水矣，可以免辱。”

于是，四月二十六日黄昏时分，夏之旭带着一个童子，陪同陈子龙，坐船来到嘉定城郊侯岐曾的家里。子龙改名易姓，称“李车公”、“李大樽”。

此时此刻，嘉定风声亦紧，侯家且又树大招风，侯岐曾的处境可谓日日悬丝、刻刻累卵。可是，岐曾不顾自身艰危，毅然留下了子龙。他说道：“嗟乎，予亦逃死之士，亡命之家也。今即以季布^①为朱家，以张俭^②为鲁国，万事委运，何暇沾计祸福哉！”意思说，时至今日，万事只能托之天意了，还哪有闲心去斤斤计较是祸是福？子龙感慨万端，说道：“吾生平交满天下，今日乃知侯氏父子真人杰也！”

当时，侯宅自然不便久留，这就得有个相对安全的住处。岐曾有个家仆，名叫刘训，亦是一位侠义之士，家住三里外的丰浜。刘训欣然请求，让子龙住到他的家里。于是，四月二十八日，之旭带着童子返回松江，子龙则由刘训陪同移居丰浜。

然而，丰浜亦非世外桃源。此后七八天里，清兵一次次下乡搜索，虽然并未进村，却近在咫尺，惊扰不断，就是村上的百姓亦不免四处奔窜。无奈，岐曾找来他的女婿，就是昆山顾咸正的长子天逵，告诉他情形危急，让他立即护送子龙前往苏州，然后设法远走浙江。天逵答道：“何忧！”他欣然应允。

可是，在苏松大搜捕的这个特殊时期，兵戈遍地，道路戒严，

舟航尽绝，别说远走浙江，船近苏州已经再也无法前行。无可奈何，天逵只得返舟昆山。船过常熟唐市，子龙想起这里有他的复社旧友杨彝，准备前往投奔，便登岸叩门。杨彝一见，大惊失色，说道：“我以陈先生在千里外矣，乃犹至是耶！”竟然大门一关，将人拒之门外。见此情景，天逵深有感慨，他跟子龙说道：“陈先生与天逵交未深，然已诺，谊不可弃。”

不久，岐曾获知子龙在唐市被杨彝拒之门外，立即奋笔疾书致信子龙。他写道：“大兵将入疁境，闻多所征捕，寒家实万分极危，然不暇自计，而亟望吾翁择其所安。……但愧意有余而力不及，更无一条必稳之路。唯吾翁自审择之。”只是这封短信尚未寄出，岐曾却已身陷囹圄。

到了昆山，陈子龙直奔顾炎武的临时住处，那是乡野的一间茅舍。他想跟炎武一起商量，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三四月间，顾炎武亦参与了松江兵变的筹划，不料这时却已逃亡在外，未能见面。炎武的妻子并不怎么认识子龙，但还是仓促做饭招待，留了一宿。次日，子龙听从了天逵的安排，藏匿到了黄泥潭的顾氏墓舍。那里位置偏僻，满目荒芜，是个难以让人注目的地方。

不料，就在这时，清军抓到了那个随行的童子。严刑拷打之下，那童子供出了子龙逃亡嘉定的行踪。

五月十一日，巴山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五百清兵，乘着四十艘兵船直扑嘉定，在童子的向导下，突然如狼似虎闯进侯宅。首先抓到的是家仆刘训，劈头问道：“汝主安在？”刘训故意将清兵引向别室，想让主人争取时间脱逃。久索不得，兵卒火冒三丈，先掀耳光，又鞭脊背，打得刘训双颊红肿，背上伤痕累累。然而，侯岐曾并未脱逃，他深知根本脱逃不了。仓促之中，岐曾安排八十余岁的老母龚氏从侧门出走，便回头端坐静候，这才束手就缚。岐曾被押到巴山面前，拒不屈膝，干脆席地而坐。巴山黑着

脸面，责问窝藏子龙的罪名。家仆刘训抢着高喊：“匿陈黄门^③者，吾也！与主何与？”稍顷，门外突然大呼小叫，说是龚老夫人投水自尽。岐曾浑身一阵哆嗦，蓦地昂首大骂，不绝于口……

就在这时，陈子龙的仆人被捕，供出了子龙的藏匿之所。土国宝立即派遣另一支清兵，连夜直扑昆山。当日，隐居光福潭东的天遴恰巧回到昆山家中。夜已深去，万籁俱寂，天逵、天遴都已各自上床。清兵突然冲进门去，将天逵从床上抓了起来。天遴听见声响，连忙从另室走了出来，朝前一站，大声说道：“我实匿陈公，兄无与。”天逵则立即抢着说道：“吾一人罪，与弟无关。”天遴又说：“吾两人同在此，安得独罪吾兄？”大祸临头，兄弟俩争相引罪，勇于赴义，世人誉为“并挺奇节”。与此同时，陈子龙亦在黄泥潭顾氏墓舍被清兵擒获。兵船连夜返回松江，据说，一路之上，子龙和天逵、天遴同舟纵饮，高吟新诗，这情景真是激昂慷慨至极。

次日，巴山、陈锦与土国宝大堂会审陈子龙。他们执意要从子龙嘴里，掏尽所有江南抗清义士。陈子龙却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在棍棒林立、虎视眈眈的大堂上，神色从容，稳稳踞地而坐。

操江都御史陈锦首先发问：“何官？”子龙答道：“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陈锦问道：“若何故反？”这意思说，你为什么谋反。子龙答道：“谓我反者，非也，我无兵。”意思说，我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如何谋反？陈锦说道：“汝受鲁王官，官七省总督，非反而何？”子龙哈哈一笑，反唇相讥：“先朝有七省总漕，无七省总督也。鲁府命我总督义师，我有三年丧，未之受也。”陈锦仍不改口：“若督七省，人人知之，何辩为？”子龙不屑辩白，说道：“总督七省应死，总督义师不应死耶？是固无容辩矣。”

满兵提督巴山立即岔开话题，厉声问道：“发何为者？”这是指责他没有剃发。子龙答道：“留此可以见先皇帝耳！”这一回答

引起了哄堂大笑。当时，无论堂上堂下，似乎都已忘却了留发是明代的制度，剃发是满州的风俗，而不剃发就意味着不肯屈服。

审讯还在继续，子龙继续声声抗议。到了后来，巴山等干脆出口大骂；子龙亦脸起怒色，夹着松江方言狠狠回敬。他越说越急，松江方言亦越夹越多。大堂上的三位问官，无论是满人巴山还是汉人陈锦、土国宝，都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审讯还怎么进行下去？最后只得下令将他捆绑起来，拘禁船舱，准备押解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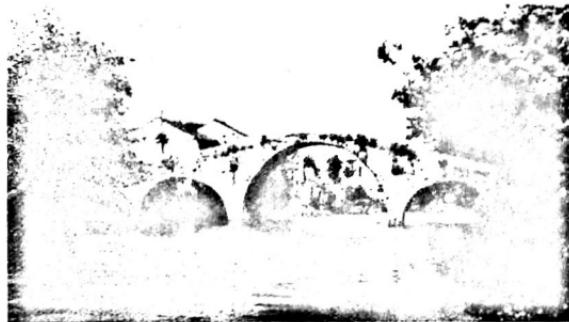


图 143 云间第一桥

五月十三日黄昏，古浦塘上暮色四起，云间第一桥下河水汨汨。子龙乘着守卒不备，悄悄挣断绳索，突然纵身跳入水里。守卒发觉，立即高声呼喊。可是，河水湍急，奔流汹涌；加上子龙又身戴重镣，转眼沉入水底。守卒纷纷跃入水中，四处寻觅。经了很长时间，子龙才被人用铁钩打捞上来，已是气绝身亡，时年四十。

征剿中出现如此重大的纰漏，巴山等恼怒至极，下令割下子龙头颅，血淋淋地挂上船头的虎头牌，而将尸体重新抛入湍急的河水。当夜，子龙的头颅被贮藏在华亭县大狱，这里同时还藏着

戴之俊、李魁、吴著等七人的头颅。次日天明，八颗头颅全都挂上西门城楼示众。只见子龙脸上须发愤张，双目不瞑，眼中犹有余怒，百姓纷纷挥泪流涕。

子龙殉难以后，他的弟子王云奔走西郊，却寻尸不得，传说最后跑到城隍庙里祷告，祈求托梦。当夜，他果然梦见到了一个地方，看见一棵大树，树上聚着十二只鸟，树下有个尸体仰面而卧，一看，果然就是子龙。隔了一日，王云与子龙的轿夫吴酉顶着炎炎烈日，驾着小舟四处寻访。寻访很久，来到一个名叫毛竹港的地方，听见树上有乌鸦哇哇大叫，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河边的乱苇丛中有具尸体，鲜血殷红，胸前留有鸟雀的茸茸羽毛，右臂上还留着挣断的绳索，仔细辨认，确定就是子龙。令人诧异的是，这周遭情境正与王云梦中所见相合。

次日，王云、吴酉又驾起小舟，偷偷前往载尸，在尸体上盖了一条苇席，夜泊城南小河。他们设法赎得一口棺木，束草为首，赶制了白衣白帽，草草收殓。然后冒着茫茫夜色，载到孟蒲庄，暂时藏进满目荒草的乱坟岗里。归来以后，他们将情况告诉了子龙的好友惠朗。

惠朗一听，却说那地方不可久留，连夜差家仆重新驾舟而去，将灵柩安置到他家在洞泾西溪的墓舍。王云与惠朗亦一起前往，哭拜而归。数日之后，有位在衙门担任书佐的义士，名叫叶思劬，他贿赂了西门守卒，暗中用别人的头颅将子龙的调换下来，这才与尸体一起，秘密合葬到广富林的陈氏祖坟。

轿夫吴酉往昔学过绘像，子龙殉难以后，总与他在梦中相见。吴酉因而在心里告说：“公诚欲某图像耶？是某之素志也。”他殚思数日，提笔为子龙绘下了遗像，竟然酷似神肖，此后也就再不做那样的梦了。

子龙殉难，顾炎武撰五言古诗《哭陈太仆》。子龙曾受隆武

他一人所干，绝不改口；岐曾却不肯诿咎于家仆，面对诘责绝无一句辩词。天逵、天遴兄弟则一如其初，争相引罪赴死。后来，问官拿出顾咸正的通海疏表，要他俩辨认笔迹。天逵、天遴又各自争辩说，这些都出于自己的手笔，与父亲毫不相干。面对此情此景，连问官都惊相诧叹。当日，岐曾与天逵、天遴还有家仆刘训，一起从容受刑。

夏之旭从嘉定返回松江以后，依然僻居乡野。子龙、岐曾等相继死难，外面的风声日紧一日。显然，之旭亦被认定是陈子龙叛党，清兵四出追索。一日，捕役踪迹至乡野，恰逢之旭在田间督耕，就从家中抓了他的次子，在屋里严刑逼供。之旭闻讯，不禁怒发冲冠，怒目欲裂，准备挺身前往辩白；转而又想，何罪之有？当朝所谓的叛，正是先朝所谓的忠。他们加我以叛名，实在是加我以义名，不妨一笑受之。

之旭决意以身殉节，以无愧于九泉之下的胞弟允彝。有人劝说：“土抚台公平详慎，何不出辩，而遽自裁？”之旭摇摇头，答道：“我生平豪杰自命，今以方外自处，何等高洁，乃囚首屈膝，求活于公府之庭，不亦羞当世而负生平耶！”

但是，之旭不愿死在家里，而要死在圣贤的殿堂。之旭认为，自小读圣贤之书，最后死在圣贤之地，这就说明他是为实行圣贤之教而死。同时，之旭想以他的一死告诫当朝官员：人寿几何？荣华富贵犹如幻影水泡而已。希望他们稍存慈悲，宽释那些冤屈株连的人们，以免于自己日后遭致劫运的报应。于是，之旭挥笔写下了他的《绝命词》：

自舍弟殉节，即欲偕死，彼以孤寡见托，未忍也。

然不向城市坐者，两年于兹矣。今日吴镇效忠，一时趋附，凡事不密，变且中作。搜求余党，坐以叛名。嗟乎！

新朝之所调叛，乃故国之所调忠也，夫何伤哉！余幼读

圣贤书，今死圣贤地，夫亦死于圣贤之教，非死于新朝之法也。

《绝命词》之后，还附有四言诗二十四句。

五月二十五日，就是陈子龙在云间第一桥下自沉十二天后，夏之旭从乡野悄悄跑进府城，在文庙大成殿孔子弟子颜回的神位之侧，从容自缢。

吴胜兆反正案辗转株连之际，谢尧文通海案接踵而起。

通海一案，清廷接到巴山、张大猷的密报，立即认定其中使了反间之计。所谓鲁监国敕书、黄斌卿密信，不过是反间的道具而已。这些东西，可能来自舟山，亦可能是谢尧文等策划伪造，目的是诬陷尽力效忠新朝的洪承畴、土国宝。大约五月初旬，清廷特地下了两道谕旨。给巴山、张大猷的谕旨说：

尔等镇守地方，遇有乱萌及奸细往来，严察获解，俱见尔等公忠尽职。大学士洪承畴、巡抚土国宝皆因效力我朝，故贼用间谍诬陷。总兵吴胜兆监收奸细谢尧文供称：嘉定县废绅侯峒曾子侯玄灝等具逆疏付尧文，潜通鲁王，尔等即将奸细谢尧文、窝逆之孙梢（即孙龙）及有名各犯拘提到官，公同大学士洪承畴、操江巡抚陈锦严行审究具奏。

给洪承畴、土国宝的谕旨，在转述了鲁监国敕书、黄斌卿密信后说：

朕见此，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效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坠此小人之计耶？卿等当益励忠勤，以报国恩，勿以此介意。

松江兵变流产，清廷两道谕旨下达，狱中的谢尧文重新被严讯追究，柘林游击陈可呈送了通海文书和名册的副本，很快查清

了案件的始末。于是，通海大案彻底败露，案中诸人劫数难逃。

五月下旬，三员清朝大吏由松江返回苏州。巴山、陈锦随即起马，返回南京；土国宝则按通海文书、名册所列人名，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搜捕。

通海案中，顾咸正首当其冲。松江兵变流产，咸正预感大祸临头。大约四月二十六日，就是陈子龙由夏之旭陪同逃往嘉定的当天，咸正匆匆离开嘉定，秘密返回昆山。不久，他找到了顾炎武，一起商量日后行止。若论辈分，细细推算起来，咸正算是炎武的父辈。去年四月，咸正从陕西全发归里，就与炎武、归庄同受隆武帝诏令，参与太湖、松江一带的抗清活动，相契短短一年，已成莫逆之交。

咸正询问炎武何处避难。炎武回说，他将立即乘舟换装，逆流而上，漂泊湖山，并劝咸正亦赶快外逃。谁知别后一旬，咸正还滞留昆山。就在这时，天逵、天遴因藏匿子龙双双被捕。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灭门之祸迫在眉睫。但咸正爱子心切，又行而复止，四处打听起两个儿子被捕后的确切音讯。炎武这时逃亡在外，获知消息，惊讶于咸正当行不行，当断不断，立即冒着风险偷偷回来找到咸正，二次劝他立即出逃。不料，次日清晨捕役突然追来，咸正当场被逮，随即押解南京。

接着，土国宝密令刚刚上任的苏州知府吴崇宗，率领清兵捉拿刘曜。

长洲刘氏累代簪缨，自刘铉至刘曜，连续六代进士，科举之盛，甲于吴中。刘氏故宅在城内穿心街，从饮马桥朝北，棹楔累累，门庭恢宏。刘曜所居则在通关坊，有千柱堂。

刘曜，字公旦，五十二岁。明崇祯二年（1629年）入复社，后列名《留都防乱公揭》，声名鹊起，与杨廷枢、顾咸正、徐汧都甚为友善。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授南昌知县，后因甲申北变而



图 145 刘曙像(选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恨在心。

刘曙是上海诸生钦浩听闻他的大名而列入通海名册的，钦浩所列吴中义士共有二十三人，第一个就是刘曙。其实，钦浩并不认识刘曙，而刘曙本人对此更是毫不知情。

通海案起，吴中到处议论纷纷。六月初旬，土国宝先派人前往蠡口，设法接近刘曙，以打探虚实。刘曙心知肚明，索性招呼那人进门，指着自己未剃的花白的头发，说道：“吾头可付，一茎发不与也。负发者在，若可令某自来。”这“某”自然就指江宁巡抚土国宝了。那人碰了一鼻头灰，贼忒兮兮走了，回去如实禀告了国宝。这时，有人深为刘曙忧心，关于通海一案，劝他早早辩白，刘曙却笑着说道：“此海内盛事，余何敢自外？”

六月十三日，天气燠热，蝉声聒噪。苏州知府吴崇宗率领清兵包围了城内通关坊刘宅，抓走了刘曙的两个儿子刘蕃、刘荪，然后迅速移兵蠡口。刘曙整肃衣冠，长啸就逮，当场口授《绝命词》：

未赴任。南都失陷，继而清兵进入苏州，刘曙拒不剃发，归隐蠡口，为亡故的父亲守丧，从此绝迹城市。

蠡口在苏城之北，相传当年越国大夫范蠡，从这里的渡口携西施泛游太湖，由此得名。刘曙撰有七绝《水乡词》四首，第一首云：“越江回首已无家，傍水遗风似落花。静夜香山长恨曲，不教羯鼓乱琵琶。”可见他当时的心绪。平日，每与人说起土国宝这位明朝的降臣，刘曙总是直呼其名，出口就骂。有人将这样的事情禀告了国宝，国宝自然十分恼怒，一直怀

孤臣孤子泪如泉，死傍君亲即洒然。
吾道直如弦上矢，此心清似水中莲。
枕戈未雪河山恨，濡笔空劳史册传。
欲恋春晖报慈母，登堂愁赋白华篇。

刘曙将《绝命词》焚烧在父亲灵柩之前，然后双膝跪地，拜别老母，说道：“儿今日以忠报吾君，以得为忠臣报吾母。”说罢，挥泪昂首而去。

江宁巡抚审讯大堂，威严赫赫。刘曙挺身直立，拒不屈膝。土国宝问道：“尔反乎？”刘曙从容答道：“诚有之，愧事未成耳。”意思说，确有此事，但惭愧事情没有成功。接着又说：“吾世受国恩，南都之变，已备一死；特以父丧未葬，老母在堂，延喘至今，诚为多活，唯愿速死，上见高皇帝耳。”国宝勒令招供通海罪状。对于这莫须有的罪名，刘曙不仅不作一点辩白，反而辞气凌厉朗声回答：“我每饭不忘君，起义乃素志，恨不能手刃汝辈。死当为厉鬼杀汝，汝其少待！”这番话说得国宝勃然大怒，左右衙役大惊失色，顿时，棍棒交相而下。刘曙头上注血如雨，竟至洒地有声，却仍然骂不绝口。据说，土国宝其实亦明白刘曙并未真正通海，但恨他态度强硬，辞气激烈，这才决定押解南京。

这时，刘曙家中的内眷都被清兵哄抢而走，连七十四岁的老母亦未能幸免。清兵驻舟码头，一一标价，索银赎身。刘曙的母亲，是已经落发为僧的明天启年间御史李模的岳母，李模四处奔走竭力设法，凑满二百五十两银子，才将她赎了出来。剩下的，还有六人扣在舟中，所需银两多多，仓促之间筹措无着，尚不知后来情况如何。

在这前后，土国宝派遣清兵前往嘉定厂头，搜捕通海案另一首犯侯玄灝。

嘉定侯氏一门，到了这个时候，上辈的“江南三凤”都已殉难

或亡故；而晚辈的“江左六龙”，则仅剩三人：峒曾的幼子玄灝，岐曾的长子玄汎、幼子玄泓。其中，玄灝最为年幼，此时年仅二十五岁。

清兵如狼似虎扑进侯氏别业，四处搜索，不见玄灝，连玄汎都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有玄泓。这玄泓颀然长身，丰采伟然，挺身而出代堂弟就捕。到了县衙，清吏时而好言利诱，时而威胁要用大刑，竭尽全力想从他嘴里掏出玄灝的去向。玄泓慨然力辩，推说自己毫无所知，于是被投入大狱。

其实，玄灝在堂兄玄汎陪同之下，一路风尘，长途跋涉，逃进了苏州支硎山的中峰寺，投奔苍雪禅师去了。

支硎山在苏城西南二十五里，传说晋代高僧支遁曾经隐居于此。山中有大石，磅礴平广，还有清清山泉流经其上，活像一块巨大的磨刀石，就是“硎”，这座山由此得名。支硎山有中峰寺，中峰寺的苍雪禅师，原是云南呈贡人，俗姓赵，童年随父在昆明妙湛寺削发出家，明崇祯年间云游江南，与董其昌、陈继儒、吴伟业、钱谦益等江南名士均有交游。后来入住中峰寺，讲演佛经，重兴支遁道场。苍雪禅师长于文学，胸中愤懑不平之气，往往发诸诗词。《乙酉积雨纪事》

诗这样描写着清廷强制剃发：“人头尽葫芦，柳发剪来秃。”又曾以“烟尘蔽日天无色，风雨闻鸡夜剔眉”的诗句赠与刘囗。七律《金陵怀古》末云：“抔土当年谁敢盗，一朝伐尽孝陵松。”伤心亡国之音，令人不忍卒读。甲申北变，玄灝曾经避乱中峰寺，得到

清嘉山讀書記



图 146 苍雪像(选自
《佛祖道影》)

苍雪禅师的悉心保护；这一次躲避清兵追捕，可以说是再次求助。

然而，今时已非昔日，山中不久就有传言，说官府的捕役即将踪迹而至。一时之间，玄灝惊惶失措，怕连累了年已六十的苍雪禅师，他想回去就逮。堂兄玄汎拉住了他，哭着说道：“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世父”就是伯父。玄汎的伯父，就是嘉定失守时自投叶池的玄灝的父亲侯峒曾。玄灝是伯父一门的最后一线血脉，倘若玄灝招致什么意外，伯父一门就断了香火。在这生与死的十字路口，玄汎果断地将堂弟推向生路，而将死路留给了自己。在他催促之下，玄灝当即落发为僧，匆匆从中峰寺潜逃，渡过长江，亡命扬州去了。

堂弟刚刚出走，玄汎在自己衣襟上横七竖八写遍了玄灝姓名，登上一条小舟，携酒痛饮，顺流漂了一程，毅然跃入水中自尽。他要用这办法，让捕役误以为堂弟已经溺水身亡，以免日后继续追捕。谁知捕役并未追来，他则被当地乡民救了起来。乡民知道了个中缘由，感慨万端，连连称赞：“此忠义家也！”他们建议：“何不留故衣水次，倘有追者，留以示之。”玄汎听从了乡民的指点，换下身上的衣服留在水边，连夜奔走附近的吴山，亦在那里落发出家。不久，玄汎重新返回支硎山中峰，在苍雪禅师保护下隐匿了下来。

作为通海案的三名首犯，顾咸正已在昆山被逮，正械送南京；侯玄灝已削发为僧，正隐名埋姓亡命扬州；那么，夏完淳又去往何处？

松江兵变流产之后，完淳从松江直奔嘉定南翔，将槎楼所藏《幸存录》、《续幸存录》两部文稿，托付友人陆元辅保存。 he 说道：“先忠惠一生经济^①，尽在此书。淳之所续，亦本过庭之训。今大难殷流，死生未卜，苟得藉予而幸存焉，先忠惠之功，予之功

也。”所说“忠惠”，就是他的父亲夏允彝，这是允彝殉节后友人的私谥。料理完了一切，完淳便藏身渔舟，以舟为家，开始在这荆天棘地中四处漂泊。

逃亡途中，岳父钱栴、父执顾咸正、刘曜被逮的消息先后传来，犹如一个接一个临头焦雷。完淳揣想着，这几位“南冠客”到了南京，面对满目疮痍的六朝古都，定然会痛哭流涕。所撰《绝句口号八首》之四云：

昨夜惊魂渡五湖，愁中飞梦到姑苏。

丹阳道上南冠客，重到新亭洒泪无？

春尽时节，江上杨花飞絮。完淳浑身破衣烂衫，风风雨雨，极尽流离之苦，然而他仍然心怀“三户亡秦”的决心。《绝句口号八首》之五云：

江上花飞隐钓船，羊裘百结竟谁怜。

一人亡命无张俭，三户虚声有项燕^⑤。

从四月直至七月，完淳狼狈奔窜了三个月之久。故乡音讯杳然，前途茫茫无绪，他满心忧愁，满怀焦虑。《绝句口号八首》之八云：

无衣客子半天涯，何处相逢拂剑花。

三月故乡消息断，更呼鸚鹉报谁家？

辗转反侧之下，完淳最后打定主意，准备冒着风险渡海而去，南奔舟山或是福建。

去年浙闽沦陷，鲁监国逃往海上，隆武帝汀州遇害，南方抗清时局一度阴云密布。但是到了岁末，重又显现令人欣喜的转机：鲁监国移跸福建长垣，部众渐渐会集，军威重振；明朝的桂王朱由榔在



图 147 永历通宝
(选自台湾《中国历史
图说·明代》)

广东肇庆称帝，称永历朝，这是南京弘光朝、福州隆武朝覆亡后南方出现的又一个南明小朝廷，不久迁往广西梧州、桂林。就在这抗清大势蹶而复振之际，隆武朝的郑成功，毅然与执意降清的父亲郑芝龙分道扬镳，率领部队从福建入海，起兵抗清。郑成功海军威日盛，迅速成为东南沿海纵横驰骋的抗清主力。



图 148 郑成功像
(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凡此种种，对于决心继续抗清大业的夏完淳，无疑具有莫大的诱惑。但是，茫茫海域，逻者如织，特别是四月中旬舟山海师进击长江以后，清军在海上的戒备格外森严，犹如张开了天罗地网，简直弄到鱼难跃、鸟难飞的地步。海上南奔之难，难于上青天呵！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少年斗士来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即使粉身碎骨亦已在所不惜。完淳决意豁出命去，铤而走险！……

注 释

- ① 季布：楚人。为项羽将，多次困窘刘邦。刘邦既灭项羽，以千金重赏求捕季布。季布潜匿于鲁朱家处。朱家劝灌婴说服刘邦赦免季布，召拜为郎中。季布以任侠著名，重然诺，楚人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之谚。
- ② 张俭：东汉山阳高平人。桓帝时，举劾中常侍侯览罪恶，请诛之，侯览乃诬张俭私结朋党。张俭被迫亡命，望门投止，人重其名行，往往破家相容。后至东莱李笃家，李笃劝说外黄令毛钦送张俭出塞。中平元年党事解，得还乡里。

第二十五章 岁月峥嵘催人老 生死路上壮歌行

叶绍袁从苏州光福南奔浙江嘉善，在那一带苦苦奔波了一个多月，依然投靠无门，安顿无着。无奈之下，六月中旬，只得应表兄冯洪业的邀约，拖着疲惫的病体，与儿辈东走平湖。



图 149 平湖民居

古镇平湖隶属嘉兴府，在府城之东三十余里，是个著名的西瓜之乡。据传，西瓜原产契丹，五代时传入中国，后来又传到江南。盛暑时节，四乡田畈黄花绿叶，蒂蔓交织。街坊担卖，市民争先享用，并相互馈赠，剖食祛暑。乡人则小舟载瓜，往来河港

叫卖，所在成市。平湖历来以盛产西瓜著称江南，又以神韵独特的西瓜灯会闻名遐迩。西瓜丰收时节，家家户户都要雕上几盏西瓜灯。人们将瓜瓢镂去，在空心的西瓜上雕刻各种图像，再在里面按上蜡烛，制成莲花观音灯、双龙抢珠灯，以及各种花鸟、人物灯，可谓精美绝伦。一到晚上，瓜灯汇集，热热闹闹游走街市。瓜色碧绿，透出柔和嫩黄的灯光；灯上景物，若近若远，犹如隔了一层薄薄的绿纱，频频传送阵阵凉意。

平湖冯氏是当地巨室，多少年来，绍袁一直得到外婆家的接济。绍袁清楚记得，早在他二十岁那年，分湖发了大水，庄稼颗粒无收，致使家家断炊。舅母那时已经寡居，却还时刻挂念着外甥，立即从百里之外载来五十石米相赠。母亲不肯接受，让船返回平湖；不久，米船却又重新开到河头。舅母那片浓浓的关爱之情，绍袁一想起来就会掉泪。现在，舅母早已驾鹤西去，主持门庭的已是表兄冯洪业了。

冯洪业，字茂远，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是个有名的孝子。父亲病故河北，他赤足步行前往奔丧，扶着灵柩归乡。一日夜里，楼上起火，他冒着浓浓烈焰冲了上去，将卧床的母亲背了下来，眉毛和前额都被烧得乌焦。洪业又十分崇尚礼仪，乐于布施。嘉善、平湖两县学宫坍塌，他各捐了一千两银子用于修缮；又捐出田产，修筑了五十里汉塘。至于救济饥民、医疗瘟疫、布施衣帐甚至薄棺之类，简直不可胜计。这时，平湖自然亦在清兵铁蹄之下，洪业和他的儿子亦已改穿僧服。现在，洪业一家住在城外的冯氏别业，名叫“耘庐”。

耘庐在北门外七里，约有三百亩地，周遭绕着深壕，里面连山复岭。植梅三千，筑室其中，取名“雪窖”；植海棠一千，取名“海棠巢”；植桂两千，取名“桂香径”；又驯养着舞鹤三十多只。要不是值此兵荒马乱，这里的文酒之会相当热闹。大约为避免

引人注目，绍袁和儿辈不住耘庐，被安顿到附近一个小小的水村，名叫“西畴”。

在西畴住下不久，天气暴热，而且竟然十几天没有落下一滴雨。半夜时分，车水声轧轧四起。接着，却又连续四日大雨滂沱，河水暴涨。夜间偶然起来，只见急流拍岸，四顾无人，唯有远村狗吠，萤火乱飞。绍袁身在西畴的这个苦夏，心里时时挂念着外面的世界：清军在江南的搜捕是不是依然那么急迫？又有多少同道身陷囹圄？而就速而去的友人将会如何结局？……他一次又一次让儿辈前往嘉善、嘉兴，前往光福、苏州打探消息，剩下自己独对孤灯。

“故国成灰烬，唯余影伴身。”每到晚上，绍袁常常黯然沉思。杨恽有言：“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现在，自己还哪有一点生活的乐趣可言？颜子之乐，在于箪食瓢饮；而现在自己所难以承受的痛苦是国破家亡，这又岂能轻易忘怀！这景况正如汉代李陵所云：“胡笳互动，边声四起，独坐听之，不觉泪下。”

绍袁自前年八月落发为僧，缁衣芒鞋，辗转流亡，至今已经整整两个年头。老人已经五十九岁了。在这贫病交加的衰迟暮年，尽管生活上有表兄洪业的热情接济，不致食不果腹，而精神

上极度的哀伤，极度的无望，却使他格外沉湎于虚妄的神鬼世界。在此期间，儿辈常从外面带来一些虚无缥缈的传闻异词，绍袁却能从中寻得一点心灵的慰藉。

吴江城内有座周宅，俗称“阁老厅”，这是明天启、崇祯年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图 150 吴江阁老厅遗址

忠孝，当场将他活活打死。据说，人们当时都清清楚楚听得铁索的琅琅之声。绍袁听了，立即想道：忠魂英爽，耿耿不灭，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

苏州的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与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并称中国三大名锦。明万历三年（1575年）皇帝大婚，就曾要苏杭一带增织龙缎九万余匹。有人说，眼下这段时间，官府限期定量，勒逼苏州机户大织金彩龙凤蟒缎，解往北京，进献朝廷，以供宫中皇族服用。谁知机梭一扣，就有火光迸溅，虽然并未焚烧起来，那火焰却炽烈得吓人。监工的清兵又惊又怕，连忙跪地叩拜。绍袁听了，心想：这肯定是个预兆，是热闹的市井即将化作一片废墟的兆头。这时，绍袁还读到有人写了篇《豆渣和尚传》，说是八月中旬，南京洪承畴进献四十箱龙缎，北行途中，被大风呼啦啦卷上半空，这时云际忽然出现一条白龙，乒乒乓乓毁了箱子，龙缎顿时成了碎片纷纷掉落下来，犹如天女散花。据说，这条白龙就是豆渣和尚所织，瞬间腾云驾雾而去。绍袁读罢，心里又想：这是天意呵，天意多么痛恨清兵！

每到夜深人静，绍袁辗转反侧之后，常常乱梦频频；一人梦境，还总是挥毫赋诗。而到天明起床，能够回忆起来的往往很少很少。有一次，好不容易记住最后两句：“江山有恨秋风外，草木无情夜雨中。”又有一夜，三女小鸾在梦中递上一页诗笺，上面写道：“愁绪懒拈残画叶，病怀新著怨秋辞，断肠花落梦相思。”绍袁醒来一想，这恰是《浣溪纱》词的后半阙。词意竟然如此忧愁，如此病态，难道早已成仙的小鸾亦会如此愁病？或者，女儿这是我而深深感慨！

岁月峥嵘催人老。历尽艰辛的这位江南名士，在愁病中迅速老去……

再说夏完淳，他那南奔抗清的热望，最终成了泡影。大约七月间，在松江附近海域，完淳被海上巡逻的清兵抓获，押回松江，随后便要解赴南京。

这位咤叱风云的少年斗士，十五岁随父从军，参与制订恢复江南大计，随吴志葵舟师攻打苏州。父亲自沉松塘之后，又毁家饷军，投身吴易帐下征战太湖一带，屡建战功。吴易遇害，完淳隐匿民间，奔走联络，毅然疏表通海，同时积极参与松江兵变。不料两案并发，江南义士纷纷落网，完淳最后亦未能幸免。

“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时游。”对于死亡，完淳毫无畏惧，个人安危不足挂齿。只是家仇未报，大业未成，可谓赍志重泉，千古遗恨。如今，即将诀别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块热土，完淳心中满怀眷恋。他写下了五律《别云间》。诗云：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在结句中，完淳面对故乡铿锵起誓，当自己的英魂毅魄重新归来的那天，人们将会看到，抗清的灵旗照样飘扬在故乡的上空。

完淳的母亲获知儿子被捕，立即前往松江大狱探视。母子相见，悲痛欲绝。俗话说：忠孝自古难两全。特别是作为独子，完淳为自己未能竭尽孝道深深遗憾，日后已只能在梦中与母亲相见。此时此刻，他只希望母亲深明大义，将爱国之心置于母子情分之上。临别，完淳撰五律《拜辞家恭人^①》。诗云：

孤儿哭无泪，山鬼日为邻。

古道麻衣客，空堂白发亲。

循陔犹有梦，负米竟谁人？

忠孝家门事，何须问此身！

同时，完淳撰五律《寄内》，寄给妻子钱氏，就是嘉善钱梅的女儿秦篆。两年前的夏秋，他们在兵荒马乱之中草草完姻。钱氏贤淑和孝，可谓夫唱妇随。如今，钱氏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还怀着身孕，却大难接踵，先是父亲被逮南京，此时又是丈夫身陷囹圄，其悲痛与艰窘可想而知。此时此刻，完淳只能表示，日后在九泉之下等待妻子，并嘱咐妻子多多珍重腹中的孩子。诗云：

忆昔结缡日，正当擐甲时。
门楣齐阅阀，花烛夹旌旗。
问寝谭忠孝，同袍学唱随。
九原应待汝，珍重腹中儿！

完淳又撰五律《寄荆隐女兄兼武功侯甥》，寄给姐姐淑吉（字荆隐）和外甥侯檠（字武功）。时至今日，姐姐寡居已经整整十年，父亲自沉亦已三载。此时此刻，完淳只能将抗清的宏愿，寄托在外甥侯檠这样后起的一代。诗云：

门阀推江左，孤忠两姓全。
十年黄鹄咏，三载蓼莪篇。
愧负文姬孝，深为宅相怜。
大仇俱未报，仗尔后生贤。

秋风瑟瑟，白杨萧萧。完淳从松江大狱被系至舟中，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不归之路。

松江府城西北二十五里，舟经细林山。细林山旧名神山，相传古时有神仙寄迹于此。细林山北是余山，犹如近在咫尺；山南三里，便是陈子龙祖居所在的广富林。细林山旧有八景：有元朝义士夏椿墓，立碑以旌，称为“义士古碑”；有仙翁彭素云墓，称为“素翁仙冢”；有石洞，曲折深邃，传说云出其中，称为“洞口春

同投身松江兵变，到头来落得残梦依稀：老师翅折翻断，葬身鱼腹，追随先帝与父亲于九泉之下；自己则宏图未展，身陷罗弋……郁积胸中的国仇家恨喷涌而出，撰成七言古诗《细林野哭》。诗云：

细林山上夜鸟啼，细林山下秋草齐。
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
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
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
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
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
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
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
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
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
天地蹠蹠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
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
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
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闇闇生悲风。
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
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
呜呼！
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
公平！公平！
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诗末，完淳以赵氏孤儿自喻，但如今报国无门，决心效田横门下五百壮士，决不降志辱节，誓死以身殉国。

由细林山西行，经了青浦县境，进入京杭运河，就是苏州府

地界了。江南初秋，溽暑未消，这天近晚，舟泊虎丘山下，登岸汲水解渴。



图 153 虎丘(沈周《吴中胜览图卷》局部)

虎丘位于苏城西北七里，原名“海涌山”。旧时传说，吴王阖闾下葬此地后三日，有白虎蹲坐其上，故名虎丘。远远望去，虎丘塔矗立云际，雄浑古朴；来到山前，却见青山苍翠，绿水萦绕。山上有云岩禅寺，俗称“虎丘寺”，山寺合抱，入寺则重岩陡壑，古木深泉，胜迹处处目不暇接。且一水一石，都附丽着神奇美丽的民间传说，加上历代诗人墨客的吟咏歌赞，格外引人入胜，令人心醉。因而，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云：“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

自然，完淳此日来到虎丘，绝无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趣。但是他大约一定会想起，仅仅十四年前，明崇祯六年（1633年），意气风发的复社前辈曾在这里举行虎丘大会，舟车塞途，盛极一时。看到眼前这块风云际会之地，如今却已风流云散，满目萧索，完淳想必感慨无尽。

进了虎丘寺山门，从断梁殿后拾石级而上，走不多远，路旁



图 154 憨憨泉(选自《老苏州·百年旧影》)

年(1643 年),二位少年同创西南得朋会,成为几社之后的后起之秀。这时,杜登春正读书虎丘石佛寺,这天出门散步乘凉,将近憨憨泉时,见到井边有个小和尚模样的人,远看活像完淳,上前一见,果然就是。

在这虎丘山上邂逅故人,完淳大出意外,可谓又喜又悲。而登春对完淳的被捕一无所知,忙问这是怎么回事。鉴于环境,完淳难以详告,只答道:“我已就缚上道,无资斧^②,其为我谋之。”他要登春设法,为他解决一些押解途中的川旅费用。登春急忙倾囊相助,然后送他登舟。舟中有位王姓差官,担心登春另有图谋,一再追问,凶神恶煞似的。登春详细告诉了杜、夏两家的世谊交情,又说:“吾为行者治装,于尔未尝无益,何怒之有?”王某这才作罢。这时已是晚餐时分,登春匆匆买来一些酒肉,算是为完淳饯行。席上,完淳口占一律赠与登春,题为《虎丘遇九高》。

有口石井,井壁刻有“憨憨泉”三字。相传这是梁天监年间,神僧含面尊者从宝华山来到虎丘时所凿。含面尊者亦叫憨憨尊者,因而泉名“憨憨”。平日,虎丘寺僧都在这口井里汲水。来到憨憨泉边,完淳和押解他的几个青衣差人,便咕咕唧唧汲水而饮。稍顷,听见身旁有人招呼,回头一看,竟是好友杜登春。

杜登春,字九高,青浦县人,他的父亲杜麟徵亦是复社成员。夏、杜两家为通家之好。杜麟徵早亡,托孤于夏允彝;允彝召登春入家塾与完淳共读,时人均有神童之称。明崇祯十六

诗云：

竹马交情十五年，飘流湖海竟谁怜！
知心独吊要离墓，亡命难寻少伯船。
山鬼未回江上梦，楚囚一去草如烟。
姑苏明月愁人醉，剪烛无言更惘然。

诀别之际，完淳作着最后嘱咐：“此行殆不免。妇钱有娠，男与尔为婿，女与尔为媳。倘不育绝嗣，幸勿立后。”扁舟解缆离岸，登春扑簌簌洒下两行热泪，完淳却是满脸沉静，竟然没有掉下一滴泪珠。

从京杭运河西去，经过无锡来到武进，武进古称毗陵。在这里，完淳遇到了另一位旧友宋徵舆。

宋徵舆，字辕文，华亭人。擅长诗赋，时人誉为雅才，与陈子龙、李雯合称“云间三子”。当年子龙极负盛名，称诗无所谦让，却独独推重徵舆，认为出于自己之上。两人曾经亲密合作，一起选编明诗出版行世。大清开国，朝廷为了笼络士人，特地举办恩科^⑤乡试。于是，徵舆与子龙背道而驰，迫不及待前往赴考，这年正月赴京会试，一举成了清朝的新科进士，这时告假回乡，途中行经武进。

完淳身陷囹圄，枷锁在身，而当年他所敬重的“云间三子”之一的这位故人，却是科场得意，风光万般，正衣锦南归。两相映照，完淳感慨万端，撰下五律《毗陵遇辕文》。诗云：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
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
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
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

那位昔日旧友，已是轻裘骏马的清朝新贵，与完淳这种胼手胝足的抗清志士自然再也不是同路之人。猝然相遇，四目相对，

完淳想必神色冷峻，不屑一顾，这从诗中委婉表达的深深讥嘲可以想见；而在这位少年志士面前，那位清朝新贵不知何种神情，又有何等感慨，这就不得而知了。

斜风衰柳，细雨孤帆。由武进西行，舟至丹阳，南京已经遥遥在望。望尽两岸故国河山，依然拱卫着这昔日的旧京；而这昔日旧京，早已蹂躏在清军铁蹄之下！完淳触目神伤，终于泪如倾盆。对于生死，完淳早已置之度外，而满腔热血，从军报国，到头来却是壮志未酬，实在令人抱恨终天。他挥泪撰下七律《由丹阳入京》。诗云：

万里河山拱旧京，楚囚西去泪如倾。

斜风衰柳丹阳郭，细雨孤帆白下城。

残梦忽惊三殿报，新愁翻觉一身轻。

从军未遂平生志，遗恨千秋愧请缨。

注 释

- ① 恭人：古代妇人的封号。明代四品以上官员的母亲与妻子封恭人。
这里指夏完淳的母亲。
- ② 资斧：行旅的费用。
- ③ 恩科：清朝在寻常科举外，遇朝廷庆典，特开科考试，称恩科。

第二十六章 洪承畴大堂遭怒斥 众志士血溅石头城

南京古称金陵、白门，入清后改称江宁，俗称“石头城”。东有钟山屏障，西是长江天险。波澜壮阔的长江自西南向东北纵贯市区，流光溢彩的秦淮河在此入江。境内山川河湖，纵横交错，气势雄伟险要。三国时诸葛亮曾极口称赞：“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

南京原是明朝的帝都。明朝的开国皇帝洪武帝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就建都在南京。第三代永乐帝朱棣最初封于北京，称为燕王。他在皇室的内讧中跃上了帝位，就把国都迁到自己的老巢北京。于是，南京改为留都，留都体制不改，仍旧设有中央各衙门和文武朝臣。



图 155 南京明故宫遗址(选自《岁月长江》)

明朝开国之际，洪武帝朱元璋在南京东部建造了皇城。皇城正面大门称承天门，后有端门、午门。午门是宫城大门，门内就是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合称三大殿。奉天殿俗称“金銮殿”。东西两侧，分别有文华殿、武英殿、东华门、西华门等各种建筑。三大殿后则是后廷，就是皇帝、后妃的起居之处。现在北京的明故宫，就是参照南京明故宫设计建造的。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北变，福王朱由崧就是在南京明故宫登基即位，建立了弘光朝。清顺治二年（1645年），豫亲王多铎率领清军占领南京，明故宫便成了八旗骑兵的驻防之地。自此，这六朝金粉之地、秦淮歌舞之乡，成了麦秀黍离、荆棘铜驼的风雨凄厉之区。金碧辉煌的明故宫，亦自此日渐凋敝。明人邢昉的《故宫燕》诗，这样描写着当年那派荒凉凄寂的凋敝景象：“宫中风雨长蓬蒿，飞入宫墙绕虚殿。”“最苦西飞双燕子，回头不见旧宫墙。”

谢尧文通海案诸人，清廷下谕提往南京会审；而因吴胜兆反正案牵连的钱栴、徐尔谷等，亦被解往南京继续审讯。除去漏网的、死去的，两案共计四十余人，被拘禁在西华门一带，就是明故宫西侧几间从前太监的住宅。

俗话说：硬柴捆不住软柴。坐镇南京的洪承畴，这位清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自然懂得，只当屠夫难以收拾人心，因而，常常施以软化的策略，竭力招降同类。然而，这办法往往不见成效，而且常常遭到来自堂下的严厉斥责，或是冷嘲热讽，弄得窘态百出。这情形，在北京时，碰上弘光朝使节左懋第；到了南京，除了孙兆奎、沈廷扬，还碰上了金声、江天一和黄道周。

前年，隆武朝兵部右侍郎金声、诸生江天一在安徽绩溪举兵抗清。城破，金声被捕，准备押解南京，他大声宣告：“徽民之守，吾使之也。第执吾去，勿可残民！”这时，江天一匆匆追了上来，挺身自投。金声连忙为他打起掩护，故意问道：“此何与汝事，而

来何乎？”天一却朗声答道：“天一可同公建义^①，独不可同公死乎？”金声又说：“汝有老母，不可死。”天一笑道：“焉有与人共事而欲逃其难者？公勿为我母虑也。”当时，南京士民早已改装易服。金声、江天一被押解进城，却依然峨冠大带，满身惹眼的明朝服饰，引得沿途百姓围堵聚观。金声字正希，与洪承畴是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两人从前曾经有过一段交谊。后来传说承畴在松山之战中阵亡，崇祯帝下谕致祭，这御制文就是金声所撰。上了审讯大堂，金声面对洪承畴高声问道：“尔识我否？”承畴回答：“岂不识是金正希！”承畴亦问：“尔识我否？”金声却冷冷答道：“不识也。”承畴说道：“我便是洪亨九。”金声眼睛一弹，大声喝道：“咄！亨九受先帝厚恩，官至阁部，办虏阵亡，先帝恸哭辍朝，御制祝版^②，赐祭九坛，予谥荫^③子。此是我明忠臣，尔是何人，敢相冒乎！”狠狠一顿抢白，承畴脸红耳赤，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稍顷，承畴以与金声曾有年谊^④相劝，又说道：“多少臣子今俱亡歿，公宜应天顺人，毋徒自苦。”金声默然以对，不屑一顾。江天一则大声说道：“流芳百世，遗臭万年，千古之下，在此一时，不可错过。”接着大骂承畴：“汝为天朝大臣，不能死节，而反诱人耶！”见这小小诸生竟敢在总督大堂猖狂如此，承畴勃然大怒，下令割断了他的舌头。天一满嘴血糊，却依然骂不绝口。金声这时亦厉声骂道：“崇祯是汝君，今何在？汝父在泉州，今何有？汝无父无君，与禽兽何异！”承畴回说：“汝骂我极是，奈时不得已耳。”这时，豫亲王多铎亦想留下金



图 156 金声像
(选自《安徽先贤像》)

声，承畴因而问道：“使公为僧可乎？”金声反问道：“何以称忠臣？”说罢，又是一番指斥痛骂。无奈，承畴说道：“成彼之名。”于是，两人被押往通济门外。临刑，承畴又派人跟金声耳语，天一在旁大呼：“千秋名教，只在今日。”金声答道：“予知之矣！”掉头对刽子手说：“但绝我气，无断我头。”于是，撚须仰面，从容饮刃而死，时年四十八岁。江天一同时慷慨殉难，时年三十六岁。



图 157 黄道周像
(选自《国粹学报》)

去年，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在江西战败被俘，解到南京。黄道周以学者名世，精通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他的书法惊世骇俗，以其戈戟森厉、生拗横肆的个性化书风辉映于中国书法史的天空，曾为复社的二位重要人物周顺昌和张溥书写了神道卷与墓志铭。在狱中，道周断然绝食，囚服著书，终日握笔不辍。洪承畴与黄道周是福建同乡，深知道周赋性梗直，倘若见面必遭痛骂，因而借故回避，让操江都御史陈锦出面劝降。陈锦一见道周，就温言相劝，说道：“老先生海



图 158 黄道周手迹(选自《中华名匾》)

内名公，清兵且见之若神，天命有归，何自苦若是？且洪总督与老先生同乡，一见必可富贵，共成鼎革勋猷。况大衍^⑤易数，先生所素明，岂不知今日事耶？”百般劝说之下，道周就是闭目掩鼻，不吭一声。陈锦有点诧异，说道：“老先生何不出一言转祸为福？”道周这才闭着眼睛问道：“尔何人？”答道：“陈锦。”道周说道：“尔亦大明臣子，吾有目不忍视尔，有耳不忍闻尔，复忍与尔言耶！”陈锦又问：“先生掩鼻何为？”道周答道：“腥气难当！”陈锦这才悻悻而去。临刑之日，道周索纸绘水墨大画两幅，残山剩水，长松怪石，逸趣横生，题识后加盖印章，这才昂首阔步跨出死牢。行至东华门，相去不远是明孝陵，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道周停下脚步，再也不肯朝前走去。他抬头遥望孝陵，三跪九拜；礼毕，盘腿坐到地上，说道：“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头颅落地，身体却久久端坐不倒。时年六十二岁。人们在收殓遗体时，这才发现他衣袍的内衬上，有血书“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内衬边上还有几行小字，曰：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

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这两年来，面对江南抗清志士，洪承畴可算是尝尽了个中滋味。现在，通海、反正两案四十余人先后押到南京，都须一一过堂开审，这位清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想必绞尽脑汁，煞费起一番苦心。

钱栴与徐尔谷于五月初九在嘉善城外被捕，同舟押解南京。船过太湖，尔谷听说杨廷枢已于五月初二在芦墟慷慨殉义。他立即口占七绝《被逮过太湖》，追悼那位名满天下的复社渠魁，表示自己视死如归的襟怀。诗云：“太湖遥望水汪汪，楼橹牙樯古战场。闻说杨生能殉义，愿为后死姓名香。”到了南京，洪承畴硬

指钱栴、徐尔谷是陈子龙同谋，洋洋数千言罪状，结论是“知情谋叛”，却提不出一项情节，举不出一件证据，可谓浮词巧饰，昭然若揭。在大堂上，钱栴据事直陈，据理申辩，尽情揭露这位江南总督蓄意附会、诡词罗织的冤酷暴虐；尔谷亦慷慨激昂，绝无挠词。然而，洪承畴必置钱栴、尔谷于死地。最后，他对钱栴说道：“吾闻梅渠魁，栴不死，吾辈度不免。”又对尔谷说道：“汝父为忠臣，汝定为孝子。”

顾咸正上了大堂，傲然直立，拒不下跪。洪承畴问道：“汝知史可法在乎，在乎？”咸正反问道：“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承畴一时默然无语。于是，咸正愤怒痛责承畴失节反叛，滔滔不绝，辞气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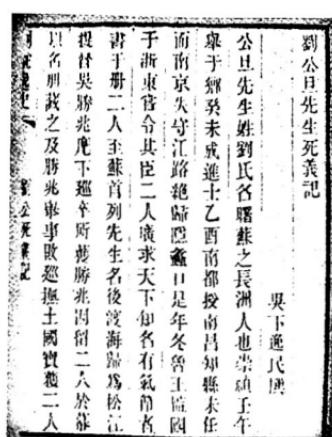


图 159 《荆驼逸史·
刘公旦先生死义记》书影

所动，这才将他发给按察使卢某审讯。在苏州巡抚大堂审讯时，刘曙已经受过酷刑，两条腿早已不能直立行走。而从江南总督

刘曙在押解途中，舟行五日，酒食不尝；酷热口渴，就稍稍喝一瓢江水。到了南京，洪承畴收敛威严，热情相迎，细细询问科第家世，询问土国宝移文中所说的通海罪名。刘曙一一回答如前。承畴接着问道：“何故屡呼洪武？”刘曙答道：“此人心所同然，吾其能已之耶？”又问：“汝今欲何为？”答道：“吾每饭不忘君，起义是予素志，至此唯愿速死，上见高皇帝耳，更何为？”又问：“汝有老母，独不念及耶？”答道：“君、亲原非两人，臣、子岂有二理！”承畴见刘曙丝毫不为

衙门到按察使官署，路途甚远。赤日炎炎，酷热难当，在衙役押送下，刘曙匍匐十余里，狂呼欲绝，最后晕倒在地。卢某听到消息，十分吃惊，立即命令衙役泼洒冷水，让他苏醒过来，扶进官署。卢某好言相劝，问道：“何故两年来不一见地方官，不通一名刺^⑤？”刘曙答道：“居丧抱病。”又问：“岂无一日安暇乎？”答道：“幼承祖宗清白之训，为诸生时便如此。若欲以不见官长为罪，岂所以教天下之廉耻乎？”卢某耐着性子，依然婉言相劝，说道：“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何自苦如此。”刘曙哈哈大笑，始终不屈，这才定罪下狱。

夏完淳是最后解到南京的，狱中难友见他如此年轻，纷纷黯然掉泪。完淳却微微笑着，说道：“何不学视死犹归者，丈夫也！”上了审讯大堂，完淳意气扬扬，挺立不跪。洪承畴见是孩子一个，以为一定没有那些老家伙难弄，便故作惊奇地说道：“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墮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明知道堂上坐的就是洪承畴，却佯装不知，故意大肆恭维起来，说道：“我常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卹，感动华夷。吾尝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这一番话，犹如冷不丁一顿劈头盖脑的鞭笞。一时间，承畴哑口无言，满脸尴尬。左右说道：“上座者，即洪经略也。”话音刚落，完淳厉声呵叱：“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叛贼，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到了这时，他索性跃起身子，破口大骂不已。承畴神色沮丧，无以应对，好久才又问道：“竖子^⑥安知反？”完淳答道：“完淳年虽幼，颇读书知礼义廉耻；公自省何人，乃妄谓完淳反！且自君父罹难，诚不欲活身天地间，愿早赐一刃以遂我。”承畴仍不死心，于是转入具体案情，提到完淳的通海书疏，故意为他开脱说：“若年少，必为人所作。”完淳却高声答道：“为臣死

忠，为子死孝，吾事已毕，且此事岂容代作！吾父殉国已两年，完淳速死，尚无以见父地下。”这时，与他一起受审的岳父钱栴，因年老气衰，语气不免有点不振，完淳高声对他说道：“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监国，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钱栴受此激励，亦当堂破口大骂起来。

一场又一场大堂审讯，抗清志士慷慨陈词，视死如归，无一屈膝变节；而主审官洪承畴，反倒一次次成了窘态满面的受审者。

洪承畴于是具题上报清廷刑部，清廷刑部于是具题上奏摄政王多尔袞。

从南京至北京，足有两千里之遥。具题申奏，来回往返，时日多多。在这等待死神的日日夜夜，狱中难友时时互相勉励，说道：“吾辈死后，当聚一地，不为明神，亦为厉鬼，毋没没也。”他们纵酒赋诗，相互唱和，谈忠说义，慷慨激昂。满腔热血，凝作素白诗笺上的累累朱墨。

七月初七是乞巧节，乞巧节堪称中国的情人节。这节俗来自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传说平日，牛郎织女只能夜夜隔着宽阔的银河，遥遥相望，泪眼淋漓。只有等到每年七月初七晚上，成群结队的喜鹊飞上天去，在银河上搭起一座鹊桥，牛郎织女才得鹊桥相会。因而，每到这天晚上，姑娘们都



图 160 鹊桥相会(选自《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

要在庭院摆上供桌，陈列瓜果，焚香点烛，礼拜双星，祈盼从织女和牛郎那里乞得智巧。祭祀的时候，姑娘们都要对着星空穿针引线，据说谁穿得越快，便说明谁乞得的智巧越多。

当夜，月色清朗，凉风习习，正是美美良宵。钱栴透过窗棂，遥望双星，想起远在数百里外的家人，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他撰下七绝《狱中七夕口占二首》。诗云：

月朗风和正绮宵，天河不比故乡遥。

双星若识人间事，也是凄然未渡桥。

两地凄凉聚此宵，长江千里客愁遥。

家中果瓜无情列，忍自穿针看渡桥。

夏完淳则撰五律《七夕步蠡水先生韵》。“蠡水先生”就是刘曙，刘曙原先隐居的吴县蠡口，别称蠡水。诗云：

忽然秋满地，愁里度良辰。

有酒还同醉，无衣岂独贫。

月明河鼓动，露落海间新。

欲就君平卜，升沉数未真。

“君平”，是汉时四川人严遵的表字，此人以卜筮为生。这结句的意思是，前途茫茫，凶吉未卜。

不久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又称团圆节。这天晚上，圆月当空，清辉遍宇，令人想起嫦娥奔月、吴刚伐桂这样的神话传说。家家户户又要在庭院摆开供桌，供上月饼，还有菱藕、石榴、柿子、西瓜等时令瓜果，望空顶礼，膜拜月下，祈求人月双圆。月饼是中秋的节令食品。饼圆如月，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现在，狱中难友羁囚在这凄寂的高墙之内，见得天上月圆，难得人间团圆。无尽思念，无尽愁绪，化作土室的长吟短唱，此起彼伏。当夜，钱栴撰五律《狱中秋和张谢石岘游囚字韵》，描写着难友

们这个最后的中秋之夜。张谢石字岘游，华亭人，诸生，是通海案的案犯。诗云：

可怜今夜月，犹复照羁囚。
素发难承露，丹心堪对秋。
银河平不浪，土室良还幽。
同侣清歌发，添人万斛愁。

在此期间，夏完淳有五律《柬半村先生》。“半村先生”，就是曾经侨居嘉善城外半村的他的岳父钱栴。诗云：

乐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
自羞秦狱鬼，犹是羽林儿。
月白劳人唱，霜空毅魄悲。
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

诗中，完淳以西晋风流倜傥的尚书令乐广喻钱栴，而以东晋时城破被杀的会稽内史王凝之自喻。身处大狱，他又将自己比作汉代的羽林孤儿，面对生死之路，视作壮游之时。

钱栴又有七律《与同难侯其伟美汉》。侯其伟亦名世荫，字美汉，就是明金山卫指挥使侯承祖的次子。前年八月金山卫失守，承祖与长子世禄慷慨殉难，妻子、女儿亦自缢而死。其伟冒死收殓父母兄姐，后来亦因参与通海案被逮南京。诗云：

何须相聚再攢眉，三载偷生死已迟。
祇为忠贞当自尽，岂真成败不前知。
九重有子当随侍，千古无予觉未宜。
同难幸多名节裔，且偕笑语莫凄其。

侯其伟与徐尔谷羁囚一室，有五律《狱中与徐尔谷似之夜话》。诗云：

旅雁风高夜，城南起乱砧。
无端同寝室，相与话东林。

已被红尘逼，何愁冷露侵。

俱怀家国恨，唯我二人深。

徐尔谷则有七绝《执至金陵口占》。诗云：

屈指从亲廿载游，今来枷锁受人羞。

金汤不改河山旧，满目凄然志未酬。

狱中的夏完淳，昔日动人心魄的征战风云依然梦萦魂绕，翻江倒海的满怀豪情一再诉诸笔端。其中，套曲《仙吕傍妆台》有云：

[掉角儿序]我本是西笑狂人。想那日束发从军，
想那日霜角辕门，想那日挟剑惊风，想那日横槊凌云。
帐前旗，腰后印，桃花马，衣柳叶，惊穿胡阵。……

[前腔]盼杀我当日风云，盼杀我故国人民，盼杀我
西笑狂夫，盼杀我东海孤臣。月轮空，风力紧，夜如年，
花似雨，英雄双鬓。……

[余音]可怜寂寞穷途恨，憔悴江湖九逝魂。一饭
千金敢报恩！

日月交替，光阴如箭，想来所剩时日不多，那断头沥血的一瞬，说不定突然就降临到眼前，狱中难友纷纷各自料理起后事。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顾咸正写下了七绝《绝命词》二首。诗云：

一家何处报皇恩，惨死云间与白门。

待得乾坤光复日，好将三矢去招魂。

力竭难支大厦倾，自将忠义答皇天。

生平愧愧文山事，寿比文山更十年。

宋代文天祥号文山，元军入侵中原，坚决募兵抗击，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了自撰年谱和千古绝唱《正气歌》。文

天祥就义时四十八岁，而咸正此时已经五十七岁了。

刘曙握笔不辍，仿效文天祥，留下了自撰年谱。刘蕃、刘荪这时亦已解至南京，关押大狱。刘曙特地致书诀别，以砥砺名节：“我为忠臣，汝为孝子；当作吉祥善事观，勿以为苦。”过些日子，又致书两个儿子，写道：“吾得死所矣！先帝自从社稷，吾死不愧为先帝臣。先座师汪先生文烈从容殉节，同门^⑤孟章明从之，顾咸建继之；吾死，不愧为汪夫子门人，孟、顾两君子同年^⑥及友。吾先世仲理公政以解首^⑦出方正学之门，后靖难兵起，不食七日，呕血死；吾死，不愧为先靖节裔。吾祖母胡与从祖母，兄弟^⑧也，偕苦寡，邀恩得旌双节；吾死，不愧为两节母孙。吾得死所矣；死若不识，观吾左膊创痕。初，汝祖疾笃，吾割寸肉以疗，此不化耳。”

徐尔谷致书妻子孙氏诀别。他写道：“已知必死，死后卿自决。”孙氏就是去年六月在嘉善城外投水自殉的白头军部将孙璋的女儿，她读过书信，脸带微笑。侍婢问道：“郎得归耶？”孙氏答道：“非也。徐郎去时，我已办一死；冀其归，故忍须臾。今既来诀，则含笑入地耳。”夜半时分，家人都已入睡，孙氏悄悄打开家门，抱着年仅三岁的儿子投河而死。待到天明被人发现，尸体直立水中，怀里还紧紧抱着儿子。尔谷在狱中获知噩耗，抚掌大笑，说道：“吾可以死矣！”

夏完淳在狱中，先后写下了《土室余论》和给母亲、给妻子的两封遗书。

《土室余论》是遗言，亦是誓辞。完淳在文中追述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虽然生逢乱世，然而不畏艰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对于自己“成仁一死，抑亦何言”；但抗清大业未成，实在是“流恨千古”。完淳最后庄严宣称：

今世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

八表，永厉英魂。

《狱中上母书》和血含泪，凄楚动人。对于自己因投身抗清大业而未能尽孝，完淳表示深深的愧疚。但是，他移孝作忠，死而无恨，只是“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完淳最后写道：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份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遗夫人书》寥寥不到三百字，却是字字血泪，伉俪深情尽在不言之中。对于妻子，完淳表示了深深的歉疚。结婚两年，相聚之日无多；而自己身后，妻子以一孤弱女子，形只影单，又要“上养下育”，实在是“生理尽矣！”完淳最后写道：

呜呼！言至此，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乱丝织麻。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停笔欲绝。……吾累汝，吾误汝，复何言哉！呜呼！见此纸如见吾也。

铮铮铁骨与儿女柔情，交融成这样一篇人间至文，令人不忍卒读！

九月十八日，经了一路滚滚风尘，清廷刑部关于通海案的行文到达南京。卷后，是摄政王多尔衮醒目的硃批：

顾咸正等三十四名，着即就彼处斩，余俱依议，钦此。

这通海案的三十四人如下：苏州府长洲县刘囧、管定武、陈

安邦、沈台，昆山顾咸正；松江府华亭夏完淳、侯其伟、张谢石、翁英、董刚、沈彰、徐佑、徐汝纯、朱彦选、袁楠、孙龙，上海县谢尧文、钦浩、吴鸿、乔培、毛云台、叶鹤村、朱启宸、李之檀、杨芳、华贤祥、彭鹤龄，青浦县董巽申；镇江府句容县笪有德；徽州府歙县洪中孚、汪敬，休宁县朱玄端、朱仲贞。另有马都不知何县人。其中，沈台于行文到达前一日病死狱中。

因反正案牵连的十人亦将同时处斩，他们是：嘉兴府嘉善县钱栴、徐尔谷，秀水县夏宝漠，以及吴胜兆部下吴胜秦、吴奇、林可进、刘承高、左帅、黄锦标，舟山海师部将张名斌。

翌日，清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十九日。深秋时节，江南大地秋风萧瑟。湛蓝的天空中飘着缕缕游云，就像从天庭垂挂下来的片片白幡。惨淡的阳光投上皇城的红墙黄瓦、飞檐斗拱，显着一片死寂与落寞。整个明故宫，犹如一座偌大的灵堂。突然，一阵阵锣声响了起来，闷沉沉的，令人窒息，慑人心魄。无尽的甬道旁，一群囚犯正镣声丁当踱向午门。



图 161 南京明故宫午门遗址（选自《南京城墙历史图录》）

午门俗称午朝门，是宫城的正南大门。午门上部是巍峨的城楼，下部是雕刻精细的五个城门券洞。旧时，这里是传达皇帝圣旨的地方，亦是对大臣廷杖之处；而处决大臣，都要押出午门，弄到百姓聚观的闹市。

这一日，四十三名抗清志士，分批押往刑场处斩。他们身穿明朝服饰，长靴脚镣，一个个怒目横眉，毫无半点惧色。大道两旁，熙熙攘攘，观者如市。

十七岁的夏完淳与五十二岁的刘曜携手同行，一路神色从容，谈笑自若。刘曜掉头对家仆潘祥说道：“传语蕃、荪，我已慷慨赴义，无为我恨。”谁知刘蕃、刘荪突然出现在刘曜面前，双双跪到父亲脚下，呼号着请求从死。完淳对这兄弟俩说道：“吾今随尊甫^①去矣。我辈未尽之志，慎毋相忘！”刘曜接着说道：“汝兄弟不死，归葬祖父，善事祖母，代我子职。我千古不死矣！毋为我哀。”继而又交待说：“汝等欲认我尸，视左股有割痕者是。”

五十七岁的顾咸正，白发飘飘，沿路向百姓大声宣告：“汝等平日读小说、曲部，知有忠臣，是纸上言耳。今吾等真忠臣也！汝请看——”围观百姓无不感动，泪飞如雨。

到了刑场，完淳意气从容，一如平日。钱栴却对爱婿深有顾惜，说道：“子年少，何为亦死？”完淳微微一笑，答道：“宁为袁粲^②死，不作褚渊生。丈人何相视之轻耶！”咸正则跟完淳说道：“今日有诗否？吾已成二言矣。”说着，高声吟诵起来。刚刚吟罢，完淳立刻接了上去，昂首朗声续毕。

临刑，众人挺立不跪，傲岸不屈。刘曜高声说道：“我今日死得甚欢，甚快，甚轰轰烈烈！”掉头对刽子手说：“刀须极锋利，命刀来呈吾一观。”他双目顾盼大刀锋锷，连呼三声“高皇帝”而死。完淳临刑亦意气扬扬，刽子手握着大刀，断了他的喉管而气绝身亡。

昆山顾氏，顾咸正与胞弟咸建、咸受，与儿子天逵、天遴，父子兄弟一门五人，相继同死国事，吴中人士莫不痛惜。顾炎武撰下五言古诗《哭顾推官》，有云：“父子兄弟间，五人死相继。呜呼三吴中，巍然一门第。”

长洲刘曙，他的两个儿子请求全尸收殓，扶柩归里。当年为五人墓碑书丹^⑩的复社志士韩馨为他收葬，葬于虎丘山塘祖墓之侧。时人刘永锡七律《吊刘公旦先生》有云：“张许冢前唯碧血，夷齐死后有青山。魂依故岭啼玄鹤，死望南州舞白鹇。”

嘉善钱栴，妻子徐氏在家获知噩耗，立即设下酒席，请来姊姒一起话别，然后投河而死。长子钱熙，曾经参与吴易兵事，去年病死西塘；次子钱默，就是南都失守后弃官而归的明朝末任嘉定知县，到了父亲罹难，便远走黄山，削发为僧，自号“霜华道人”。

华亭夏完淳，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殓遗骸，运回松江，安葬在小昆山麓夏允彝墓侧。民间传说，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附近几十里地的乡民一齐动手，一夜之间筑成七十二座疑冢，使官府难辨真伪。完淳死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遗腹子是男孩，却在产后夭折。十八岁的妻子钱氏孤苦伶仃，只得落发为尼，遁入空门，在青灯黄卷和木鱼声中了却漫漫余生。

二百六十一年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大诗人柳亚子赋诗痛悼此次死难的抗清志士。诗云：

皕年前事恨难休，吴越人才一网收。
东海龙蛇思帝子，北山猿鹤吊清流。
生骑箕尾归天上，死比袁刘殉石头。
从此中原销正气，沉埋碧血至今愁。

注 释

- ① 建义:树立义旗。
- ② 祝版:亦称祝板,古代祭祀用以书写祝文之板。
- ③ 荫:封建时代子孙因先世有功勋而推恩得赐官爵。
- ④ 年谊:科举时代,同年登科者互称年家,相互间的友谊谓之年谊。
- ⑤ 大衍:大,大数,即气数,自然的分限;衍,演。大衍,指用大数以演卦。
- ⑥ 名刺:即名片。
- ⑦ 竖子:童子。
- ⑧ 同门:受业于一师的同学。
- ⑨ 同年:科举制度同榜的人称同年。
- ⑩ 解首:即解元。科举时,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也称解首。
- ⑪ 兄弟: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古代也用以称姊妹。
- ⑫ 尊甫:对别人的父亲的尊称。
- ⑬ 袁粲:南朝宋阳夏人。武帝时,为尚书吏部郎。明帝时,袁粲与褚渊同受命拥立太子,时权在中领军萧道成,道成杀太子,立顺帝,以袁粲为中书监。袁粲与刘秉、王蕴等谋诛道成,褚渊泄其谋,袁粲父子均被害。时人哀悼袁粲,作歌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莫作褚渊生!”
- ⑭ 书丹:古时刻碑,先用朱笔在石上书写,叫书丹。

第二十七章 太湖义师旷日难靖 深山荒野遗民终老

九月十九日的惊天噩耗，从南京传到浙江平湖，已在浓霜如雪、黄叶飘零的十月上旬。叶绍袁一回回提起笔来，咽泣和泪，在《甲行日注》一一作着记载：

十月初五日，壬申。晴。倭信至，云端木被害金陵矣。伤哉！

十月初七日，甲戌。晴。暖。又闻钱彦林亦被害。

“端木”是昆山顾咸正，“彦林”是嘉善钱栴。绍袁的一声“伤哉”，不知凝聚了多少纵横老泪，亦不知郁结了多少心头块垒。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要用自己手中这管纤纤之笔，为这一批又一批死难的抗清志士撰传，并且编辑成书，将他们视死如归、傲岸不屈的风骨和气节传诸后世。绍袁想道，这是他能够做的，亦是必须做的。又过了一年，这是清顺治五年（1648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是绍袁的六十寿辰了。

绍袁落发为僧，遁迹深山荒野，不觉已经四个年头。前三年的寿辰，无不在落寞凄清中悄然逝去。而六十大寿，那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尽管时势艰难，至亲好友还是纷纷商量，准备届时好好庆贺一番。

绍袁获知消息，决意辞谢庆寿之举。他特地撰写了《辞寿启》，遍告至亲好友。有云：



图 162 叶绍袁《辞寿启》手迹(选自《国粹学报》)

乃闻贤辈有欲谋举觞者，此甚非余之志也。且以今之日何日欤？天地晦冥，衣冠沦□，诗书礼乐之泽覆亡尽矣。社屋空虚，瞻鸟^①谁止，胡笳夜吹，回风陨泣，但见我之衰迟暮年。……方将狂歌痛哭之不暇，而暇觞乎？夫委贽^②为人臣，而国亡不死非忠也。但以小臣卑秩，未膺大任而十六年（庚午至乙酉），草莽余身，庶或逭^③于误国之罪，以是偷生旦夕耳。项羽所云：“纵彼不言，我独无愧于心乎？”而又奚敢问觞哉？……

在这篇《辞寿启》里，充满了寿星翁对于国家，对于社稷的愧疚、自责之情。绍袁想起五十七岁生日那天，在杭州皋亭山观赏雪景的情形，眼前那冰壶瑶岛、琼林玉桥，堪称世外奇观，简直就像置身于传说中神仙所居的东海的三神山上。因而，到了六十大寿那天，绍袁辞谢设宴庆寿，而准备带着儿辈就近寻觅这样的

旧观，亦望有意相随的亲友一起前往。《辞寿启》最后写道：“如有从我游者，相期于桃花（坞名）、明月（月明庵）、刘武穆（秀州）断碑牧陇之下也。斯可矣，他非所敢望也。我愿贤辈善体我意，凡见亲友，即以此言告之。幸甚！”

不幸的是，六十大寿之前两月，九月二十七日，贫病交加的绍袁油尽灯枯，在平湖耘庐溘然长逝。他那将死难抗清志士撰辑成书的愿望，最后亦未能完成。留给后世的，是《甲行日注》、《湖隐外史》两部记录民族大耻的重要著作。



图 163 横山北面图(选自《吴县横山志》)

不多年后，绍袁的四子世侗、七子世倕，因在山野误食毒菌而亡，长子世佺亦因病而卒，仅剩六子世倌孑然一身。世倌后来改名燮，一心想为国家为百姓干点事业，在二十余年后的康熙九年（1670 年）考中进士，十四年（1675 年）六月任宝应知县。一年多后，刚过五十大寿，便因得罪上司被弹劾落职，从此绝意仕途，遍游名山大川，潜心文学事业。叶燮晚年隐居祖坟所在的苏州横山北麓，构筑“二弃草堂”，草堂后筑小园，取名“独立苍茫”。

处”。在此著书立说，设席讲学，从学者廊舍为满，人称“横山先生”。后来蜚声清代文坛的沈德潜、张锡祚、张景崧、薛雪等，都是他的高足。江苏巡抚宋荦闻名前往拜访，辞而不见。宋荦叹息道：“独立苍茫处，容一立否？”徘徊良久而去。叶燮著有《己畦文集》、《己畦诗集》共三十八卷，其中诗歌理论专著《原诗》四卷，至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灿灿闪光。



图 164 疏香阁腊梅

历经三四百年风风雨雨，在分湖之滨的叶家埭，午梦堂遗址至今犹在。地上长满杂树、修竹，一片荒芜蓬乱；拨开脚下的碎砖瓦砾，便会露出一段段爬满绿苔的墙基。而一株红蕊腊梅，至今亭亭玉立，枝繁叶茂，青翠欲滴，相传那是叶绍袁的三女小鸾的疏香阁腊梅，为这位江南才女当年亲手栽植。历代文人墨客以此为题的吟咏之作，可谓连篇累牍。每逢寒冬腊月，这株疏香阁腊梅便绽开艳艳的花朵，暗香四溢，就像娓娓倾诉着当年“吴分诸叶，叶叶交光”的满门风雅。而《午梦堂集》，附录《叶天蓼自撰年谱》、《年谱续纂》、《年谱别记》与《甲行日注》、《湖隐外史》，直至 1998 年，还由中华书局重行出版，使之继续流播人寰。

至于土国宝，那位坐镇苏州的清江宁巡抚，大约气数已尽，则早在顺治八年（1651 年），就是叶绍袁去世后三年自杀身亡。国宝于顺治二年（1645 年）入吴，六年（1649 年）去任，八年（1651 年）二次抚吴，他以长洲知县、常熟知县为心腹，纵容衙役择殷而噬，又以苛捐杂税搜刮民财，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他还在扬州买下豪华大宅，将搜刮得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那里积贮

起来。到了这一年，有位巡按御史秦世桢上疏弹劾，称国宝犯有多项罪状，诸如纵蠹虐民、贪赃枉法、临阵不前等等。清廷一道圣谕下来，革了国宝的官职，让总督、巡按从重议处。十二月十四日闻报，督镇兵道等官员前往巡抚衙门，缴了国宝的官印。他在扬州的豪宅，亦被同时查封。事前，秦世桢怕他标下的将卒发动兵变，下令在姑苏城内主要街道架起木栅，五户一栅，称为“刺毛栅”，使战马难以纵横驰骋，这才收服了他标下的十员武将。国宝获知消息，长叹一声，竟然说道：“吾不忠于明，死已晚矣！”

当时的巡抚衙门在苏州城隍庙的西侧，就是原先的朱明寺。据志书记载，东晋时，富室朱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与弟弟同居祖传老宅。后来，弟弟听了妻子的话，提出拆屋分居。朱明为了保全这座老宅，将家中钥匙全部交给了弟弟，自家另搬别处。忽有一日，骤风急雨，竟将弟弟在老宅所占的财宝，全都卷到了朱明的住处。弟弟与妻子愧疚之极，自缢而死。朱明不忍搬还，才舍宅为寺，因而名为“朱明寺”。当日晚上，屋外寒气逼人，屋内灯火摇曳，土国宝缓缓登上朱明寺楼，用了一根细细的弓弦自缢身亡，结束了曾经在江南一带显赫一时的降臣生涯。

江南初定以后，凭着茫茫巨浸、千汊万港，数支太湖义师继续啸聚湖山，甚至结连海上舟师，纵横太湖、泖淀一带。清军屡抚不降，屡剿不获，堪称心头大患。

白头军余部，吴易之后有朱永祚，朱永祚之后有朱大定，朱大定之后有周天，周天之后有钱应魁。

钱应魁，又名孝、应喜，号大。松江府华亭人。江南沦陷之初，任鲁监国总兵，带兵守卫钱塘江，屡建战功。绍兴失陷，航海入闽。清顺治三年（1646年）末返回太湖，投奔白头军，在周天部下为将。次年周天遇害，兵败回乡。三年之后，应魁重新聚集

旧部，在泖湖和太湖一带抗击清军。最初仅有十多艘战船，后来壮大到两三百艘，远在福建海域的郑成功遥授“平南将军”。应魁依恃湖面广阔，港汊纵横，有利则战，战则能胜；不利则遁，遁则杳无踪影。清军以水师频频征剿，无奈路径不熟，一筹莫展。据说，这时连清廷都听闻了应魁的大名，都想瞧瞧这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下令必得生擒。

清顺治十年（1653年），张名振、张煌言率领郑成功海师数百艘战船大举北伐，从滔滔长江西进，一直攻陷镇江，身着纱帻、青袍、角带，登上金山寺，仰望石头城，遥祭明孝陵。海师经过常熟白茆港时，柳如是和钱谦益曾经携带酒食，登舟犒师。最后，终因内应失约，粮绝而还。十四年（1657年），郑成功准备亲率海师再次北伐，以攻克南京，实现规复江南的宏图大计。为此，两次致书应魁，要他多多招集义兵，准备战船、器械，一旦海师抵达，就从吴淞接应。应魁大喜过望，随即预备船只、铳炮、盔甲、器械，又派人前往苏州买箭千支、弓四五十张。同时，设法买到三百斤硝、五十斤磺，派人送往海上。

不料，郑成功海师还未到来，清军却突然加紧了清剿，沿湖口岸全部严密封锁，义师被团团围困起来。这时，洪承畴已经还朝任职，时任清江南总督的郎廷佐连续两次派人前往招抚。应魁回了一信，假称准备投诚，实则以此拖延时日，等候北伐的海上舟师。直至年末，海上舟师迟迟未到，被围困的义师却已粮饷断绝。郎总督下令清军兵分九路，大举合围征剿。在蒋湾一带，清军扬帆冲杀而来，应魁率众迎敌。激战数个回合，义师战死过半，余者纷纷溃败奔窜。应魁奋勇突围，逃到巫家湾一带。翌年，就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正月初三，大批清兵跟踪搜剿，应魁率领义兵拼死抵抗，开炮迎击。无奈清兵扎住各处口岸，攻势异常猛烈，几员部将和应魁的母亲不幸被捕。应魁突围

至黄浦，准备潜行入海，前往投奔郑成功海师。二月十四日，因了奸细告密，被清军舟师迎头拦截。清兵高呼：“请见钱将军！”应魁深知这一回已在劫难逃，索性飞身跃过船去，厉声道：“大丈夫事败死耳！”

应魁被俘，立即护送苏州。官府客客气气将他请进一幢巨宅，派了精锐的骑兵四面严守。因为朝廷说要活的，官府哪敢有丝毫怠慢。苏州知府、长洲知县，每日早晚都来问候起居，应魁不卑不亢，处之泰然。一日，忽然来了一艘楼船，守卒报道：“钱夫人来看望将军。”一见，是应魁的两个妻子，杨氏和王氏。住了一天，王氏带了婢女坐着原船回去。守卒问是怎么回事，应魁答道：“吾遣妾还太湖，传谕诸部解散耳。”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应魁在宅中设下酒席，请了知府、知县来赴夜宴，杨氏亦出来作陪。应魁与杨氏自坐中间朝南，让知府、知县东西相向而坐。酒宴半途，杨氏款款起身，跪拜而入，却在后院投井自尽了。知府、知县大为惊骇，连忙叫人援救，却被应魁坚决制止。次日天明，应魁跟守卒们说：“汝等各以土三石见赠，当有厚赏。”守卒们欣然从命。应魁指挥他们将土填入井中，须臾井口填平，又亲自搬起一块石板盖了上去。一切料理结束，应魁就在井边祭奠了一番。

传说，清廷不久下了圣谕，命令将应魁械送北京。途经南京，去见大清江南总督郎廷佐，应魁抗骂不屈，从此开始绝食。差役只得将人参汤混在酒中，硬灌进他的嘴里，以维持他的生命。到了北京，传说顺治皇帝还亲自审问，应魁哪会说出什么客气话来，就命令重新押回松江，就地正法。谁知刚回到山东境界，应魁就不食而死。这些，自然都是野史逸闻。应魁的确切结局，见于郎总督当年四月上呈清廷的揭帖，有云：“职从弭乱起见，已将钱逆枭示，传首湖滨，以褫奸人之魄。”至于早先返还太湖的王氏，亦早已自缢而死。应魁与杨、王两氏，被时人誉为“一

忠双烈”。

钱应魁败亡，赤脚张三率领的太湖渔民义军，依然盘踞宜兴深山，出没烟波，纵横三州。官府与地方恶霸为此心惊肉跳，睡不安枕，却莫可如何，只能望湖兴叹。

吴县光福，有恶霸徐掌明父子，勾结官府，气焰可炙，在当地强奸妇女，杀害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有句顺口溜说：“长（洲）、吴（县）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一日，赤脚张三派遣义兵冲进光福徐宅，用刀斧将掌明父子当场双双砍死，为百姓除了大害。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就是钱应魁遇难的第二年。一日，赤脚张三列舟陈兵于宜兴西氿。县衙侦得，典史张子庆率领大队清兵前往围捕，双方发生激战。张子庆冒死而战，终被火枪击中，堕水而死。义军逃之夭夭，瞬间无影无踪。

浙江南浔是丝织巨镇，大地主董芝筠倾装出粟，与当地绅士招募乡勇，组织地主武装，日夜警防。赤脚张三的渔民义军多次进击，双方激烈交战。最后，这董芝筠亦无可奈何。

赤脚张三被捕遇害，在清康熙元年（1662年），就是钱应魁遇难之后四年。具体情形，有多种不同记载。

有一种说法，说是吴江清将周迪，捕获了赤脚张三及其僧侣党羽，斩首在吴县木渎；另有一种说法，说是浙江巡抚范某，发兵数百征剿，命南浔董芝筠出谋划策，最后以计擒获，解往巡抚衙门处决。还有一种说法，这年八月十八日晚上，按照吴中习俗，苏州城南的瑞光塔照例燃亮塔灯，明月浮空，古塔生辉，城中士民都熙熙攘攘前往观赏。官府预先获知，赤脚张三将混在人群中入寺观灯，结果，当夜团团包围了寺院，一举将他抓获。但这三种记述都相当简略，很可能出于道听途说；或者张冠李戴，将赤脚张三的党羽误认为他本人了。而有多种史料记载，赤脚张

三的遇害是因了他麻痹轻敌，遭了洞庭东山大地主朱允恭的暗算。

太湖七十二峰，以东、西洞庭山最为著称。东山的莫厘峰和西山的缥缈峰遥遥相望，成为太湖诸峰之冠。早在春秋末年，这里就是吴王夫差打猎游览之地。洞庭东山是半岛，三面环水，风景独秀，这时已是苏州重镇。朱允恭，字公懋，是洞庭东山的巨富，家在石桥村，名叫“景德堂”，有园亭，蓄声伎。朱允恭本人，当时在苏州巡抚衙门任材官。新巡抚韩心康到任，询问湖盜事宜，准备发兵围捕赤脚张三。朱允恭乘机进言：“不可。赤脚张三夫妇矫健绝伦，舞双刀能履水飞行，人不敢近；然好声色，可饵也。请给假五十日，得便宜^①行事，当缚至辕门。”韩巡抚一听，欣然应允。

朱允恭与赤脚张三历来有些交往，他以给赤脚张三祝寿的名义，设下了诱捕的毒计。回到洞庭东山，允恭访得张三的党羽，说道：“张君诚豪杰，吾欲与交欢。今以千金为寿，欲保我桑梓。”那党羽带了银两回去报告，赤脚张三大为高兴，约定时日登岸赴宴。那日，允恭在朱巷缥缈楼设下盛宴，又招来妓女相伴，殷勤招待；暗中却派兵丁混在演剧的戏子中，准备伺机行动。到了晚上，赤脚张三酩酊大醉。允恭派人在地上撒满黄豆，又洒上菜油，便突然下令伏兵出手抓捕。仓猝之间，赤脚张三飞身腾跃而起，刚要施展绝技，双脚却踩上油滑油滑的黄豆，一个趔趄倾身倒地。立时，一只预先准备的长柏木桶罩住



图 165 张公桥(选自《吴江古桥》)

了他的身子。赤脚张三就擒之后，双手双脚都被铁钉钉上门板，驰解苏州巡抚衙门正法。赤脚张三的妻子在湖中听到消息，自刎而死。朱允恭由此得到破格擢升，而茫茫太湖中这支转战十七年的渔民义军这才四散瓦解。据说，两三百年之后，直至民国期间，无锡马磧山中，还有供奉赤脚张三的庙宇；而吴江庙港保存至今的张公桥，据说就是为纪念赤脚张三而建，桥上原来刻有对联：“赤脚张三威名震湖上，劫富济贫恩泽布四方。”这些，都表示民心之不能忘情于这位草泽英雄。

江南平定以后，明朝的遗民耻事新朝。他们抱国破家亡之痛，怀故国河山之感，守贞特立，厉苦节以终其身。或是深潜岩穴，餐菊饮兰；或是蜗庐土室，偃仰啸歌；或是黄冠草服，飘然远游，最后老死于山巅水涯而不悔。其中著名的，除了叶绍袁，诸如徐枋、文秉和顾炎武。

长洲徐枋，自父亲徐汧在虎丘新塘桥下投水殉节以后，足不入市。起初避地分湖，后来迁居光福惊鱼洞，最后隐居在灵岩山

和天平山间的上沙。上沙一带，灵岩峙前，天平倚后，平田缭左，溪流带右，樵歌牧唱，相与应答于翠微旷野。就在这片林麓之间，徐枋构筑了洞上草堂，土室树屋，竹篱茆舍。中间有座皂荚亭，树粗足有两抱。亭旁有块大青石，犹如平平的床榻，躺在上面，仰观峰岭，俯视园亭，一片空旷清幽。在这里，开樽痛饮，或歌或啸，足以大畅胸怀。徐枋自署“秦馀山人”，布衣草履，终身没有剃发。间或出门，晴



图 166 徐枋像
(选自《国粹学报》)

天打伞，脚穿木屐，白日手提灯笼，这意思说，他头不顶“清”天，脚不踏“清”地，当今世界一团漆黑。徐枋以卖书画自给，四十余年如一日。他的书法学习孙过庭，绘画继承巨然，兼学倪瓒、黄公望，诗词则文辞健拔。海内凡得到他书画的，都争相视作珍宝。



图 167 徐枋用印
“润上草堂”



图 168 徐枋用印
“秦馀山人”

徐枋豢养着一头驴子。这头驴子驯顺得出奇，且能通晓人意。平日缺了粮米油盐，徐枋就将所作书画卷置驴背的竹篓，由它独自下山。驴子高视阔步，长途跋涉，颠儿颠儿走到苏州城门口便会乖乖止步，绝不入城门一步。人们见了，纷纷喊道：“高士驴至矣！”争相跑去，取出各自喜欢的书画，以同等价值将徐枋所需的日用品装满竹篓，让驴背回山中。

灵岩山有著名高僧弘储法师，亦是一位抗清志士。他以灵岩寺作为据点，联络、掩护四方义士，坚持秘密抗清活动。徐枋生平耐寒耐饥，有时甚至饿得难以出门，从不受人一丝一粟，独自接受弘储的接济。他说道：“此世外清净食也。”

清康熙三年（1664 年）五月初夏，徐枋和文秉、周茂兰等山中隐士，与风尘仆仆从浙江远道而来的黄宗羲，一起聚集到弘储法师所居灵岩的天山阁，九君子纵谈七昼夜不休。黄宗羲的七

律《集灵岩寺》，凸现了这次著名的灵岩聚会昌言无忌的浓烈气氛：

艳说古吴名胜地，松风五月隔兵尘。
应怜此日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
霜雪蒙头羞佛火，兴亡昨梦到虬臣。
狂言世路难收拾，不道吾师狂绝伦！

大隐于世，偏偏在世上名闻遐迩。清川湖总督蔡毓荣原是位明将，降清后督师武昌，他特地派了幕僚冯羽馈赠重金、名药，来求徐枋书画。徐枋拒不接受，在写给冯羽的信中说道：“仆年廿四，守先人没世之训，长往避世，今年五十一矣。亲知故旧，都谢往还，绝问遗，安敢与当世公侯卿相通交际耶？且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悴废民为也。”

后来成为清初著名学者的吴江人潘耒，早年隐匿灵岩山中，跟徐枋苦读，十八岁时便以辞赋名动当世，后又受学于顾炎武，却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朝廷的博学鸿辞^⑤试做了清朝的官。潘耒南归，前往润上草堂拜望恩师，徐枋拒不相见。跪在门外整整三日，这才准他踏进门槛。潘耒恭恭敬敬送上一方砚台，徐枋又拒不接受。他痛哭流涕请求老师收下，徐枋这才叫人将砚台用一根草绳拴了，高高悬在梁上，表示永远不会使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徐枋已经六十四岁。名臣汤斌巡抚吴中，他屏退随从，独自两次徒步入山拜访，徐枋两次都远远回避，拒不见面。汤巡抚只得绕着草庐踱了几圈，最后长叹而去。后来，汤斌在虎丘为徐汧立祠，祠堂落成，徐氏一族老少毕至，独独不见徐枋的踪影。再后来，徐枋的母亲过世，汤斌亲自



图 169 弘储像
(藏南通博物苑)

前往山中吊唁，徐枋依然拒不相见。而当汤巡抚在茫茫暮色中返车远去，徐枋却身穿白衣，跑到中道半山，叩首道：“孝子徐某叩谢大人。”这就像闲云野鹤，可望而不可即。回首见此情景，汤巡抚惟有一路叹息。

徐枋病故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终年七十三岁。四十多年间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尤以史事见长。所著有《居易堂集》、《二十一史文汇》、《通鉴纪事类聚》、《读史稗语》、《读史杂抄》、《建元同文录管见》等。当时，江苏巡抚宋荦送来了很重的赙礼^⑤，却都被退了回去，说这是徐枋的遗命。隐士们卖字卖画，凑钱料理丧事，最后安葬在光福青芝山真珠坞。叶燮为撰《徐俟斋先生墓志铭》。上沙的涧上草堂，后来由门人潘耒赎还旧屋，改建成徐先生祠，祭祀这位清节绝俗的著名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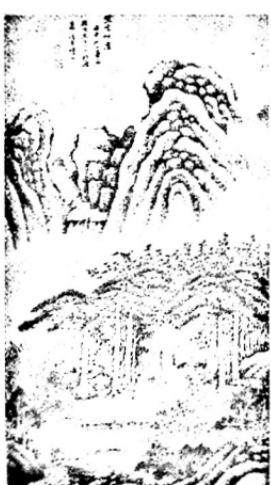


图 170 徐枋《竺坞草庐图》

（选自《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

立，状如莲花。巨石上宽下窄，阵阵山风掠过，危如累卵，令人望而生畏。竺坞在天池山后，相距里许，林石幽峭。文震孟少时读

画，凑钱料理丧事，最后安葬在光福青芝山真珠坞。叶燮为撰《徐俟斋先生墓志铭》。上沙的涧上草堂，后来由门人潘耒赎还旧屋，改建成徐先生祠，祭祀这位清节绝俗的著名高士。

长洲文秉，这位有明一代书画宗匠文徵明的四世孙，明天启二年（1622年）状元、崇祯年间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的长子，在胞弟文乘因密结太湖义师被捕殉难之后，带着家眷隐居到了天池山麓的竺坞。天池山在苏州城西三十里，相传山腰有天池，横浸山腹数十丈，故有此名。池旁有寂鉴寺石屋，寺外有石垒围墙山门，山门边摩崖而刻“宛如桃源”。天池山顶，数块巨石屹然而立，状如莲花。巨石上宽下窄，阵阵山风掠过，危如累卵，令人望而生畏。竺坞在天池山后，相距里许，林石幽峭。文震孟少时读

书竺坞，筑庐于此，有钓矶石，屋外则有湘云渡、仙掌峰，而石桥跨于山涧，石幢峙于波心。震孟病故，便葬在这竺坞。

文秉筑庐于父亲墓侧，自署“竺坞遗民”。幅巾布袍，从此与樵夫、僧徒为侣。平日埋头著述，闲暇时则给儿子文点讲授课业；同时种植蔬菜，采摘橡实，用以自给，二十余年如一日。所著有《烈皇小识》、《甲乙事案》、《定陵注略》、《先拨志始》、《前星野语》等十余种。康熙八年（1669年），文秉病故，终年六十一岁，葬在竺坞父亲震孟墓侧。



图 171 文点用印“點”

文点继承父亲遗志，晚号“南云山樵”，力耕食贫，依然避世不出。他工诗文，善书画，尤其善画山水人物，深得家法，时人誉为“郑虔三绝”。康熙十一年（1672年），文点漫游京师，有公卿大夫竭力想举荐他当官，说道：“子先世多以荐授官，子盍仕乎？当以国子博士荐君。”文点一口拒绝，答道：“士各有志，行止亦有时，公何忍强点以不可乎？”归

来之后，文点借住莲泾慧庆寺，变卖书画以维持生活，个性依然十分刚直。一次，有位富家弟子送来酬金求画，约期三日取去。文点立即恼怒起来，说道：“仆非画工，何得以此促迫我！”当场将酬金掷到地下。又有一次，有位显贵乞画山水，已经画毕，却听说此人一心迷恋当官而对父母毫无孝道，文点当即撕了画幅。江苏巡抚汤斌十分钦佩文点的风节，屏退车骑，独自步行入寺，请教为政之要。文点说道：“爱民先务，在去其害。如虎丘采茶，府县吏络绎征办，积弊有年，公能除之则善政矣。”汤巡抚连连点头，又问：“闻先生止存田三亩，何以为馆粥计？”文点答道：“菜羹疏食^①，足以安人性情，坚人操行。少或有余，将移所守，负先世家诫矣。”汤巡抚又连声称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文点病

故，终年七十二岁。所著有《南云山樵文集》、《南云山樵诗集》、《文氏族谱》等。葬在竺坞祖父震孟、父亲文秉墓侧。

文点的儿子文赤，自号“石室山人”，著有《读史纪疑》、《石室山人集》等。文点病故，文赤捶胸顿足，哀痛至极，过了一月呕血而死，亦葬在竺坞曾祖震孟、祖父文秉、父亲文点墓侧。

昆山顾炎武，在苏松大搜捕中，一叶扁舟，辗转乡邑，流亡山泽。谁知奸仆陆

恩，投靠了一心吞没炎武田产的豪绅叶某，向官府控告炎武“通海”，指告诉他与海上及各地抗清义师素有联络。炎武获知，愤而将陆恩

沉水。不料叶某又唆使陆恩的女婿以重金贿赂官府，要求严加惩办。后经好友归庄等奔走营救，才得脱险。然而叶某并不死心，派出刺客一直追到南京，在太平门外打伤了炎武头部，经过抢救才幸免于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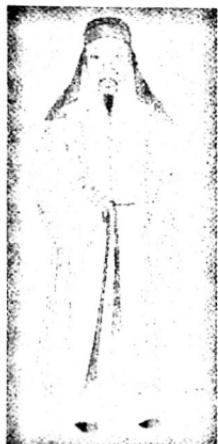
偌大江南，还哪有这一介书生的立足之地？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炎武已经四十五岁，毅然打点行装，渡江北行。自此以后，他以两马两骡载书自随，云游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凭吊前明皇陵，调查民生疾苦，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进行隐蔽的反清斗争。每到一地，垦田种地，用以自给；同时精研深究，埋头

图 173 顾炎武像（选自《清代学者象传》）

• 344 •



图 172 文点《山水》
（选自《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著述。因而学问极为渊博，凡是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经史百家、音韵训诂，无不精通。

康熙十六年（1677年），炎武定居于陕西华阴。华阴控扼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若有警报，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便有居高临下之便。当时，清廷一心要他人朝为官，炎武却终身牢记着嗣母王氏的临终遗言，贫不入幕，死不应征。朝廷开设明史馆，当权者致书炎武，请他出山相助，炎武复书答道：“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朝廷举办博学鸿辞试，当权者都想举荐炎武，炎武致书在京师的门人，写道：“刀绳俱在，无速我死。”有人这样劝说炎武：“先生盍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炎武笑道：“此所谓钓名者也。”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犹著花。”衰暮之年，世人尊称为“亭林先生”的炎武，依然在北方大野纵情高歌。

昆山徐乾学，是炎武的嫡亲外甥，早年得力于舅父的悉心指授，于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后来一直做到刑部尚书，又是文学侍从大臣，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与宠信，可谓一门鼎贵，四方从者如云。徐乾学屡屡致书晚年的舅父，希望迎他南归故里，且在昆山为他筑了别业，置了田产，要他回乡颐养天年。炎武拒而不归，风趣地跟人说道：“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



图 174 徐乾学印



图 175 《日知录》书影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九，炎

武病故于山西曲沃东韩村宜园，终年七十岁。亲友扶柩归葬于昆山千灯祖墓之侧，就是现在的亭林墓园。炎武的弟子、吴江人潘耒搜集遗稿，帮助刊刻行世。炎武一生著述宏富，诸如《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其中《日知录》最为盛传，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名言。

注 释

- ① 耽乌：比喻乱世流离失所的人们。
- ② 委贽：人臣拜见人君时，屈膝而委体于地。
- ③ 避：逃避。
- ④ 便宜：因利乘便，见机行事。
- ⑤ 博学鸿辞：科举的一种名目。清代特设博学鸿辞科，作为延揽统治人才的制科之一。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二年（1737年）两次举行，三年（1738年）又补试一次。先由内外大臣荐举，不分已仕未仕，定期在殿廷召试。录取者授以翰林等官。
- ⑥ 赂礼：送给丧家的财物。
- ⑦ 疏食：粗粝的食物。

尾 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清王朝定鼎北京已经一百三十余年，基业稳固，国势强盛，早已是彪炳史册的所谓康雍乾盛世。而明末殉节志士的累累青冢，则已是荒烟漠漠，蔓草萋萋，甚至湮没无闻。这一年初，乾隆皇帝忽然龙恩大开，下了一道圣谕，吩咐廷臣们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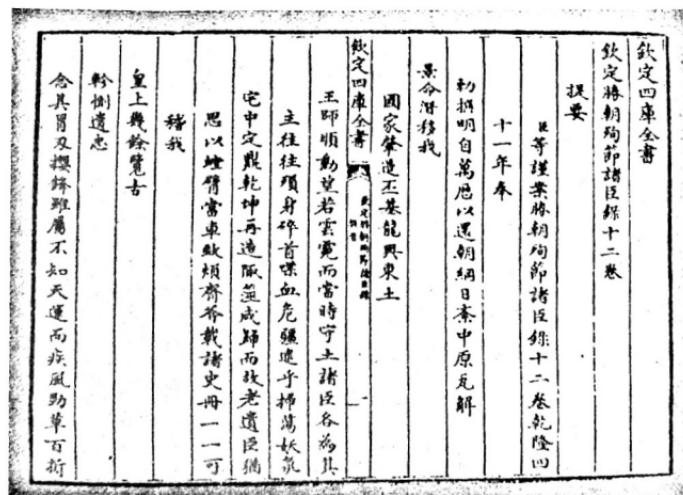


图 176 《欽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书影

议追谥明末殉节诸臣，就是要对当年提着脑袋和他们拼死作对的人大加褒扬。谕旨曰：“前以明季殉节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爰命大学士、九卿等，集议予溢，所以褒阐忠良，风励臣节也。”所谓“溢”，这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廷臣们于是立即翻箱倒柜忙碌起来，遍阅史书，审查核实，定溢具载，登记造册。认为其生平大节卓然，又艰贞自靖，特予“专溢”；认为其生平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的，各予“通溢”；诸生、布衣，甚至姓名无法查考的，溢所不及，亦要一一查实，造册记载，以入祀原籍忠义祠。至于赤脚张三、钱应魁之辈，自然不在此列，在以后的官修史志中，依然一律冠以“湖盜”、“湖寇”，就是俗语所说的“太湖强盗”。二月，乾隆皇帝下了第二道圣谕，吩咐将进呈名册署名《钦定胜朝^①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洋洋线装十二册，后来收入《四库全书》。所录达三千六百五十余人，其中赐谥的一千六百余，人祀忠义祠的二千余人。诸如专溢诸臣：

史可法赐溢“忠正”；

刘宗周赐溢“忠介”；

徐石麒赐溢“忠懿”；

祁彪佳赐溢“忠敏”；

左懋第赐溢“忠贞”；

黄道周赐溢“忠端”；

陈子龙赐溢“忠裕”；

通溢“忠烈”诸臣：沈犹龙、侯承祖、阎应元；

通溢“忠节”诸臣：侯峒曾（子玄演、玄洁附）、黄淳耀（弟渊耀附）、李待问、陈用极、徐汎、杨廷枢、夏允彝、卢象观、陆培、顾咸建、金声、沈廷扬；

通谥“烈愍”诸臣：王佐才、陈明遇、戚勋、杨永言；
通谥“节愍”诸臣：鲁之玙、冯厚敦、文震亨、王道焜、徐念祖、
章简、刘曙、吴易（父承绪附）、江天一、夏完淳、洪祖烈、顾锡畴、
林嵋、荆本彻、顾咸正（子天逵、天遴附）；

入祀忠义祠的，有睦明永、龚用圆、文乘、张锡眉、陈大任、陶琰、
朱集璜、黄毓祺、王湛（兄淳附）、许用、顾咸受、项志宁、冯知十、徐守
质、孙兆奎、沈自炳、沈自聃、吴福之、夏之旭、卢象同、周瑞……

对于这一批又一批明末殉节志士，断头沥血的、剖腹曝尸的、抉眼流肠的、车裂分尸的，抑或绝粒的、悬梁的、投水的、举家自焚的、合门自沉的……到了一百三十年后，竟然个个头顶都蒙上了春秋大义、劲节孤忠的炫目光环，人人都成了褒阐忠良、风励臣节的当世楷模。哦，他们倘若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作何感慨？皇恩浩荡的清王朝似乎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一个残忍得令人发指的玩笑！

至于从这场血腥浩劫中活下来的人们，在清廷剃发易服令的高压之下，一律剃了头发，脑壳溜光，长辫垂垂；一律改穿了满装，窄袖圆襟，所谓箭衣马蹄袖。令人诧异的是，人故世之后，民间为死者准备的寿衣，却还是方巾大袖、宽衣博带；而为祖先绘制的遗像，亦都是明朝服饰。这就是时人所说的“生降死不降”了。这一奇特现象，竟一直持续到二百六十余年以后的民国时期。而到了那个时候，就连人们脑后那根“金钱鼠尾”，亦在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中，喀喀嚓嚓，纷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自然，那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另外一场宏伟史剧了。

2002年2月至2003年6月初稿

2004年5月二稿

2005年元月改定

注 释

① 胜朝：指前一个朝代，就是被战胜而灭亡的朝代。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抗清斗争大事记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史称“甲申之变”。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被迫撤离北京。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八旗骑兵入北京,以当年为顺治元年。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后称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农历乙酉)

五月初八,清军由瓜州渡长江,镇江失陷。

初十,弘光帝深夜弃南京出逃,后在芜湖为叛将所劫,献于清。弘光朝覆亡。

十四日,清军兵临南京城下,忻城伯赵之龙、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明朝文武官员迎降。翌日,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入南京城。

二十五日,清安抚使黄家鼒、周荃自南京抵苏州招抚,百姓执香以迎。

二十九日,明监军杨文骢部突入苏州,杀黄家鼒,周荃逃往南京报讯。

六月初一,吴江吴易、孙兆奎在东太湖起兵抗清,称“孙吴军”,亦称“白头军”。

初四,杨文骢部于清晨逃离苏州。午间,清征南大将军

贝勒博洛统率八万清兵抵达苏州。

初七，明吴江县丞朱廷佐迎降，为首任清吴江知县。在此前后，苏松各州县纷纷归顺。

初八，贝勒博洛率清军大举南下，都督李延龄、总兵土国宝驻镇苏州。同日，明潞王朱常淈监国于杭州。

十五日，清军抵达杭州，监国潞王不战而降。翌年五月，与福王一起被杀于北京。

同日，清廷先于六月初五下达剃发令，此日又有圣谕，规定各地自文告到日一旬内，所有官民尽命剃发，“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十七日，明钱塘知县顾咸建弃官北行，后在前往昆山故里途中被逮，于闰六月初一在杭州朝天门殉难。

闰六月初一，江阴阎应元、陈明遇举兵守城，抗击清兵。

初七，嘉兴屠象美、陈梧、徐石麒等举兵守城，抗击清兵。

初九，嘉善钱棟、钱栴、孙璋、孙钜等举兵守城，抗击清兵。

初十，松江陈子龙、沈犹龙等举兵守城，抗击清兵。

十一日，常熟严栻举兵守城，抗击清兵。

同日，苏州水陆城门全部关闭，斩杀吴江诸生吴鉴于城内学士街，勒令全城士民立即剃发。誓死不甘受辱的，惨遭屠戮，或自缢、自焚、绝粒、投水而尽。

同日，吴易率领义兵夜袭吴江县城，捕杀朱廷佐。一连三日号召士民投军起义，白头军骤增至三千人。

十三日，吴江沈自炳、自骢兄弟起兵于澄湖，率领舟师

抵达吴江，与吴易合军。

同日，由夏允彝随军参赞的明吴淞总兵吴志葵舟师，联合各路义师攻打苏州，鲁之玙等三百人阵亡。

后吴志葵舟师退屯松江泖湖，与明都督黄蜚部联营。吴江白头军移驻长白荡，其中沈自炳部扎营平望烂溪，出没烟波，屡屡打击清兵。

十四日，太仓王淳、王湛兄弟起兵双凤镇，后在攻打太仓州城时阵亡。

十五日，昆山王佐才、杨永言、顾炎武、归庄等举兵守城，抗击清兵。

十九日，嘉定侯峒曾、黄淳耀等举兵守城，抗击清兵。

二十二日，李延龄率清兵夜袭，吴江县城再次陷落。

二十六日，嘉兴城破。屠象美先已战死，陈梧、朱大定脱走，徐石麒自缢。

二十七日，明唐王朱聿键即皇帝位于福州，以当年为隆武元年。明鲁王朱以海则于七月十八日监国于绍兴。

七月初三，清内院大学士、江南总督洪承畴先已坐镇南京，招抚江南各省。此日，清廷又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与叶臣等往代多铎，共镇江南。

初四，嘉定城破。侯峒曾与长子玄演、次子玄洁在宅后叶池投水，黄淳耀、渊耀兄弟在西林庵自缢。清兵大肆屠戮，史称“嘉定三屠”。

初六，昆山城破，屠城三日。王佐才与其全家被杀，顾炎武、归庄、杨永言脱走。

十四日，常熟城破，屠城两日。严栻脱走。

二十三日，嘉善城破。孙璋、孙钜父子退守西塘，钱栴

隐居乡野，钱棟、洪祖烈奔赴松江。

八月初三，松江城破，屠城三日。沈犹龙中箭阵亡，夏允彝、陈子龙脱走。

初六，吴志葵、黄蜚舟师大败于黄浦。吴、黄两人被俘，后在南京殉难。

十七日，钱棟、洪祖烈返舟吴江。钱棟全家在震泽投水自沉；洪祖烈突围，奔赴福建继续抗清，后在仙霞岭被俘殉难。

二十一日，江阴城破，屠城三日。阎应元中箭被俘殉难，陈明遇力战伤重而死。

同日，白头军在梅家栅一带全军覆没。吴易脱走，孙兆奎被俘后殉难南京内桥，沈自炳、自嗣兄弟等力战而死。

二十七日，吴江叶绍袁削发为僧，出走杭州皋亭山。

九月十七日，夏允彝自沉嘉定松塘。

清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公元 1646 年，农历丙戌)

一月十五日，白头军蹶而复起，乘元宵灯会，二次光复吴江县城，斩杀清知县孔胤祖。不久，夏完淳毁家输饷，投奔白头军任参谋。

三月二十六日，白头军分湖大捷，军威大振。鲁监国先已遥授吴易兵部尚书兼浙直总督，此时晋封长兴伯；隆武帝亦授吴易兵部尚书，晋封忠义伯。

五月初旬，白头军制订规复江南大计，在嘉善夏墓荡设坛誓师，请陈子龙监誓。

初二，隐居苏州光福的叶绍袁，在山中接待吴易介绍来访的杭州四义士。

二十七日，白头军诸将集议西塘，决意策动清嘉善知县

刘肃之反正。

三十日，贝勒博洛率领大队清军强渡钱塘江。鲁监国航海而去，浙东失守。

六月初九，吴易等应刘肃之之约，从西塘前往嘉善议事。清兵猝至，孙璋、孙钜父子投水自尽，吴易与倪抚养、陈槐被俘，不久在杭州草桥门就义。

十九日，长洲诸生文乘因密结白头军抗清被逮，不屈遇害。

七月下旬，舟山密使谢尧文到嘉定访侯岐曾，顾咸正、夏完淳、侯玄灝密谋通海，以联络舟山明军举事。

八月二十八日，隆武帝在福建汀州为清兵所执，遇害。隆武朝覆亡。

十月下旬，谢尧文再次到嘉定，顾咸正、夏完淳、侯玄灝交付所撰带往舟山的通海文书。

十一月十八日，明桂王朱由榔称帝于广东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清顺治四年(永历元年，公元 1647 年，农历丁亥)

三月上中旬，驻守松江的清苏松提督吴胜兆派戴之俊访陈子龙，然后派周谦等带着陈子龙的书信前往舟山，联络舟山明军，准备发动松江兵变。

十九日，谢尧文在准备下海的漴阙被清兵截获，搜出全部通海文书、名册，押解松江。

二十二日，顾咸正、侯玄灝等在嘉定获讯，急忙托人前往松江，请戴之俊从中援救。

四月初旬，事机不密，松江兵变传闻四起。清松江府海防同知杨之易、推官方重朗暗中修书向南京告发。督标中军副将詹世勋率领各标头领向吴胜兆哭谏，

苦劝不可轻举妄动。

初八，吴胜兆再次召集幕中谋士密议，决意在舟山海师配合下发动兵变。

十三日，舟山海师按约渡海而来，挥师长江，攻占崇明，被截福山西北的鹿苑。此日夜半飓风暴雨，沿江清兵乘机邀击，海师全军覆没。

十六日，当夜，吴胜兆在提督衙门斩杀杨之易、方重朗，勒令部下当场割辫，待等天明祭旗举义。次日天将破晓，部下将士突然倒戈，戴之俊等十九人当场被杀，吴胜兆被捕，后杀于南京。松江兵变胎死腹中。

二十二日，满兵提督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率领大队清军自南京抵达苏州，与江宁巡抚土国宝兵分两路，开始苏松大搜捕。

二十四日，杨廷枢因牵连吴胜兆反正案在苏州光福被捕，缚至舟中，于五月初二在吴江芦墟殉难。

二十六日，叶绍袁仓惶逃离光福，南行嘉善，准备投靠好友钱栴。

五月初九，钱栴、徐尔谷因牵连吴胜兆反正案在嘉善被捕，押解南京。

十一日，侯岐曾因窝藏陈子龙在嘉定被捕，押解松江。陈子龙在昆山黄泥潭顾氏墓舍被捕，藏匿他的顾天逵、天遴兄弟亦被逮，一起押解松江。

十三日，陈子龙在松江西门外云间第一桥下断索投水自尽。

十四日，侯岐曾与顾天逵、天遴兄弟在松江殉难。

二十日，巴山、陈锦、土国宝率领清军从松江回到苏州。

巴、陈随即返回南京，土国宝按在松江所获通海文书、名册所列人名，开始新一轮搜捕。

下旬，顾咸正在昆山被捕，押解南京。侯玄灝逃往苏州支硎山中峰寺，后亡命扬州。

六月十三日，刘曜在苏州蠡口被捕，押解南京。

七月上旬，夏完淳在松江附近海域被捕，押解南京。

九月十九日，谢尧文通海案与吴胜兆反正案的顾咸正、夏完淳、刘曜、钱栴、徐尔谷等四十三人，在南京殉难。

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公元 1648 年，农历戊子)

九月二十七日，叶绍袁病逝浙江平湖。

清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公元 1658 年，农历戊戌)

二月十四日，白头军余部首领钱应魁在黄浦附近被捕，约于四月间遇害。

清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农历壬寅)

太湖渔民义军首领赤脚张三在苏州洞庭东山被设计擒获，遇害。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农历丙申)

清廷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赐谥褒奖明末殉难志士。所录三千六百五十余人，其中赐谥者一千六百余人，入忠义祠者两千余人。

主要参考文献

吴易《吴长兴伯集》
吴易《客问十三篇》
叶绍袁辑《午梦堂集》
叶绍袁《叶天蓼自撰年谱·年谱续纂·年谱别记》
叶绍袁《甲行日注》
叶绍袁《湖隐外史》
叶绍袁《辞寿启》
《夏完淳集笺校》
《陈子龙诗集》
《顾亭林诗笺释》

张廷玉等《明史》
夏燮《明通鉴》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樊树志《晚明史》
顾诚《南明史》
南炳文《南明史》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
《清实录》
陆世仪《复社纪略》
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

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
许培基、叶瑞宝《江苏艺文志·苏州卷》
叶恭绰《清代学者象传》
邵忠、李瑾《吴中名贤传赞》
瞿冠群、华人德《中国历代名人图鉴》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李清《南渡录》
文秉《甲乙事案》
顾苓《南都死难纪略》
佚名《使臣碧血录》
顾公燮《丹午笔记》
佚名《吴城日记》
陈去病《五石脂》
佚名《启祯记闻录》
顾震涛《吴门表隐》
计六奇《明季南略》
徐鼒《小腆纪传》
张岱《石匮书后集》
温睿临《南疆逸史》
温睿临《南疆绎史勘本》
李天根《爝火录》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
朱子素《东塘日札》

吴下逸民《刘公旦先生死义记》

邵廷棠《东南纪事》

韩菼《江阴城守记》

许重熙《江阴城守后记》

沈涛《江上遗闻》

南园啸客《平吴事略》

佚名《思文大纪》

佚名《研堂见闻杂录》

李清《三垣笔记》

宁调元《太一丛话》

朱剑芒《美化文学名著丛刊》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

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顺治二年九月)

江南各省招抚内院大学士洪承疇残揭帖

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顺治三年四月)

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顺治三年四月)

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顺治三年八月)

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顺治四年四月)

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顺治四年五月)

江南各省招抚内院大学士洪承疇揭帖(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

刑部尚书吴达海题本(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江南各省招抚内院大学士洪承疇揭帖(顺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揭帖(顺治十五年四月)

弘历敕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

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

姚承绪《吴趋访古录》

顾禄《清嘉录》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

柳树芳《胜溪竹枝词》

魏嘉瓒《苏州历代园林录》

乾隆《绍兴府志》

嘉庆《松江府志》

同治《苏州府志》

同治《湖州府志》

光绪《嘉兴府志》

民国《杭州府志》

康熙《常熟县志》

康熙《嘉定县志》

康熙《昆山县志稿》

康熙《秀水县志》

康熙《崇明县志》

乾隆《长洲县志》

乾隆《元和县志》

乾隆《吴江县志》

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

道光《昆新两县志》

光绪《吴江县续志》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

光绪《青浦县志》
光绪《江阴县志》
光绪《嘉善县志》
光绪《平湖县志》
宣统《太仓州志》
民国《吴县志》
民国《江阴县续志》
民国《莆田县志》
乾隆《陈墓镇志》
乾隆《分湖志》
嘉庆《贞丰拟乘》
道光《震泽镇志》
道光《分湖小识》
道光《璜泾志稿》
咸丰《紫隄村志》
同治《南浔镇志》
光绪《周庄镇志》
光绪《光福志》
光绪《罗店镇志》
光绪《平望续志》
民国《盛湖志》

后记

明清易代，天崩地坼。三百六十年前，清初统治者定鼎北京之后，八旗铁骑长驱南下，所向披靡。一过长江，却在江南地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江南历来民风柔顺，为什么明末的抗清斗争远比民风强悍的北方激烈？清军初占江南郡邑往往兵不血刃，为什么剃发令一下便到处燃起熊熊的抗清烈火？这无疑是个值得加以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对于这一段历史，赵园女士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曾以冷峻的笔触作过如下的概括和评述：“明清之际江南的反清，就其基本动力而言，是士的运动，出诸士的政治选择与意志，体现着该地士人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水准。明清之际这一台史家所乐道的大戏，是赖江左士夫的出色表演，才能有其持久的魅力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江南大哀赋》，试图通过吴易白头军直至郑成功海师屡仆屡继的武装斗争，叶绍袁与顾炎武、徐枋等明末遗民遁迹荒野的流亡生活这样两条主要线索，反映江南地区这种天崩地坼的社会形势、突显凸现的士人心态。

当时，面对清初统治者残酷的武力征剿，特别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的严厉推行，大批缙绅士夫趋炎附势，贪图荣华富贵，纷纷屈膝归顺，但仍有诸多抗清志士坚守志节，抗争到底。死义之士血染黄沙，不惜以血肉之躯献身；守节之士沉埋草野，以布衣穷困终老而不悔。他们以自己艰苦卓绝的行为，乃至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苍凉悲壮的中华民族的

正气歌。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士人的言行未免带有愚忠的意味，但他们面对外来入侵者那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崇高民族气节，确是光照千秋，因而历来受到世人的景仰和赞颂。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夏坚勇先生在他记述江阴抗清志士阎应元的散文名篇《寂寞的小石湾》中，通过晚明学界巨子黄道周的临终血书，作过如下深刻剖析：“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为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

《江南大哀赋》写成长篇纪实文学，是我们的一种尝试。所谓“纪实”，就是尽可能依据史料，尊重史实；决不虚构，绝不戏说。我们认为，历史题材的作品，只有力求真实，才有其生命力、感染力乃至震撼力。所谓“文学”，就是使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文学特点，尽可能将历史读物写得好看些。例如，作品采用了小说的结构来架构故事，通过武装抗清和遗民生活这样两条主要线索，交错进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语言方面力求通俗流畅，具有一定文采，作品中除了直接引用的诗文，惟人物语言一律保留了史料中的文言。作品记述的史事发生在江南，因而，注意将故事情节置于吴越文化的背景之中。就是说，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写出相关的地域风貌、胜景遗迹、民风民俗乃至当地民间传说。另外，搜集配置了一百七十余幅插图，诸如历史人物的图像、书影、书法、绘画、金石，还有旧影、古币及民间年

画。这样的尝试效果如何？尚待读者检验。

《江南大哀赋》的资料搜集工作始于 1998 年初，在以后数年间，吴江市图书馆、苏州市方志馆和北厍镇文化站徐鉴明先生提供了许多帮助。2004 年征求意见稿写出后，吴江市政协倪明先生应邀审阅全稿，给予了诸多具体指导。汝留根先生欣然命笔，特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中国东方丝绸市场的大力资助。凡此种种，一并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5 年 10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大哀赋/张明观,吴根荣著.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4

ISBN 7-5399-2316-4

I. 江... II. ①张... ②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528 号

书 名 江南大哀赋

著 者 张明观 吴根荣

责任编辑 周立波

责任校对 羊 树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16-4/I • 2189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